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〇三冊目次

驂鸞錄一卷（宋）范成大撰　明刻續百川學海本	〇〇一
高齋訂正吳船錄二卷（宋）范成大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〇〇六
陳眉公訂正入蜀記四卷（宋）陸游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〇三八
西使記一卷（元）劉郁撰　明刻歷代小史本	〇九四
兩漢博聞十二卷（宋）楊侃輯　宋乾道八年胡元質姑孰郡齋刻本（卷一至三配清鈔本）	〇九九
通鑑總類二十卷（一）（宋）沈樞輯　元至正二十三年吳郡庠刻本	二七六

驂鸞録一卷

（宋）范成大撰

明刻續百川學海本

驂鸞錄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范成大撰。成大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孝宗時累官權吏部尚書、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謚文穆。事蹟具宋史本傳。此編乃乾道壬辰成大自中書舍人出知靜江府時、紀途中所見。其曰驂鸞者、取韓愈詩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驂語也。書末有云、若其風土之詳、則有桂海虞衡志。考虞衡志作於自桂林移帥成都時、其初至粵時未有也、則此書殆亦追加刪潤而成者歟。中間序述頗古雅。其辨元結浯溪中興頌一條、排黃庭堅等之刻論、尤得詩人忠厚之旨。其載仰山孚忠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司徒竹冊尚存、文稱寶大元年。又稱向得吳江村寺石幢所記、亦以寶大紀年。因疑錢氏有浙時或曾用楊氏正朔。以此二物為證。然考之於史、錢楊屢相攻擊、互有勝負、其勢殊不相下、斷無臣事淮南之理。而楊氏亦自有武義順義乾貞太和諸年號、其吳越之寶大、正當順義四五年、亦不應有一國兩元之事。成大所見、或出自後人偽造也。吳任臣作十國春秋紀元表、於此事不加辨證、當由

未檢此書歟。

驂鸞錄

宋 范成大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十二月七日發吳郡帥廣西泊舟姑蘇館十七日至湖州十九日遊卞山石林乘輕舟十里餘登籃輿小憩牛氏歲寒堂自此入山松桂深茂幽絕無塵事過大嶺乃至石林則棟宇傾頹兩廊盡拆去成榮晬矣正堂無恙亦有舊牀榻在焉堂中堂正面十山高峯層巒空翠照衣袂略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尊自堂西過二小亭佳石錯

立道傍至西巖石益奇而多有小堂曰承詔葉公自玉堂歸守先壟經始之初有此堂後以天官召還受命於此因以爲志焉其旁登高有罅淺巖石狀怪詭皆嵌空裝綴巧過鐫劖自西巖回步至東巖石之高壯偉特又過西巖小亭亦頗突兀參好不力闢山骨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於石間亦有自他所移徙置道旁以補缺空者方公著書譯經於堂上四方學士聞風仰之如叢殘景星語石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蓋猶未幾而其家不能守委而棄之

湖上叢薄間遊子相與徘徊歎息不能去或謂此地雖入太遠今頗荒虛非大官部曲衆多者難久處又云公歿後山鬼搶攘暮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捨即去之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墳刹也雪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望其山尤勝小玲瓏今屬沈氏沈氏之父死二子刻芳檢校於官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丘在谷中洞穴十數皆旁相通貫故名玲瓏泉聲瀉壞嶝中窈如深谷堂前小池石如馬飽臚其中池後山

屏上泓出之石疊積嵌巖巧怪萬狀缺罅清泉渟泓叢桂覆其上亭館既無人居亦漸荒廢雪川特無好事者能捐厚貲買之沈氏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杜牧之所遊玲瓏即石林是也小玲瓏晚出而加勝由沈家步登舟同至城下一歲後矣二十一日宿德清縣泊舟左顧亭孔愉放龜處也庭前兩大枯木可千年而挺立不朽德清古之餘不地今孔侯墓廟在焉廟后墓前與其夫人像皆槃縣坐二十三日宿餘杭縣苕溪館二十八日宿富陽縣三十日發富陽雪濤

千山江色沉碧夜小霽風急寒甚披使房時所作錦
袍戴氈帽坐船頭縱觀不勝清絕剡溪夜泛景物未
必過此晚宿嚴州桐廬縣癸巳歲正月一日巳午間
至釣臺率家人子登臺講元正禮謁三先生祠登絕
頂掃雪坐石上諸山縞然凍雲不開境過清矣飯後
亦貪殊景皆忍寒促滑來登始予自紹興己卯歲以
新安戶曹沿檄來始識釣臺題詩壁間後十年以括
蒼假守被召復至自和二篇及今又四年蓋三過焉
復自和二篇將官區區如此豈惟愧羊裘公見笑篙師

槳子輩顏亦厚二日至嚴州泊定川館七日至蘭溪
泊蘭江館九日至婺州泊金華驛十二日宿龍遊縣
龍丘驛十三日至衢州十八日過常山縣十九日宿
信州玉山縣玉川驛二十五日過弋陽縣二十六日
過貴溪縣二十七日過饒州安仁縣二十八日至餘
干縣閏月一日宿鄔子口鄔子者鄱陽湖尾也名為
盜區非便風張帆及有船伴不可過四日至隆興府
泊南浦亭五日登滕王閣其故址甚侈今但於城上
作大堂耳十一日過豐城縣十二日宿臨江軍十六

日宿新淦縣十七日宿分宜縣十八日至袁州謁仰
山之勝久矣去城雖遠特往遊之二十五里先至孚
惠廟廟祠兄弟二王不血食其神龍也舊傳二龍昔
居仰山中以其地施仰山祖師遜居于此廟有錫氏
神稱吳時加封司徒竹冊尚存又稱保大元年余向
居鄉得吳江村寺石幢所記亦以保大紀年蓋錢氏
有國時或嘗用楊氏正朔此二證為甚確也出廟三
十里至仰山巖壽嵩之磴甚危嶺阪之間皆田層層
而上至頂名梯田既出山復入袁州二十六日宿萍

鄉縣萍實驛人以此地為楚王得萍實之地然去大
江遠非是三十日宿潭州醴陵縣二月三日泛湘江
七日宿衡山縣十二日至衡州非行岡隴將盡忽一
峰特起如大磯浸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
自桂林零陵來繞其右而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為
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踞要會入暑如春秋霸主號令
諸侯勤王蒸湘如兄弟同奔來會稟命載書乃同執
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十五日捨舟遵陸登回鴈峯
十八日宿永州祁陽縣十九日遊浯溪浯溪近山石

灘也賓溝石聲流出江中臨石崖數壁纔高尋丈中
其嶺在最大一壁碑之上餘石無幾所謂石天齊者
說者謂或是天然整齊之義二十日渡湘水即至愚
溪二十六日入桂林界有大石表跨官道榜曰廣南
西路家人舉頭驚咤以爲何爲至於此也二十八日
至靈川縣又六十里至八桂堂桂林北城之外圃也
未至桂林二三里泊八桂堂旬日三月十日入城交
府事郡治前後萬峯環列與天無際桉桂林自唐以
來以山川奇秀稱韓文公題不到然在潮熟聞之故
詩有參天帶水翠羽青樹之語末句乃曰飛鸞不假
驂益歆羨之如此故余行記以驂鸞名之若其風土
之詳則有桂海虞衡志為

高齋訂正吳船錄二卷

（宋）范成大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吳船錄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范成大撰。成大於淳熙丁酉、自四川制置使召還。取水程赴臨安、因隨日記所閱歷、作為此書。自五月戊辰迄十月己巳。於古蹟形勝言之最悉、亦自有所考證。如釋繼業紀乾德二年太祖遣三百僧往西方求舍利、以多葉書路程、為他說部所未載、頗足以廣異聞。又載所見蜀中古畫、如伏虎觀孫太古畫李冰父子像。青城山丈人觀孫太古畫黃帝及三十二仙真。長生觀孫太古畫龍虎、及玩丹石寺唐畫羅漢一版。皆可補黃休復益州名畫記所未及。又杜甫戎州詩重碧拈春酒句、印本拈或作酤。而成大謂敘州有碑本乃作拈字。是亦註杜集者所宜引據也。

高齋訂正吳船錄卷之上

宋　范成大石湖著
明　沈德先天生
沈孚先白生　校

石湖居士以淳熙丁酉歲五月二十九日戊辰離成都是日泊舟小東郭合江亭下合江者岷江別派自永康離堆入成都及彭蜀諸郡合於此以下新津綠野平林烟水清遠極似江南亭

之上曰芳華樓前後植梅甚多故事臘月賞梅於此管界巡檢在亭傍每花開及三分巡檢司具申一兩日開燕鹽司預焉蜀人入吳者皆自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始於此後因以名橋杜子美詩曰門泊東吳萬里船此橋正爲吳人設余在郡時每出東郭過此橋爲之慨然東下五里曰板橋灘自蜀都下峽辦之始也六月己巳朔發孥累

舟下眉州彭山縣泊單騎轉城過東北兩門又轉而西自侍郎堤西行岷山道中流渠湯湯聲震四野新秋勃然蔚茂前兩旬大旱種幾不入土臨行連日得雨道見田翁欣然曰今年又熟矣五十里至郫縣觀者塞塗皆嚴粧盛飾帶幕相望蓋自來無制帥行此路者自是而西州縣皆然郫邑屋極盛家家有流水修竹而楊氏之居爲最縣圃本犀浦縣今廢爲郫猶爲壯鎮杜

子美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蜀無梅雨子美梅熟時經行偶值雨耳恐後人便指爲梅雨故辯之唐元宗幸蜀嘗以成都爲南京云郫人截大竹長二尺以下留一節爲底刻其外爲花紋上有蓋以鐵爲提梁或朱或黑不淡大率挈酒竹筒耳華陽風俗記所載乃刳竹傾釀閉以藕絲蕉葉信宿馨香達於外然後斷取以獻謂之郫筒酒觀此則是

就竹林中爲之今無此酒法矣庚午二十里早
頓安德鎭四十里至永康軍一路江水分流入
諸渠皆雷轟雪卷美田彌望所謂岷山之下沃
埜者正在此崇德廟在軍城西門外山上秦太
守李冰父子廟食處也辛未發城西門樓下臨
岷江江自山中至此始盛壯對江卽岷山岷山
之最近者曰青城山其尤大者曰大面山大面
之後皆西戎山矣西門名玉壘關自少城轉登

浮雲亭李蘩清叔守郡時所作取杜子美詩玉
壘浮雲變古今之句登臨雄勝又登懷古亭俯
觀離堆離堆者李太守鑿崖中斷分江水一派
入永康以至彭蜀支流自郫以至成都懷古對
崖有道觀曰伏龍相傳李太守鎖孽龍於離堆
之下觀有孫太古畫李氏父子像出玉壘關登
山謁崇德廟新作廟前門樓甚壯下臨大江名
曰都江江源政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

會於此故名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國所
見言之也李太守疏江驅龍有大功於西蜀祠
祭甚盛歲刲羊五萬民買一羊將以祭而偶產
羔者亦不敢留併驅以享廟前屠戶數十百家
永康郡計至專仰羊稅甚矣其殺也余作詩刻
石以諷龔神聽萬一感而近離堆累石子作長
河以遏水號象鼻以形似名西州夏旱支江水
涸卽遣使致禱增堰壅水入支江三四宿水卽

徧謂之攝水余在成都連歲遣郡丞馮備攝水
祠下皆如期而應連得稔既謁謝於廟循徉三
遷而過將至青城再度繩橋長百二十丈分爲
五架橋之廣十二繩排連之上布竹笆攢立大
木數十於江沙中輦石固其根每數十木作一
架挂橋於半空大風過之掀舉幡幡然大略如
漁人曬網染家晾綵帛之狀又須捨輿疾步從
容則震掉不可立同行皆失色郡人云稍迂數

里有竹石渡可以船濟然極湍險也十五里早頓羅漢院沿江行山腳入青城界左右多幽居流水淙琤脩竹彌望晚漸入山三十里至青城山門曰寶仙九室洞天夜宿丈人觀觀在丈人峯下五峯峻峙如屏觀之臺殿上至巖腹丈人自唐以來號五岳丈人儲福定命眞君傳記略云姓甯名封與黃帝同時帝從之問龍蹻飛行之道本朝增崇祠典與灊廬皆有宮名此獨號

丈人觀先是其徒以爲言余爲請之朝李燾仁父適爲禮部侍郎上議曰按河圖括地象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注曰昌郎慶也青城實岷山第一峯會慶又符誕節之名乃賜名會慶建福宮余將入山而勑書適至乃作醮以祝聖謝恩眞君殿前有大樓曰玉華樓飛輪與極上木之勝殿四壁孫太古畫黃帝又下三十二仙眞筆法超妙氣格清逸此壁[illegible]

西州兩廡古畫尚多半已剝落惟張果老孫思邈二像無恙上申泊青城山始生之辰今春病少城幾殆僅得更生因來名山禳祭夜道士就殿前作步虛儀方升壇有大炬出殿後巖上色洞赤周旋山頂有頃變滅同遊者亟趨來觀則無有矣余默禱於丈人此燈正爲僕出當復見使諸人共觀之語脫燈復出分合眩轉若經藏然食頃乃沒觀人云從來此峯無燈四年前曾

一見今自山後老人村者耄婦子輩聞余至此皆扶攜來觀村去此不遠但過數繩橋俗稱其村門後深余以爲不雅馴更名老宅近來監酪路通山下小冬門自丈人觀西登山五里至上清宮在最高峯之頂以板閣插石作堂殿下視丈人峯直堦墻耳岷山數百峯悉在欄檻下如緋浪起伏勢皆東傾一軒正對大面山一上六十里有夷坦曰芙蓉坪道人於彼種芎非留旬

日不可登且涉入夷界雖羽衣輩亦罕到雪山
三峰爛銀琢玉瞬出大面後雪山在西域去此
不知幾里而了然見之則其峻極可知上清之
遊眞天下偉觀哉夜有燈出西山四千百數謂
之聖燈所至多有說者不能堅決或云古人所
藏丹藥之光或謂草木之靈者有光或又以謂
龍神山鬼所作其深信者則以爲仙聖之所設
化也甲戌下山五里復至丈人觀二十里早頓

長生觀范長生得道處也有孫太古畫龍虎二
君在殿外兩壁上筆勢揮掃雲䨱飛動孫作
之尤奇者殿壁又孫晝咏以龍一堵相傳孫欲
畫龍而不知其眞有丈夫過云君欲識眞龍乎
忽變而去孫諦視既得之觀稍久一日遂借
即此畫也舊壁宣和間取入京師後范上柔名
草摹新壁今所存者摹本也晚宿范氏莊園乙
亥五里發新城縣同年新州守何正仲子方

來自[illegible]山其尊從園林江水分流入渠瀨聲聒
耳以支入宅悉有流渠脩竹易成幽趣四十五
里[illegible]蜀州城外聖佛院丙子二十里早頓周
家莊周氏三大第皆高爽廠帑大抵沃壤所在
二百年不見兵火居民室宇如法有承平氣象
十里至蜀州郡圃內西湖極廣袤荷花正盛湖
船汎之繫纜古木脩竹間景物甚野爲西州勝
處湖中多小菱可食蜀無菱至此始見之郡守

吳虞仲撤舊四相堂新之名曰熙春余謂不若
仍其舊四相謂唐李絳[illegible]皆嘗爲蜀州
刺史者然但名四相嫌限其數乃爲更名相業
丁丑三十里早頓江原縣[illegible]張續季長招
至其曾祖所作善頌堂上[illegible]長之祖與司馬公
范太史同朝相善也[illegible]不合歸二公作善
頌堂詩以送之使歸[illegible]皆存壁有趙
清獻公守邑時題字季[illegible]之族祖浩藏仁宗御

史203-011

飛白書山谷所跋者其末句與天地之爲厚載
日月之光華臣知其不能也今集中作臣自知
其不能也自字蓋後來所增語意方全山谷自
稱洪州分寧縣雙井里前史官臣黃庭堅蓋謫
戎州時所跋四十里宿新津縣成都及此郡送
客畢會邑中借居僧舍皆滿縣人以爲盛成都
萬里橋下之江與岷江正派合於此戊寅爲送
客任一日飯罷發遣令各歸留者尚十五六新

津縣廨上兩傍風無一席覓潔處送客會於相
從歡然竟日忘其居之陋也己卯大雨不可登
修覺者新津縣對江一小山上有絕勝亭一望
平野可盡西川杜子美所謂西川供客眼惟有
此江郊是日霧雨昏昏非遠望所宜故不復登
辰初以小舟下彭山巳刻與衆船會即解維
午後至眉州城外江即玻瓈江也冬時水色如
此方夏漲怒濤漲皆黃流耳江上小山名蟇頤

川平遠似江浙間城中荷花特盛處處有池塘
他郡種荷者皆買於眉編城悉是石街最爲雅
潔前守主楊英耶阻所作也景蘇樓在子城上
甚草草聞舊在其角尤不如今其前多草本蔽
處無所見庚辰劉慥文潛眉人也招集於郡圃
起文堂堂名蓋爲東坡設對起文又一堂前守
李石知幾所作名元祐學堂眉人 云李揭堂名
輕薄子於郡前廢亭上亦書其榜曰淳熙酒肆

係大抵好論議文潛郡人也眉郡治有古龕在
廳事後太守不敢居扃鑰奉祠之又聞軍資庫
有一米瓮滿貯石子每月朔亦祠之仍增水石
各一器不知其幾年而至今不滿官府怪誣之
事未有如眉之瓮龕者辛巳招送客燕於眉山
館與叙別荔子巳過郡中猶餘一株皆如渥丹
盤擷以見餉偶有兩株留館中經宿取視綠葉
紅實粲然乃知尋常用籃絡盛貯徒欲透風不

知為雨露沾灑風日炙薄經宿色香都變試取
數百顆貯以大合密封之走介入成都以遺高
宋二使者亦兩夕到二君回書云風露之氣如
新記之以告好事者壬午發眉州六十里午至
中巖號西川林泉最佳處相傳為第五羅漢諾
矩那道場又為慈姥龍所居登岸即入山徑半
里有喚魚潭水出巖下莫知淺深是為龍之窟
宅人拍手潭上則羣魚自巖下出然莫敢玩兩

年前有監司從卒浴其中若有物曳入巖下翌
日屍浮出几上又半里有深源泉凡五里至慈
姥巖巖前即寺也凡山中巖潭亭院之榜皆山
谷書山谷貶戎州今叙州也有親故在青神遂
至眉遊中巖自此不復西蓋元不識成都旋有
所畏避云入寺側出石磴半里餘有三石峯平
正如高樓魏闕截業奇偉不可名狀前二峯後
一峯如品字前二峯之間容一徑可以並行至

中峯之下有石室諾矩那菴也舊說有天台僧
過病僧與一木鎖匙曰異日至眉之中巖以此
匙扣石筍我當出見已而果然天台僧憮然識
為病僧舉以赴齋中齋命既回如夢覺自此中
巖之名遂顯三峯上人謂之筍余觀之乃三石
樓筍蓋不足道傍又有貫餅峯數百尺上侈下
縮真一古壺亦甚奇怪送客復集山中遂留宿
初夜月出東嶺松桂婆象霜雪與諸人憑欄極

談至夜分散癸未早食後與送客出寺至慈姥
巖前徘徊皆不忍分袂復班荊小飲巖下須臾
風雨大至巖溜垂下如布雨映松栢如玉塵散
飛諸賢各即席作詩不覺日暮遂皆不成行下
山復入寺中宿甲申早出山至江步與送客先
歸者別放船過青衣入渕溪峽由平羌舊縣至
嘉州日未晡自眉至嘉百二十里中巖其半途
也謁憲使程詠之於雪堂詠之葺重堂之後一

堂深邃清京專以度者蓋取所藏雪圖挂四壁
而榜曰雪堂曾以館余余不暇還然未行以前
蓋日造焉先是余造舟於敘既成泝流泊於嘉
舟畢而發余自合江乘小舟至此登新艦乃治
裝及犒諸軍封樁稍治一行私商匿稅之弊例
留數日行館之側曰闕月堂雖久不葺然月正
出前簷名不虛得城累大石爲之以備漲潦雖
庳而堅儀門之榜曰犍爲郡然非漢郡治地也

尤多荔枝皆大本輪囷數圍以九頂寺殿前極
核者爲最每歲憲司專之乙酉泊嘉州渡江遊
凌雲在城對岸山不甚高綿延有九山頭故又
名九頂舊名青衣山青衣蠶叢氏之神也舊傳
千羌縣縣歷併爲龍遊縣石磴登凌雲寺寺天
寧閣即大像所在嘉爲衆水之會導江沫水爲
岷江皆合於山下南流以下犍爲沫水合大渡
河由雅州而來直擣山壁灘流險惡號舟楫至

危之地唐開元中浮屠海通始鑿山爲彌勒佛
象以鎮之高三百六十尺頂圍十丈目廣二丈
爲樓十三層自頭面以及其足極天下佛像之
大兩耳猶以木爲之佛足去江數步驚濤怒號
洶湧過前不可安立正視今謂之佛頭灘佛閣
正面三峨餘三面皆在山衆江錯流諸山間登
臨之勝自西州來始見此耳東坡詩但願身爲
漢嘉守載酒常作凌雲遊後人取其語作載酒

亭於山上丙戌泊嘉州遊萬景樓在州城傍高
丘之上漢嘉登臨山水之勝既豪西州而萬景
所見又甲於一郡其前大江之所經犍爲戎瀘
遠山縹緲明滅烟雲無際右列三峨左橫九頂
殘山剩水間見錯出萬景之名眞不濫余詩蓋
題爲西南第一樓也九頂之傍有烏龍一峰小
江水繞之如巧畫之圖樓前百餘步有古安樂
園山谷嘗遊之名軒曰浩翁壁間題字猶存云

見水亭跨溪號此亭耳是時未有萬景故山谷以安樂園為勝今不足道矣下山入小巷至廣福院中有水洞緣聽洞中時有金玉聲琅然清越不知水滴何許作此聲也舊名東丁水寺亦因名東丁院山谷更名方響洞題詩云古人名此東丁水自古丁東直到今我為更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清音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泊嘉州遣近送人馬歸者十九留家嘉州岸下單

騎入峩眉有三山為一列曰大峩中峩小峩中峩小峩昔傳有遊者今不復有路惟大峩一山其高摩霄為佛書所記普賢大士示現之所自郡城出西門濟燕渡水勢洶湧此即雅州江其源自嶲州邛部合大渡河穿蠻界千山以來過渡宿蘇稽鎮壬辰早發蘇稽午過符文鎮兩鎮市井繁頗壯縣符文出布村村婦聚觀於道皆行而績麻無索手者民皆束艾蒿於門然之發門意云厭穢亦以為候迎禮午後至峩眉縣宿癸巳發峩眉縣出西門登山過慈福普安二院白水莊布金林凡十二里龍神堂自是澗谷舂淙林樾蒼寒小憩華嚴院過青竹橋峩眉縣新觀路口梭樹埡兩龍堂至中峯院院有普賢閣回還十二峯繞之背倚白崖峯右傍最高而峻挺者曰呼應峯下有茂真尊者庵人迹罕至孫思邈隱於峩眉茂真在時常與孫相呼相應於此云

出院過樟木牛心二嶺及牛心院路口至雙溪橋下石橋深數十丈窈然沈黑飛湍噴雪奔出橋外則入岑蔚中可數十步兩溪合為一以投大壑淵渟湛澈為溪灘灘中悉是五色及白質青章石子水色翅塵與石色相得如鋪翠錦非綦為可具朝日照之則有光彩發溪上倒射巖壑相傳以為大士小現也牛心寺三藏師繼業自西域歸過此將開山兩石關溪上攬得其一

上有日以爲寶瑞至今藏寺中此水遂名寶現
溪自是登危磴菩薩閣當道有榜曰天下大峩
山遂至白水普賢寺自縣至此步步皆峻阪四
十餘里然始是登峯頂之山脚耳甲午泊白水
寺大雨不可登謁普賢大士銅像國初敕成都所
鑄有太宗仁宗眞宗三朝所賜御製御書百餘
卷七寶冠金珠瓔珞袈裟金銀瓶鉢奩爐匙筯
果壘銅鐘鼓鑼磬蠟茶塔芝草之屬又有崇寧

中宮所賜錢幡及織成紅幡等物甚多內仁宗
所賜紅羅紫繡袈裟上有御書發願文曰佛法
長興法輪常轉國泰民安風雨順時干戈永息
人民安樂子孫昌盛一切衆生同登彼岸嘉祐
七年十月十七日福寧殿御劄記次至經藏亦
朝廷遣尚方工作寶藏也正面爲樓閣兩傍小
樓之釘校皆以鍮石極備奇靡相傳純用京師
端門之制經書則造於成都用碧硾紙銀書之

卷首悉有銷金圖一卷之事經籤織輪相鈴竹
器物及天下太平皇帝萬歲等字於繁花縟葉
之中今不復見此等織文矣次至三千鐵佛殿
云普賢居此山有三千徒衆共住故作此佛冶
鑄其朴拙是日設供取禱於佛山三日好晴以
登山乙未大霽遂登上峯自此至峯頂光相寺
七寶巖其高六十里大略去縣中平地不下百
里又無蹊磴無此比者余以健卒挾山轎强登

以山丁三十夫曳大繩行前挽之同行則用山
中梯轎出白水寺側門便登黑心山言峻甚足
膝黥於心胸云過第亭蒲石子雷大小深坑駱
馱嶺族店凡言店者當道板屋一間將有登山
客則寺僧先遣人煑湯於店以俟蒸炊又過峯
門羅漢店大小扶舁錯喜歡木皮里胡孫梯雷
洞平凡言平者差可以托足之處也雷洞者路
左深崖萬仞磴道缺處則下瞰沉黑若洞然相

史203 016

得有洞永龍神所居凡七十二洞歲旱則禱於
第三洞投沉檀不應則投死彘及婦人敝屨
之類以觸之往往雷風暴發峯頂光明巖上
所謂兜羅綿雲亦多出於此洞過新店八十四
盤娑羅平娑羅者其木葉如海桐又似楊梅花
紅白色春夏間開惟此山有之初登山半即見
之至此滿山皆是大抵大峩之上凡草木禽蟲
悉非世間所有昔固傳聞今親驗之余來以季

夏數日前雪大降木葉猶有雪漬斕斑之跡草
木之異有如八仙而深紫有如牽牛而大數倍
有如蓼而淺青聞春時異花尤多但是時山寒
人鮮能識之草葉之異者亦不可勝數山高多
風木不能長枝悉下垂古苔如亂髮鬖鬖掛木
上垂至地長數丈又有塔松狀似杉而葉圓細
亦不能高重重偃蹇如浮圖至山頂尤多又斷
無鳥雀蓋山高飛不能上自娑羅平過思佛亭

軟草坪洗腳溪遂極峯頂光相寺亦板屋數十
間無人居中間有普賢小殿以卯初登山
至此已申後初衣暑綌漸高漸寒到八十四盤
則驟寒比及山頂亟挾纊兩重又加毳衲駝茸
之裘盡衣笥中所藏繫重巾躡氈靴猶凜慄不自
持則熾炭擁爐危坐山頂有泉煮米不成飯但
碎如砂粒萬古冰雪之汁不能熟物余前定知
之自山下攜水一缶來財自足也移頂冒寒登

天仙橋至光明巖炷香小殿上木板皮蓋之王
瞻叔參政嘗易以瓦為雪霜所薄一年輒壞後
復以木皮易之翻可支二三年人云佛現悉以午今
已申後不若歸舍明日復來逡巡忽雲出巖下
傍谷中即雷洞山也雲行勃勃如隊仗既當巖
則少駐雲頭現大圓光雜色之暈數重倚立相
對中有水墨影若仙聖跨象者啜茶頃光沒而
其傍復現一光如前有頃亦沒雲中復有金光

氣甚雄然燬於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堂前堂牓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尚存而堂徙於西偏矣又有祭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年歲次辛亥九月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于右街清涼寺悟空禪師按南唐元宗以癸卯歲嗣位改元保大當晉出帝之天福八年至辛亥實保大九年當周太祖之廣順元年則祭悟空者元宗也建康志以爲後主非是

長老寶餘楚州人留食贈德慶堂榜墨本食已同登石頭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眞形勝之地若異時定都建康則石當頭仍爲關要或以爲今都城徙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橫貫城中六朝立柵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爲勝豈必依淮爲固耶左廸功郎新湖州武康尉劉煒右廸功郎監比較務李膺來煒泰伯和館客也言秦氏衰落可念至僅典質生產亦薄問其歲入幾何曰米十萬斛耳

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眞覺大師塔焚香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寶公所葬也塔中金銅寶公像有銘在其膺蓋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啓聖院祖宗時每有祈禱啓聖及此塔皆設道場考之信然塔西南有小

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鱗甲夭矯如蛟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蓋後人取王文公詩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名之建康志謂公自命此名非也塔後又有定林菴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文公像於菴之昭文齋壁著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扃閉遇重客乃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乙酉秋嘗

史203-051

雨中獨來游留字壁間後人移刻崖石讀之
感歎蓋已五六年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
者王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
鍾山此爲中途故曰半山殘毀尤甚寺西有
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後人取文公詩所謂溝
西顧丁壯擔土爲培塿名之也寺後又有謝
安墩文公詩云在冶城西北郎此是也
九日至保寧戒壇二寺保寧有鳳凰臺攬輝亭

臺有李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
分白鷺洲今已廢爲大軍甲仗庫惟亭因舊
址重築亦頗宏壯寺僧言亭牓本朱希真隸
書已爲俗子易之[redacted]堂後有片石瑩潤如黑
玉乃宋丁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
鄉貢進士宋齊丘司空者徐知誥也後改姓
名曰李昪是爲南唐烈祖而齊丘爲大臣後
又有題字云昪元二年奉勑刻石蓋烈祖既

有國追念君臣相遇之始而表顯之昪齊丘
雖皆不足道然當擾攘分裂橫潰之時其君
臣相遇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功業也戒壇
額曰崇勝戒壇寺古謂之瓦棺寺有閣因岡
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謂鍾山對北戶淮水
入南榮者又橫江詞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
高於瓦棺閣是也南唐後主時朝廷遣武人
魏丕來使南唐意其不能文郎宴於是閣因

求賦詩丕攬筆成篇末句云莫教雷雨損基
扃後主君臣皆失色及南唐之亡爲吳越兵
所焚因剏承平二百年金陵爲大府寺觀競
以崇飾土木爲事然閣終不能復紹興中有
北僧來居講惟識百法論始復興造求偉材
於江湖閒事垂集者屢矣會建宮闕有司往
往輒取之僧不以此動心愈益經營卒成盧
舍那閣平地高七丈雄麗冠於江東舊閣基

相距無自步今廢爲軍營泰伯和遣醫柴安恭來覩家人瘠柴邢州龍岡人晚褚誠叔來誠叔嘗爲福州閩清尉獲盜應格當得京官不忍以人死爲己利辭不就至今在選調又有爲它邑尉者亦獲盜甚力幸得京官將解去入郡過刑人處輒掩目大呼數日神志方定後至他郡見通衢有石幢問此何爲從者曰法場也亦大駭叫呼幾墜車自此所

至皆迂道以避刑人之地人之不可有媿于心如此移舟泊賞心亭下泰伯和送藥

十日早出建康城至石頭得便風張帆而行然港淺而狹行亦甚緩宿大城岡金陵岡隴重複如梅嶺岡石子岡余讀如蛇婆岡尤其著者也居民數十家亦有店肆

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采石鎮泊太平州江口謝玄暉登三山還望京邑李太白登三山望金陵皆有詩凡山臨江皆曰磯水湍急篙工併力撐之乃能上然今年閏餘秋早水落已數尺矣則盛夏可知也三山自石頭及鳳凰臺望之杳杳有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財五十餘里晉伐吳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要濬議事濬舉帆曰風利不得泊即此地也是日便風擊鼓掛帆而行有兩大舟東下者阻風泊浦溆見之大

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答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謂兩失之矣世事蓋多類此者記之以爲一笑烈洲在江中上有小山曰烈山草木極茂密有神祠在山巔慈姥磯磯之尤巉絕峭立者徐師川有慈姥磯詩序云磯與望夫石相望正可爲的對而詩人未嘗拈出故其詩云離鸞只說閨中恨舐犢

誰知日下情然梅聖俞護母喪歸宛陵發長
蘆江口詩云南國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
時磯師川偶忘之耳聖俞又有過慈姥磯下
及慈姥山石崖上竹鞭詩皆極高奇與此山
稱采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洲
爲狹故隋韓擒虎平陳及本朝曹彬下南唐
皆自此渡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
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風微

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磯即南唐樊若冰獻
策作浮梁渡王師處初若冰不得志于李氏
詐祝髮爲僧廬于采石山鑿石爲竅及建石
浮圖又月夜繫繩于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
至江北以度江面既習知不謬即亡走京師
上書其後王師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予按
隋煬帝征遼蓋嘗用此策渡遼水造三浮橋
於西岸既成引趨東岸橋短丈餘不合隋兵

赴水接〻高麗兵乘岸上擊之麥鐵杖戰死始
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二日
而成遂乘以濟然隋終不能平高麗國朝遂
下南唐者實天意也若冰何力之有方若冰
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征之策或請誅
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置池州而已其後若
冰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煜雖憤
切終不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冰所鑿石竅

及石浮圖皆不毀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
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矣雖微若冰有不
亡者乎張文潛作平江南議謂當縛若冰送
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
以示天下豈不偉哉文潛此說實天下正論
也予自金陵得疾是日方小愈尚未能食夜
雨
十二日早移舟泛姑孰溪五里泊閱武亭初詢

舟人云江口泊船處距城二十里須步乃可
入及至閱武乃止在城闉之外徽猷閣直學
士左朝請郎知州周元特操聞予病與醫郭
師顯俱來視疾自都下相別迨今八年矣太
平州本金陵之當塗縣周世宗時南唐元宗
失淮南僑置和州于此謂之新和州改爲雄
遠軍國朝開寶八年下江南改爲平南軍然
獨領當塗一邑而已太平興國二年遂以爲

州且割蕪湖繁昌來屬而治當塗與興國軍
同時建置故分紀年以名之
十三日通判右朝請郎葉棼員外通判左朝奉
郎錢同仲耕軍事判官左文林郎趙子覲知
當塗縣右迪功郎王權來午後入州見元特
呼郭醫就坐問爲予切脉且議所用藥州近
據姑熟溪北土人但謂之姑溪水色正綠而
澄澈如鏡纖鱗往來可數溪南皆漁家其

幽有兩浮橋悉在城外其一通宣城其一可
至浙中姑熟堂拔號得溪山之勝適有客寓
家其間故不得至又有一酒樓登望尤佳皆
城之南也往時溪流分一支貫城中湮塞已
久近歲嘗浚治然惟春夏之交暫通今七月
已絕流矣李太白集有姑熟十詠予族伯父
彥遠嘗言東坡自黃州還過當塗讀之撫手
大笑曰贗物敗矣豈有李白作此語者郭功

父爭以爲不然東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後
身所作耳功父甚愠蓋功父少時詩句俊逸
前輩或許之以爲太白後身功父亦遂以自
負故東坡因是戲之或曰十詠及歸來乎笑
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
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十四日晚晴開南窗觀溪山溪中絕多魚時裂
水面躍出斜日映之有如銀刀垂釣挽罟者

賣望以故價甚賤僅使華日皆饜飫土人云此溪水肥宜魚及飲之水味果甘豈信以肥故多魚耶溪東南数峰如黛蓋青山也

陳眉公訂正入蜀記卷之一終

陳眉公訂正入蜀記卷之二

宋陸　游務觀　著
明　沈麟禎虎丞
　　沈德先天生　同校

十五日早州學教授左文林郎吳博古敏叔員外教授左文林郎楊恂信伯來飯已游黃山東嶽廟廣福寺遂登凌歊臺嶽廟棟宇頗盛俗謂之黃山大監廟大監者不知何神蓋淫

祠也今既爲嶽廟而大監反寓食廡下廣福本壽聖寺以紹興壬午詔書改額敗屋二十餘間殘僧三四人蕭然如古驛主僧惠明溫州平陽人凌歊臺正如鳳凰雨花之類特因山巔名之宋高祖所營面勢虛曠高出氛埃之表南望青山龍山九井諸峰如在几席龍山即孟嘉登高落帽處九井山有桓玄僭位壇稍西江中二小山相對云東梁西梁也北

戶臨和州新城樓櫓歷歷可辨蓋自絕江至
和州財十餘里李太白有黃山凌歊臺送族
弟泛舟赴華陰詩即此地也臺後有一塔塔
之後又有亭曰懷古云余初至當塗飲姑熟
溪水喜其甘滑已而徧飲城中水皆甘蓋泉
脉佳也
十六日郡集于道院歷游城上亭榭有坐嘯亭
頗宜登覽城濠皆植荷花是夜月白如晝影

入溪中搖蕩如玉塔始知東坡玉塔臥微瀾
之句為妙也
十七日郡集于青山李太白祠堂二教授同集
祠在青山之西北距山尚十五里墓在祠後
有小岡阜起伏蓋亦青山之別支也祠莫知
其始有唐劉全白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眞甫
舍人所作重修祠碑太白烏巾白衣錦袍又
有道帽鶴氅侑食于側者郭功甫也早飯罷
游青山山南小市有謝玄暉故宅基今為湯
氏所居南望平野極目而環宅皆流泉奇石
青林文篠眞佳處也遂由宅後登山路極險
巇凡三四里有兩道人持湯飲迎勞于松石
間又里許至一菴老道人出迎年七十餘姓
周濰州人居此山三十年頗顏如丹鬚鬢無
白者又有李媼八十矣耳目聰明談笑不衰
自言嘗得異人秘訣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

水味甘冷雖盛夏不竭絕頂又有小亭亦名
謝公亭下視四山如蛟龍奔放爭赴川谷絕
類吾鄉伊山但彌山之巔豐夭夷曠無異平
陸此所不及也亭北望正對歷陽周生言元
顏亮入寇時戰鼓之聲震于山中云夜歸舟
次巳一鼓黑矣坐間信伯言桓溫墓亦在近
郊有石獸石馬製作精妙又有碑悉刻當時
車馬衣冠之類極可觀恨不一到也

十八日小雨解舟出姑熟溪行江中江溪相接水清濁各不相亂挽行夾中三十里至大信口泊舟蓋自此出大江須風便乃可行往往連日阻風雨小山夾江即東梁西梁一名天門山李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王文公詩云崔嵬天門山江水遶其下梅聖俞云東梁如仰蠶西梁如浮魚徐師川云南人北人朝暮船東梁西梁今古山

皆得句於此也水滸小兒賣蔆芡蓮藕者甚衆夜行堤上觀月大信口歐陽文忠公于役志謂之帶星口未詳孰是于役志蓋謫夷陵時所著也

十九日便風過大小褐山磯奇石巉絕漁人依石挽罾宛如畫圖間所見過梟磯在大江中聳拔特起有道士結廬其上政和中賜名寧淵觀舊說梟磯有梟能害人故得名方郡縣奏乞觀額時惡其名因曰磯在水中水常沃石故曰澆磯今觀屋亦二十餘間然止一道人居之相傳有二人則其一輒死故無敢往者至蕪湖縣泊舟吳波亭知縣右通直郎呂昭問來按漢丹楊郡有蕪湖縣吳陸遜屯蕪湖又杜預注春秋楚子伐吳克鳩茲亦云在蕪湖至東晉乃改名于湖不知所自王敦反屯于湖今故城尚存又有玩鞭亭亦當時遺

迹唐溫飛卿有湖陰曲敘其事近時張文潛以爲晉書所云帝至于湖陰察營壘當以于湖爲句飛卿蓋誤讀也作于湖曲以反之劉夢得歷陽書事詩敘道中事云望夫人化石夢帝日環營蓋夢得自夔州移牧歷陽過此邑也邑人云數年前邑境有盜發大墓棺槨已壞得鏡及刀劍之屬甚衆甓塼有大將軍蔡四字或疑爲敦墓云

二十日寧國太平縣主簿左廸功郎陳炳來見泛小舟往謝之則寓寧淵觀下院以提刑司檄來督大禮錢帛寧淵在梟磯隔大江故置下院於近邑道流十餘壇宇像設甚盛有觀主何守誠者今選居太一宮矣炳字德先婺州義烏人自言其從姑得道徽宗朝賜號妙靜練師結廬葛仙峰下平生不火食惟飲酒啗生果爲人言禍福死生無毫釐差每風日

清和時輒掩關獨處或於戶外竊聽之但聞若二嬰兒聲或歌或笑往往至中夜方止莫有能測者年九十正旦自言四月八日當遠行果以是日坐逝每爲德先言汝有仙骨當遇異人後因得疾委頓有皖山徐先生來餌以藥即日疾平徐因留敎以絕粒訣德先父母方望其成名固不許然自是絕滋味日食淡湯餅及飯而已如此者六年益覺身輕能日行二百里會中第娶妻復近葷血徐遂告別臨行語德先曰汝二紀後當復從我究此事德先送至溪上方呼舟欲渡徐褰裳疾行水上而去呼之不復應德先至今悵恨有棄官入灊皖之意予遂游東寺登王敦城以歸城並大江氣象宏敞邑出綠毛龜就船賣者不可勝數將午解舟過三山磯磯上新作龍祠有道人半醉立嶭崖峭絕處下觀行舟望

之使人寒心亦奇士也江中江豚十數出沒色或黑或黃俄又有物長數尺色正赤類大蜈蚣奮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三二尺殊可畏也宿過道口

二十一日過繁昌縣南唐所置初隸宣城及置太平州復割隸焉晚泊荻港散步堤上游龍廟有老道人守之台州仙居縣人自言居此十年日伐薪二束賣之以自給雨雪則從人

乞未嘗他營也又至一菴僧言隔港即銅陵界遠山嶄然臨大江者即銅官山太白所謂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是也恨不一到最後至鳳凰山延禧觀觀廢于兵燼者四十餘年近方興葺羽流五六人觀主陳廷瑞婺州義烏縣人言此古青華觀也有趙先生荻港市中人父賣茗先生幼名王九年十三疾亟父抱詣青華願使入道是夕先生夢老人引

之登高山謂曰我陰翁也出栢枝啗之及覺遂不火食後又夢前老人教以天篆數百字比覺悉記不遺太宗皇帝召見度爲道士賜冠簡易名自然給裝錢遣還遂爲觀主祥符間再召至京師賜紫衣改青華額曰延禧先生懇求還山養母得歸一日無疾而逝門人葬之山中行半途棺忽大重不可舉其母曰吾兒必有異命發棺果空無尸惟劒履在耳

遂即其處瘞之今冢猶在謂之劒冢自然國史有傳大槩與廷瑞言頗合惟劒冢一事無之荻港蓋繁昌小墟市也歸舟已夜矣

二十二日過大江入丁家洲夾復行大江自離當塗風日清美波平如席白雲青嶂遠相映帶終日如行圖畫殊忘道途之勞也過銅陵縣不入晚泊水洪口江湖間謂分流處爲洪王文公詩云東江木落水分洪是也

二十三日過陽山磯始見九華山九華本名九子李太白爲易名太白與劉夢得皆有詩而劉至以爲可兼太華女几之奇秀南唐宋子嵩辭政柄歸隱此山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由是九華之名益盛惟王文公詩云盤根雖巨壯其末乃修纖最極形容之妙大抵此山之奇在脩纖耳然無含蓄敦大氣象與廬山天台異矣岸旁荻花如雪舊見天井長老

慼云廬山老僧用此絮紙衣慼少時在惠日亦為之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嗔云汝少年輒求溫暖如此豈有心學道耶退而問兄弟則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財三四皆年七十餘矣慼愧恐亟除去泊梅根港巨魚十數色蒼白大如黃犢出沒水中每出水輒激起沸白成浪真壯觀也

二十四日到池州泊稅務亭子州唐置南唐甞

為康化軍節度今省又甞割青陽隸建康今復故惟所罷銅陵東流二縣及改秋浦為貴池今因之蓋南唐都金陵故當塗蕪湖銅陵繁昌廣德青陽并江寧上元溧陽溧水句容凡十一縣皆隸畿內今建康為行都而纔有江寧等五邑有司所當議也李太白往來江東此州所賦尤多如秋浦歌十七首及九華山清溪白笴陂玉鏡潭諸詩是也秋浦歌云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又曰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猨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則池州之風物可見矣然觀太白此歌高妙乃爾則知姑熟十詠決為贋作也杜牧之池州諸詩正爾觀之亦清婉可愛若與太白詩並讀醇醨異味矣初王師平南唐命曹彬分兵自荊州順流東下以樊若冰為鄉導首克池州然後能取蕪湖當塗駐軍采石而浮橋成則

池州今實要地不可不備也

二十五日見知州右朝議大夫直祕閣楊師中通判右朝奉郎孫德芻游光孝寺寺有西峰聖者所留鐵笛聖者生當吳武王楊行密時陽狂不羈好吹笛能役鬼神蛟龍甞寓池州乾明寺乾明即光孝也及去留笛付主事僧笛似銅鐵而非色綠而瑩潤如綠玉不知何物僧藏之好事者所奪郡官求觀之輒出一

凡鐵錨十數予偶與監寺僧有舊獨得一見有吕沇敘述所作西峰銘文辭古雅可愛根據其語皆也僧言貴池去城八十里在秀山下江之一支別匯爲池四隅皆因山石爲岸產鯉魚金鱗朱尾味極美本以此得貴池之目秀山有梁昭明太子祠拱木森然今池州城西有神甚靈者曰九郎或云九郎即昭明晚登弄水亭杜牧之所賦詩也亭殊不葺然正對淸溪齊山景物絕佳州雖瀕江然據岡阜上頗難得水

二十六日解舟過長風沙羅刹石李太白江上贈竇長史詩云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梅聖俞送方進士遊廬山云長風沙浪屋許大羅刹石齒水下排歷此二險過湓浦始見瀑布懸蒼崖即此地也又太白長干行云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

直到長風沙蓋自金陵至此七百里而室家來迎其喜其遠也地屬舒州舊最號湍險仁廟時發運使周湛役三十萬夫疏支流十里以避之至今爲行舟之利羅刹石在大江中正如京口鶻峰而稍大白石拱起其上叢篠喬木亦有小神祠檣竿不知何神也西望羣山靡迤巖岫深秀宛如吾廬南望鏡中諸山爲之累欷宿懷家亦懷姓也吳有尚書郎懷敘見顏延傳

二十七日五鼓大風自東北來舟人不告乘便風解船過鴈翅夾有稅場居民二百許家岸下泊船甚衆遂經皖口至趙屯未朝食已行百五十里而風益大乃泊夾中皖口即王師破江南大將朱令贇水軍處趙屯有戍兵亦小市聚也是日大風至暮不止登岸行至夾口觀江中驚濤駭浪雖錢塘八月之潮不過

史203-062

也有一舟掀簸浪中欲入夾者再三不可得幾覆溺矣號呼救久方能入北望望正見皖山太白江上望皖公山詩云巉絕稱人意巉絕二字不刋之妙也南唐元宗南遷豫章舟中望皖山愛之謂左右曰此青峭數峰何名答曰舒州皖山時方新失淮南伶人李家明侍側獻詩曰龍舟千里颺東風漢武潯陽事正同回首皖公山色好日斜不到壽杯中元宗爲悲憤歔欷故王文公詩云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師淮水失名王計其處當去此不遠也夜雨

二十八日過東流縣不入自雷江口行大江江南羣山蒼翠萬疊如列屏障凡數十里不絕自金陵以西所未有也是日便風張帆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乘二千斛舟揺兀掀舞纔如一葉過獅子磯一名佛指磯蘚壁百尺青林綠篠倒生壁[illegible]圖画有所不及猶恨舟行北岸不得過其下旁有數磯亦奇峭然皆非獅子比也至馬當所謂下元水府山勢尤秀拔正面山脚直插大江廟依峭崖架空爲閣登降者皆自閣西崖腹小石徑捫蘿側足而上宛若登梯飛甍曲檻丹碧縹緲江上神祠惟此最佳舟至石壁下忽晝晦風勢横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帆趨小港竭力牽挽僅能入港繫纜同泊者四五舟皆來助牽早間同行一舟亦蜀舟也忽有大魚正綠腹下赤如丹躍起拖旁高三尺許人皆異之是晩果折檣破帆幾不能全亦可怪也入夜風愈厲増十餘纜迨曉方少定

二十九日阻風馬當港中風雨淒冷初御裌衣有小舟冒風濤來賣薪菜猪肉亦有賣野彘肉者云獵廬塲中所得飯已登南岸望馬當

廟北風吹人勁甚至不能語既暮風少定然怒濤未息擊船終夜有聲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已及抛江過其下嵌巖竇穴怪奇萬狀色澤瑩潤亦與它石迥異又有一石不附山傑然特起高百餘尺丹藤翠蔓羅絡其上如寶裝屏風是日風靜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故得

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過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州宿松縣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自數十里外望之碧峰巉然孤起上干雲霄已非它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極於荒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高出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神曰安濟夫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加營葺有碑載其事又有別祠在澎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澎浪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

微雨復以小艇游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烟雨空濛鷗鷺滅沒極登臨之勝徙倚久之而歸方立廟門有俊鶻摶水禽掠江東南去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棲鶻甚多

二日早行未二十里忽風雲騰湧急繫纜俄復開霽遂行泛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帆入天鏡之句爲妙始見廬山及大孤大孤狀類西梁雖不可擬小孤之秀麗然小孤之

旁頗有沙洲葭葦大孤則四際渺瀰皆大江
望之如浮水面亦一奇也江自湖口分一支
爲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渾濁每汲用皆以
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澈合處
如引繩不相亂晚抵江州州治德化縣即唐
之潯陽縣柴桑栗里皆其地也南唐爲奉化
軍節度今爲定江軍岸土赤而壁立東坡先
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赬者也泊湓浦水亦

甚清不與江水亂自七月二十六日至是首
尾財六日其間一日阻風不行實以四日半
泝流行七百里云

三日移泊琵琶亭見知州左朝請郎周畀孜仲
通判左朝散郎胡造發運使戶部侍郎史正
志志道發運司幹辦公事程坦履道察推左
文林郎蔡戡定夫如得蘄州公移

四日游天慶觀李太白詩所謂潯陽紫極宫也

蘇黃詩刻皆不復存太白詩有一石亦近時
俗書見觀主李守智問玉芝亦不能答觀皆
古屋初不更兵燼而遺迹掃地獨太清殿老
君像乃唐人所塑特爲奇古眞人女眞仙官
力士童子各二軀又有唐明皇帝金銅像衣
冠如道士而氣宇粹穆有五十年安享太平
富貴氣象李守智本滁州來安人自言家故
富饒遇亂棄家爲道人大將岳飛以度牒與

之始爲道士至今書岳氏父子事之史志道
招飲於發運廨中登高遠亭望廬山天氣澄
霽諸峯盡見志道出新鼓鑄鐵錢

五日郡集於庾樓樓正對廬山之雙劍峯北臨
大江氣象雄麗自京口以西登覽之地多矣
無出庾樓右者樓不甚高而覺江山烟雲皆
在几席間眞絶景也庾亮嘗爲江荊豫州刺
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

史203-065

理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縣之湓口關耳此樓附會甚明然白樂天詩固已云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則承誤亦久矣張芸叟南遷錄云庾亮鎮潯陽經始此樓其誤尤甚

六日甲夜有大燈毬數百自湓浦蔽江而下至江面廣處分散漸遠赫然如繁星麗天土人云此乃一家放五百梡以禳災祈福蓋江鄉舊俗云

七日往廬山卜憩新橋市蓋吳蜀大路市肆壁間多蜀人題名並溪喬木往往皆三二百年物蓋山之麓也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宮三十里此適當其半是日車馬及徒行者憧憧不絕云上觀蓋往太平宮焚香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蓮社本遠法師遺迹舊傳遠公嘗以一日借道流故至今太平宮歲以為常東林寺亦自作會然來者反不若太平之盛亦可笑也晚至清虛菴菴在攬雲峯下皇甫道人所居皇甫名坦嘉州人出遊旁郡獨見其弟子曹彌深登紹興藏文閣寶藏光堯皇帝御書又有神泉清虛堂皆宸翰題榜宿清虛西室曹君置酒堂中炙鹿肉甚珍酒尤清醇夜寒可附火

八日早由山路至太平興國宮門庭氣象極閎

壯正殿曰九天采訪使者像袞冕如帝者舒州潛山司命殿曰九天司命真君而采訪使者實之佐故山廟名廬仙曰丹霞府太平曰通玄府崇奉有自來矣至太宗皇帝時嘗遣中使送泥金絳羅雲鶴帔仍命三年一易神宗皇帝時又加封應元保運真君及賜塗金殿額兩壁圖十真人本吳生筆建炎中李成何世清二盜以廬山為巢宮屋焚蕩無餘先

是山中有太一宮摹吳筆於殿廡及太平再興復摹取太一本所託非善工無復髣髴態於雲無心堂蓋冷翠亭故趾也溪聲如大風雨至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釆訪殿前有鐘樓高十許丈三層累塼所成不用一木而欄楯翬飛雖木工之良者不能加也但鐘爲塼所掩蔽聲不甚揚亦是一病觀主胡思齊云此一樓爲費三萬緡鐘重二萬四

千餘斤又有經藏亦佳扁曰雲章瓊室太平規模大槩類南昌之玉隆然玉隆不經焚尚有古趣爲勝也遂至東林太平興龍寺寺正對香爐峰峰分一支東行自北而西環合四抱有如城郭東林在其中相地者謂之倒掛龍格寺門外虎溪本小澗比年甃以塼但若一溝無復古趣予勸其主僧法才去塼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遍觀肖像

亦登華嚴羅漢閣閣與盧舍閣鐘樓鼎峙皆極天下之壯麗雖閩浙名藍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閣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後支徑穿松陰躡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閣前舊有老杉五本傳以爲晋時物白傅所謂大十尺圍者今又數百年其老可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來示寂像本宋佛馱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利

五粒來瘗于此草堂以白公記考之略是故處三間兩注亦如記所云其它如瀑[illegible]亦皆在高風逸韻尚可想見白公嘗以文集留草堂後屢亡逸眞宗皇帝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班竹帙送寺建炎中又壞於兵今獨有姑蘇版本一帙備故事耳草堂之旁又有一故趾云是王子醇樞密庵基蓋東林爲禪苑始於王公而照覺禪師常總實第一祖總

史203 067

公有塑像嚴重英特人也宿東林
九日至晉慧遠法師祠堂及神運殿焚香憩官
廳堂中有耶舍尊者劉遺民等十八人像謂
之十八賢遠公之側又有一人執軍持侍立
謂之辟蛇童子傳云東林故多蛇此童子盡
拾取投之蘄州神運殿本龍潭深不可測一
夕鬼神塞之且運良材以作此殿皆不知實
否也然神運殿三字唐相裴休書則此說亦

久矣官廳重堂邃廡厨廐備設壁間有張文
潛題詩寺極大連日游歷猶不能徧唐碑亦
甚多惟顏魯公題名最爲時所傳又有聰明
泉在方丈之西卓錫泉在遠公祠堂後皆久
廢不汲不可食爲之太息食已游西林乾明
寺西林在東林之西二林之間有小市曰鴈
門市傳者以爲遠公鴈門人老而懷故鄉遂
髣髴鴈門邑里作此市漢作新豐之比也西
林本晉江州刺史陶範捨地建寺紹興十五
六年間方爲禪居褊小非東林比又絕弊壞
主僧仁聰閩人方漸興葺然流泉泠泠環遶
庭際殊有野趣正殿釋迦像着寶冠他處未
見僧云唐塑也殿側有惠永法師祠堂永公
蓋遠公之兄像下一虎伏又有一居士立
侍不知何人方丈後有塼塔不甚高制度古
朴予登二級而止東廡有小閣曰待賢蓋往

時館客之地今亦頹弊東西林寺舊額皆李
奇章八分書筆力極渾厚西林亦有顏魯公
題名書家以爲二林題名顏書之冠是也舊
聞廬山天池塼塔初成有人施經一匣未幾
塔震一角經亦失所在是日因登望以問僧
僧云誠然或謂經乃刺血書故致此異又云
今年天池火尺椽不遺蓋野火所及也晚
復取太平宮路還江州小憩于新亭距州二

十五里過董真人煉丹井汲飲味亦佳董真人者奉也

十日史志道餉谷簾水數器真絕品也甘腴清冷具備衆美前輩或斥此品以爲不可信水品固不必盡當然谷簾卓然非惠山所及則亦不可誣也水在廬山景德觀晚別諸人連夕在山中極寒可擁爐比還舟秋暑殊未艾終日揮扇

十一日解舟吳發幹約待虔州書因小留江口望廬山自到江州至是凡十日皆晴秋高氣清長空無纖雲甚宜登覽亦客中可喜事也泊赤沙湖口東北望猶見廬山老杜潭州道林詩云殿脚插入赤沙湖此湖當在湖南然岳州華容縣及此皆有赤沙湖蓋江湖間地名多同猶赤壁也

十二日江中見物有雙角遠望正如小犢出沒水中有聲曉泊鱅鱭洑隔江大山中有火兩炬若燈閃閃久之問舟人皆不能知或云蛟龍之目或云靈芝丹藥光氣不可得而詳也

十三日至富池昭勇廟以壺酒特豕謁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神神吳大帝時折衝將軍甘興霸也興霸嘗爲西陵太守故廟食于此開寶中既平江南增江淮神祠封爵始封褒國公宣和中進爵爲王建炎中大盜張遇號一

窩蜂擁兵過廟下相率卜珓一珓騰空中不下一珓躍出戶外羣盜惶恐引去未幾遂敗大將劉光世以聞後詔加封岳飛爲宣撫使大葺祠宇江上神祠皆不及也門起大樓曰卷雪有釘洲正對廟故廟雖俯大江而可泊舟釘洲者以銳下得名神妃封順祐夫人神二子封紹威紹靈侯神女封柔懿夫人皆有像而後殿復有王與妃像偶坐祭享之盛以

夜賽日廟祝歲輸官錢千二百緡則神之靈
可知也舟人云若精虔致禱則神能分風以
應往來之舟廡下有關雲長像雲長不應祀
於興甯之廟者豈各忠所事神靈共食皆可
以無媿耶微寞自祠後步至旌教寺寺爲酒
務及酒官廨像設欽置一屋盡逐去僧輩亦
事之已甚者富池蓋隸興國軍
十四日曉雨過一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

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抛大江遇一木栰廣
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
犬臼碓皆具中爲阡陌相往來亦有神祠素
所未覩也舟人云此尚其小者耳大者於栰
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復能入夾但
行大江而已是日逆風挽船自平旦至日昳
纔行十五六里泊劉官磯旁蘄州界也兒輩
登岸歸云得小徑至山後有陂湖渺然蓮芰

[illegible]數家夕陽中蘆藩茅舍
[illegible]致而寂然無人聲有大梨欲買之不
可得湖中小艇采菱呼之亦不應更欲窮之
會[illegible]旁設機疑有虎狼遂不敢往劉官磯
者傳云漢昭烈人吳嘗檥舟于此晚觀大黿
浮沉水中
十五日微陰西風益勁挽船尤艱自富池以西
沿江之南皆大山起伏如濤頭山麓時有居

民往往作棚持弓矢伏其上以伺虎過龍眼
磯江中奔石可畏磯旁山上有龍祠晡後得便
風次蘄口鎮居民繁錯蜀舟泊岸下甚衆監
稅秉義郎高世棟來[illegible]在京口識之言此鎮
歲課十五萬緡爲[illegible]歲課二十六萬緡[illegible]與
諸子登岸臨大江觀月江面遼與天接月影
入水蕩搖不定正如金虬動心駭目之觀也
是日買熟藥於蘄口市藥肆中皆有煎煮所

史203-070

須如薄荷烏梅之類此等皆容中不可倉卒
求者藥肆用心如此亦可嘉也

陳眉公訂正入蜀記卷之二 終

陳眉公訂正入蜀記卷之三

宋 陸 游務觀 著
明 沈 麟禎虎丞
沈德先天生 同校

十六日過新野夾有石瀨茂林始聞秋鶯沙際水牛至多往往數十爲羣吳中所無也地屬興國軍大治縣當是土產所宜爾晚過道士磯石壁數百尺色正青了無竅穴而竹樹迸

根交絡其上蒼翠可愛自過小孤臨江峯嶂無出其右磯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漁父辭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者李太白送弟之江東云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船必在荊楚作故自中路之句張文潛云危磯插江生石色聳青玉殆爲此山寫眞又云已逢嫵媚散花峽不泊艱危道士磯盖江行惟馬當及西塞最爲湍險難上拋江泊散花洲洲與西塞相

史203 071

直雨一夕月猶未極圓蓋望正在是夕空江
萬頃月如紫金盤自水中涌出平生無此中
秋也
十七日過回風磯無大山蓋江濱石崩耳然水
急浪湧舟過甚艱過蘭溪東坡先生所謂山
下蘭芽短浸谿者買鹿肉供膳晚泊巴河口
距黃州二十里一市聚也有馬祈寺吳大帝
刑馬壇傳云吳攻壽春刑白馬祭江神於此

自蘭谿而西江面尤廣山自平遠兩日皆逆
風舟人以食盡欲來巴河糴米極力牽挽日
皆行八九十里蘇黃門適高安東坡先生送
至巴河即此地也張文潛亦有巴河道中詩
云東南地缺天連水春夏風高浪卷山
十八日食時方行晡時至黃州州最僻陋少事
杜牧之所謂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然自
牧之王元之出守又東坡先生張文潛謫居

遂爲名郡治臨皋亭東坡先生所嘗寓與秦
少游書所謂門外數步即大江是也煙波渺
然氣象疏豁見知州右朝奉郎直祕閣楊由
義通判右奉議郎陳紹復州治陋甚廳事僅
可容數客倅居差勝晚移舟竹園步蓋臨皋
多風濤不可夜泊也黃州與樊口正相對東
坡所謂武昌樊口幽絕處也漢昭烈用吳魯
子敬策自當陽進住鄂縣之樊口即此地也

十九日早遊東坡自州門而東岡壟高下至東
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壟頗高有屋三
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頗雄四
壁皆畫雪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
杖是爲雪堂堂東大柳傳以爲公手植正南
有橋榜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
其下初無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止片石
布其上近輒增廣爲木橋覆以一屋頗敗人

意東一井曰暗井取蘇公詩中走報暗井出
之句泉寒熨齒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與
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爲一郡之最
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竹林古氏
故物號南坡今已殘伐無幾地亦不在古氏
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亦蘇公所嘗寓兵火
之餘無復遺迹惟進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
時氣象也郡集於棲霞樓樓本太守閭丘孝終

公顯所作蘇公樂府云小舟橫截春江臥看
翠壁紅樓起正謂此樓也下臨大江煙樹微
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樓頗華潔先是郡有
慶瑞堂謂一故相所生之地後毀以新此樓
酒味殊惡蘇公齋湯蜜汁之戲不虛發郡人
何斯舉詩亦云終年飲惡酒誰敢憎脊郵然
文潛乃極和黃州酒以爲有京師之風無過
者久其詩云我初謫官時齊閤司酒帥門此

奴飲徒珊給酒養眞去國一千里齊安酒最
醇夫火前得雨仰藏天公仁並文潛謫黃時
適有佳匠乎衢小徑緣州宅之後至竹樓規
模甚陋不知當三元之時亦止此耶樓下稍
東即赤壁磯亦茅岡爾略無艸木故韓子蒼
待制詩云豈有危巢與栖鶻亦無陳迹但飛
鷗此磯圖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操
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質李太白赤壁

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
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
之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
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子
蒼云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直指爲公瑾之赤
壁矣又黃人實謂赤壁曰赤鼻尤可疑也曉
復移舟來閑步又遠竹園二四里蓋黃州臨
大江了無港澳可泊或云舊有澳郡官厭過

史203-073

客故塞之

二十日曉離黄州江平無風挽船正自赤壁磯下過多奇石五色錯雜粲然可愛東坡先生怪石供是也挽行十四五里江面始稍狹隔江岡阜延袤竹樹葱蒨漁家相映幽邃可愛復出大江過三江口極望無際泊戚磯港

二十一日過雙柳夾回望江上遠山重複深秀自離黄雖行夾中亦皆曠遠地形漸高多種菽粟蕎麥之屬晚泊楊羅洑大隄高柳居民稠衆魚賤如土百錢可飽二十口又皆巨魚欲覓小魚飼猫不可得

二十二日平旦微雨過青山磯多碎石及淺灘晚泊白楊夾口距鄂州三十里陸行止十餘里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軍人也

二十三日便風掛帆自十四日至是始得風食時至鄂州泊稅務亭賈船客舫不可勝計銜

尾不絶者數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詩云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蓋此郡自唐爲衝要之地發州兵來參見知州右朝奉郎張郯之彥轉運判官右朝奉大夫謝師稷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吳所都武昌乃今武昌縣此州在吳名夏口亦要害故周公瑾求以精兵進住夏口

而晉武帝亦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也自江州至此七百里泝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文公云盆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蓋退之未嘗行此路也

二十四日早謝漕招食於漕園光華堂依山亭館十餘不甚葺晚郡集於奇章堂以唐牛思黯嘗爲武昌節度使也

二十五日觀大軍教習水戰大艦七百艘皆長二三十丈上設城壁樓櫓旗幟精明金鼓鞺鞳破巨浪往來捷如飛翔觀者數萬人實天下之壯觀也

二十六日與統紵司遊頭陀寺寺在州城之東隅石城山山繚繞如伏蛇自西亘東因其上爲城缺壞僅存州治及漕司皆依此山寺毀於兵火汴僧舜廣住持三十年興葺略備有

方丈西北躡支徑至絕頂舊有奇章亭今已廢四顧江山井邑歷歷有遺者李太白江夏贈韋南陵詩云頭陀雲外多僧氣正謂此寺也黃魯直亦云頭陀全盛時宮殿梯空級藏殿後有南齊王簡棲碑唐開元六年建蘇州刺史張庭圭溫玉書韓熙載撰碑陰徐鍇題額最後云唐歲在巳巳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鄂州事揚州忠重立前鄂州唐年縣王濟

秘書省正字韓蒦書碑陰云乃命猶子蒦正其舊本而刊焉之以是知蒦爲熙載兄弟之子也碑字前後一手又作溫字不全蓋南唐尊徐溫爲義祖而避其名則此碑蓋蒦重書也碑陰又云皇上鼎新文物敎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按此碑立於巳巳歲當皇朝之開寶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

熙載大臣不以覆亡爲懼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敎被華夷固已可怪又以窮佛旨舉遺文及興是碑爲盛誇誕妄謬眞可爲後世發笑然熙載死李主猶恨不及相之君臣之惑如此雖欲久存得乎唐制節度使不在鎭而以副大使攝留後者任則云知節度事此云知軍州事蓋漸變也唐年縣本故唐時名梁改曰隰夏後唐復舊又改臨江然歷五代鄂

州未嘗屬中原皆遵改耳故此碑開寶中建
而猶曰唐年也至江南平始改崇陽云簡棲
為此碑駢儷卑弱初無過人世徒以載於文
選故貴之耳自漢魏之間駸駸為此體極於
齊梁而唐尤貴之天下一律至韓吏部柳柳
州大變文格學者翕然慕從然駢儷之作終
亦不衰故熈載錯號江左辭宗而拳拳於簡
棲之碑如此本朝楊劉之文擅天下傳夷狄

亦駢儷也及歐陽公起然後掃蕩無餘後進
之士雖有工拙要皆近古如此碑者今人讀
不能終篇已坐睡矣而況効之乎則歐陽氏
之功可謂大矣若魯直云雅有簡棲碑文章
爛然立蓋戲也
二十七日郡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
曰黃鶴山制度閎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為
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湖
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下闞南湖
荷葉彌望中為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兩旁
有水閣極佳但以賣酒不可往山谷云凭欄
十里芰荷香謂南湖也是日早微雨晚晴
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訪黃鶴
樓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
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唐
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

湖詩序云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
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于江
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
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為軍太白詩云誰
道此水廣狹如一疋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
陽縣大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形容最妙黃
魯直肯征江夏縣睡起漢陽城亦此意老杜
有公安送李晉肅入蜀余下沔鄂及登舟將

適漢陽詩而卒於耒水可恨也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禕飛升於此後忽乘黃鶴來歸故以名樓號為天下絕景崔顥詩最傳而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可想見其地樓榜李監篆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詩云

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漢陽門遊仙洞止是石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常啓洞出遊老兵遇之得黃金數餅後化為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皆

會也有道人蘄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南即石鏡山麓巉頑石也色黃亦皴駁了不能鑒物可謂浪得名者由江瀆堤上還船民居市肆數里不絕其間復有巷陌往來憧憧如織蓋四方商賈所集而蜀人為多

二十九日早有廣漢僧世全左綿僧了證來附從人舟日昳移舟江口回望堤上樓閣重復燈火歌呼夜分乃已招醫趙箴為靈照視脈

三十日黎明離鄂州便風掛帆沿鸚鵡洲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洲蓋禰正平被殺處故太白詩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敢生梁王僧辯擊郢陵亦繕舟至鸚鵡洲即此地也自此以南為漢水禹貢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者水色澄澈可鑒太白云楚水清若空蓋言此也過新潭[illegible]金雞洑磯不甚高而石皆橫裂如[illegible]

史203 077

洪中有聚落如小縣出鱘魚居民率以賣鮓
爲業小晚泊通濟口自此入沌沌讀如篆字書
云水名在江夏過九月則沌涸不可行必由
巴陵至荊渚
九月一日始入沌實江中小夾也過新潭有龍
祠甚華潔自是遂無復居人兩岸皆葭葦彌
望謂之百里荒又無挽路舟人以小舟引百
丈入夜財行四十五里泊叢葦中平時行舟
多於此遇盜通濟巡檢持兵來警邏不寐達
旦
二日東岸葦稍薄缺時見大江渺瀰葢巴陵路
也晡時次下郡始有二十餘家皆業漁釣蘆
藩茅屋宛有幽致魚尤不論錢自此始復有
挽路登舟背望竟陵遠山泊白臼有莊居數
家門外皆古柳侵雲
三日自入沌食無菜是日始得菘及蘆服然不

甚廉服皆以業而已過八疊洑口皆有民居
晚泊歸子保亦有十餘家多桑柘楡柳
四日早始解舟舟人云自此陂澤深阻虎狼
出沒未明而行則挽卒多爲所害是日早見
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
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工
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
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葢如此因問
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
即攤錢也則攤錢之爲博亦佰矣過綱步有
二十餘家在夕陽高柳中短籬曬罾小艇往
來正如畫圖所見沌中之最佳處也泊畢家
池地勢爽塏居民頗衆有一二家雖茅茨結
廬而窻戶整潔藩籬堅壯舍旁有果園甚盛
葢亦一聚之雄也與諸子及二僧步登岸遊
廣福永固寺闃然無一人東偏白雲軒前橙

史203 078

方結實雖小而極香柑與烹茶破橙抵莫乃還舟中畢家池蓋屬復州玉沙縣滄浪鄉云

五日泊紫滑

六日過東場並水皆茂竹高林㕍淨如掃雞犬間暇鳧鴨浮沒人往來林樾間亦有臨渡喚船者使人悅然如造異境舟人云皆村豪園廬也泊雞鳴

七日泊湛江

八日早次江陵之建寧鎮蓋沌口也晉王澄棄荊州別駕郭舒不肯從澄下乃留屯沌口陳侯安都討王琳至沌口皆此地也阻風大魚浮水中無數凡行沌中七日自是泛江入石首縣界夜觀隔江燒蘆場煙焰亘天如火城光照舟中皆赤

九日早謁后土祠道旁民屋苫茅皆厚尺餘整潔無一枝亂掛帆拋江行三十里泊塔子磯江濱大山也自離鄂州至是始見山買羊置酒蓋村步以重九故屠一羊諸舟買之俄頃而盡求菊花於江上人家得數枝芬馥可愛為之頹然徑醉夜雨極寒始覆絮衣

十日阻風雨遣小舟橫絕江而至對岸買肉食得大魚之半又得一烏牸雞不忍殺畜於舟中俄有村翁持芰前一束來餉不肯受直遣人先之矣晚晴開船窗觀月

十一日舟行望西南一角水與天接舟人云是為潛軍港古常潛軍伺敵於此還見港中有兩點正黑疑其遠樹則下不屬地久之漸近可辨蓋二千五百斛大舟也又有水禽雙浮江中色白類鵝而大楚人謂之天鵝飛鵝絕高有弋得者味甚美或曰即鵠也泊三江口水淺舟行甚艱自此遂不復有山太白詩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蓋荊渚所作也

十二日過石首縣不入石首自唐始爲縣在龍
蓋山之麓下臨漢水亦形勝之地杜子美有
送石首薛明府詩即此邑也泊藕池
十三日泊柳子夜過全證二僧舟中聽誦梵語
般若心經此經惟蜀僧能誦
十四日次公安古所謂油口也漢昭烈駐軍始
更今名規模氣象甚壯兵火之後民居多茅
竹然茅屋尤精緻可愛井邑亦頗繁富米斗

六七十錢知縣右儒林郎周謙孫來湖州人
遊二聖報恩光孝禪寺二聖謂青葉髻如來
婁至德如來也皆示鬼神力士之形高二丈
餘作威猛之狀可畏正殿中爲釋迦右爲青葉
髻如來左爲婁至德號二聖三像皆南面
予按藏經騎字函婆羅浮殊童子成道爲青
葉髻如來青葉髻如來再出世爲婁至如來
則二如來本一身耳有碑言邑人一夕同夢
二神人言我青葉髻婁至德如來也有二巨
木浮江下我所運者俟郡行者來令刻爲我
像已而果有人自稱郡行者又善肖像邑人
欣然請之像成人皆謂酷類所夢然碑無年
月不知何代也長老洲琳南平軍人寺後有
廢城猶築尚有闕獨謂之呂蒙城然老杜乃
曰地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若玄德子明皆
屯於此也老杜曉發公安詩注云數月憩息

此縣按公移居公安詩云水煙通徑草秋露
接園葵而留別公安太易沙門詩云沙村白
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則是以秋至此
縣暮冬始去其曰數月憩息蓋爲此也泊油
節亭鸛鶴低飛往來竟日不去
十五日周令說縣本在近北枕漢水沙虛岸摧
漸徙而南今江流乃昔市邑也又云縣有五
鄉然共不及二千戶地曠民寡如此民耕尤

[illegible]歲歲增築不止晚携家再遊二
聖寺衆寮有維摩刻木像甚佳云沙市工人
所爲也方丈西有竹軒頗佳珠老説五祖法
演禪師初住四面山孑然獨處凡二年始有
一道士來問道乃請作知事又三年僧寶艮
來與道士朝夕叅叩皆得法於是演公之道
稍爲人知而四方學者始稍有至者雖其後
門人之盛稱天下然終身不過數十衆珠開
此於其師老菴頴禪師荆州絕無禪林惟二
聖而已然蜀僧出關必走江浙回者又已自
謂有得不復參叩故諺云下江者疾走如煙
上江者鼻孔撩天徒勞他二佛打供了不見
一僧坐禪
十六日過白湖湫然無津抛江至升子鋪有天
鵝數百翔泳水際日入泊沙市自公安至此
六十里自此至荆南陸行十里舟不復進矣

老杜詩云買薪猶白帝鳴艣已沙頭劉夢得
云沙頭檣干上始見春江濶皆謂此也
十七日日入後遷行李過嘉州趙青船盖入峽
船也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則與
蜀人爲婚姻者也
十八日見知府資政殿學士劉恭父珙通判右
奉議郎權嗣衍左宣教郎陳孺荆南圖經以
爲楚之郢都梁元帝亦嘗都焉唐爲江陵府
荆南節度今因之然牧守署銜但云知荆南
軍府與本與河陽正同初無意義但沿舊而
已
十九日郡集於新橋馬監監在西門外四十里
自出城即黃茅彌望每十餘里有村墟數家
而已道遇數十騎從獵獲狐兎皆繫鞍上問
鮮猎艸而倣云襄陽軍人也是日極寒如窮
冬土人云此月初已嘗有雪

二十日倒檣竿立[redacted]牀蓋上峽惟用[redacted]及百丈不復張帆矣百丈以巨竹四破爲之大如人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redacted]六枝百丈兩車

二十一日劉帥丁內艱分迓兵之半負擔與自山路先歸夔州是日重霧四塞

二十二日五鼓赴能仁院建會慶節道場中夜後舟人祀峽神屠一豨

二十三日奠劉帥母安定郡太夫人卓氏劉帥受吊禮與吳人同

二十四日見左朝奉郎湖北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牛達可右奉議郎安撫司幹辦公事湯衡右朝奉郎安撫司幹辦公事趙蘊

二十五日右文林郎知歸州興山縣高邵來

二十六日修船始畢骨肉入新船祭江瀆廟用壺酒特豕廟在沙市之東三四里神曰昭靈孚應威惠廣源王蓋四瀆之一最爲典祀之正者然兩廡淫祠尤多蓋荊楚舊俗也司法參軍右迪功郎王師點錄其叔祖君儀特制訟卦講義來君儀嚴州人師事先大父精於易然遺書不傳講義止存一篇而已然亦其少作也

[illegible]用公訂正入蜀記卷之三終

史203 082

陳眉公訂正入蜀記卷之四

宋陸　游務觀　著
明　沈儆炌虎丞
　　沈德先天生　同校

二十七日解舟擊鼓鳴鉦舟人皆大譟擁堤觀者如堵牆泊新河口距沙市三四里蓋蜀人修船處

二十八日泊方城有嘉州人王百一者初應募為船之招頭招頭蓋三老之長顧直差厚每祭神得胙肉倍衆人既而船戶趙清改用所善程小八為招頭百一失職怏怏又不決去遂發狂赴水予急遣人救之流一里餘三沒三踊僅得出一招頭得喪能使人至死況大於此者乎

二十九日阻風

十月一日過瓜州壩倉頭百里洲泊沱澁皆聚落竹樹鬱然民居相望亦有村夫子聚徒教授羣童見船過皆挾書出觀亦有誦書不輟者沱江別名詩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也澁則爾雅所謂春夏秋有水冬無水曰澁也

二日泊挂林導全證二僧陸行來云沿路民居大抵多四方人土著財十一也舟人殺豬十餘口祭神謂之開頭

三日舟人分扑行差晚與兒輩登堤觀蜀江乃知李太白荊門望蜀江詩江色綠且明為善狀物也但新塔子磯至是始望見巴山山在松滋縣泊潼子口蓋松滋枝江兩邑之間松滋晉縣自此入蜀江枝江縣古羅國地近江陵九十九洲在焉昔柳約之羅述[illegible]桓玄死自白帝至枝江即此地也歐陽文忠公有枝江山行五言二十四韻蓋文忠[illegible]

陵路自此陸行至峽州故其望州坡詩云嶇
嶇幾日山行倦却喜坡頭見峽州灘子口一
名松滋渡劉賓客有詩云巴人淚應猿聲落
蜀客船從鳥道回
四日過楊木寨蓋松滋有四寨曰楊木車羊高
平稅家云泊龍灣
五日過白羊市蓋峽州宜都縣境上宜都唐縣
也謁張文忠公天覺墓廢伐墓木橫道幾不
可行天覺之子直龍圖閣茂已卒二孫一有
官病狂易一白丁也初作墓江濱已而不果
葬改葬山間今墓是也而舊墓亦不復毀啓
隧皆出入中可容數十人坐有道人結屋其
旁守之道人出一石刻艸書云莫將外物譁
奇寶須問眞師決永鈐寄入瓊張子高鍾離
權始自王屋遊都下弟子浮玉山人來乞此
字今又將西還丹元子再請書卷之末紹聖

元年仲冬望日權即世所謂鍾離先生子高
即天覺丹元子即東坡先生與之酬倡者後
有魏泰道輔跋云天覺修黃籙醮法成浮玉
山人留之曰上天錄公之功爲須彌山八瓊
洞主宜刻印謝帝而佩之天覺不以爲信故
浮玉又出鍾離公書爲證後丹元子又爲天
覺求書卷末又有[illegible]者跋云天覺舟過眞
州方出游有布衣[illegible]者徑入舟中索筆大
書洞人吕洞賓來謁張天覺十字擲筆即去
而天覺適歸[illegible]求之竟莫知眞州人云親見之
賓淸樓壁間有詩一篇云秋風十驛望台
星却見冰壺照坐淸霖雨已回公且駕從須
聊聽那王筆三朝元老心方壯四海蒼生耳
已傾白髮故人來一別那能林下看升平蓋
魏道輔贈天覺詩後人所題者唐丘夫人
亦有一詩不何云無[illegible]何與招[illegible]

宜都知縣右文林郎呂大辨來泊赤崖

六日過荊門十二碚皆高崖絕壁嶄巖突兀則峽中之險可知矣過碚望五龍及蟂磯山崖壁正如夏雲之奇峯荊門者當以險得名碚上有石穴正方高可通人俗謂之荊門則妄也晚至峽州泊至喜亭下峽州在唐為硤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為陝州元豐中郎官何洵直建言陝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

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兩入）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夾從兩人）偏旁不同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貽將朝士之譏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至喜亭記歐陽公撰黃魯直書

七日見知州右朝奉大夫葉安行字履道以小舟游西山甘泉寺竹橋石磴甚有幽趣有澡練洗山二亭下臨江山頗疎豁法堂之右小徑數十步至一泉曰孝婦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然歐陽文忠公不以為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又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峯蔽綠蘿初讀之但謂孤峯蒙藤蘿耳及至此乃知山下為綠蘿溪也又至漢景帝廟及山東寺景帝不知何以有廟於此歐陽公為令時有祈雨文在集中東山寺亦見歐陽公詩距望京門五

里寺外一亭臨小池有山如屏環之頗佳亭前冬青及柏皆百餘年物遂至夷陵縣令見縣左從政郎胡振[illegible]事東至喜堂郡守朱虞部為歐陽公所築者已焚壞柱礎尚存規模頗雄深又東則祠堂亦簡陋肖像殊不類可歎聽事前一井相傳為歐陽公所浚水極甘爽為一郡之冠井旁一柳合抱亦傳為公手植晚郡集於楚塞樓遍歷爾雅臺錦讀亭六

前海棠二本亦百年物謝公堂者圖經以為
郭景純註爾雅於此又有絳雪亭取歐陽公
千葉紅梨詩而紅梨已不存矣
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峰萬嶂有
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
有橫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洼者有罅者
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彫西望
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溪也歐陽

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灘山
更多即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
躡石磴二里其險處不可著腳洞大如三間
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陰黑峻崄尤可畏繚山
腹偪仄後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
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
鍾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
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

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
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判官丁下
又缺數字丁者寶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
字亦彷彿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
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削石僅作刻
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檝同道人唐履來
遊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
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

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洞石碑峽石
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略無少異
九日微雪過扇子峽重山相掩正如屏風扇疑
以此得名登蝦蟆碚水品所載第四泉是也
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絕類而背脊疱
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
得一洞穴石色綠潤泉泠泠有聲自洞出垂
蝦蟆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巖嶺有

史203 086

積雪前洞中温然如春稽洞相對稍西有一峯孤起傍雲名天柱峯自此山勢稍平然江岸皆大石堆積彌望正如浚渠積土狀晚次黄牛廟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菜者甚衆其中有婦人皆以青斑布帕首然頗白皙語音亦頗正茶則皆如柴枝草葉苦不可入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

過乃不甚覺蓋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于此門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小屋覆之其右馬無左耳蓋歐陽公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類符篆葉葉不同兒童亦求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其詞曰壯哉黄牛有大神力輦聚巨石百千萬億劍戟崩牙碌硊江側跳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脅舟人跋疐失色封牢醲酒千載廟食張公之意似謂神聚石纏流以脅人求祭饗使神之用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十日早以特豕壺酒祭靈感廟遂行過鹿角虎頭史君諸灘水縮已三之二然湍險猶可畏泊城下歸州秭歸縣界也與兒曹步沙上回

望正見黄牛峽廟後山如屏風疊嶂插天第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赤黄前有一人如着帽立者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之晡至白沙市慈濟院見主僧志堅問地名城下之由云院後有楚故城今尚在因相與訪之城在一岡阜上甚小南北有門前臨江水對黄牛峽城西北一山蜿蜒回抱山上有伍子胥廟大抵自荊以西子胥廟至多城下

[illegible]瀦山之拆

十一日過達洞灘灘惡與骨肉皆乘轎陸行過灘灘際多奇石五色粲然可愛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猶見黃牛峽廟後山太白詩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蓋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

黃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歐陽公自荊渚赴夷陵而有下牢三游及蝦蟇碚黃牛廟詩者蓋在官時來游也故憶夷陵山詩云憶嘗祗吏役鉅細悉經覽其後又云荒煙下牢戍百仞寒溪漱蝦蟇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猨狖是晚泊馬肝峽口兩山對立修聳摩天略如廬山江岸多石百丈縈絆極難過夜小雨

十二日早過東奔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絕處有石下垂如肝故以名峽其傍又有獅子巖巖中有一小石蹲踞張頤若艸被之正如一青獅子微泉泠泠自巖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嘗嘗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峯孤起秀麗略如小孤山晚抵新灘登岸宿新安驛夜雪

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為石所損急遣人往拯之僅不至沉然鋸石穿

船底牢不可動蓋舟人載陶器多所致新灘兩岸南曰官漕音平北曰龍門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銳石故為峽中最險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舟人冒利以至此可為戒云遊江瀆北廟廟正臨龍門其下石罅中有溫泉淺而不涸一村賴之婦人汲水皆背負一全木盎長二尺下有三足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東盎

背上而去大抵峽中負物率著背又多婦人
不獨水也有婦人負酒賣亦如負水狀呼買
之長跪以獻未嫁者率爲同心髻高二尺插
銀釵至六隻後插大象牙梳如手大
十四日留驛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瀆
南廟新修未畢有一碑前進士曾華旦撰言
因山崩石壅成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
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尚書都官員

外郎趙誠聞于朝疏鑿之用工八十日而灘
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絶於天聖中至是
而復通然灘害至今未能悉去若乘十二月
正月水落石盡出時亦可併力盡鑿去鑿石
然灘上居民皆利於敗舟賤賣板木及滯留
買賣必搖沮此役不則賂石工以爲石不可
去須斷以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敗皆失
於重載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則過者必自

戒此二者皆不可不講當以告當路者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
治遂移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興山口肩
輿遊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
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美錄於水品色碧如
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里餘洞門小纔袤丈
既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
宮殿中有石成幢蓋幡旗芝草竹笋仙人龍

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其絶異者
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
巖竇無能及者有熙寧中謝師厚岑巖起題
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敘此洞本末云唐天
寶中獵者始得之比歸已夜風急不可秉燭
炬然月明如晝兒曹與全師皆杖策相從殊
不覺崖谷之險也
十六日到歸州見知州右奉議郎賈選子公通

判官皁奉郎陳端彦民瞻館於報恩光孝寺距城一里許蕭然無僧歸之為州纔三四百家負臥牛山臨江州前即人鮓甕城中無尺寸平土灘聲常如暴風雨至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間然地比歸州差平或云楚始封於此山海經及啓封孟除於丹陽城郭璞注云在秭歸縣南疑即此也然史記成王封熊繹於丹陽裴駰乃云在枝江未詳孰是

十七日郡集於望洋堂玩芳亭亦皆沙石帶[illegible]之地賈守云州倉歲收秋夏二料麥粟粇米共五千餘石僅比吳中一下戶耳

十八日初得艤船差小然底闊而轉於上灘為便

十九日郡集於歸鄉堂欲以是晚行不果訪米玉宅在秭歸縣之東今為酒家舊有石刻米玉宅三字近以為人避太守家諱去之故遂

由此失傳可惜也

二十日早離歸州出巫峰門過天慶觀少留觀唐天寶元年碑載明皇夢老子事巴東太守劉瑫所立字畫頗清逸碑側題當時郡官吏胥姓名字亦佳又有周顯德中荊南判官孫光憲為知歸州高從誨所立碑從讓蓋南平王家子弟光憲亦知名國史有事迹蓋五代時歸峽皆隸荊渚也殿前有栢數百年物觀下即吒灘亂石無數飯于靈泉寺遂登舟過業灘亦名灘也水落舟輕俄頃遂過

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至險也晚泊巴東縣江山雄麗大勝秭歸但井邑極於蕭條邑中纔百餘戶自令廨而下皆茅茨了無片瓦權縣事秭歸尉右迪功郎王康年尉兼主簿右迪功郎杜德先來皆蜀人也謁寇萊公祠堂登秋風亭下臨江山是日

重陰微雪天氣飂飀復觀亭名使人悵然始有流落天涯之歎遂登雙柏堂白雲亭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複秀麗可愛白雲亭則天下幽奇絕境羣山環擁層出間見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冷入人骨其下是爲慈溪奔流與江會予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

縣廨聽事之後巴東了無一事爲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其樂無涯而闕令動輒二三年無肯補者何哉

二十二日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絕高處人迹所不可至然仿佛若有欄楯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過三分泉白山竇中出止兩泒俗云三泒有年兩泒中熟一泒或絕流儀櫂泊疲石夜雨

二十三日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峰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宜爲仙真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峯頂山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書于此壇

上觀十二峯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峰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裴徊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夔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羣烏幸胙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烏不知其故泊清水洞〻極深後門自山後出但黑闇水流其中鮮能入者歲旱祈雨頗應權知巫山縣左文林郎井徵之尉右迪功郎

文[illegible]叢來

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綫盤屈至絕頂謂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黃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攜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即謂此也縣廨有故鐵盆底鋭似半甕狀極堅厚銘在其中蓋漢永平中物也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玩有石刻魯

直作盆記大略言建中靖國元年予弟叔向嗣直是涪陵尉攝縣事予起戎州來寓縣廨此盆舊以種蓮余洗滌乃見字云遊楚故離宮俗謂之細腰宮有一池亦當時宮中燕遊之地今湮沒略盡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有將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趺陷入地碑傾前欲壓字纔半存

二十五日晡後至大溪口泊舟出美梨大如升

二十六日發大溪口入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霄漢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匹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灧澦堆〻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于堆數十丈肩輿入關謁白

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所立庭中石筍有黃魯直建中靖國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爲賦詩者已毀今堂近歲所築亦甚宏壯自關而東即東屯少陵故居也

二十七日早至夔州〻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爲州倉而州治在宮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顏所徙

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隘無復形勢任廢之
西故一曰瀼西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
瀼云州東南有八陣磧孔明之遺迹碎石行
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磧上水数十丈比退陣
石如故

校訂正入蜀記卷之四 終

史203-093

西使記一卷

（元）劉郁撰

明刻歷代小史本

西使記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元劉郁撰。郁，眞定人。是書記常德西使皇弟錫里庫軍中往返道途之所見。王惲嘗載入玉堂雜記中。此蓋別行之本也。元史憲宗紀，二年壬子秋，遣錫喇征西域蘇丹諸國，是歲錫喇薨。三年癸丑夏六月，命諸王錫里庫及烏蘭哈達帥師征西域法勒噶巴哈台等國。八年戊午，錫里庫討回回法勒噶巴平之，擒其王，遣使來獻捷。考世系表，睿宗十一子，次六曰錫里庫，而諸王中別無錫喇。郭侃傳侃壬子從錫里庫西行，與此記所云壬子歲皇弟錫喇統諸軍奉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者相合。然則錫喇卽錫里庫。因元史爲明代所修，故譯音訛舛，一以爲錫喇，一以爲錫里庫，誤分二人。而憲宗紀二年書錫喇薨，三年重書錫里庫西征，遂相承誤載也。此記言常德西使在己未正月，蓋錫里庫獻捷之明年。所記雖但據見聞，不能考證古蹟，然亦時有異聞。郭侃傳所載與此略同，惟譯語時有譌異耳。我

皇上神武奮揚，戡定西域，崑崙月窟，盡入版圖，計常德所經，今皆在屯田列障之內，業已

欽定西域圖志，昭示億齡，郁所紀錄，本不足道。然據其所述，亦足參稽道里，考證古今之異同，故仍錄而存之也。

西使記

元劉郁撰

壬子歲皇弟旭烈統諸軍奉詔西征凡六年拓境幾萬里巳未正月甲子常德字仁卿馳驛西覲自和林出兀孫中西北行一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地極高寒雖暑酷雪不消山石皆松文西南七日過瀚海行三百里地漸下有河闊數里曰昏木輦夏漲以舟楫濟數日過龍骨河復西北行與別失八里南以相直近五百里多漢民有二麥黍穀河西注潴為海約千餘里曰乞則里八寺多魚可食有碾磑亦以水激之行漸西有城曰業瞞又西南行過孛羅城所種皆麥稻山多柏不能株絡石而長城居肆囿間錯土屋牕

戶皆琉璃城北有海鐵山風出往往吹行人墮海中西南行二十里有關曰鐵木兒懺察守關者皆漢民關徑崎嶇似棧道出關至阿里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貫有諸果唯瓜蒲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又南有赤木兒城居民多并汾人有獸似虎毛厚金色無文善傷人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蒲萄酒吐則解有嗒酒孛羅城迤西金銀銅為錢有文而無孔方至麻阿中以馬牽拖床遞鋪負重而行疾或曰乞里乞四易馬以犬二月二十四日過亦堵兩山間土平民夥溝洫映帶多故壘壞垣問之蓋契丹故居也計其地去和林萬五千里而近有河曰亦運流洶洶東注土人云此黃河也二十八日過塔剌寺三月一日過賽藍城有浮圖諸回紇祈拜之所三日過別石蘭諸回紇貿易如上巳節四日過忽章河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山地多產玉疑為崑崙山以西多龜蛇行相雜郵亭客舍甃如浴室門戶皆以琉璃飾之民賦歲止輸金錢十文然貧富有差八日過挼思干城大而民繁時群花正開唯梨花薔薇玫瑰如中國餘多不能名城之西所植皆蒲萄粳稻有麥亦秋種滿地產藥十數種皆中國所無藥物療疾甚效曰阿只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損用豆許嚥之自消曰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傅瘡上即出曰奴哥撒兒形似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傅之自續餘不能盡錄十四日過暗不河夏不雨秋則雨溉田以水地多蝗有鳥飛食之十九日過里丑城其地有桑棗征西奧魯屯駐于此

二十六日過馬蘭城又過納商城草皆苜蓿藩籬以柏二十九日過殢埽兒城滿山皆鹽如水晶狀近西南六七里新得國曰木乃奚牛皆駝峰黑色地無水土人隔山嶺鑿井相沿數十里下通流以溉田所屬山城三百六十已而皆下惟檐寒西一山城名乞都不孤峯峻絕不能矢石丙辰年王師至城下城絕高險仰視之帽為墜諸道並進敵大驚令相大者納失兒來納款已而兀魯兀乃算灘出降算灘猶國王也其父領兵別據山城令其子取之七日而陷金玉寶物甚多一帶有直銀千笏者其國兵皆刺客俗見男子勇壯者以利誘之令手刃父兄然後充兵醉酒扶入窟室娛以音樂美女縱其欲數日復置故處既醒問其所見教之能為刺客死則享福如此因授以經咒曰誦蓋使蠱其心志死無悔也令潛

使未服之國必刺其主而後已雖婦人亦然其木乃奚在西域中最爲兇悍威脅鄰國霸四十餘年王師既克誅之無遺類四月六日過訖立兒城所產蛇皆四跗長五尺餘首黑身黃皮如鯊魚口吐紫艶過阿剌丁城禡咱答兒人被髮率以紅帕勒首衣青如鬼然王師自入西域降者幾三十國有佛國名乞石迷西在印毒西北蓋傳釋迦氏衣鉢者其人儀狀甚古如世所繪達摩像不茹葷酒日啖粳一合所談皆佛法禪定至暮方語丁巳歲取報達國南北二千里其王曰合法里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甓繪其上甚盛王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勝兵四十餘萬西城陷盡屠其民尋圍東城六日而破死者以數十萬合里法以舸走獲焉其國俗富庶爲西域冠宮殿皆以沉檀烏木降眞

爲之壁皆以黑白玉爲之金珠珍貝不可勝計其妃后皆漢人所產大珠曰太歲彈蘭石瑟瑟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千金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主至合法里而亡人物頗秀於諸國所產馬名脫必察合法里不悅以橙漿和糖爲飲琵琶三十六絃初合法里患頭痛醫不能治一伶人作新琵琶七十二絃聽之立解上人相傳報達諸胡之祖故諸胡皆臣服報達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使神胡之祖葬所也師名癖顛八兒房中懸鐵絙以手捫之心誠可及不誠者竟不得捫經文甚多皆癖顛八兒所作轄大城數十其民富實西有密乞兒國尤富地產金人夜視有光處誌之以灰翼日發之有大如棗者至報達六千餘里國西即海海西有富浪國婦人衣冠如世所畫菩薩狀男子胡服皆寢不去衣雖

夫婦亦異處有大鳥駝蹄蒼色鼓翅而行高丈餘食火其卵如升許其失羅子國出珍珠其王名換思阿塔卑云西南海也採珠盛以革囊止露兩手腰絙石墜入海手取蚌并泥沙貯于囊中遇惡蟲以醋噀之即去既得蚌滿囊撼絙舟人引出之往往有死者印毒國去中國最近軍民一千二百萬戶所出細藥大胡桃珠寶烏木雞舌賓鐵諸物國中懸大鐘有訴者擊之司鐘者紀其事及時王官亦紀其名以防姦欺民居以蒲爲屋夏大熱人處水中已未年七月兀林國阿早丁算灘來降城大小一百二十民一百七十萬山產銀黑契丹國名乞里彎王名忽教馬丁算灘聞王大賢亦來降其拔里寺大城獅子雄者鬃尾如纓拂傷人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之怖溺血狼有鬃孔雀如中國畫者惟尾在翅內每日中振

羽香貓似土豹糞溺皆香如麝香鸚鵡多五色風駝急使乘日可千里鶻鴿傳日亦千里珊瑚出西南海取以鐵網高有至三尺者蘭赤生西南海山石中有五色鴉鶻價最高金剛鑽出印毒以肉投大澗底飛鳥食其肉糞中得之撒八兒出西海中蓋瑇瑁之遺精蛟魚食之吐出年深結成價如金其假者即犀牛糞爲之也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龍種馬出西海中有鱗角牝馬有駒不敢同牧被引入海不復出皁鵰一產三卵內一卵生犬灰色而毛短隨母影而走所逐禽無不獲者壠種羊出西海以羊臍種土中溉以水聞雷而生臍系地中及長驚以木臍斷便行齧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又一胡婦解馬語即知吉凶甚驗其怪異等事不可殫紀往返凡一十四月郁曰西域之開始自張騫其土地山川固

在也然世代夐遠國號變易事亦難考今之所謂西海者卽古金
山也印毒卽漢身毒也曰𪈁鳥者卽安息所産大馬爵也咨书兒
卽唐拂菻地也觀其土産風俗可知已又新唐書載拂菻去京師
四萬里在西海上所産珍異之物與今日地里正同蓋無疑也

歷代小史卷之六十七終

兩漢博聞十二卷

(宋)楊侃輯

宋乾道八年胡元質姑孰郡齋刻本(卷一至三配清鈔本)

兩漢博聞十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嘉靖中黃魯曾刊本。不著撰人名氏。案晁公武讀書志、乃宋楊侃所編也。侃錢塘人、端拱中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晚爲知制誥避眞宗舊諱、更名大雅。是編摘錄前後漢書、不依篇第、不分門類、惟節擇其字句故事列爲標目、而節取顏師古及章懷太子註列於其下。凡前漢書七卷、後漢書五卷。雖於史學無關、然較他類書採摭雜說者究爲雅馴。後漢書中閒有引及前漢書者必標顏師古字。而所引梁劉昭續漢志註、乃與章懷註無別。體例未免少疎。至所列紀傳篇目亦往往多有譌舛。然如四皓條下引顏師古註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竟爲四人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棄略、一無取焉云云。明監本漢書註竟佚此條、惟賴此書幸存、則亦非無資考證者矣。

兩漢博聞卷第一

北闕　鳳闕　麒麟閣
靈旗　鐘虡　通權火
承露盤　尸解　陳倉寶雞
北第　東第　甲舍
柱下方書　計相　莫府
部曲　傳校　票姚校尉
金人　鏖兵　部剌史
郡守尉　李法　甲乙帳
綺紈　彀騎　滿籯
丞相更春乃封　上尊酒
處囚　褻衣博帶　櫑具劒
具獄　躧履　借前箸
儋石之祿　雋永　赤松子
黃石書　金匱之計　五宗
紬書　臧獲　士刑
間使　鑿空　邛竹杖
黃金上幣　以斤名金　牢盆
宣室　大鈞　泉布
泰半之賦　閭左　九府圜法

黃頭郎　破觚為圜　椎埋
喉咽　符節臺　結髮
戈船　旁午　梓宮
轀輬車　廟勝　皸瘃
蒲輪　絫息　木彊
瓦合　籍醞　推轂
肺附　除吏　關說
揚推　武庫　建鼓寺
不訾之軀　次骨　睚眦
柄臣　堂皇　伏質
尚方斬馬劒　軺傳　條對
九九　魁柄　文石陛
丹墀　法座　珠璣
印章數五　篇　殿
臥廬　奏廁　三壘
行內　靈壽杖　青蒲
移病　熒惑　印戴
重足一迹　擊劒　筆札
校獵　六玉虯　扈從四校
垂堂　行祖　白屋

羽林　猶豫　予寧三年
除任子令　名田　璇題
并閣 平慮　駮駿　明堂
卞射武戲　待詔 刻漏
北闕 高帝紀
七年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
殿武庫太倉
師古曰未央宮雖南面而尚書奏事謁見之
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此焉是則以北
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于西南兩面
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
理宜然乎
鳳闕　漸臺　井幹 郊祀志五下
柏梁災粵人勇之乃言曰粵俗有火災復起屋
必以大用勝服之于是作建章宮其東則鳳闕
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北治大池漸
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南立神明臺井幹樓
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師古曰勇之粵人名也鳳闕三輔故事云其
闕闌上有銅鳳凰即金雀也如淳曰商中商

庭也師古曰商金也於序在秋故謂西方之
庭謂商庭言廣數十里漸臺漸浸也臺在池
中為水所浸故曰漸臺一音子廉反　揚雄
校獵賦云漸臺泰液注云漸臺在泰液池中
漢宮闕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
恒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井幹俱高五
十丈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
八角張衡西京賦云井幹疊而百層即謂此
樓也幹或作韓其義並同
麒麟閣 蘇武傳二十四
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
其人於麒麟閣
張晏曰武帝獲麒麐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
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闕疏云蕭何造
靈旗 揚雄傳五十七上
雄奏甘泉賦曰樹靈旗
李奇曰欲伐南越告祈太乙畫旗太乙壇上
名靈旗以指所伐之國也
鍾虡 郊祀志五下
甘露元年建章長樂鍾虡銅人皆生毛長一寸

許時以為美祥

師古曰虡神獸名也縣鐘之木刻飾為之名曰虡也　又賈山傳註曰鐘鼓之柎飾為此獸

通權火 郊祀志五上

上宿郊見通權火

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挈皐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火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漢祀五畤於雍五十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　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享宜知早晏故以火為之節度也佗皆類此

承露盤

武帝作柏梁銅柱仙人掌承露盤之屬

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蓋張衡西京賦云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飧必性命之可度也

尸解 郊祀志五上下　後漢王真傳七十二

燕人謂方仙道形解銷化

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如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謂之龍解骨化去應劭曰列仙傳曰崔文子學仙于王子喬喬化為白蜺文子驚引戈擊之俯而見之子喬之尸也須臾則為大鳥飛而去師古曰服張二說是也又後漢書注云尸解者言將登仙假托為尸以解化也

陳倉寶雞 同上　揚雄傳五十之

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城祠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陳寶祠　蘇林曰質如石似肝師古曰陳倉之北阪上城中也云語詞也殷殷聲也云傳聲之詞也野雞亦雉也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上言雄雉下言野雞史駁文也臣瓚曰陳倉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聲雉為之雊　揚雄校獵賦云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

飛豹追天寶應駢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
雌雄
師古曰罕車畢罕之車也聿皇疾貌應劭曰
天寶陳寶也晉灼曰天寶雞頭而人身如淳
曰陳寶神來下時駢然而有聲又有光精也
應劭曰下時窮極山川天地之間然後得雌
雄也師古曰雄在陳倉雌在南陽也故云野
盡山窮也駢音普蒯反

北第夏侯嬰傳十一
乃賜嬰北第第一
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
張衡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啟

東第相如傳二十七下
司馬相如諭蜀文曰邊郡之士急國家之難而
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
為通侯居列東第
師古曰東第甲第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
也

甲舍胡建傳三十七
師古曰甲舍即甲第也　元傳射甲舍門

柱下方書張蒼傳十三
張蒼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板也謂事事在板上者也秦置柱
下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
師古曰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也

計相同上
張蒼為北平侯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
計四歲是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
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
令蒼以列侯居相府主郡國之計者
文穎曰以能計故號曰計相師古曰專主計
籍故號計相如淳曰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
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

莫府李廣傳二十四
李廣莫府省文書
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
曰莫府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
克獲帝就拜大將軍于莫中故曰莫府其名
始于此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
為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

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
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於義乖矣省少也
音所領反
部曲 李廣傳
李廣行無部曲行陳
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
曲大將軍營五部之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
下有軍候一人今廣尚于簡易故行道之中
而不立部曲也
傳校 衛青傳二十五
諸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
奴常護軍傳校獲王
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
以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
之一部為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
校則别為幡耳不名校也
票姚校尉 霍去病傳二十五
去病為票姚校尉
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
名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鷂字

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
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
金人 同上
票騎將軍收休屠祭天金人
如淳曰祭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
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許虯反屠
音儲
鏖兵 同上
票騎將軍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
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
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蘇林曰匈
奴中山關名也李奇曰鏖音麃津名也晉灼
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鏖糟文穎曰鏖音意
曹反師古曰鏖本從金麃聲轉寫訛耳鏖謂
苦擊而多殺也皋蘭山名也言苦戰於皋蘭
山下而多殺虜也晉說文音皆得之今俗猶
謂打擊之甚者曰鏖麃牝鹿也音於求反
部刺史 百官公卿表上
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 不
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州

秩六百石員十三人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刺
史以六條察事 薛宣傳五十三

郡守尉 曹參傳九 百官表七上 後漢桓帝紀永壽元年

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

百官表曰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二年更名郡尉曰都尉建武七年省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永壽元年以太山琅邪二郡寇賊不息置都尉

李法 胡建傳三十七

黃帝李法

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

甲乙帳 東方朔傳三十五

東方朔曰陛下誠能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

應劭曰帳多故甲乙記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興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天子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

綺紈 敘傳七十上

班伯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

晉灼曰白綺之襦氷紈之袴師古曰紈素也綺今細綾也並貴戚子弟之服

彀騎 馮唐傳二十

李牧爲將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

師古曰彀張弩也

滿籯 韋賢傳四十三

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如淳曰籯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滿籯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吾陳人也不聞有此器邪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籯笭也楊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筲爲籯然則筐籠之屬是也今書本籯字或作盈又是滿盈之意蓋兩通也

丞相更春乃封 平當傳四十一

平當爲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

家或謂當不可强起受侯封印為子孫耶當曰
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
為子孫也
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
故先賜關内侯也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
且先賜爵關内侯師古曰李説是也
上尊酒 平當傳
賜當上尊酒
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
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

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
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
耳不必係之米
慮囚 雋不疑傳四十一
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
有所平反活幾何人
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
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音力具反而近俗不
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
音下更反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

古曰幾音居起反
襃衣博帶 同上
雋不疑襃衣博帶
師古曰襃大裾也言著襃大之衣廣博之帶
也而説乃以為朝服垂襃之衣非也
櫑具劍 同上
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
應劭曰櫑具木標首之劍櫑落壯大也晉灼
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
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
此師古曰晉説是也櫑音磊標音匹遥反

具獄 于定國傳四十一
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
躧履 雋不疑傳 後漢崔駰傳四十二
暴勝之躧履迎雋不疑
文穎曰躧音纚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躧謂
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躧音山祭反
崔駰傳侯竇憲蹝履迎門
蹝履謂納履曳之而行言急遽也蹝與躧同
借前箸 張良傳十

張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
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世著明之事籌度今時之不若也師古曰或說非也

儋石之祿 蒯通傳十五
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
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為儋受一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擔負也

雋永 同上
蒯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師古曰雋音字兗反肥肉也永長也言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

赤松子 張良傳
張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
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黃石書 同上
良嘗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上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取履圯下跪進父曰孺子可教遂與期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出一編書曰讀是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下黃石即我也其下乃太公兵法
服虔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沂水也既非沂水服說是矣

金匱之計 孝成趙王后傳六十七下
耿育上疏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
師古曰援引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

五宗 司馬遷傳三十
遷作五宗世家
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所生遷謂同母者為一宗故云五宗

紬書 同上
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如淳曰紬徹舊事而次述之師古曰此說非

也紬謂綴集之音胄盧元本作鐀

臧獲同上

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壻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為是

土刑

堯舜飯土簋歠土刑

師古曰簋所以盛飯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

閒使張騫傳三十一

天子聞張騫之言欲從蜀求大夏道乃令因蜀犍為發閒使四道並出出駹出筰出徙邛出僰

徙音斯

師古曰閒使者求閒隙而行又注鄯通傳閒使謂人伺閒隙而後行

鑿空同上

騫既至烏孫致賜喻指即分遣副使之大宛康居月氐大夏烏孫發道譯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

為大行人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諸國始通于漢矣然騫鑿空諸侯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

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孔道而西域傳謂孔道

邛竹杖同上

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

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布細布也師古曰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蘇林乃言節閒合而體離誤後學矣

黃金上幣食貨志四十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亦隨時輕重無常

孟康曰二十兩為溢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

而錢爲下也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
文異耳
以斤名金 食貨志 惠帝紀
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
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
惠帝紀晉灼曰凡言黃金眞金也不言黃謂錢
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
師古曰諸賜言黃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
金與萬錢也
牢盆 同上
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
鹽官與牢盆
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
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盆鬻鹽盆也師古
曰蘇說是也鬻古煮字
宣室 賈誼傳十八 刑法志三
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
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
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
致福釐音禧師古曰禧福也借釐字爲之耳

言受神之福
刑法志云宣帝之時季秋後廷尉請讞時上常
幸宣室齋居而決事
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
以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
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
大鈞
大鈞布化坱圠無垠
如淳曰陶者作器于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
也應劭曰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
造瓦者謂所轉爲鈞言造化爲人亦猶陶之
造瓦耳坱音烏朗反圠音於黠反
泉布 食貨志四上
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行如
泉也布者布于民間李奇曰束聚也
秦半之賦 同上
秦始皇內與工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
閭左 同上
發閭左之賦

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常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曾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此閭左之説應最得之諸家之義煩穢舛錯故無取也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

九府圜法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

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説非也周官大府王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均而通也

黄頭郎 鄧通傳六十三

鄧通以濯船為黄頭郎

師古曰濯船能持櫂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黄故刺船之郎皆著黄帽因號曰黄頭也濯讀曰櫂音直孝反

破觚為圜 酷吏傳序六十

漢興破觚而為圜斲琱而為樸

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僞而務為敦厚也琱與彫同

椎埋 王温舒傳六十

王温舒少時椎埋為姦

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椎直追反

喉咽 嚴延年傳六十

延年曰河南天下喉咽

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緊要如人體之有喉咽

符節臺

左馮翊缺上欲徵嚴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

應劭曰符竹使符也藏在符節臺欲有所拜名治書御史符節令發符下太尉也

結髮 梁邱賀傳五十八

梁邱賀薦施讐結髮師事數十年

師古曰言從結髮為童丱即從師學也

戈船 武帝紀元鼎五年

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

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爲歸義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

旁午 霍光傳二十八

昌邑王受璽已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

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

梓宮 同上 後漢顯宗紀二

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爲之親身之棺也葬霍光爲天子制故亦稱梓宮

後漢書注云梓宮以梓木爲棺風俗通曰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死故以爲名

轀輬車

載霍光尸柩以轀輬車

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牕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臣瓚曰秦始皇道崩秘其事載以轀輬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謂是轜車類也師古曰轀輬本安車也可以卧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翣故遂爲喪車耳轀者密閉輬者旁開牕牖各別一乘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而總爲藩飾合二名呼之

廟勝 趙充國傳三十九

誠非素定廟勝之策

師古曰廟勝謂謀于廟堂而勝敵也

皸瘃 同上

軍士寒手足皸瘃

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

瘃音竹足反

蒲輪 申公傳五十八

王臧趙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于是上使之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至年八十餘

絫息 孝成班倢伃傳六十七

班倢伃賦云每寤寐而絫息兮

師古曰絫息言懼而喘息也絫古累字

左遷 周昌傳十二

高祖召御史大夫周昌曰吾欲煩公一彊爲我

相趙昌極知其左遷
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位爲左
遷

木强
賛曰周昌木强人也
師古曰言其質强如木石强音其兩反

掖門 武帝紀建始三年
服虔曰掖門者正門之旁小門也師古曰掖
門在旁如人臂掖也

瓦合之卒 酈食其傳
酈食其謂高祖曰足下起瓦合之卒
師古曰謂如破瓦之相合雖曰聚合而不齊
同

醞藉 薛廣德傳四十一
薛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
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第五
倫少醞藉不修威儀注也醞藉猶寬博也

推轂 田蚡傳二十三
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
臧爲郎中令

師古曰推轂謂升薦之若轉車轂之謂也

肺附 同上 劉向傳六
蚡以肺附爲相
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
說肺斫木札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
劉向傳臣幸得託肺附注云肝肺相附著猶言
心膂也一說自言于帝室猶言肺札附于大
材木也

除吏
田蚡爲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
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
吾亦欲除吏
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

關說 佞幸傳
公卿皆因關說
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
有關津也

揚搉 敘傳七十下
敘傳曰揚搉古今
師古曰揚舉也搉引也揚搉者舉而引之陳

其趣也
武庫兵 毋將隆傳四十七
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
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
建鼓寺 何並傳四十七 後漢和帝紀永元六年
並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
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
客並感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還之林卿
素驕慚於賓客既去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
其建鼓

兩漢傳聞一 三十五

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
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有懸鼓焉縣有此鼓
者所以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
注云風俗通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
中
不訾之軀 蓋寬饒傳四十七
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
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
之貴重之極也別注云訾量也
次骨 杜周傳三十

杜周少言重遲而內深次骨
李奇曰其法深刻至骨
睚眦 杜欽傳三十
報睚眦怨
師古曰睚音厓舉眼也眦即眥字目匡也言
舉目相忤即報之也一說睚音五懈反眦音
仕懈反睚眦瞋目貌兩義並通
柄臣 朱雲傳三十七
師古曰柄臣執權之臣也
堂皇 胡建傳三十七
師古曰室無四壁曰皇

兩漢傳聞一 三十六

伏質 王訢傳三十六
王訢為被陽令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
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
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
師古曰質鍖也欲斬人皆伏于鍖上
尚方斬馬劍 朱雲傳
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
有斬馬劍利可斬馬也
軺傳 條對 梅福傳三十七 黃霸傳五十九

梅福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

師古曰軺傳小車之傳也傳音張戀反條對

一一條錄而對之又注黃霸傳曰凡言條者

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

九九 梅福傳 王褒傳三十四

梅福書曰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

欲以致大也

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九章五曹

之輩又應劭注王褒傳曰桓公不納其人曰

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于九九者乎於

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

遠而至桓公遂以霸

魁柄 同上

梅福書云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

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

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

師古曰務全安之以為上魁柄以斗為喻也

斗身為魁

文石陛 丹墀

梅福曰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

應劭曰以丹淹泥塗殿上

法坐

戶牖之法坐

師古曰戶牖之閒謂之扆言負扆也法坐正

坐也猶言法宮法駕也坐音才卧反

珠璣 東方朔傳三十五

東方朔云宮人垂珠璣

師古曰璣珠不圓者

印章數五 武帝紀太初元年

色尚黃數用五

張晏曰漢據土德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

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

五字者以之字足之

篇 武帝紀元光元年

詔賢良咸以書對著之于篇

師古曰篇謂竹簡也

殿 霍光傳三十八

鴞數止殿前樹上

師古曰鴞惡聲之鳥也古者宮室高大則通

呼為殿非止天子宮中

臥廬 金日磾傳三十八

金日磾小疾臥廬

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

奏廁 同上

日磾奏廁心動

師古曰奏向也

三璽 霍光傳

霍光傳昌邑王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

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

行內 孔光傳五十一

王莽白太后帝幼宜置師傅徙孔光為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

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

靈壽杖

賜太師孔光靈壽杖

孟康曰扶杖也服虔曰靈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青蒲 史丹傳五十二

史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諫欲廢太子

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師古曰主應說

移病 朱博傳五十三

朱博遷琅邪太守齊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

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舒緩多自高大以養名也右曹上曹也移病移書言病也

熒惑 淮南厲王傳十四

淮南王廢法度行邪辟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背叛宗廟

師古曰熒謂回繞也

印韍 陳遵傳六十二

羞汙印韍

師古曰此韍即印之組也

重足一迹 石顯傳六十三

公卿以下畏石顯重足一迹

師古曰言不敢寬緩

擊鉤 司馬相如傳二十七上

師古曰相如學擊鉤擊鉤者遥擊而中之非斬刺也

筆札 同上

相如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

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

校獵 同上

相如傳云冬天子校獵

李奇曰以五校兵出獵也師古曰李説非也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之説者或以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謂以馬闌校以養馬耳故呼為闌也事具周禮非以獵馬故稱校人

六玉虯 同上

相如賦曰乘鏤象六玉虯

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輅六玉虯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虬龍子有角曰虯

扈從 四校 同上

相如傳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校中隨天子乘輿也師古曰此説非又四校者闌校之四面也夜其跋扈縱恣而行出于校之四外也

垂堂 同上

鄙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張揖曰畏櫚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櫚瓦也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也

行祖 臨江王榮傳二十三

榮行祖于江陵北門

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

白屋 吾邱壽王傳三十四

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列地而封

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

羽林 孤兒宣帝紀神爵元年

應劭曰天有羽林大將軍之星林喻若林之盛羽羽翼鷙擊之意故以名武官如淳曰百

官表取從軍死事者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
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

猶豫 高帝紀八年

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麐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麐音几

予寧三年 哀帝紀

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

除任子令

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後任同產若子者一人為郎不以德選故除之師古曰任者保也

名田

詔曰諸侯王列侯公主二千石吏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無限與民爭利其議列有司條奏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無得過三十頃

如淳曰名田國中者自其所食國中也既收其租稅又自得有私田三十頃名田縣道者令甲諸侯在國名田他縣罰二兩令列侯有不之國者雖遥食其國租稅復自得田於他縣道公主亦如之不得過三十頃

璇題 揚雄傳五十七上

甘泉賦云珎臺閒館璇題玉英

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

并閭 平慮

甘泉賦云攢并閭與茇葀兮

如淳曰并閭其葉隨時政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師古曰如氏所說自是平慮耳此并閭謂椶樹也茇葀草名茇步末反葀音括

駊騀

甘泉賦云崇丘陵之駊騀兮

蘇林曰駊騀音叵我師古曰高大狀也

明堂 平帝紀元始元年

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

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圜

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窗
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七十二重
法七十二氣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上帝謂五時帝太昊之屬黃帝曰合宮
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辟雍者象
璧圜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卞射武戲 哀帝紀贊

哀帝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
蘇林曰手搏為卞角力為武戲也晉灼曰甘
延壽試卞為期門

待詔 刻漏

哀帝時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
刻以百二十為度
應劭曰謂以材枝徵名未有正官故曰待詔
師古曰舊漏晝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此本
齊人甘忠可造今賀良等重言遂施行之後良
等終以此伏誅

兩漢博聞卷第一終

兩漢博聞卷第二

黃屋左纛　關用傳　嶽廟
矯偽　詔板　屬刑
銅竹符　質疑　緣飾儒術
媒糵　亭長　甄劍
戲下　稱制　叢臺
邸舍　謗木　芝房
龍淵宮 淬劍　程量　疾置
伐閱　椒房　山郎
稾街　橫草之功　鸞旗
空拳　臨遣　籍甚
長榆塞　警蹕　枝梧
祭酒　庶隅　棘門
廚養　相駮　秋豪
大牙　騃桀　進善旌
長星 彗孛　豎儒　出其右
湯沐邑　編戶　章程 帶礪 鐵契 規摹
百二 建瓴　計偕　角抵
池籞　佽飛　一封軺傳
元服　昆蟲　璽符節

按堵 鉤距 金印赤韨
泰階六符 賈區 投石扳距
守宫 尸祿 漿酒霍肉 菅蒯 屨兒
衣敝履空 繇力 遲明
閭中 匕賴 逮捕
三族 羽檄 榷酤
阡陌 章酒 傳婢
財取 闔郡 黄鵠下太液
弄田 餙厨傳 城旦舂 鬼薪 白粲
酎金 方内 陸海

不根持論 漏澤 棄繻
狼戾 鼓鑄 五鼎
緑幘傳鞲 抗疏 狗地
傳舍 搖擊 羽衣
六飛 鬥直 虎落
還踵 調兵食 十年不調
倚瑟 腐儒 武帳
舞文 巧詆 尺籍伍符
蹶張 一襲 原廟
械器 孩提 物故

三秦 為壽 莋馬髳僮
百越 壬人 汶上明堂
訾算得官 姬妾 辟彊
白公

黄屋左纛 高帝紀三年

紀信乘黄車黄屋左纛

李斐曰天子車以黄繒為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

闌用傳 文帝紀十二年

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棨音啟

巖廊 董仲舒傳二十六

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

晉灼曰堂邊廡巖廊謂巖峻之廊也

矯偽 賈誼傳十八

誼上文帝疏曰矯偽者出穀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

師古曰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又詐為詔令妄作賦斂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

詔板 寶武傳

曹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收尹勲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勲

腐刑 景帝紀四年

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

銅竹符 文帝紀二年

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

質疑 陳遵傳六十五

張竦免官歸長安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

師古曰質正也

緣飾儒術 公孫宏傳二十八

公孫宏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吏事緣飾以儒術

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加純緣者

媒櫱 李陵傳二十四

李陵敗羣臣皆罪陵上問司馬遷遷盛言陵有國士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櫱其短

孟康曰媒酒教櫱麴也謂釀成其罪也師古曰齊人名麴餅曰媒又司馬遷傳注媒如媒娉之媒櫱如麴櫱之櫱

亭長 高帝紀

師古曰秦法十里一長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

甄鈞 董仲舒傳二十六 鄒陽傳二十一

仲舒云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金之在鎔

唯冶者之所鑄

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其中旋轉者

鄒陽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爲鈞蓋取其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御天下亦猶陶人轉鈞

戲下 灌夫傳二十二

灌夫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募軍中壯士願從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以此名聞天下

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反又項籍傳注曰漢書通以戲爲旌麾及指麾字

稱制 高后紀

高后臨朝稱制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爲制度之命也

叢臺 同上

趙王宮叢臺災

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六國時趙王故臺也

邸舍 文帝紀

代王至邸

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

謗木 同上

誹謗之木

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

芝房 武帝紀

元封二年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

如淳曰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舊則芝草生師古曰內中謂後庭之室也故云不異下房爲幽側而隔異之賜以此芝是大美也故作芝房之歌

龍淵宮 淬劍 同上

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發卒十萬救

決河起龍淵宮
服虔曰宮在長安西作銅飛龍故以冠名也
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
故龍淵之劍取於此水

程量 東方朔傳三十五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
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

疾置 劉屈氂傳三十六
江充發兵入丞相府是時上避暑甘泉宮丞相
長史乘疾置以聞
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

伐閱 車千秋傳五十六
車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
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

椒房 同上
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
取其温而芳也

山郎 楊惲傳三十六
楊惲為中郎將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
乃得出名曰山郎
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名曰山郎

稾街 陳湯傳四十
甘延壽陳湯上疏曰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
縣頭稾街蠻夷邸間
師古曰稾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
鴻臚客館也

横草之功 終軍傳三十四
軍自請曰軍無横草之功得列宿衛
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云横草也

鸞旗 賈捐之傳三十四
鸞旗在前屬車在後
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
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而陳於
後也

空拳 李陵傳二十四
李陵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
文穎曰拳弓弩拳也師古曰拳與綣同音邱
權反又司馬遷傳張空拳注李奇曰拳弩弓
也師古曰讀者乃以拳擊之拳大謬拳則屈
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

手拳也

臨遣 元帝紀初元元年

詔曰朕憂烝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襃等十二人循行天下

應劭曰自臨面約勑乃遣之

籍甚 陸賈傳十三

陸賈為陳平畫計與太尉絳侯深相結納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

孟康曰狼籍甚盛

長榆塞 伍被傳十五

伍被諫淮南王曰今漢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為治

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以為塞者也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溪舊塞是也或謂之榆中

警趩 梁孝王傳十七

梁孝王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趩

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趩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趩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

枝梧 項籍傳一

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讋服莫敢枝梧

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捍也臣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

祭酒 伍被傳

伍被曰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賜几杖而不朝

如淳曰祭祠時唯尊長者以酒沃酹

廉陛 賈誼傳十八

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官師一官之長

棘門 項籍傳

楚已破秦軍項羽見諸侯將入轅門皆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

廝養 張耳傳
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廝音斯

相駮 薛宣傳五十三
薛宣後母死弟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

師古曰駮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

秋豪 高帝紀
沛公入關秋豪無所敢取
文穎曰豪秋乃成好擧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𢇍極纖細適足喻小非言其盛

犬牙 文帝紀
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
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

驂乘 同上
代王令宋昌驂乘
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

進善旌 同上
二年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應劭曰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

長星 彗孛 同上
八年有長星出於東方

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參參長如掃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二丈無常也大法孛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兵革事

豎儒 高帝紀三年
師古曰言其賤劣無志若童豎也

出其右 高帝紀九年
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

湯沐邑 高帝紀十二年

其以沛為湯沐邑

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

編戸 高帝紀

諸將故與帝為編戸民北面為臣心常鞅鞅

師古曰編戸者列次名籍也

章程 帶厲 鐵契 規摹 同上

初高帝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宏遠矣

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剖符作誓者如淳曰謂功臣表使河如帶太山若厲國乃滅絕又功臣表注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帶衣帶也厲砥厲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言如帶厲國猶永存以及後世子孫也金匱石室者如淳曰金匱猶金縢也師古曰以金為匱以金為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規摹者鄧展曰若畫工規摹物之摹韋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事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足言衆事煩多常汲汲也

百二 建瓴 高帝紀六年

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以其下兵於諸侯譬猶居屋上建瓴水也

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瓶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蘇林曰瓴讀鈴建音居偃反

計偕 武帝紀元光五年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

食令與計偕
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

角抵 武帝紀元封三年
作角抵之戲
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曼延之屬也漢後更名平樂觀

池籞 宣帝紀
地節三年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
蘇林曰折竹以繩緜連禁籞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籞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

佽飛 宣帝紀
神爵元年西羌反應募佽飛射士
服虔曰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佽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如淳曰呂氏春秋荊有茲非得寶劍於干將渡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寶劍赴江刺兩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珪後世以為勇力之官茲佽

音相近師古曰取古勇力之人名官熊渠之類是也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佽飛

一封軺傳 平帝紀
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三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之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師古曰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傳音張戀反

元服 昭帝紀
元鳳四年帝加元服
師古曰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其下汲黯傳序云上正元服是知謂冠為元服

昆蟲 成帝紀
建始二年詔曰昆蟲草木咸得其所
師古曰昆衆也昆蟲言衆蟲也又許慎說文

云二虫為蚰讀與昆同謂蟲之總名兩義並
通 虫音許尾反

璽符節 高帝紀九年
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旁
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臣乃避之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為信

按堵 同上
高祖入關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
應劭曰按按次第堵墻堵也師古曰言不遷動也

鉤距 趙廣漢傳四十六
趙廣漢精於吏職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
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

金印赤韍 翟方進傳五十四
王莽封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戶邑之數

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韍縌朱輪車即軍中拜授
服虔曰縌即今之綬也師古曰韍所以繫印也縌者繫也謂逆受之也縌音逆

守宮 東方朔傳三十五
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為辟宮辟亦禦捍之義耳

泰階六符 同上
朔陳泰階六符
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

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潤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 又藝文志注李奇曰三台謂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六符

賈區 胡建傳三十七

胡建為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斬之以奏

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

之名若今小庵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稱為區士也

投石拔距 甘延壽傳四十

甘延壽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

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趫捷耳今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

尸祿 鮑宣傳四十二

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

漿酒霍肉 蒼頭 廬兒 鮑宣傳

鮑宣諫曰陛下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葉也貧人茹之也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官

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

衣敝履空 同上

唐尊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被虛僞名

服虔曰履猶屨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著敝衣躡空履也空穿也歷遺公卿者服虔曰以瓦器遺之

緜力 嚴助傳三十四

淮南王曰越人緜力薄材

師古曰緜弱也言其柔弱如緜

遲明高帝紀
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
三帀
師古曰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遲於事故曰
遲明遲變爲去聲音丈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
者義類此史記遲字作遂亦徐緩之意也音黎
閩中同上
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
蛇種故其字從虫虫許尾反
亡賴同上

高祖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大人常以臣亡賴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
晉灼曰許愼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
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爲無賴猾音工
外反
逮捕同上
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
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
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
三族同上
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羽檄高帝紀十年
羽檄徵天下兵
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
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
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檄音胡歷
反
榷酤武帝紀
天漢三年初榷酒酤
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

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
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
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
榷因立名焉酤音工護反彴音酌
阡陌成帝紀陽朔四年
師古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蓋秦時商鞅所開也
幸酒同上
成帝爲太子其後幸酒樂燕樂
晉灼曰幸酒好酒也師古曰論語云樂燕樂

燕讀如本音樂上音五孝反下音來各反

傳婢 王吉傳四十二

師古曰凡言傳婢者謂傳相其衣服衽席之事一說傳曰附近幸也

財取 竇嬰傳二十二

竇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

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

闔郡 武帝紀元朔元年

令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

師古曰闔閉也總一郡之中故云闔郡

黃鵠下太液 昭帝紀始元元年

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

師古曰黃鵠大鳥也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太液池者言津潤所及廣也

弄田 同上

上耕于鉤盾弄田

師古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謂昭帝年幼創有此名

飾廚傳 宣帝紀元康二年

詔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法踰職以取名譽

韋昭曰廚謂飲食傳謂傳舍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

城旦舂 鬼薪 白粲 惠帝紀

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

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繇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漢書音義城旦輕刑之名也

後漢韓稜傳注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曰城旦

酎金 景帝紀元年

高廟酎金

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

方內 谷永傳五十五

谷永對策云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

師古曰方內四方之內也

陸海 東方朔傳三十五

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

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

不根持論 嚴助傳三十四

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

漏澤 吾丘壽王傳三十四

吾丘壽王對寶鼎事曰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

師古曰昭明也漏言潤澤下霑如屋之漏

棄繻 終軍傳三十四下

終軍入關關吏予軍繻

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

狼戾 嚴助傳

淮南王上書曰閩越王狼戾不仁

師古曰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

鼓鑄 終軍傳

鼓鑄鹽鐵

如淳曰鑄銅鐵扇熾火謂之鼓

五鼎 主父偃傳

主父偃曰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

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

綠幘傅鞲 東方朔傳

館陶公主自引董君綠幘傅鞲曰館陶公主胞人

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鞲形如射鞲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服也傅著也即今之臂鞲也傅讀曰附胞與庖同

抗疏 揚雄傳五十七下

師古曰抗舉也謂上之也疏者疏條其事而言之

徇地 酈食其傳十三

陳項起諸將徇地過高陽
師古曰徇亦略也

傳舍酈食其傳
沛公至高陽傳舍
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他皆類此

搤擊郊祀志五上
五利將軍欒大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擊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師古曰搤捉持也擊古手腕字搤音戹

衣羽衣郊祀志
五利將軍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視不臣也
師古曰羽衣以鳥羽為衣取其神仙飛翔之意

六飛袁盎傳十九
上從霸陵欲西馳下峻阪袁盎攬轡諫曰陛下騁六飛馳不測
師古曰攬與擥同如淳曰六飛馬之疾若飛也

陗直晁錯傳十九
晁錯為人陗直刻深
師古曰陗與峭同峻謂峻陿也音千笑反

虎落晁錯傳
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師古曰虎落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還踵晁錯傳
晁錯言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死不還踵矣
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迴旋其足也

調兵食晁錯傳

吳楚七國俱反上方與錯調兵食
師古曰調計發之也音徒釣反

十年不調張釋之傳二十
張釋之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

倚瑟張釋之傳
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倚音於綺反

腐儒黥布傳四 後漢李固傳

師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又漢李固傳
注云腐生者猶言腐儒也

武帳 汲黯傳二十

上嘗坐武帳汲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
中

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

舞文 汲黯傳

汲黯曰張湯好興事舞文

如淳曰舞猶弄也

巧詆 汲黯傳

刀筆之吏深文巧詆

師古曰詆毀辱也又誣也

尺籍伍符 馮唐傳二十

馮唐曰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
籍伍符

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
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
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
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
謂庶人之家子也

蹶張 申屠嘉傳十二

申屠嘉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

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彊弩張之故曰
蹶張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
蹋者曰蹶張音厥擘音布麥反

一襲 叔孫通傳十三

賜叔孫通衣一襲

師古曰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為一副也又昭
帝紀賜衣被一襲注曰一襲一稱也

原廟 叔孫通傳

惠帝詔有司立原廟

師古曰原重也先以有廟今更立之故曰重
也謂高帝廟

元帝建昭五年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

文穎曰高祖已有廟在長安城中惠帝更
於渭北作廟謂之原廟爾雅曰原者再再作
廟也

械器 宣帝紀

師古曰械者器之總名也一曰有盛為械無
盛為器

孩提 賈誼傳十八

賈誼陳教太子事云孩提有識

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也

物故 蘇武傳

師古曰言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説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

三秦 高帝紀元年

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為壽 高帝紀

項莊入為壽

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於尊者而獻無疆之壽

筰馬僰僮 西南夷傳六十五

巴蜀商賈取其筰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

地理志注師古曰言滇僰之地多出僮隸邛筰之地出馬及旄牛滇音顛僰音蒲北反筰音材各反 西南夷有筰都亦有君長

百越 地理志八下

粤地牽牛婺女之分埜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

師古曰越之為號其來尚矣少康封庶子以以主禹祠君於越地耳故此志云其君禹後豈謂百越之人皆禹苗裔

壬人 元帝紀永光元年

詔曰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外而吉士雍蔽

服虔曰壬人佞人也師古曰吉善也

汶上明堂 郊祀志五下

武帝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

訾筭得官 景帝紀後二年

詔曰今訾筭十以上廼得官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應劭曰古者限訾十萬廼得為吏十筭十萬也

姬妾文帝紀

如淳曰姬者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曰幸姬戚夫人師古姬曰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

辟彊文帝紀二年

趙王遂弟辟彊

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　案師古注本有辟彊闢疆兩說此止載其前似於義未備

白公渠溝洫志九

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

鄭氏曰白姓師古曰公相呼尊長之稱耳

兩漢博聞卷第二終

兩漢博聞卷第三

吏有三品　暴室　中二千石
佐酒　張飲　駃騠
擁彗　復道　乘傳
舍人　宿兵　柱國
詭辯　揑會　合從
約從連衡　景從　頭會箕斂
同產子　縣官　渙汗
郵亭　左道　相訐
鞶鼓　流庸　傳馬
馬口錢　緡錢　計帳
古租　倉廩　長楊五柞
撟虔吏　侵漁　絕幕
柏梁臺　火耕水耨　泛駕之馬
跅弛　典屬國　水衡錢
倢伃　便殿　竽大夫
賨商車　漕渠　不肖
惡少年　緩頰　間出
亢禮　三川　銜枚
老弱傳籍　甬道　陛下

三輔 苑囿 酒闌
賜告 繡衣直指 長揖
宗臣 法有祖 較然
藉槀 青瑣 濯歌
奉常 期門 羽林 閑駒
少府 五兵 輸之司空
司隸 行在 執金吾
水衡都尉 越騎 戊己校尉
金璽盭綬 傔侯 丞相
雕上 渥洼馬 朝日夕月

兕甲 舳艫千里 汗血馬
褭蹏金 小步馬 纖嗇
曉節 計然 掌故
狼顧 服役 心計
齊民 均輸 平準 三木
闒茸 青杜 宵人
叙論 圜牆 少從
進孰 積竹杖 仰藥
括榷 采金鄣水

更有三品 昭帝紀元鳳四年 食貨志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志曰月為更卒

已復為正一歲屯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漢初因秦法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更音工衡反又食貨志注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令人一歲之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

暴室 宣帝紀

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事養甚謹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

師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取

暴曬為名耳或云薄室暴亦薄也今俗語亦云薄曝蓋暴室職務既多因為置獄主治其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本非獄名嗇夫者暴室屬官亦猶之嗇夫也　注云漢官儀曰暴室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亦就此室也

中二千石

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

師古曰霸舊已二千石矣今增為中二千石以寵異之此與地節三年增膠東相王成秩

其事同耳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其云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者中滿也

佐酒　高帝紀十二年

上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應劭曰助行酒

張飲

上過沛留止張飲三日

張晏曰張帷帳也張音竹亮反

駃騠　鄒陽傳

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

孟康曰駃騠駿馬也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

擁彗　高帝紀六年

太公擁彗迎門卻行

李奇曰如今卒持帚也師古曰彗者所以掃也卻退而行彗音似歲反

復道

上居南宮從複道上

如淳曰復音複上有有道故謂之復

乘傳

田橫乘傳至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

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傳傳音張戀反

舍人

蘇林曰藺相如為宦者令舍人韓信為候亦
有舍人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
遂以為私屬官號又曹參傳注曰舍人猶家
人也一説私屬官主家事者也

宿兵韓安國傳二十二
韓安國曰孝文皇帝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
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孝文寤於兵之不
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
師古曰宿久留也

柱國高帝紀
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

詭辯趙王彭祖傳二十三
趙王彭祖為人心刻深好持律詭辯以中人
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

榷會
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榷會
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榷者禁他家
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
專榷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會音工外反

一子不事賈山傳
賈山曰陛下即位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
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
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
口之算賦也

合從項籍傳贊一
過秦論曰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
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
為一
師古曰締結也從子容反締大系反

約從連橫
過秦論曰約從離橫
師古曰約誓為從欲以分離為橫橫謂秦也
馮衍顯志賦云毒從橫之敗俗注云毒恨也
關東為從關西為橫蘇秦事鬼谷先生為從
説關東六國為從親以畔秦會於洹水之上
刑白馬而盟張儀與蘇秦同師為關西橫説
説關東六國令事秦皆尚譎詐不遵道德

景從
天下雲合嚮應贏糧而景從
師古曰嚮讀曰響如響之應聲贏擔也景從

言如影之隨形也
頭會箕斂 張耳傳
頭會箕斂以供軍實
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同產子 平帝紀元始元年
平帝即位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亡子而有
孫若子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
師古曰子同產子者謂養昆弟之子為子者
縣官 東平王宇傳五十
東平王宇曰今縣官年少
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

渙汗 元帝永光四年
詔曰政令多還民心未得
李奇曰還反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王者發
號施令如汗出不可復反
郵亭 薛宣傳
郵亭不修
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
舍也
左道 王商傳

執左道以亂政
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不正
相訐
父子相訐
師古曰訐告斥其罪也
鼙鼓 史丹傳
師古曰鼙本騎上之鼓
流庸 昭帝紀
始元四年詔曰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
還
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為人庸作

傳馬
張晏曰驛馬也
馬口錢 元鳳二年
詔曰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淳曰租
及六畜也
緡錢 武帝紀
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筭二
十也 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其計緡貫而

稅之緡武巾反

計帳

武帝元封五年明堂朝諸侯王公列侯受郡國計

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

占租 昭帝紀

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

如淳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設入所不自占物及賣錢縣官也

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章贍反又言占名數其義並同今猶謂獄訟之辨曰占皆其意也蓋武帝時賦斂煩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

倉廩

師古曰倉新穀所藏也廩穀所振入也

長楊五柞 宣室志

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

師古曰長楊五柞二宮並在盩厔皆以樹名也

撟虔吏

師古曰撟與矯同其字從手矯托也虔固也妄托上命而堅固為邪惡也

侵漁 宣帝紀

侵漁百姓

師古曰侵漁者若言漁獵也

絕幕 武帝紀元朔六年

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

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曰沙土曰幕直渡曰絕師古曰幕者即今之突厥中

磧耳

柏梁臺 武帝紀元鼎二年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為之今書字皆從柏

火耕水耨

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

泛駕之馬

師古曰泛覆也音方勇反本作覂後通用耳

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

跅弛

跅弛之士

如淳曰士行有卓異不入俗檢而見斥逐者也師古曰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跅土各反弛式爾反

典屬國 昭帝紀始元六年

蘇武前使匈奴留單于庭十九歲乃還奉使全節以武爲典屬國

如淳曰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諸主屬國師古曰典屬國本秦官漢因之掌歸義蠻夷屬官有九譯令後省幷大鴻臚

水衡錢 宣帝紀

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

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爲異政也

倢伃 昭帝紀

師古曰倢接幸也伃美貌也故以名宮中婦官或並從女音接余

便殿 武帝紀

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

子大夫

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擧官稱也志在優賢謂之子大夫

筭商車

元光六年初筭商車

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筭

漕渠

穿漕渠通渭

如淳曰水轉運曰漕

不肖

師古曰肖似也不肖者言無所象類不材之人也

惡少年 昭帝紀

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也遼東

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被告劾而逃亡者

緩頰 高帝紀

漢王謂酈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
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

間出

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
師古曰間出投間隙私出若言間行微行耳
紀信詐為漢王而王出西門遁是私出也

亢禮

師古曰亢當也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為揖拜也

三川

沛公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與秦軍戰斬三川守李由
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由李斯子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

銜枚

章邯夜銜枚擊項梁
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讙囂欲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横銜之

老弱傅籍

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
服虔曰傅音附如淳曰令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繇役也

甬道

漢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
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鄭氏曰甬音踊師古曰屬聯也之欲反

陛下

應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于陛階之側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若今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

三齊 田儋傳三

并三齊之地
師古曰齊及濟北膠東

苑囿 高帝紀

師古曰養禽獸曰苑苑有垣曰囿所以種植謂之囿

酒闌

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

賜告

高祖嘗告歸之田

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官屬歸家治病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病漢書云謝病皆同義

繡衣直指 百官公卿表七上

服虔曰指事而行無阿私也師古曰衣以繡者尊寵之也

長揖 高帝紀

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極下也

斬以狥

師古曰狥行示也司馬法曰斬以狥使人將行徧示衆士以爲戒

宗臣 蕭曹傳贊

蕭曹位冠羣后聲施後世爲一代之宗臣

師古曰言爲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

法有祖 王莽傳

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

師古曰祖始也以此爲法之始

較然

如此即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

師古曰較明貌

藉槀 元后傳

車騎將軍音藉槀請罪

師古曰自坐槀上言就刑僇也

青瑣

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師古曰青瑣者刻爲連瑣文而青塗也

濯歌

成都侯王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内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内銜之

師古曰輯與楫同濯與櫂同皆所以行船也令執楫櫂人爲越歌也輯謂櫂之短者也今

吳越之人呼為橈橈音饒越歌為越之歌

奉常 百官公卿表

師古曰太常旌旗也畫日月焉王者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也後改曰太常尊大之義也

期門 羽林

期門羽林皆屬光祿勳

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以名官師古曰羽林亦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張如林之多也一說羽所以為王者羽翼也應劭曰天

有羽林大將軍之星

閑駒

太僕有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

如淳曰橐泉廐在橐泉宮下師古曰閑闌養馬之所也故曰閑駒騊駼出北海中其狀如馬騊徒高反駼音塗

少府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

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供居用反養弋亮反

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

五兵 吾丘壽王傳

師古曰謂矛戟弓劍戈也

輸之司空 百官公卿表

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

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賈誼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

司隸

司隸校尉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

師古曰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中都官

京師諸官府也

行在 武帝紀

師古曰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預定故言行在耳不得謂京師亦為行在也

執金吾

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水衡都尉

張晏曰主都水及上林故曰水衡主諸官故

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師古曰衡平也主
平其稅入

越騎

越騎校尉掌越騎

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師古曰宣紀言佽飛射士胡越騎又此有胡騎校尉掌胡騎與越騎校尉俱在八校尉數

戊已校尉

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已寄治耳今所置戊已亦無常故取戊已為名也有戊校尉已校尉一說戊已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

金璽盭綬

晉灼曰盭草名也出瑯琊平昌縣似艾可染緑因以為綬名也師古曰璽之為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佗鈕文曰璽謂刻云某王之璽

徹侯

秦制爵二十級以賞功勞徹侯最貴金印紫綬漢避武帝諱改曰通侯

師古曰徹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

丞相

秦有左右丞相

脽上 元帝紀

蘇林曰脽音誰如淳曰汾陽縣治脽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脽之北師古曰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之上地本名鄈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脽故轉而為誰字故漢舊儀云葵上

渥洼馬 武帝紀

馬生渥洼水中

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于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東飲此水利長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師古曰渥音握洼於佳反

朝日夕月

師古曰春朝朝日秋莫夕月蓋常禮也郊泰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

先甲

詔曰辛亥夜若景光十有二明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朕餝躬齊戒丁酉拜況于郊

師古曰況賜也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丁日拜況是後甲三日也故詔引易文

舳艫千里

李斐曰舳船後持舵處也艫船前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

汗血馬

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

孟康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天馬子云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師古曰蹋石者謂蹋石而有跡言其蹄堅利

褭蹏金

詔曰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褭蹏以協瑞焉因以頒賜諸侯王

師古曰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為麐足馬蹏之形以易舊法耳今人往往於地中得馬蹏金甚精好形製巧妙褭收了反

小步馬

烏秏國出小步馬

師古曰小細也細步言其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蹀者也烏一加反秏直加反

孅嗇 孔氏傳

師古曰孅細也與纖同嗇愛也細吝于財利也

晚節 石顯傳

元帝晚節寢疾

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

計然 貨殖傳

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

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師古曰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號計研故賓戲云研桑心計於無垠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皆相近實

一人耳

掌故　錯傳

錯以文學爲太常掌故

應劭曰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

狼顧　食貨志

失時不雨民且狼顧

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令

亦恐也

服役

令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

師古曰服事也給公事之役也

心計

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

師古曰心計不用籌策

齊民

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

均輸　平準

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曰平準

三木　司馬遷傳

魏其衣赭衣關三木

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

闒茸

師古曰闒茸猥賤也闒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傑也闒吐合反茸人勇反又賈誼傳注闒茸下材不肖之人也

青社　齊懷王傳

皇帝使御史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受茲青社

師古曰於廟授策褒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

宵人　廣陵厲王傳

應劭曰無邇近小人也

劍論　司馬遷傳

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

服虔曰世善劍也師古曰劍論者能劍術也

論來頻反

圜墻

幽於圜墻之中

師古曰圜墻獄也周禮謂之圜土

少從 張騫傳

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揔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材用反

進孰

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于天子言大宛有善馬

師古曰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

積竹杖 昌邑王傳

昌邑王徵詣長安為昭帝嗣到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

文穎曰合竹作杖也

仰藥 息夫躬傳

師古曰仰首而飲藥也

招權 李布傳

辯士曹邱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

師古曰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

采金鄱水 地理志八上

孟康曰鄱陽鄱音婆師古曰采者取金之處

兩漢博聞卷第三終

兩漢博聞卷第四　前漢

治行　獄市　事刃
封人頸　阪上走丸　申子學
任俠　冠玉　端門
從理入口　簿責　四皓
銜橛　詐僞萌生　翁主
王主　軌躅　偶人
左驗　城門候　撟正
小生　畔換　君侯
孑絲　行卜　丈人
鉦鼓　亞　射鵰
遂篨　閹尹　奪適
祁連山　蹋鞠　冢象祁連
求雨　旬歲　泉山
承明廬　威稜　鑿坏
宦騎　周陆　旄旗
謚　文鵠　榜人
屬車　反騷 廣騷 畔牢愁　品藻
咫尺之書　枉矢　天狗
常伯　法從　殊庭

首級　裨王　大黃
從橫短長術　三尺法　箴石
褒然　數奇　居無何
烏號　不世之功　羅胡鼎
十二樓　箭服　伏祠
梟鏡　縉紳　緐蕪
九賓　鴟夷　傾蓋
統斷斡　文甲　五諸侯
復除　拔城　穀嗛
急就篇　八嚖　六體
泰篆　竹　能
擊筑　三雍　蹲鴟
感槃　五陵　二府
交戟　置醴　枕中書
印刓　馮軾　間路
葬驪山　驍騎　凌室
間者　弋綈　太夫人
醪　指縱　棧道
鴆酒　引強　殿兵
鈍如椎　酒家保　遮虜障

穹廬　成蹊　爰臂
厥角稽首　門牡飛　九流
初用夏正高里　犇命　封君
即山鑄錢　磨錢質取鋊　皮幣
苑馬　商顏　黥首
鴟冠　雉經　牢讓
咀藥　劒璏　秒忽
置亭　離飢寒　全選之品
名數　首鼠兩端　睢陽曲
治行 曹參傳九

蕭何薨曹參聞之〻〻人趣｜｜
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主家事
者也趣讀曰促謂速也治行謂脩行治裝也
獄市 曹參傳
曹參屬其後相曰以齊｜｜爲寄曰夫獄市者
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
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
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
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師古曰老子
云我無爲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

化爲本不欲擾其末也
事刃 蒯通傳十五
蒯通爲范陽令曰足下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慈
父孝子不敢｜｜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
李奇曰東方人以物臿地中爲事師古曰事
音側吏反字本作倳
封人頸 王莽傳六十九中
王莽下書曰妄｜｜得錢者去
如淳曰權臣妄以法枉其人爲僮僕封其頸
以別之也得顧錢　去封

阪上走丸 蒯通傳
蒯通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邊城必相率而
降如｜｜｜｜也
師古曰言乘埶便易
申子學 張歐傳十六
張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號曰刑名刑名
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
六經說者云刑刑家名名家即太史公所論
六家之二也此說非歐音驅

任俠　季布傳七

應劭曰任謂有堅守可任託以事也如淳曰相與信為｜同是非為｜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頰反

冠玉　陳平傳十

或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耳其中未必有也

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

端門　周勃傳十

師古曰｜｜殿之門

從理入口　周勃傳

許負相周亞夫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後九歲而餓死負指其口曰｜｜｜｜此餓死法也亞夫果封條侯為將軍拜太尉下廷尉不食五日死

師古曰從竪也音子容反

簿責　周勃傳

周亞夫下吏吏｜｜亞夫

如淳曰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問之也

四皓　王貢兩龔傳序四十二

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

師古曰｜｜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竟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棄略一無取焉

銜橛　王吉傳四十二　司馬相如傳二十七下

師古曰｜馬銜也｜車鉤心也張揖以橛為馬之長銜非也橛音其月反又注司馬相如諫獵書曰銜橛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

詐偽萌生　王吉傳

師古曰萌生言其事出如草木之初生

翁主　王吉傳　高帝紀又注

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

晉灼曰娶天子女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

者言其父自主婚也

王主 成帝紀建始元年

張晏曰——王之女也師古曰王主即翁主也王自主婚故曰王主

軌躅 叙傳七十上

伏周孔之——

鄭氏曰躅迹也三輔謂牛蹄處爲躅音丈欲反

偶人 公孫賀傳三十六

朱安世自獄中上書 公孫賀之子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賀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

師古曰刻木爲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

左驗 楊惲傳三十六 張湯傳二十九

楊惲下廷尉廷尉于定國考問——明白

師古曰左證左也言當時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又張湯傳注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

城門候 蔡義傳三十六

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

撟正 劉屈氂傳三十六

—當世反諸—

師古曰正曲曰撟撟讀與矯同其字從手

小生 朱雲傳三十七

丞相薛宣留朱雲宿因謂曰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迺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

師古曰小生謂其所學後進言欲以我爲吏乎

畔換 叙傳七十下

項氏——黜我巴漢

孟康曰畔反也換易也不用義帝要換易與高祖漢中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畔換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

君侯 劉屈氂傳三十六

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爲丞相稱——師古曰楊惲傳丘常謂惲爲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丞相也

子絲　叙傳
||慷慨
師古曰爰盎字絲此加子者是嘉稱以偶句
耳
行馳道　鮑宣傳四十二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中
如淳曰令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
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
成帝紀云不敢絕馳道
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
丈人　疏廣傳四十一
師古曰||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
焉
鉦鼓　東方朔傳三十五　平帝紀元始二年
師古曰||之教鉦鼓所以爲進退士衆之
節也
平帝紀遣執金吾侯陳茂行邊兵假以||
應劭曰將帥乃有鉦鼓今茂官輕兵少又但
往諭曉之耳所以假鉦鼓者欲重其威也鉦
者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師古曰鉦音征鐃

音女交反
亞將　灌嬰傳十一
虜||周蘭
師古曰亞次也
射鵰　李廣傳二十四
文穎曰鵰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鵰
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翮可以爲箭羽音彫
蘧蒢
師古曰||口柔觀人顏色而爲辭佞也
閹尹　叙傳下
師古曰謂官人爲閹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
也一曰主奄閉門者尹正也
奪適　梅福傳三十七
諸侯奪宗聖庶||
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
舊爲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
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爲殷後師古曰適讀
曰嫡
祁連山　霍去病傳二十五
霍去病出北地遂深入至|||

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

祁音上夷反

蹋鞠　去病傳

去病在塞外卒乏粮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

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蹵蹋而戲也蹋音徒臘反鞠音距六反

冢象祁連　去病傳

霍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

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豎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

求雨　董仲舒二十六

董仲舒為江都相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

旬歲　翟方進傳五十四

翟方進為丞相司直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憚之

師古曰旬徧也滿也旬歲猶言滿歲也若十日之一周

泉山　朱買臣傳三十四

東越王居保泉山

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

承明廬　嚴助傳三十四

賜會稽太守嚴助詔曰君厭承明之廬

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

威稜　李廣傳二十四

威稜憺乎鄰國

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憺動也憺音徒濫反

塈坏　楊雄傳五十七下

應劭曰塈坏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為相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亡也坏音陪又音普回反

宦騎　蘇武傳二十四

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騎也

周阹　楊雄傳

以罔為周阹

李奇曰阹遮禽獸圍陳也阹音袪

旇旗 藝文志十

師古曰畫龜蛇曰丨鳥隼曰丨

司馬相如傳二十七下

謚

師古曰丨者行之迹也

相如傳二十七上

文鷁

浮丨丨

張揖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
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

榜人 相如傳

丨丨歌

張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榜人船長也
主倡聲而歌者也榜音謗又方孟反

屬車 相如傳二十七下

應劭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
車服漢依秦制故大駕丨丨八十一乘師古
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

揚雄傳五十七上

反騷 廣騷 畔牢愁

揚雄讀屈原離騷文未嘗不流涕以爲君子遇
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湛哉曰沈謂投水而死 迺作書往往

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書江流以弔屈原
名曰丨離丨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丨丨
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丨丨

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其下類此重音直
用反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
無聊也師古曰惜誦懷沙皆屈原所作九章
中名也

揚雄傳五十七下

品藻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
名將尊卑之條稱述丨丨譔淵騫

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

咫尺之書 韓信傳四

奉丨丨丨丨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

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
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
其遺語耳

枉矢 劉向傳六

丨丨夜光

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正故曰枉
矢流以亂伐亂蘇林曰有聲爲天狗無聲爲

枉矢

天狗　劉向傳

孝昭時有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

孝宣興起之表丨丨夾漢而西

李奇曰流星也下墮地爲天狗皆祅星

常伯　谷永傳五十五

戴金貂之飾執丨丨之職

師古曰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事者也

一曰常任使之人此爲長也

法從　揚雄傳五十七上

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丨丨

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耳非失禮一曰

從法駕也

殊庭　郊祀志五下

師古曰丨丨蓬萊中仙人庭也

首級　衛青傳三十五

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

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師古曰本以斬

敵一丨拜爵一丨故謂一首爲一級因復名

生獲一人爲一級也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

禆王　衛青傳

漢兵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遺圍北去輕騎

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丨丨十餘

人

師古曰禆王小王也若言禆將也

大黄　李廣傳二十四

李廣自以丨丨射其禆將

服虔曰黄肩弩也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以

大黄參連弩也晉灼曰黄肩即黄間也大黄

其大者也師古曰服晉二說是也

從横短長術　張湯傳二十九　藝文志下　主父偃傳三十四上

邊通學短長官至濟南相

應劭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短長其語隱謬

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爲

短歸此爲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

主父偃學長短從横術

藝文志云從横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

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顓對雖多亦奚以

爲

師古曰謂人不達於事誦詩雖多亦無所用

三尺法　杜周傳三十

客謂廷尉杜周曰君爲天下决平不循——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

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箴石　藝文志

師古曰—所以刺病也—謂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則有砭今其術絶矣箴音之林反砭音彼康反

褎然　董仲舒傳二十六

子大夫——爲舉首

張晏曰褎進也爲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褎然盛服貌也

數奇　李廣傳

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

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爲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説是矣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

居無何　李廣傳

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

烏號　司馬相如傳二十七上　郊祀志五上

左—之雕弓

應劭曰楚有柘桑烏栖其上支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烏號

郊祀志黄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旣成有龍垂胡顢下迎黄帝黄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廼上去餘小臣不得上廼悉持龍顢龍顢拔墮墮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旣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顢號故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師古曰屣小履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

不世之功　後漢隗囂傳三附

足下將建伊吕之業弘——

注云不世者言非世之所常有也

鼐鼒　郊祀志

—鼎及—

師古曰鼎絶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鼐音乃代反鼒音兹

十二樓　郊祀志五下

方士有言黄帝時爲五城——以候神人名

曰迎年
應劭曰昆侖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常居師古曰迎年若云祈年

箾服　相如傳

右夏服之勁箾
伏儼曰服盛箾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之一一也師古曰箾服即今之步叉也

伏祠　郊祀志五上

秦德公作一一
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

梟鏡　郊祀志

人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一破一一
張晏曰黃帝五帝之首也春歲之始也梟惡逆之鳥方士虛誕云以歲始祓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爲逆者破滅訖竟無有遺育也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絶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師古曰解祠者謂祠祭以解罪求福

縉紳　郊祀志

李奇曰一插笏於一紳大帶也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也左氏傳有縉雲氏師古曰李云縉插是也字本作搢插笏於大帶與革帶之間耳或作薦紳者亦謂薦笏於紳帶之間其義同

緜蕝　叔孫通傳十三

叔孫通與其弟子百餘人爲一一野外
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蕝師古曰蕝與蕞同並子悅反如説是也

九賓　叔孫通傳

大行設一一臚句傳
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

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

鴟夷 范蠡傳六十一 鄒陽傳二十一

師古曰范蠡自號鴟夷子皮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應劭曰吴王取馬革爲鴟夷受伍子胥沈之江鴟夷榼形師古曰即今之盛酒鴟夷幐

傾蓋 鄒陽傳

鄒陽上梁孝王書語曰白頭如新丨丨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

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

統斷幹 枚乘傳二十一

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丨丨丨

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爲極單一也一說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爲綆索久鍥斷井幹也晉灼曰統古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爲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以爲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綆皆音綆鍥契皆刻也音

口計反

文甲 東方朔傳 後漢王符傳 後漢杜篤傳

師古曰瑇瑁丨丨也廣志曰瑇瑁形似龜出[illegible]存溪録曰瑇瑁似龜而大

五諸侯 高帝紀二年

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丨丨丨兵

師古曰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

復除 高帝紀二年

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税二歲

師古曰丨者丨其賦役也音方目反

拔城 高帝紀秦二年

攻碭三日拔之

師古曰丨者克丨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并得其根

穀嗛 郊祀志五下

師古曰嗛少意也言丨稼少丨音苦簟反

急就篇 藝文志十

元帝時黄門令史游作｜｜｜成帝時李長作
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

八體 藝文志

韋昭曰｜｜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
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
曰隸書

六體 藝文志

｜｜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
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古文而
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

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 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 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
摹印章也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
也

秦篆 藝文志

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
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李斯所作也博士七章
者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
頗異所謂｜｜也

竹皮冠 高帝紀

應劭曰以｜始生｜作｜今鵲尾冠是也文
穎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省與衆有異韋
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為
帳師古曰竹皮笋皮謂笋上所解之籜耳非
竹筠也今人亦往往為笋皮巾古之遺制也

能 高帝紀

吾非敢自愛恐｜薄
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
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謂有賢材者皆為能

擊筑 高帝紀十二年 後漢延篤傳五十四

高祖過沛留置酒沛宮酒酣上｜｜而歌
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
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
細頸也後漢書注云説文曰筑五弦之樂沈
約宋書曰筑不知誰所造也史記唯云高漸
離擊筑案今筑形似箏有項有柱史記荆軻
至燕日與屠狗及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
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三雍 河間獻王傳二十三

河間獻王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宮

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又漢書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爲之故謂三雍

蹲鴟 貨殖傳六十一

蜀卓氏曰吾聞峪山之下沃壄下有踆鴟至死不飢

師古曰——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粮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

感槩 郭解傳六十二 季布傳七

郭解少時陰賊——

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

季布傳贊曰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

五陵 原涉傳六十二

師古曰——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爲高祖以至茂陵爲五陵失其六意

二府 劉向傳六

如淳曰——謂丞相御史大夫府也亦曰兩府也 劉向傳

交戟

佞邪與賢臣並在——之內

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

置醴 楚元王傳六

魯穆生受詩於浮丘伯楚元王好詩以穆生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酒常爲穆生設—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

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

枕中書 劉向傳

宣帝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鴻寶苑祕—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劉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

師古曰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

言常存錄之不漏泄也

印刓　韓信傳四

韓信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忍不能

予

蘇林曰刓音刓角之刓刓與抏同手弄角訛

不忍授也師古曰刓音五丸反摶音大官反

馮軾　酈食其傳十三

酈食其｜｜下齊七十餘城

師古曰馮讀曰憑憑據也軾車前横板隆起

者也云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

兵衆

間路　韓信傳　黥布傳四

韓信欲東下井陘擊趙李左車說趙王曰願假

臣奇兵三萬人從｜｜絶其輜重

師古曰間路微路也

黥布先從間道破關下軍

師古曰間道微道也

葬驪山　劉向傳

秦始皇｜於｜｜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高

五十餘丈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

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

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

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

下矣項籍燔其宮室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

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

槨

師古曰石槨為游館者多累石於壙中以

為離宮別館也孟康曰作機發木人之屬

盡其巧變也晉灼曰始皇本紀命匠作機弩

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咸皆知

之已下閉羨門皆殺工匠也師古曰不可勝原

者言不能盡其本數也周章陳勝之將也往

者皆見發掘之以求財物也鑿謂所穿冢藏

者音在到反

騶騎　惠帝紀　東方朔傳又注

應劭曰騶｜｜也師古曰騶本廐之馭者後

又令為騎因為騶騎耳

凌室　惠帝紀　成帝紀又注

師古曰｜｜藏冰之室也

間者　文帝紀

師古曰丨丨猶言中間之時也

弋綈　文帝紀贊

文帝身衣丨丨

如淳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綈音大奚反

太夫人　文帝紀

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丨丨丨子不為列侯不得稱也

醪　文帝紀

師古曰丨汁滓酒也

指縱　蕭何傳九

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

師古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

棧道　高帝紀

張良說漢王燒絕丨丨

師古曰閣道也

鴆酒　齊悼惠王傳八

應劭曰丨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丨中飲之立死

引強　周勃傳七

周勃材官丨丨

服虔曰能引強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

殿兵　周勃傳

周勃擊章邯車騎殿

師古曰殿填也謂鎮軍後以扞敵勃擊破章邯之丨丨丨也殿音丁見反

鈍如椎　周勃傳

周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

臣瓚曰令直言勿稱經也師古曰趣讀曰促謂令速言也服虔曰謂訥鈍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為椎儲師古曰椎謂撲丨丨丨也音直推反

酒家保　欒布傳七

棄布窮困賃庸於齊爲－－

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

師古曰謂庸作受顧也爲保謂保可任使

遮虜障　李陵傳二十四

師古曰障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脩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障蔽而伺敵也－－－名也

穹廬　匈奴傳六十四上

師古曰－－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成蹊　李廣傳贊二十四

諺曰桃李不言下自－－

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

爰臂　李廣傳

李廣－－

如淳曰臂如猨臂通肩也

厥角䭫首　諸侯王表二

王莽因母后之權漢諸侯王－－－－

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䭫首首至地言王莽漸漬威福漢之王侯莫敢怨望皆頓角䭫首至地而上其璽綬也晉灼曰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䭫與稽同

門牡飛　五行志七中之上

成帝元延元年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

晉灼曰章城門者西出南頭第一門也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也亦以鐵爲之韋昭曰次門者函谷關邊小門也師古曰非行人所由蓋關司曹府所在之門也

京房易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牡亡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爲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故谷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也

九流　藝文志十

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出於理官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出於

官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出於
稗官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
道旣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
家之術蠭出並作
師古曰稗音稊稗之稗稗官小官漢名臣奏
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
什三是也

初用夏正　高里　武帝紀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祀上帝于明堂十二月禪高里

應劭曰｜｜｜｜以正月爲歲首故改年爲
太初也｜｜｜者伏儼曰山名在泰山下師古
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
蒿里或呼爲下里者也字即爲蓬蒿之蒿或
者旣見太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
誤以高里爲蒿里混同一事文學之士共有
此謬陸士衡尚不免況其餘乎今流俗書本
此高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

犇命　昭帝紀

始元元年益州牂柯等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
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擊益州大破之
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
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
命奔走故謂之奔命師古曰犇古奔字耳犍
音虔又鉅言反

封君　食貨志四下

師古曰｜｜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

即山鑄錢　食貨志

建元以來用度少縣官往往｜多銅｜而｜｜
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

摩錢質取鋊　食貨志

姦或盜｜｜｜而｜｜
臣瓚曰許愼云鋊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
屑更以鑄錢西京黄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
也師古曰鋊音谷

皮幣　食貨志

有司言曰古者｜｜｜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
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
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

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
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
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
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
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
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
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
不可勝數
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鄭氏曰半
兩錢其文爲半兩實重四銖也師古曰繢繡

也繪五采而爲之如淳曰銀錫白金者雜鑄
銀錫爲白金也晉灼曰以重差小之者以半
斤之重差爲三品則中品六兩下品四兩也
師古曰橢音他果反橢圜而長之也

苑馬 景帝紀中六年

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
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
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
馬三十萬頭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
獸者通名爲苑故謂牧馬處爲苑

商顔 溝洫志九

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下
師古曰徵音懲即今所謂澄城也商顔商山
之顔也謂之顔者譬人之顔額也亦猶山領
象人之頸領

黔首 藝文志十 後漢光武紀

師古曰秦謂人爲——言其頭黑也又光武
建武五年注秦呼人爲黔首謂奴爲蒼頭以
別於良人也

鶡冠 藝文志 後漢志三十

楚人居深山以—爲—師古曰以鶡鳥羽爲

冠
後漢志武冠加雙鶡尾豎左右爲鶡冠云中郎
將羽林左右監等皆冠鶡冠鶡者勇雉也其鬬
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亭秦施之焉
徐廣曰鶡似黑雉出於上黨荀綽晉百官表
注曰冠插兩鶡鷙鳥之暴疏者也每所攫撮
應爪摧衂天子武騎故以冠焉傅玄賦注曰
羽騎騎者戴鶡

雉經 馮奉世傳贊四十九

申生ㅣㅣ
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
于新城之廟蓋爲俛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爲

牢讓
ㅣㅣ爵位 王嘉傳五十六

咀藥
王嘉引藥杯以擊地曰三公負國當伏刑都市
何謂ㅣㅣ而死
師古曰咀嚼也

劒璏 王莽傳六十九上
王莽爲新都侯就國孔休守新都相莽盡禮待
之緣恩意進玉具寶劒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
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滅瘢欲獻其璏耳
解其璏休復辭莽曰君嫌其價邪遂椎碎之自
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
見
師古曰瘢創痕也服虔曰璏音衛蘇林曰劒
鼻也師古曰璏本作璲後傳寫訛也璏自彘
璏字耳音篆說文云劒鼻玉也從玉彘音
直例反

秒忽 敍傳七十下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産氣黃鍾造計ㅣㅣ
劉德曰秒禾芒也忽蜘蛛網細者也師古曰
秒音眇其字從禾

置亭 馮奉世傳 劉屈氂傳又注
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

離飢寒 蕭望之傳四十八
邊郡數被兵ㅣㅣㅣ
師古曰離遭也

金選之品 蕭望之傳
西羌反張敞上書言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 度徒各反
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
皆得以差入穀贖罪天子下其議兩府丞相御
史以難問敞敞曰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
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ㅣㅣㅣㅣ
師古曰呂侯爲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
之呂刑後改爲甫侯故又稱甫刑也應劭曰
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
作鋝鋝即鍰也其重十二銖二十五分銖之
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

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刖辟疑赦其罰倍差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是其品也

名數　孔光傳五十一

元帝賜霸第一區徙——于長安
師古曰名數戶籍也

首鼠兩端　田蚡灌夫傳二十二

武安侯田蚡始未貴時往來侍酒於魏其侯竇嬰
所跪起如子姓及蚡貴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
而歸蚡蚡日益橫灌夫者父張孟嘗爲灌嬰舍

人得幸故蒙灌氏姓吳楚反夫父子俱有功武
帝時夫位至太僕後蚡請嬰城南田嬰曰老僕
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不許夫聞怒
蚡聞嬰夫怒不與田蚡亦怒兩人有隙蚡取燕
王女爲夫人嬰與夫俱往賀遂縛夫居室遣吏
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救夫因言蚡
短兩人廷辨之蚡罷朝召御史大夫韓安國怒
曰與長孺共治一禿翁何爲————嬰夫皆
棄市
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也居室
署名屬少府長孺安國字也張晏曰禿翁言
嬰年老嗜酒頭禿言當共治一禿翁也服虔
曰首鼠一前一却也

睢陽曲　梁孝王傳十七

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
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
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
者稱——今踵以爲故今之樂家睢陽曲
是其遺音

兩漢博聞卷第四

兩漢博聞卷第五 前漢

請問　鳴鏑　持滿
駿鸃冠　餐霞　倒景
涓人 蒼頭軍　上游　拾芥
天極　折膠　賈豎
長休告　大府　方中
爰書　縣土炭　景星
舞知 乾没　間適　緑車
珠襦　席勝　琅當
揁行書　尉薦　童騎
便面　金布令　犀利
千人司馬　畫象　度曲
甲觀畫堂　袷祭　郡將
股弁　駢度　蝬飲
馬復令　田輪臺渠犂　儀形
子午道　跬步　毛摯
東涇　曲臺記　大小戴
驪駒　鬼廷栢　真宅
鈷䥖　負海　隼
方制　日夜食　雒陽
酒泉郡　古瓜州　靈州

日南郡　耐刑　罽
略地　葭莩之故　前星
河源　會稽 禹穴九疑　紫貝
珊瑚　家徒四壁　犢鼻
罸微　請吏 一奇　流離
變告　持吏　附離
監奴　甲令　試守 一切
昆明池　居延　五屬國
詳延　鄜畤　密畤
吳陽上下畤　五畤　木寓龍馬
三服官　司馬門　陽朔年
微行　陵夷　客土
枌榆社　公社　官稷
樝櫝　米鹽　銀黃 三組
郎中令　中郎將　車戶騎三將
檻車　絶亢　沐猴
辟易　麗譙　蒂芥
懾弓　騎置　斷匈奴左右臂
分陝　甌脫　威斗
跂行喙息　豬其宮室　盱衡
校司馬　受降城

請閒　文帝紀　袁盎傳十九

代王至渭橋群臣拜謁太尉勃進曰願——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

師古曰閒容也猶今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又注云欲因閒陳私有所白也

鳴鏑　匈奴傳六十四上

冒頓作——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復射其愛妻左右或莫敢射皆斬之後獵以鳴鏑射殺其父頭曼自立

應劭曰鳴鏑髐箭也髐音呼交反師古曰曼音莫安反

持滿　匈奴傳

——傅矢外鄉

師古曰傅讀曰附鄉讀曰嚮持滿言滿引弓弩注矢外捍也

駿鸃冠　佞幸傳六十三　司馬相如傳二十七上

孝惠時侍中皆冠駿鸃貝帶傅脂粉

師古曰以——毛羽飾—海貝飾帶駿鸃即鷩鳥也音峻儀又相如傳注云駿鸃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采鮮明今俗呼為山雞其實非也

餐霞　相如傳二十七下

吸沆瀣兮—朝—

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夏食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為六氣

倒景　相如傳

貫列缺之——

服虔曰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

郊祀志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影倒

涓人　蒼頭軍　陳勝傳一　石奮傳十六

陳勝既為其御莊賈所殺而降秦勝故——將軍呂臣為——|起新陽

應劭曰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軍也師古曰涓潔也涓人主潔除之人涓音蠲石奮為

上游　項籍傳一　匈奴傳

高祖中涓中涓官名主居中而涓潔者

項羽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
必居||徙之長沙都郴
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師古曰游即流也又匈
奴傳從上游來厭人

拾芥 夏侯勝傳四十五

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
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地|爾
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横在地上者俛而拾
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
即俯字也

天極 李尋傳四十五

李尋云紫宮極樞通位帝紀
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
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其一明者太
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爲一體
故曰通位帝紀也

折膠 晁錯傳十九

鼂錯曰陛下絶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
南也欲立威者始於||來而不能困使得氣
去後未易服也
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
爲候而出軍師古曰使得氣去者使其得勝
逞志氣而去

賈豎 張良傳十

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其將屠者子|
|易動以利令持重寶啗秦將
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如僮豎故云
賈豎

長休告 丙吉傳四十四

丙吉居相位上寬大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

|||
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

大府 張湯傳二十九

||丞相府也

方中 張湯傳

張湯調茂陵尉治||
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師古曰古謂掘地
爲阬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筭程課者猶
以方計之

爰書 張湯傳

張湯劾鼠掠治傳||訊鞫論報

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送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覈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

縣土炭 天文志六 李尋傳

天文志曰冬至短極||炭動麋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踊

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而陽氣至則炭重夏至而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歷記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

李尋曰政治感陰陽猶鐵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

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

景星 天文志六

||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

舞知 乾沒 張湯傳

張湯||以御人始爲小吏||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師古曰舞弄其智制御他人也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乾音干

間適 杜欽傳三十

支庶有||之心

師古曰間代也音居莧反適讀曰嫡

綠車 金日磾傳三十八 王莽傳六十九上

金敞爲衛尉病甚上拜其子涉爲侍中使綠車載送衛尉舍

晉灼曰漢注||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如淳曰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李奇曰欲敞見其榮寵也

王莽得乘綠車從

師古曰亦以寵之也

珠襦 霍光傳三十八

將廢昌邑王太后被||盛服坐武帳中武士陛戟陳列殿下

晉灼曰貫珠以爲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
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

席勝　蒯通傳十五

桑利——威震天下
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

琅當　西域傳六十六上　後漢循吏傳序注

軍候趙德使罽賓與罽賓王陰末赴相失陰末
赴鎖——德殺副已下七十餘人
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
音郎
後漢注云王莽一家鑄錢保五人没入爲官奴
婢男子檻車女子步鐵鎖琅當其頸愁苦死
者十七八

傾行書　西域傳

服虔曰安息國——爲——記師古曰今西方
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横行不直下也

尉薦　趙廣漢傳四十六

趙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待遇吏
夥勤甚備
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

童騎　張敞傳四十六

出從——
師古曰以童奴爲騎而自從也

便面　張敞傳　王莽傳

張敞爲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
街使御吏驅自以——拊馬
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
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
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褎平而下圜即古
之便面也音頻面反
王莽常翳雲母屛面

金布令　蕭望之傳四十八

———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絶天年父
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
師古曰同共給之也自此已上令甲之文金布
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
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

犀利　馮奉世傳四十九

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
晉灼曰犀堅也

千人司馬　馮奉世傳

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皆不治民也

畫象　武帝紀元光元年

詔曰昔在唐虞｜｜而民不犯

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敢犯

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畫其衣服象五刑

度曲　元帝紀贊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被歌聲

應劭曰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也度曲謂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也荀悅曰被聲能播樂也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二八度音大各反被音皮義反

甲觀畫堂　成帝紀

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

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甲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畫堂但畫飾耳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彩畫之堂室

祫祭　平帝紀

元始五年｜｜明堂

應劭曰禮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

郡將　嚴延年傳六十

師古曰謂郡守爲｜｜者以其兼領武事也

般弁　嚴延年傳

嚴延年爲涿郡太守按大姓高氏獄吏皆｜｜

師古曰般戰者弁弁謂撫手也

縣度　西域傳烏秅國六十六上　西域罽賓國

烏秅國其西則有｜｜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

成帝時罽賓國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今縣度之阸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行者騎步相持繩索

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其鄉慕不足以安西
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也
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

蝯飲 西域傳
烏秅國山居累石爲室民接手飲
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
如蝯之爲

馬復令 西域傳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
師古曰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

田輪臺渠犂 西域傳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
出海內虛耗弘羊等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
犂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臣以爲可遣屯田卒詣
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以時益種五穀詔
曰今請遠田輪臺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
優民也
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

儀形 王莽傳六十九上
唯陛下——憂周之盛

子午道 王莽傳
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
陵直絕南山徑漢中
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
火也水以天一爲牡火以地二爲牝故火爲
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師古曰子北方也午
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
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
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
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爲
子午道

跬步 王莽傳
進不——
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足也音空蘂反

毛摯 義縱傳六十
義縱爲定襄太守郡中不寒而栗縱以鷹擊—
—爲治
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

束溼 甯成傳六十
甯成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少吏必陵其

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
師古曰操執持也東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
則易束操音千高反
孟卿傳五十八　藝文志十
曲臺記
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
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爲名師古曰
曲臺殿在未央宮藝文志注如淳曰行禮射
於曲臺后蒼爲記故名曰曲臺記漢官儀曰
大射于曲臺晉灼曰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
學於此行禮也

孟卿傳
大小戴
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皆
受經于后蒼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
王式傳五十八
驪駒
諸博士共薦王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諸大
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江公世爲魯詩宗心嫉
式謂歌吹諸生曰歌||式曰聞之於師客歌
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
早未可也遂謝病免歸
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

文穎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
在路僕夫整駕也客毋庸歸者庸用也主
人禮未畢且無用歸也
鬼廷柏　東方朔傳三十五
東方朔曰柏者鬼之廷也
師古曰言鬼神尚幽闇故以松柏之樹爲
廷府也
真宅　楊王孫傳三十七
楊王孫病將死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
吾真且曰死者物之歸也精神者天之有也

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夫裹
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
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
土就其||遂羸葬
缿筩　趙廣漢傳四十六
趙廣漢爲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
與爲婚姻吏俗朋黨患之出有案問故漏
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及得投書
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
後彊宗大族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

吏民相告訐廣蘪得以爲耳目

蘇林曰缿音項如缾可受投書孟康曰缿竹筩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師古曰缿若今盛錢臧瓶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其中也筩音同王温舒爲中尉少年投缿購告言姦

負海 五行志七下之上

秦大用民力轉輸起丨丨至北邊負海猶言背海也 五行志

隼

師古曰丨鷙鳥即今之鶻也鶻字音胡骨反鶻與鶻同 地理志八上

方制

黃帝丨丨萬里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方制以爲方域也 地理志八上

日夜食

丨丨丨則槷景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以此爲候 五行志七下之上李尋傳文注

雒陽 地理志八上

師古曰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陽水而加隹如魚氏說則光武已後改爲雒字也

酒泉郡 地理志八下

丨丨丨武帝太初元年開

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師古曰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味如酒

古瓜州 地理志

燉煌丨丨丨也地生美瓜

師古曰即春秋左氏傳允姓之戎居于瓜州也其地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靈州 地理志

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號非苑

師古曰苑謂馬牧也水中可居者曰洲此地在河之洲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曰丨丨又曰河奇也二苑皆在北焉

日南郡 地理志

故秦象郡武帝時更名屬交州

師古曰言在日之南所謂北戶以向日者

耐刑

高祖七年令郎中有罪耐已上請之
應劭曰輕罪不至于髡完其耏鬢故曰耏
古從彡髮膚之意也師古曰耏音而耏
謂頰旁毛也 高帝紀

罽
毛若今毲及氍毹之類也罽居例反毲音
昌
氍音瞿毹音俞說文云氍毹毾㲪之屬蓋方
言也別注云罽織毛爲布者 高帝紀

略地 高帝紀
九言||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

葭莩之故 王莽傳六十九 中山靖王傳二十三
王莽上言曰自諸侯王已下至於吏民咸知
莽與陛下有||
中山靖王曰今群臣亦有葭莩之親鴻毛之
重晉灼曰莩葭裏之白皮也師古曰蘆葭也
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喩著鴻毛
喩輕薄甚也

前星 五行志七下之下
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又星傳曰心
大星天王也其||太子也後星庶子也

河源 西域傳六十六 張騫贊三十一
西域傳|有兩|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
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
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
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
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中國河又
張騫傳贊曰禹行地下本紀言河出昆侖山
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
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昆侖
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
山經所有放哉尚書曰導河積石是謂河源
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崑崙也

會稽禹穴九疑 司馬遷傳三十二 司馬相如傳注
司馬遷自敘曰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
南游江淮上||探||窺九疑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
孔穴民聞云禹入此穴師古曰會稽也九
疑山名本箪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
名會稽也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葬

也嶷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嶷

紫貝 相如傳二十七上

豹｜｜郭璞曰紫具紫質黑文也師古曰具
水中介蟲古以為貨也

珊瑚 相如傳

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樹高二尺
餘枝格交錯無有葉

家徒四壁 相如傳

相如居成都｜｜｜｜立
師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

犢鼻 相如傳

相如身自著犢鼻褌
師古曰即今之衳也形似犢鼻故以名云
衳音之容反

蜀徼 西南夷傳六十五

巴蜀西南外蠻夷諸侯秦時嘗置吏焉秦滅
漢興皆棄此國而關｜故｜
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音工豹
反張揖曰徼謂以木石水為界者也

請吏 一奇 相如傳二十七下 西南夷傳

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
願為內臣妾｜｜比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武帝時唐蒙往
南粤食蜀枸醬問之知牂柯江出番禺城下
歸上書說上曰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
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之

流離 西域傳六十六上

｜｜出罽賓國
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
縹紺紅紫十種｜｜

變告 韓信傳四

師古曰凡言｜｜者謂告非常之事

持更 西域傳

杜欽說王鳳曰敵遣使報送罽賓國使非陵
之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
師古曰夜有五分更故分而持之

附離 五行志七下之下

成帝時恒過中星隕谷永曰星辰｜｜于天
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下將叛去故
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

監奴　霍光傳三十八

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

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

甲令　宣帝紀地節四年　後漢皇后紀十上

文穎曰蕭何承法秦所作為律令經是也

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

後漢書向使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試守一切　平帝紀元始元年　後漢齊武王縯傳注

平帝初即位詔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

師古曰時諸官有——者特加非常之恩令如真耳非凡除吏皆當試守也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他皆倣此

後漢注云試守者稱職滿歲為真

昆明池　武帝紀元狩三年

發謫吏穿——

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巂昆明國有滇池

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脩昆明池也師古曰謫吏吏有罪者罰而役之滇音顛

居延　武帝紀元狩二年

將軍去病出北地二千餘里過——

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

五屬國　武帝紀

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以處之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

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屠音儲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武威今涼州也酒泉今肅州也

詳延　武帝紀元朔五年

——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

師古曰詳悉也延引也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

鄜畤　郊祀志五上
畤音止神靈之所止也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作丨丨祭白帝焉
李奇曰三輔謂山陵間為衍

密畤　郊祀志
作鄜畤後八十四年秦宣公作丨丨於渭南祭青帝

吳陽上下畤　郊祀志
自秦宣公作密畤後二百五十年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自秦

作鄜畤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又作丨丨丨丨後五十年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
師古曰畦畤者如種韭畦之形而於畦中各為一土封也畦音下圭反

五畤　郊祀志
諸祠惟雍四畤上帝為尊高祖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至文帝始幸雍郊見丨丨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釆若人冠冕焉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

木寓龍馬　郊祀志
秦祠四畤每時用丨丨丨一駟木寓車丨一

駟各如其帝色
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　師古曰一駟亦四龍也

三服官　元帝紀
元初五年罷齊丨
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縰與纚同音山爾反

司馬門　元帝紀
師古曰丨丨丨者宮之外門也衛尉有八

屯衛侯司馬主衛士徼巡宿衛每面各二
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
項籍傳留司馬門三日
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
在四面皆有司馬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宮
之外門為司馬門
後漢趙王乾居父喪白衣出司馬門
注云諸侯王宮門有兵衛亦為司馬門
陽朔年　成帝紀
河平四年山陽火生石中明年改元為陽朔

師古曰朔始也以火生石中言陽氣之始
微行　成帝紀
鴻嘉元年上始為丨丨出
張晏曰於後門出從期門郎及私奴客十
餘人白衣組幘單騎出入市里不復警蹕
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
陵夷　成帝紀
帝王之道日以丨丨
師古曰陵丘陵也夷平也言其頹替若丘
陵之漸平也又曰陵遲亦如丘陵之逶遲
稍卑下也
客土　成帝紀
鄧曰昌陵作治五年百姓罷勞丨丨疏惡終
不可成
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
枌榆社　郊祀志上
高祖禱豐枌榆社
鄭氏曰枌榆鄉名也社在枌榆晉灼曰枌
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師古曰以此
樹為社神因以名也枌音符云反
公社　郊祀志

高祖令縣為公社
李奇曰公社猶官社
官稷　平帝紀
元始三年安漢公奏立丨丨
師古曰初立丨丨於官社之後是為一處
令史到置是於別所不相從也
槥櫝　成帝紀河平四年
民為水所流死不能自葬者令郡國給丨丨
葬埋

師古曰楃㠻謂小帳楃音握

米鹽 黃霸傳五十九 咸宣傳

黃霸為潁川太守為政、、靡密初若煩碎

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

咸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

銀黃 三組 楊僕傳六十

楊僕懷銀黃垂三組

師古曰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綬也

郎中令 百官公卿表七上

、、、秦官武帝更名光祿勳

臣瓚曰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

中郎將 百官公卿表

、、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

車戶騎三將 百官公卿表

郎中有、、、、皆比二千石

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漢儀注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

檻車 陳餘傳二

貫高與趙王檻車詣長安

師古曰檻車者車而為檻形謂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

絕亢 陳餘傳

貫高絕亢而死

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爾雅云亢鳥嚨也 音工郎反

沐猴 項籍傳一

人謂楚人、、而冠

張晏曰沐猴獼猴也師古曰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

辟易 項籍傳

楊喜為郎騎追項羽、、遙叱之喜人馬俱驚、、數里

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辟音頻亦反

麋熱 陳勝傳一

陳勝攻陳戍熱門中

師古曰罘罳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耳樓一名罳故謂爰處之樓爲ㆍㆍ然亦呼爲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爲樓以望敵也然巢罳相近本一物也

蔕芥　相如傳二十七上　賈誼傳

呑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ㆍㆍ

張揖曰蔕芥刺鯁也賈誼傳注師古云蔕芥小鯁也

攝手　相如傳二十七下

ㆍㆍ而馳

師古曰攝謂張手注天而持之也攝女涉反

騎置　西域傳六十六下

事有便宜因ㆍㆍ以聞

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

斷匈奴左右臂　西域傳贊　後漢班超傳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廼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絶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兩漢博聞五　二九

後漢班超曰先帝開西域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

注云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爲右也

分陜　王莽傳六十九中

王莽時ㆍㆍ立二伯

師古曰分陜者欲依周公召公故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

甌脫　匈奴傳六十四上

東胡使ㆍ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ㆍㆍ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

服虔曰甌脫作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也

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

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

威斗　王莽傳六十九下

王莽親之南郊鑄作ㆍㆍ威斗者以五石銅爲之長二尺五寸以厭勝衆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

兩漢博聞五　三十

李奇曰以五色藥水及銅為之師古曰若
今作鍮石之為
跂行喙息
上及飛鳥……蝡動之類
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
口出氣者也跂音岐喙音許穢反蝡音人
兗反
豬其宮室　王莽傳六十九上
古者畔逆之國既已誅討則……以為
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虛雖生菜茹而人不
食
李奇曰瀦其宮以為池用貯水也師古曰
豬謂畜水汙下也汙音烏所食之菜曰茹
盱衡　王莽傳
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
――厲色振揚武怒
校司馬　南粵王傳六十五
伏波將軍路博德討南粵而南粵王趙建德
士入海伏波遣人追故其――蘇弘得建
德

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之行軍都管司馬
也
受降城　匈奴傳　李陵傳二十四
單于甘少好殺伐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
我欲殺單于降漢〻聞此言故築――
李陵傳注師古曰受降城公孫敖所築

兩漢博聞卷第五

兩漢博聞卷第六

龍樓　枸醬　舉白
白繆　戲戟　清狂
著令　支庶　椹蘇
食采　三輔號為卿　迹射士
布鼓　桂後惠文　搒掠
抱弩負蘭　雞卜　挺身逃
傅會　衣褐　禁錢
浩穰　清閒之燕　扼虎命中
儲偫　除舍　摘觖

以日易月　椌柳胡桐白草
臧鏹　都護　督察
單于　竇門　日者
倒縣　碑碣　雖
賸行　炳脊蕭　柘漿
贅壻　隊帥　請室
兩宮　祖有功　天郊
斂塞　什器
除保父母同産令　給事宮司馬中
四輔　贅說　小學

首歲　下走　望舒
結轍　膠葛　纏人
奉歲　三宮　立樂府
百賈　案脉　厭衆意
雅拜　昆雞　靈鼉
釋蹻　褒城君　尺二牘
高譽　力政　臏
內朝外朝　傳漏　梁肉
特將　渾殽　邊穀
東丞相　譙讓　月𧌒日域

康問　詒　梟騎
兜離　二靳　比落蒙全
楚歌　顏山錢　體貌大臣
官師　粟紅腐　上東門
跡前事　無狀子　排擠
橐佗　刑名　戚里
建見　譏格　魁岸
微諫　假吏　宦吏
循江上

龍樓　成帝紀十

成帝為太子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
師古曰三輔黃圖桂宮在城中近北宮非太子宮張晏曰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

枸醬 西南夷傳六十五上

唐蒙使南粵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然亦不能臣使也

晉灼曰枸音矩師古曰子形如桑椹耳緣木而生非樹也味尤辛不酢令宕渠則有之食請曰飯

舉白 敘傳七十上

引滿舉白
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

自繆 孝武趙皇后傳

鄭氏曰自縊也師古曰繆絞也音居虬反

戲戟 匈奴傳六十四下

漢賜單于戲戟十
師古曰戲戟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音麾

清狂 昌邑王傳三十三

昌邑王清狂不惠
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

著令 吳芮傳四

高祖封吳芮長沙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故贊云著于甲令而稱忠也

支庶 同上

孝惠高后時封吳芮庶子二人為列侯
故贊云慶流支庶有以矣夫

樵蘇 韓信傳四

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小雅白華之詩云樵取桑薪

食采 揚雄傳五十七上 刑法志三

揚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晋之揚因氏焉揚在河汾之間

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謂之采地應劭曰左傳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

刑法志注師古曰因官食地故曰采地

三輔號為卿 王尊傳四十六

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

迹射士 同上

校尉傅剛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南山羣盜

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

布鼓 同上

王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

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

柱後惠文 張敞傳四十六

應劭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冠晋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獬廌一角今冠兩角以獬廌為名耳纚即今方目紗也纚音山爾反卷音去權反

榜掠 孫寶傳四十七 後漢陳寵傳附

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

陳寵曰獄者急於篣格酷烈

注云篣即榜也古字通用格擊也又陳萬年傳下獄掠治注云掠擊也音力向反

抱弩負籣 韓延壽傳四十六

如淳曰籣盛弩箭箙也師古曰鞮鍪即兜鍪也籣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鞮丁奚反鍪音莫侯反

雞卜 郊祀志五下

立粵祠而以雞卜

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

挺身逃 劉屈氂傳三十六

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難

傅會 爰盎贊十九

奚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
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

衣褐 張良傳
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

禁錢 賈捐之傳五十四下
賈捐之曰往者暴師曾未一年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
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

浩穰 張敞傳四十六
長安中浩穰於王輔
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衆之多也穰音人掌反

清閒之燕 蔡義傳三十六
蔡義上疏曰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說詩甚說之
師古曰燕安息也閒讀曰閑

扼虎 李陵傳二十四
力扼虎射命中
師古曰扼謂捉持之也命中者所指名處即中之也

儲偫 除舍 孫寶傳四十七 後漢肅宗紀
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
師古曰除爲修飾掃除也設儲偫謂豫備器物也偫文紀反
後漢書云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
注云儲積也跱具也言不預有蓄備

擿觖 孫寶傳
傅太后怒曰帝置司隸使——以揚我惡我當坐之
師古曰擿觖謂挑發之擿他歷反觖音決

以日易月 文帝紀後六年
文帝遺詔曰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
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爲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爲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
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爲以日易月乎

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旣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

檉柳胡桐白草 西域傳六十六上

樓蘭國出玊多葭葦｜｜｜｜｜｜

注云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孰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工匠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爲律檉丑成反

藏繈 食貨志四下

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耜器械種饟糧食必有取澹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孟康曰六斛四斗爲鍾繈錢貫也饟與餉同謂餉田之具也

都護 督察 西域傳

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旣至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之起自吉置矣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

師古曰都猶揔也言揔護南北之道督視也

單于 文帝紀 匈奴傳六十四上

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師古曰｜｜匈奴天子之號單音蟬

突門 後漢竇融傳附

注云｜｜守城之門墨子曰城百步爲一突門也

日者 高帝紀

師古曰｜｜猶往日也

倒縣 賈誼傳十八

賈誼曰天下之埶方｜｜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

碑碣 後漢竇憲傳附

封神丘兮建隆嵑

注云神丘即燕然山也方者謂之丨負者謂
之丨嵑亦碣也其例反

騅　項籍傳一
羽駿馬名丨
師古曰蒼白雜毛曰騅蓋以其色名之

贈行　段會宗傳四十
朋友以言丨丨
師古曰贈行謂將別相贈也

焫膋蕭　禮樂志二　郊祀歌
李奇曰膋腸間脂也蕭香蒿也師古曰以蕭
焫脂合馨香也膋來彫反焫人說反

柘漿　禮樂志樂府歌
應劭曰柘漿取其柘汁以為飲也醒病酒也
泰尊丨丨析朝醒
析解也

贅婿　賈誼傳十八
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丨丨者言
其不當出妻家亦猶人身之有肬贅非應所
有也贅之銳反分扶問反

隊帥　爰盎傳十九
如淳曰丨丨軍中小官

請室　賈誼傳　爰盎傳
賈誼曰大臣有辠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丨丨
而請辠耳
應劭曰請罪之室蘇林曰車駕出有請室令
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
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當以自
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頭血故示若
此也
爰盎傳云人上書告絳侯反時絳侯已就國徵
繫請室
師古曰請室獄也

兩宮　王莽傳六十九上
師古曰丨丨謂成帝及太后也

祖有功　景帝紀
詔曰古者丨丨丨丨而宗有德
師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

天郊　成帝紀建始二年
應劭曰丨丨在長安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

款塞　宣帝紀本始二年

百蠻鄉風｜｜來享

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

什器　平帝紀

師古曰軍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器亦猶今之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共畜調度也

除保父母同產令　元帝紀

初元五年詔｜光祿大夫已下至郎中｜｜｜｜｜之｜

應劭曰舊時相保一人有過皆當坐之師古曰特爲郎中已上除此令者所以優之也同產謂兄弟也

給事宮司馬中　元帝紀

元帝詔令從官｜｜｜｜｜｜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

應劭曰司馬中者宮內門也司馬主武兵禁之意也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師古曰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

四輔　谷永傳五十五

師古曰｜｜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

譖說　谷永傳

聽晻昧之｜｜

師古曰譖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晻與暗同

小學　杜鄴傳五十五

杜鄴初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才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藝文志載小學十家三十五篇

首歲　蕭望之傳四十八

師古曰｜｜歲之初首謂正月也

下走　蕭望之傳

應劭曰｜｜僕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又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注云言已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出文選

望舒 揚雄傳五十七上

——彌轡

師古曰望舒月御也彌歛也言天子之車欲轡徐行故假望舒為言耳

結轍 文帝紀後二年

使者冠蓋相望——於道

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

膠葛 揚雄傳

解難云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虖天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撠膠葛騰九

閎

師古曰撠揭也膠葛上清之氣也九閎九天之門撠音戟揭居足反

又甘泉賦齊摶摶其相膠葛兮

師古曰膠葛猶言膠加也

獿人 揚雄傳

——云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

服虔曰獿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有小飛泥誤著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之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古曰獿抆拭也故謂塗者為獿人獿乃高反

琴徽 揚雄傳

師古曰徽——也所以表發撫抑之處也

三宮 王嘉傳五十六

師古曰——天子太后皇后也

立樂府 禮樂志

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乃——采詩夜誦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章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

師古曰樂府之名蓋起於此韋昭曰竹宮以竹為宮也師古曰采詩夜誦者其言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

百賈 王嘉傳

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也

槃脉 王嘉傳

師古曰——為切脉也

厭衆意　王莽傳

莽欲｜｜｜

師古曰厭滿也一豔反

雅拜　何武傳五十六

何武爲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有司以爲詭衆虛僞武坐左遷楚內史

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槃辟猶槃旋也辟音闢詭違也

昆雞　司馬相如傳二十七上

張揖曰｜｜似鶴黃白色

靈鼉　相如傳

樹｜｜之鼓

師古曰以鼉皮爲鼓

釋蹻　王褒傳三十四下

離蔬｜｜而享膏粱

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蹻也師古曰蹻即鞋也居略反史記虞卿躡蹻擔簦說趙注云蹻草履也

褒成君　孔光傳五十一

孔霸以選授太子經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

如淳曰爲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

尺二牘　匈奴傳六十四上

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中行說令單于以｜｜寸｜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驁其辭以荅漢漢遺中行說使匈奴而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遂降匈奴不歸

高訾　貨殖傳六十一

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爲天下｜｜

師古曰王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豉亦致高訾訾讀與資同

力政　游俠傳六十二　五行志七中之下

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

戰國合從連衡｜｜爭彊

天子微弱諸侯力攻

師古曰政亦征也言專以武力相征討

釂　郭解傳六十二

郭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非其任彊灌之人怒刺殺解姊子

師古曰盡爵曰釂其人不飲而使盡爵乃強

灌之故怨怒也齰子笑反

内朝外朝 劉輔傳四十七

劉輔上書直諫收繫掖庭秘獄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諫得減死罪一等

孟康曰中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也

傳漏 董賢傳六十三

董賢｜｜在殿下

師古曰傳漏奏時刻也

梁肉 霍去病傳二十五 食貨志四上

師古曰梁粟類也米之善者食貨志曰梁好粟也即今之梁米也

特將 去病傳 張良傳十

衛青家爲｜｜者十五人

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爲將而出征也

高帝時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

師古曰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

渾殽 董仲舒傳二十六

賢不肖｜｜

汪云殽雜也

邊殽 劉屈氂傳三十六

如淳曰戍邊卒糧也

車丞相 車千秋傳三十六

千秋本姓田氏爲丞相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因號曰｜｜｜

譙讓 高帝紀

樊噲｜｜項羽

師古曰譙責也才笑反

月蝟日域 揚雄傳五十七下

長楊賦西厭｜｜東震｜｜

服虔曰蝟音窟穴之窟月蝟月所生也師古曰日域日初出之處也

廉問 高帝紀五年

高帝詔曰且｜｜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師古曰廉察也

詔 高帝紀

如淳曰｜告也自秦漢以下唯天子獨稱之

果騎 高帝紀

項羽未平北貉燕人來致——助漢
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
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
皆貉類也莫客反

兜離 後漢董祀妻傳附

言——兮狀窮停
注云兜離匈奴言語之貌

二斬 後漢曹世叔妻傳附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
注云儀禮曰父在爲母何以朞至尊在不敢
伸也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志也夫者妻之
天也婦人不——者猶曰不二天也

比落蒙全 後漢姜詩傳附

姜詩至孝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
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
——其安——
注云比近也落藩也

楚歌 高帝紀

漢圍項羽於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知
盡得楚地
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
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爲楚
人之歌猶言吳歈越吟耳若以雞鳴爲歌曲
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
夫人楚舞自爲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

顧山錢 平帝紀元始元年

平帝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月三百
如淳曰已論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
如徒六月顧山遣歸一說以爲當於山伐木
聽使入錢顧工直故謂之顧山應劭曰舊刑
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
薪故曰顧山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論女徒論罪已
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
以顧人也爲此恩者所以行太后之德施惠
政於婦人

體貌大臣 賈誼傳十八

————而厲其節也
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也

官師 賈誼傳

——小吏

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也

粟紅腐　賈捐之傳三十四下

太倉之——而不可食

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

上東門　賈誼傳

雒陽上東門

師古曰東面最北門曰——

跡前事　賈誼傳

臣竊——

師古曰尋前事之蹤跡也

無狀子　杜欽傳三十

紅陽侯與杜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

出關

師古曰無狀猶言不肖也

排擠　杜欽傳

——英俊

師古曰擠墜也

橐佗　匈奴傳六十四上

師古曰——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

刑名　元帝紀

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繩下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

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

君臣篇繩謂彈治之耳

戚里　萬石君傳十六

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為

——

廷見　萬石君傳

石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

至——如不能言者

師古曰廷見謂當朝而見時

議格　文三王傳十七

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

蘇林曰音閣

魁岸　江充傳十五

為人——

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

微諫　伍被傳十五

師古曰私諫之也

假吏　蘇武傳二十四

蘇武使匈奴有――常惠等
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
今差人充使典矣
宦吏　外戚傳六十七下
師古曰――謂奄人也
循江上　西南夷傳六十五
將兵――
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而上也

兩漢博聞卷第六

兩漢博聞卷第七　前漢

阿房　韋帶　弧引
魯縞　廁上　齧郗
么麼　北叟　丹青之信
渾元　椒除　秦中
東箱　大奴　南北軍　七校
飲泣　提封　袒裼
顖門　社木　菜色
伏歷　壺奧　牛衣
蹂躪　文母害　豪吏
梟首　啗秦將　甚亡謂也
七大夫　省中　海丞果丞
軨獵車　疇其爵邑　年號
大要　射聲　大長秋
長信少府　塊然　廉上
倅馬　薦草　刺舟
班輸　鶡雀　胥靡
部署　屬吏　博望苑
禖祝　少府私府　厄三七之閒
土著　不得月支要領　先容

匕首　寥廓之士　糒食
杜陵男子　押至　侵牟
質木　虎牢　句吴 干越
勃碣　三楚　罘罳
即拜　三始　蕭然
子母錢　腹非　姦鑄 赤仄
英錢　八銖錢　五分錢
四銖錢　五銖錢　契刀錯刀
連弩　便衣　一半冰
百金祱　問遺　舍匿

發車封　友壻　搏景
刷恥　埒富　稱之不容口
法宮　充賦　狐白
隨牒　巳然諾　餐錢奉邑

阿房 賈山傳
秦爲――之殿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一說
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爲房也

韋帶 賈山傳
布衣――之士
師古曰韋帶以單韋爲帶無飾也

弧弓 韓安國傳二十二
――䠶獵
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弓

魯縞 韓安國傳
彊弩之末力不能入――
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
細故以取喻也

劓上 賈山傳贊二十一
賈山自下――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
孟康曰劓上者謂劙切之也蘇林曰劓音摩
厲也師古曰劙工來反

齧厀 王褒傳三十四下
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厀故曰――

么麼　叙傳七十上

勇如信布彊如項籍威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

亨醢分裂又況｜｜尚不及數子

師古曰么麼皆微之稱也么一堯反麼莫可反

北叟

｜｜頗識其倚伏　王莽傳

丹青之信

明告以生活｜｜｜｜

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信

言明著也

渾元　叙傳

｜｜運物

師古曰渾元天地之氣也

椒除　王莽傳

群臣扶掖王莽自前殿南下｜｜

服虔曰除殿陛之道也椒取芬香之名也

秦中　婁敬傳

師古曰｜｜謂關中故秦地也

東箱　周昌傳十二

呂后側耳於｜｜聽

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

大奴　昌邑哀王傳

師古曰凡言｜｜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

南北軍　七校　刑法志三

漢初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

｜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外有樓船

皆歲時講肄脩武備云

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

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

七也

飲泣　賈捐之傳三十四下

｜｜巷哭

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

提封　東方朔傳三十五

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

師古曰｜｜謂提舉四封之內摠計其數也

裋褐　貢禹傳四十二

｜｜不完

師古曰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

之衣也裋音豎

闕門　夏侯勝傳四十五

夏侯建者勝之從父子也師事勝勝非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

建卒自｜｜

社木　眭弘傳四十五

師古曰｜｜社主之樹也

菜色　翼奉傳四十五

百姓｜｜

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爲菜色也

伏歷　李尋傳四十五

馬不｜｜不可以趨道

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

壼奧　叙傳七

究先聖之｜｜

應劭曰宮中門謂之闈宮中巷謂之壼苦本反

牛衣　王章傳四十六

師古曰｜｜編亂麻爲之即今俗呼爲龍具者

蹂躪　王商傳

百姓奔走相｜｜訛言大水至也

師古曰蹂踐也躪轢也蹂人九反躪音藺

文毋害

蕭何以｜｜｜爲沛主吏掾　蕭何傳九

蘇林曰無害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吏傳趙禹爲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

豪吏　曹參傳九

蕭何曹參並爲縣之｜｜

師古曰言爲吏之豪長也

梟首　高帝紀四年

漢王西入關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師古曰｜縣｜於木上

啗秦將　高帝紀秦三年

漢王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以利｜｜｜果欲連和

師古曰啗者以食餧人令其啗食徒濫反令言以利誘之取食爲譬

甚亡謂也　高帝紀

師古曰士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
七大夫　高帝紀
高帝詔曰其——以上皆令食邑
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
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
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省中　昭帝紀
昭帝八歲即位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為長
公主共養——
師古曰以供養天子故益邑也伏儼曰蔡邕
云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
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
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
當察視不可妄也
海丞果丞　平帝紀
元始元年置少府———各一人
師古曰海丞主海稅果丞掌諸果實也
軨獵車　宣帝紀
霍光廢昌邑王太僕以———奉迎曾孫是為
宣帝嗣昭帝後

文穎曰軨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也近世謂之
軨獵車李奇曰蘭輿輕車也是時未備天子
車駕故且取其輕便爾
疇其爵邑　宣帝紀地節二年
霍光薨詔曰大將軍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
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
張晏曰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
減也師古曰與讀曰豫
年號　武帝紀
武帝即位——建元元年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大要　陳萬年傳二十六
陳咸謂其父曰具曉所言——教咸諂也
師古曰大要大歸也
射聲　百官公卿表七上
——校尉掌待詔射聲士
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
名也應劭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
大長秋　百官公卿表
師古曰秋者秋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

爲皇后官名景帝時置皇后卿也

長信少府　百官公卿表

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更名||||

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爲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也

塊然　陳湯傳四十

師古曰||獨處之意如土塊也

廉上　趙充國傳三十九

辛武賢擊罕羌入鮮水北句||

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渭水岸曲而有廉稜也

倅馬　趙充國傳

趙充國上屯田奏曰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

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四也伉口浪反

薦草　趙充國傳

令虜云其美地||

師古曰薦稠草也

刳舟　王莽傳六十九下

師古曰攙所以||也

班輸　叙傳七十上

||搉巧於斧斤

師古曰班輸即魯公輸班也一說班魯班也與公輸氏爲二人也皆有巧藝也故樂府云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搉專也一曰競也搉音角

鶡雀　黃霸傳五十九

京兆尹張敞舍||飛集丞相府

師古曰此鶡音芬本作鳻此通用耳鳻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武賁鶡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鬬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今時俗人所謂鶡鷄者也音曷非此鳻雀也

胥靡　楚元王傳六

楚王戊淫暴申公白生二人諫不聽||之

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

部署　高帝紀

漢王引兵東定三秦||諸將

師古曰分部而署置

屬吏　昌邑哀王傳三十三

昌邑王賀徵入嗣位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至湖郎中令龔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以湔洒大王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

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之欲反湔澣也洒濯也湔子顛反洒先禮反捽持頭也衛士長主衛之官捽才兀反

博望苑　武五子傳三十三

武帝爲戾太子立———使通賓客

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

禖祝　武五子傳

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爲立禖使東方朔枚皐作——

師古曰禖求子之神也禮月令祀于高禖是也令朔等作祝禖之辭

少府私府　路溫舒傳二十一

路溫舒遷廣陽私府長

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諸侯曰——長者其官之長也

厄三七之間　路溫舒傳　谷永傳五十五

路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爲漢————

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十一年

成帝時谷永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直百六之災阸

孟康曰陽九之末季也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師古曰直當也

土著　張騫傳三十一

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

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即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也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直略反西南夷傳身毒國即天竺國也

不得月支要領　張騫傳

張騫至大月支留歲餘還—————

師古曰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支意趣無以持歸漢故以爲喻要一遙反

兖容　鄒陽傳二十一

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一

爲之一也

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萬乘器者天子車輿之屬也容謂彫刻加飾

匕首　鄒陽傳

一一竊發

師古曰匕首短劍也其首類匕便於用也

寥廓之士　鄒陽傳

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度也

糲食　司馬遷傳

服虔曰糲粗米也一斛粟七斗米爲糲音賴

一粱之一

師古曰食飯也

杜陵男子　蕭育傳四十八　後漢楊彪傳四十四

蕭育爲茂陵令扶風怒曰召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一一

一一何詣曹也

如淳曰賊曹法曹皆後曹也師古曰欲以職事責之也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召我詣曹乎

後漢曹操欲殺楊彪孔融謂操曰今横殺無辜海内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

押至　息夫躬傳十五

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一一

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

侵牟　李廣利傳三十一

將吏一一之

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

貿木　地理志八下

民俗一一

師古曰貿木者無有文飾如木石然

虎牢　地理志八上

成皐注云故一一或曰制師古曰穆天子傳云七萃之士生捕獸即獻天子天子畜之東虢號曰獸牢

句吳　干越　地理志八下

師古曰句音鉤夷俗語之發聲也亦猶越爲干越耳

勃碣 地理志 武帝紀元封元年注

｜｜之間一都會也

師古曰薊縣燕之所都也勃勃海也碣碣石也此石著海旁碣碣然特立之貌也

三楚 高帝紀

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

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

罘罳 文帝紀七年

未央宮東闕｜｜災

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罘罳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罘罳獨災也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罘音浮五行志注云罘罳闕之屏也

即拜 趙充國傳三十九

上廼拜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

師古曰即就也就其郡而拜之

三始 鮑宣傳四十二

如淳曰正月一日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由朝也

蕭然 食貨志四下

江淮之間｜｜煩費矣

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

子母錢 食貨志

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爲母也子輕也其輕少半故爲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爲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爲母輕爲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當三十續之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

腹非 食貨志

張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論

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
師古曰比則例也
姦鑄赤仄　食貨志
郡國鑄錢民多——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
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
師古曰姦鑄謂巧鑄之雜鉛錫應劭曰赤仄
謂子紺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今錢
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師古曰九充賦
及給官用皆令以赤仄

莢錢　食貨志
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
如淳曰如榆莢也
八銖錢　高后紀
高后二年行——
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
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
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
——錢
五分錢　高后紀
高后六年行——

應劭曰所謂莢錢者
四銖錢　文帝紀五年　食貨志
孝文時以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其文爲
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
師古曰恣其私鑄也
賈誼諫曰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各隱屏而鑄
作姦錢日多其爲禍博矣
五銖錢　武帝紀　食貨志
武帝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
食貨志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三官謂上
林三官也

契刀錯刀　食貨志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
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
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
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
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
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
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
刀身形負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

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
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臬甚不與志相應也
以扎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王莽
錢刀令並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
錯

連弩　李陵傳
李陵發｜｜射單于
張晏曰三十弩共一臂也弩去權反

便衣　李陵傳
師古曰謂著短衣小褎也

一半冰　李陵傳
李陵令軍士人持二升糒｜｜｜
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
之以備渴也

百金祱　朱建傳十三
朱建母死辟陽侯奉｜｜｜
師古曰贈終者之衣被曰祱言以百金爲衣
被之具祱式芮反其字從衣

問遺　婁敬傳十三
師古曰｜｜謂餉饋之也

舍匿　淮南厲王傳十四
｜｜者論皆有法
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

發車封　淮南厲王傳
不敢｜｜｜淮南厲王謀逆赦死罪載以輜車
令縣次傳王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
孟康曰檻車有封

友壻　嚴助傳三十四上
嚴助對武帝曰臣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
師古曰｜｜同門之壻也

搏景　主父偃傳三十四
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
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

刷恥　貨殖傳六十一
報彊吳｜會稽之｜
師古曰刷謂拭除之也

埒富　猗頓傳
與王者｜｜
師古曰埒等也

稱之不容口　爰盎傳十九

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

泩宮　晁錯傳

五帝神聖處——之中明堂之上

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

旡賦　晁錯傳

晁錯曰以臣——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

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旡賦此錯之謙也云如賦調也

狐白　臣衡傳五十一

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之裘而反衣之也

師古曰狐白謂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背毛爲裘而棄其白蓋取厚而温也衣於旣反

隨牒　臣衡傳

臣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在遠方

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常牒不被超擢者

已然諾　灌夫傳二十二

灌夫不好文學喜任俠——

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

餐錢奉邑　高后紀二年

列侯幸得賜——

韋昭曰稅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間賜是爲飡錢飡小食也師古曰餐飡同一字耳千安反飡所謂呑食物也餐錢賜廚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扶用反

兩漢博聞卷第七

兩漢博聞卷第八　後漢

大駕 法駕 小駕　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三老五更　橫吹　小侯學

清宮　三鱣　三互

鯨魚杵 蒲牢　周廬千列　鈎陳

尺一詔　肉刑　輦車驪駕

風角　通家蓬萊山　中書

名馬式　馬服君　汗簡

帝者諦也　治所　黃綬

闊步　東脩之饋　司馬法

三閭　鼓行　人品

角立傑出　國憂　禁民二業

琴增二絃　去符傳　清詔

去就之際　前星　征營

當陽侯　北寺獄　通儒俗儒

伎數　奏記　搜牢

叟兵　百六有會　郿塢 南北塢

鮮車怒馬　服練紅　八月賜羊酒

三關　天心　傳國璽

紫微宮　飛書　伊優抗髒

彈棊　格五　六博

意錢　蹴踘　步輓

摴蒱　甲乙科 射策　三獨坐

景風　閒氣　三統

百戶牛酒　駭雞犀　設屏

重繭　樞機　太后臨朝

闕覽　柱天　匿犀

儈牛　角力　魁糟

橐弓卧鼓　韋鉞　懸師

銀艾　晏開　鐵券

中藏　元元　左官

平帶　殊死　史書

生犀　六幽　廊廟之計

從官

大駕 法駕 小駕　輿服志二十九

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〻〻有小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八卿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四十六乘——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

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顯宗紀

永平三年烝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注云禮記曰冬祭曰烝烝衆也冬物畢成可祭者衆前書曰——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其舞人執羽籥——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其舞人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者高祖四年作言行武以除亂也其舞人執干戚光武草創禮樂未備今始奏之

三老五更　顯宗紀永平二年

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初行大射復踐辟雍尊事——兄事——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其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注云三朝之禮謂明堂辟雍靈臺也安車坐乘之車輭輪以蒲裹輪輭而安反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綏車中把也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皆冠進賢扶王杖其日乘輿先到辟雍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拜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

醬醢也

橫吹　班超傳三十七

拜班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注云古今樂錄曰——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橫吹麾幢皆大將軍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

小侯學　顯宗紀永平九年

爲四姓——開立——校置五經師

注云袁宏漢紀曰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清宮　楊秉傳四十四　前漢文帝紀附

王者至尊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注云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也
文帝即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
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
案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

三鱣
楊震傳四十四
有冠雀銜｜｜魚飛集楊震講堂前都講取魚
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
也先生自此升矣
注云冠音貫即鸛雀也鱣音善鱣似蛇臣賢

案續漢及謝承書鱣字皆作鱓然則鱣鱓古
字通也黃地黑文故云卿大夫服象也

三互
蔡邕傳五十下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
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法
三互謂婚姻之家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

鯨魚杵 蒲牢
班固傳三十下 前漢揚雄傳附
班固東都賦云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
注云｜｜謂刻｜作鯨魚形也鏗謂擊之也
薛綜注西京賦云海中有大魚名鯨又有獸
名蒲牢素畏鯨魚鯨魚擊蒲牢蒲牢輒大鳴
呼凡鍾欲令其聲大者故作蒲牢於其上撞
鍾者名爲鯨魚鍾有篆刻之文故曰華
楊雄河東賦鳴洪鍾
師古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鍾之鍾左五鍾皆
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右五鍾皆應

周廬千列
班固傳三十上
注云宿衛之廬周於宮也千列言多也

鉤陳
班固傳
周以｜｜之位衛以嚴更之署

注云周環也鉤陳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
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

尺一詔
李雲傳四十七 陳蕃傳五十六
李雲書曰尺一拜用不經御省
注云｜｜之版謂｜策也
陳蕃疏曰尺一選舉宜委尚書三公
注云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肉刑
郎顗傳二十下
注云漢法｜｜三謂黥也劓也左右趾也文
帝除之當黥者髡鉗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

當左右趾者笞五百

輦車驪駕　寇恂傳六

光武北征軍食急乏寇恂守河内以ーーーー轉輸前後不絶

注云驪駕併駕也輦車人挽行也

風角　郎顗傳

郎顗學京氏易善ーー星筭

注云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筭謂天文筭數也

道家蓬萊山　竇章傳十三

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ーーーーー

注云老子爲守藏史復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爲仙府幽經祕録皆在焉

中書　伏湛傳十六

永和元年詔伏無忌與議郎黄景校定ーー五經諸子百家藝術

注云中書内中之書也

名馬式　馬援傳十四

馬援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式

還上之因表曰臣援嘗師事楊子阿受相馬骨法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孝武時善相馬者東門京（東門姓也京名也）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爲金馬門臣謹依儀氏等數家骨相以爲法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ーー

馬服君　馬援傳

馬援其先趙奢爲將號曰ーーー子孫因爲氏

注云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馬服君

汗簡　吴祐傳五十四

吴祐父恢爲南海太守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諫止之

注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ーー

帝者諦也　李雲傳

孔子曰ーーー

注云審諦於物也

治所　前漢朱博傳

師古曰刺史所止理事處

貢綬
師古曰縣丞尉職卑皆——　朱博傳
閒步
朱博去吏——至廷尉下雪陳咸事　朱博傳
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閒步謂步行而伺閒隙以去
東脩之饋
大夫無境外之交————　第五倫傳三十一
汪云束脩束帛也脩脯也饋遺也
司馬法　孔融傳
汪云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其法論田及兵之法也

三閭　孔融傳
汪云即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故曰——
鼓行　荀彧傳六十
汪云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
——而前
人品　郭泰傳五十八
郭泰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汪云謝承書云泰之所名——乃定先言後

驗衆皆服之　徐穉傳四十三
角立傑出
桓帝徵徐穉姜肱等並不至帝問陳蕃曰徐穉等孰爲先後蕃曰穉爰自江南卑薄之域——
——宜當爲先
汪云如角之特立也
國憂
奔——又曰來平大憂
禁民二業　劉般傳二十九
劉般上言曰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

漁捕
汪云二業謂農者不得商賈也
琴增二絃　仲長統傳三十九
汪云三禮圖曰—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曰少宮少商—最清也
去符傳　竇固傳十三
竇固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以屬固
汪云專將兵者並有符傳擬合之取信令去符傳皆受固之節度

史203-215

淸詔　第五種傳三十一
第五種永壽中以司徒掾——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
注云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尉淸詔使荆州又此言以司徒淸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淸詔負以承詔使也

去就之槩　周燮傳序四十三
識——
注云槩節也候時以居不失去就也

前星　廣陵思王傳三十二
注云天官書曰心——太子之位也

征營　鍾離意傳三十一
鍾離意上疏曰不勝愚戇——罪當萬死
注云征營不自安也

當陽侯　淸河孝王傳四十五
注云當陽今荆州也

北寺獄　千乘貞王傳
北寺獄名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卽若盧獄也

通儒俗儒　杜林傳十七
注云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也若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也

伎數　桓譚傳十八
小才——之人
注云伎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史卜之官也

奏記　班固傳三十上
班固——於東平王蒼
注云奏進也記書也前書待詔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

搜牢　董卓傳六十二
董卓旣行廢立之事是時洛中金帛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剽虜資物謂之——
注云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

叟兵　董卓傳
呂布軍有——內反引李傕入城
注云叟兵則蜀兵也漢代謂蜀爲叟

百六有會　董卓傳贊
————過剝成災
注云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

之中有九度陽厄五陰厄四陽爲旱陰爲水
初入元百六歲有陽厄故曰百六之會

郿塢　南北塢　董卓傳　獻帝紀　皇甫規傳

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
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
畢老旣敗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
斤錦綺紈素奇玩積如丘山

李傕移獻帝幸北塢

注云營居曰塢一曰庳城時帝在南塢傕迎帝
幸北塢字林曰塢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隖

皇甫規傳覆没營塢音烏古反

鮮車怒馬　第五倫傳三十一

第五倫爲蜀郡太守蜀地肥饒掾史家貲多至
千萬皆丨丨丨丨以財貨自達倫悉罷遣之更
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

注云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

服練紅　東海恭王傳三十二

宗室東海孝王臻兄弟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
毀瘠至丨丨丨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
闕因復重行喪制

注云旣祥之後而服練也禮記曰練衣黃裏
縓緣縓淺絳也　鄭均傳十七

八月賜羊酒

鄭均爲尚書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元和元
年詔曰鄭均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
髮不怠其賜均穀千斛常以丨丨長吏存問丨
丨顯茲異行

注云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
遺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
養育之也

三關　馮衍傳十八上

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丨丨西爲國蔽

注曰三關謂上黨關壺口關石陘關也陘音邢

天心　郎顗傳二十

注云李巡曰北極居丨丨也居北方正四時謂
之北辰也

傳國璽　徐璆傳三十八

徐璆道爲袁術所劫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
還許上之

注云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爲方寸璽秦以

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
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
永昌號曰｜｜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
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簒元后求璽后乃出
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送上更始
更始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以上光武孫
堅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
堅乃浚井得璽袁術拘堅妻求之得璽舉以
向肘時璆得而獻之

紫微宮　霍諝傳三十八
注云天有｜｜｜是上帝所居也王者立宮象
而爲之也

飛書　梁松傳二十四
梁松怨望乃縣｜｜誹謗下獄死
注云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名
書也

伊優抗髒　趙壹傳七十下
趙壹詩云｜｜北堂上｜｜倚門邊
注云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髒高伉倖直之
貌也佞媚者見親故昇堂倖直者見棄故
倚門

彈棊　梁冀傳二十四
梁冀能挽滿｜｜格五六博蹴踘意錢之戲 挽滿猶引強也
注云藝經曰彈棊兩人對局白黑棊子各六
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

格五　梁冀傳　吾丘壽王傳三十四附
注云前書吾丘壽王善｜｜音義云簺也蘇
代反說文曰行棊相塞謂之簺鮑宏簺經曰
簺有四采塞四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
故謂之格五

六博　梁冀傳
注云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
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按莊子云博塞以遊
注云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塞亦
博類

意錢　梁冀傳　王符傳三十九
注云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
數即攤錢也
王符潛夫論曰或以遊博持掩爲事

注云博謂六博掩謂——也

蹴踘　梁冀傳

注云劉向別傳曰——者傳言黃帝所作或
曰起戰國之時蹴鞠兵勢也所以講武知有
材也

步驟　曹褒傳二十五

詔曰三五——優劣殊軌
注云孝經鈎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

掾屬　蓋延傳八

蓋延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延以
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
注云古者三公下至郡縣皆有——續漢志
曰建武十八年立刺史十三人人主一州皆有
從事史假佐每郡皆置諸曹掾郡中列掾非
一延並爲之故言歷也

甲乙科　射策　順帝紀陽嘉元年

注云前書音義曰———謂作簡策難問列
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荅之謂之——
上者爲甲次爲乙若録政化得失顯而問之
謂之對策

三獨坐　王常傳五

注云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
皆專席號———

景風　和帝永元三年

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曹相國後容城
侯無嗣宜求近親須——紹封以章厥功
注云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
則封有功

間氣　郎顗傳二十下

郎顗曰處士漢中李固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
之生固必爲聖漢
注云元爲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
氣爲帝——爲臣宮商爲佐秀氣爲人也

三統　陳龍傳三十六

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
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
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
天地已交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
——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君以此時
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

百戶牛酒　肅宗紀元和二年

詔賜河南女子————

注云史記封禪書百戶牛一頭酒十石臣賢謂女戶頭即今之女戶也天子稱慶恩當普洽所以男戶賜爵女子賜牛酒

駭鷄犀　西域大秦國傳七十八

注云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鷄中鷄欲往啄米至輙驚却故南人名爲駭鷄

設屏　齊王縯傳四

人君正屏有所不聽

注云白虎通曰所以——何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

重繭　段熲傳五十五

段熲與東羌戰羌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

注云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淮南子曰申包胥曾繭重胝

樞機　明德馬皇后傳十

先帝防愼舅氏不令在——之位

注云樞機近要之官也

太后臨朝　安思閻皇后傳十下

注云蔡邕獨斷曰少帝即位——即代攝政——前殿—羣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奏事上書皆爲兩通一詣后一詣少帝

闚覽　張升傳七十下

張升少好學多——而任情不羈

注云闚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

柱天　齊王縯傳四

齊王縯自稱——都部

注云柱天者若天之柱也

匿犀　李固傳五十三

李固貌狀有奇表鼎角——足履龜文

注云鼎角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

儈牛　逢萌傳七十三

王君公——自隱

注云口無二價時人曰避世墻東王君公儈

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

角力　隗囂傳三

注云||爭力也

慰藉　隗囂傳

隗囂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禮言
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之良厚

注云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
甚也

橐弓卧鼓　隗囂傳

注云卧猶息也

章鉞　李固傳五十三

李固誅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
左提||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

注云章謂所上章也鉞斧也鈇鑕鍖也

懸師　皇甫規傳五十五

皇甫規上疏乞自効||之費且百億計

注云懸猶停也

銀艾　張奐傳五十五

張奐曰吾前後仕進十要||

注云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

晏開　耿國傳九

使塞下無||之警

注云有警急則開門晚也

鐵券　祭遵傳十

丹書||傳於無窮

注云鐵券鐵契也前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
誓丹書鐵契

中藏　蓋勳傳四十八

帝曰吾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

注云||謂內藏也

元元　先武紀

注云||謂黎庶也前書武帝詔勸元元師
古曰元元善意

左官　丁鴻傳二十七

丁鴻上封事曰||外附之臣依託權門

注云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為
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

韋帶　周磐傳二十九

周磐解||就孝廉之舉

注云以韋皮為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莘

帶故解之

殊死　光武紀一上

光武詔罪非犯｜｜一切勿案

注云殊死謂斬刑殊絶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一切謂權時非久制也

史書　安帝紀五

安帝年十歳好學｜｜

注云史書者史籀所作凡五十五篇可以教童幼

生犀　肅宗紀元和元年

南徼外蠻夷獻｜｜白雉

注云山海經曰犀似牛而猪頭黑色交州記曰犀有毛如豕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線自本達末則為通犀

六幽　肅宗紀章和元年

光照｜｜

注云六幽謂六合幽隱之處

廊廟之計　中屠剛傳十九

注云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

從官　前漢元帝紀附

永光五年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縣被害者與告

晉灼曰從官即上侍從之官也言凡為吏為從官其本縣有被害者皆與休告

兩漢博聞卷第八

博聞類纂卷第九　後漢

六璽　紫泥　通中枕　方領
鹿車　文降　重問
蔡信　回穴　投間
紕謬　閥閱　嬰城
油戟　紫艾綬　兼兩
骨鯁　奕世　龜鼎
竹帛　鍛鍊　肆毦
保傅　侍上　五營　仙人山圖
入門　瑑玦　峭覈
露布　白越　跋扈
東園梓器　采女　富於春秋
姑息　梗槩　騷亂
巨萬　輈張　府帑
稽故　詿誤　浮屠
伊蒲塞　桑門仁祠　神道　刀筆
輕車　伍伯　充庭車
口賦　旄頭騎　長轂
祿車　烽燧　同門學
勑表門閭　苛政　羽檄

三河　殿最　鉗釱
輿地圖　制詔　赤草
幕南　野穀旅生　亭候
牙門　衿帶　閶闔
投繯　庶孽　大較
輜重　屠唐鄉　中堅
雲車　武關山為地門　樓車
面縛　古書　盤盂銘
奏　嚴棘　珠畫祕器
賜胙　江沔　酒鑪
縣廷　梁益　喉舌之官

六璽　紫泥　光武紀建武三年

赤眉君臣面縛奉光武以高帝璽綬
注云蔡邕獨斷曰皇帝——皆玉螭虎紐
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
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皆以武都——封
之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
所刻

中枕　鍾離意傳三十一

注云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
新青縑白綾被晝夜更宿帷帳畫｜｜卧
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
下天子一等

方領　馬援傳十四

注云前書音義曰頸下施衿領正方學者之
服也

鹿車　趙憙傳十六

州憙避赤眉兵以泥塗友人韓仲伯婦面載以
｜｜
注云風俗通曰鹿車窄小載容一鹿

文降　皇甫規傳五十五

中外共誣皇甫規貨賂群羌令其｜｜
注云以文簿虛降非真心也

重問　王龔傳四十六

舊典大臣不有大罪不至｜｜
注云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成帝時丞相薛宣
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
音義曰大獄重故以秩二千石五人同問之

棨信　竇武傳五十九

取｜｜閉詣禁門
注云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九居宮中皆施
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官爲封棨傳審
印信然後受之

回穴　盧植傳五十四

植上書曰今之禮記特多｜｜
注云回穴紆曲也

投間　延篤傳五十四

延篤書曰百家衆氏｜｜而作
注云言誦經典之餘投射間隙而戲百氏也

粃謬　盧植傳

植書云周禮諸經發起｜｜
注云粃粟不成喻義之乖僻也

閥閱　章帝紀

詔曰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
注云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言務取賢才
不拘門地

嬰城　卓茂傳十五

｜｜者相望
注云言以城自嬰繞

油戟 杜詩傳二十一

杜詩歲中三遷爲侍御史世祖召見賜以棨戟

注云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代以赤油韜之亦謂之｜｜王公已下通用之

紫艾綬 馮魴傳二十三

獲嘉侯馮石安帝寵之賜｜｜｜

注云艾即盭綠色也其色似艾

兼兩 吳祐傳五十四

吳祐諫其父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曰此書若成則載之｜｜

注云車有兩輪故稱兩也

骨鯁 來歙傳五

注云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爲鯁

奕世 楊秉傳四十四

楊秉疏曰臣｜｜受恩

注云奕猶重也

龜鼎 宦者傳六十八

宦者論云魏武因之遂遷｜｜

注云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

竹帛 和熹鄧皇后傳十

注云竹謂簡冊帛謂縑素

鍛鍊 韋彪傳十六

｜｜之吏持心近薄

注云鍛椎也鍛鍊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

時髦 順帝紀贊

注云髦俊也郭璞云士中之俊猶毛中之髦

保阿傅土 順帝紀贊

注云｜安也｜倚也言可依倚以取安傅姆之類也｜｜謂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增邑土也

五營 順帝紀

注云｜｜五校也謂長水步兵射聲胡騎車騎等五校尉也

仙人山圖 西南夷傳七十六

莋都夷者武帝開之土出長年神藥｜｜｜｜所居焉

注云劉向列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馬

蹋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黄當歸羌活玄參
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道士自云五岳使
人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隨之
莫知所終 王龔傳論四十六

晨門

——有抱關之夫

注云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
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兼言之

環玦 袁譚傳六十四下

審配上書袁譚曰願將軍熟詳吉凶以賜——

注云絶人以玦反人以環

峭覈 第五倫傳論三十一

第五倫——爲方

注云峭覈謂其性峻急好窮覈事情

露布 李雲傳四十七

李雲素剛憂國將危乃——上書移副三府

注云露布謂不封之也幷以副本上三公府也

白越 明德馬皇后傳十

馬太后賜諸貴人——三千端

注云白越越布也

跋扈 朱浮傳二十三

注云——猶暴横也又梁冀傳注跋扈猶強
梁也

東園梓器 虞皇后傳十下

虞皇后崩斂以——畫——壽——

注云東園署名屬少府掌爲棺器梓木爲棺
以漆畫之稱壽器者欲其久長也猶如壽宫
壽陵之類也大臣薨亦多賜東園祕器

采女 鄧皇后傳

鄧皇后少入掖庭爲——絶幸

注云采擇也因采擇而立名

冨於春秋 樂恢傳三十三

注云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稱冨

姑息 朱穆傳三十三

注云——且也——安也小人之道苟且取安也

梗槩 杜篤傳七十

杜篤曰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槩

注云——猶粗略也

鬀亂 邊讓傳七十下

注云鬀剪鬄爲鬄也亂毁齒也大戴禮曰男

八歲而髫女七歲而齔　鄧皇后傳十下

巨萬

賞賜——計　董皇后傳十下

注云巨大也大謂萬萬也

輈張

汝今——怙汝兄邪　鄧訓傳六

注云輈張猶彊梁也

府帑　鄧訓傳

注云帑金帛所藏之府

稽故

擁衛——令不得戰　光武紀

注云稽故謂稽留事故也

詿誤

注云詿亦誤也音桂

浮屠　楚王英傳三十二

注云袁宏漢記——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

伊蒲塞　桑門　仁祠　楚王英傳三十二

顯宗詔天下死罪皆入縑贖楚王英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贖罪下詔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桑門之盛饌

注云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華翻爲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沙門也

神道　中山簡王傳三十二

中山簡王薨詔大爲修冢塋開——

注云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標謂之神道

刀筆　劉盆子傳

注云古者記事於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

法駕（?）　楊賜傳四十四

注云續漢書——古之戰車也雕朱輪輿不巾不蓋甾矛戟幢麾甾側事反謂插也

伍伯　曹節傳六十八

騎營五百

注云韋昭辯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

令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

充庭車　安帝紀

永初四年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

注云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於庭故

曰——也以年飢故不陳

口賦　光武紀

注云漢儀注曰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

人百二十爲一筭又七歲至十四出口錢人

二十以供天子至武帝時又口加三錢以補

車騎馬

旄頭騎　光武紀

注云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爲旄頭被髮先驅

魏文帝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

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

水故秦因是置——使先驅

長檄　安帝紀

民訛言相驚窮困道路若欲歸本郡在所爲封

——

注云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牒欲歸者皆給

以長牒爲驗

葆車　光武紀

注云——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爲

葆

烽燧　光武紀

注云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皐桔皐

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有寇即燃火相告曰

—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煙曰—晝則

燔燧夜乃舉烽兜零籠也

同門學　張酺傳三十五

注云張酺從祖父充與光武——光武即

位求問充充已死又前漢孟喜傳注云同門

同師學者也

甄表門閭

————旌顯厥行

注云甄明也旌章也里門謂之閭旌表者若

今樹闕而顯之

苛政　光武紀

注云說文曰—小草也言—令繁細

羽檄　光武紀

注云魏武奏事云若有急即插以雞羽謂之

｜｜

三河　光武贊

注云河南河北河東也

殿最　光武紀

注云｜後也謂課居後也｜凡要之首言課居先也

鉗鈦　光武紀

建武二十二年詔赦徒皆弛解鉗衣絲絮

注云弛解脫也鈦足鉗也徒計反又大蓋反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今赦許之

輿地圖　光武紀

注云廣雅曰輿載也言載在地者皆圖畫之

制詔　光武紀

注云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

赤草　光武紀

中元元年｜｜生於水崖

注云赤草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巳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

幕南　光武紀

匈奴北徙｜｜地空　光武紀

野穀旅生　光武紀

注云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

亭候　光武紀

注云｜｜伺候望敵之所前書曰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漢因之不改

牙門　袁紹傳六十四上

麴義乘勝到公孫瓚營拔其｜｜

注云兵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

即周禮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

衿帶　杜篤傳七十

關梁之險多所｜｜

注云衿帶衣服之要故以喻之

閒關　荀彧傳論六十

荀君乃越河冀｜｜以從曹氏

注云閒關猶展轉也又前書王邑戰敗馳入宮閒關至漸臺注云閒關猶言崎嶇展轉也

投繯　吳祐傳五十四

｜｜而死

注云謂以繩爲繯投之而縊也繯胡犬反

庶孽 杜喬傳五十三

注云孽賤也猶樹之有孽生也

大較 延篤傳五十四

注云較猶略也

輜重 光武紀

注云釋名曰輜厠也謂軍糧什物雜厠載之
以其累重故稱——重直用反

屠唐鄉 光武紀 高帝紀注附

光武進——子——

注云多所誅殺曰屠唐子鄉地名
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誅其人如屠六畜然

中堅 光武紀

衝其——

注云凡軍事中軍將最尊居中以堅銳自輔
故曰中堅

雲車 光武紀

注云——即樓車稱雲言其高也升之以望
敵猶公輸般爲雲梯之械

武關山爲地門 劉盆子傳一

注云武關在今商州上洛縣東河圖括地象曰
——————上爲天齊星下爲文宿辰

樓車 光武紀

或爲地道衝輣撞城

注云衝撞車也輣——也

面縛 光武紀

注云面偝也謂反偝而縛之

占書 袁敞傳三十五

張俊自獄中—獄吏上—自訟

注云占謂口授也前書陳遵憑几口占書吏

是也

盤盂銘 朱穆傳三十三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
銘書成敗以防遺失

注云黄帝作巾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誡太
公陰謀曰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
新捐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
以人自照者見吉凶觴銘曰樂極則悲沉湎
致非社稷爲危也 胡廣傳三十四

章奏

注云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群臣之
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二曰｜三曰表四
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
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
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
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
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

嚴棘 寇榮傳六

尚書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確其過寘於｜｜
之下

注云質正也確實也苦角反嚴棘謂獄也易
曰繫用徽墨寘于叢棘 袁安傳三十五

珠畫祕器

袁逢卒賜以｜｜特詔｜｜
注云前書董賢死以沙畫棺音義云以朱沙
畫之也珠與朱同祕器棺也董賢傳沙畫棺
以朱砂塗之而又雕畫也 鄧彪傳三十四

賜胙

注云胙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胙同
姓則留之宴不預祭而｜｜重之也

江沔 荀彧傳六十

注云沔即漢水也孔安國曰漢上爲沔

酒鑪 孔融傳六十

注云鑪累土爲之以居｜瓮如鍛｜故名鑪
字或作壚

縣廷 郭太傳五十八

郭太早孤母欲使給事｜｜
注云蒼頡篇曰廷直也說文廷朝中也風俗
通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
也

梁益 獻帝紀

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
注云兗豫青徐荊揚冀益雍也九數雖同而
禹貢無益州有梁州然｜｜亦一地也前漢
武帝置十三部刺史改雍曰梁改梁曰益

喉舌之官 李固傳五十三

李固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
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
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 賦布也

注云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曰斗爲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

兩漢博聞卷第九

兩漢博聞卷第十 從淡

金馬碧雞　火鼉　虎眠枕
猩猩　鉤黨　河潼
貊獸　烊珠　桄榔麩
徼墨　都亭　長秋宮
葱嶺　雪山　龍沙
壟墜　原羊　三臺
渾儀　蜑蛾　伏臘
祖臘　墳荒　冒彤
宰士 飛祠　古謚　復土
邸第 甲科　挾纊　追北
赤地　盤鞮　材歸
貍餅　扉門　果下馬
縞素　師子 封牛　鴻都門學士
貴官　天祿 渴烏　紹介
六船　蒙衝船　推步
霄　沆瀣　穀飲
蘆落 院落　熊經 鳥伸　餅 胡麻 栗 白麻
青牛道士　鳳閣　竊疑
明府　挑塡　金少光珠

六丁　玉搔頭　牛黄
五嶺　壽蔵　金薤
五溪　捉勁　精廬
水排　捧握　良藻
方舟　雨師風伯　龍門
巫覡之言　銀臺　曾城
尺牘　欄杆填滿　容車
交河　翡翠　丙穴
三泉　折角巾　邊福
桑侯紙　交時　三輔
門下掾　錚錚　觸羊頭
緑林　黄巾　赤眉
錢塘　華陽國志　蟬蛻
日祀 閒祀　駢奴　矢石
金行之氣　鈴央之符　胎息氣
鰕魚　黄鉞　方底素 虎齒
銀璫　燕首繫趾　五時衣
寶錮　風爲號令　國衣
杠　五經博士一家之學　白虎觀 石渠
寢祭　專門

金馬碧鷄　西南夷傳七十六　前漢王褒傳
越嶲郡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鷄金馬光景時時
出見
注云禺同山在今姚州揚波縣王褒碧鷄頌
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
碧之鷄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上之鄉歸來
歸來漢德無疆廣乎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
志曰碧鷄光景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
似馬碧形似鷄也
方士言益州有――――之寶可祭祀致也宣
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
火浣
注云――即火浣布也神異經曰南方有火
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
燒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
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常居火中時時出外而
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作布用
之若汙以火燒之則清潔也傅子曰長老說
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
卿朝臣前佯爭酒失杯而汙之冀偽怒解衣

燒之布得火燁然而熾如燒凡有垢盡火滅
粲然潔白如水澣也
虎魄枕　西南夷傳
注云廣雅曰ーー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
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
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為ーー出巂
省及人秦閔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千年化
為茯苓茯苓千歲化為虎魄今太山有茯苓
而無虎魄永昌有虎魄而無茯苓
狌狌　西南夷傳

注云酈元水經注曰ーー形若狗而人面頭
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
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狌狌在山谷中行無
常路百數為群土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
屩子土人織草為屩數十量相連結狌狌在
山谷見酒及屩知其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祖
名字乃呼其名而罵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
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又取屩
子著之若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屩子
相連不得去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到牢邊

語云狌狌肥者出之既擇肥竟
相對而泣即左思賦云狌狌啼而就禽者也
昔有人以狌狌餉封溪令問餉何物狌狌自
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屩耳無他飲食
鉤黨　史弼傳五十四
注云鉤謂相連也又靈帝紀注鉤謂相牽引
也
河潼　傳贊五十五
注云潼谷名谷有水曰潼水即潼關
貊夬　西南夷傳

注云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狀頗似熊多
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貊色蒼白其皮
猛煖
蚌珠　西南夷傳
注云徐衷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
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
魚在蚌左右ーー長三寸半凡三品珠也
桄榔麵　西南夷傳
牂牁句町縣有ーー木可以為ー百姓資之牂
牁即夜郎也楚頃襄王遣將莊豪滅夜郎改其

名為胖柯

注云臨海異物志曰桄榔木外皮有毛似栟

櫚而散生其木剛作鋘鋤利如鐵中石更利

惟中焦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擣稻米片又

似麥麵中作餅餌廣志曰桄榔樹大四五圍

長五六丈洪直旁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數

十似栟櫚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麵赤

黃密緻可食　西羌論己十九

緻墨

工婦削緻墨而為房

注云緻絣繩也墨索也

前漢傳闕上　四

王美人傳十下

都亭

王美人兄斌遷執金吾封ㅣㅣ侯

注云凡言都亭者並城內亭也漢法大縣侯

位視三公小縣侯位視上卿ㅣ亭侯視中二

千石

長秋宮　明德馬皇后傳十上

永平三年有司奏立ㅣㅣㅣ

注云皇后所居宮也又者久也秋者萬物成

熟之初也故以名焉請立皇后不敢指言故

以宮稱之　西域傳論七十八

蔥嶺

注云ㅣㅣ山名也西河舊事云其山高大生

蔥故名天竺記云蔥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

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遇此難者萬無

一全

雪山　班超傳三十七　明帝永平十七年十六年

注云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又鄭羲

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

注云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

之皆下馬拜去蒲類海百里

前漢傳闕上　五

竇固破呼衍王于天山

注云呼衍匈奴王號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

山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祈音時

龍沙　班超傳

安定遠慨事功西逝坦步蔥雪咫尺ㅣㅣ

注云白龍堆沙漠也

前漢匈奴傳注孟康曰白龍堆形如土龍身

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

向相似也在西域中

堊壁　大秦國傳七十八

列置郵亭皆丨丨之

注云堊飾也火既反郭璞曰堊白土也音惡

原羊　鮮卑傳八十

鮮卑出野馬丨丨

注云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大角出

西方

三臺　袁紹傳六十四上

注云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

外臺

渾儀　顯宗紀永平三年

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

注云儀謂丨丨以銅為之置于靈臺王者正天

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即

太史掌天文之官也

螟蜮　顯宗紀

詔曰去其螟蜮以及蟊賊

注云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根曰蟊蜮一名短

狐今之水弩含沙射人為災也

顯宗紀永平十二年

伏臘

六

注云史紀曰秦德公始為丨祠歷忌曰伏者

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氣代謝皆以相生

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庚日必伏

月令孟冬之月十先祖說文去臘冬至後祭

百神始皇史記曰嘉平

祖臘　陳寵傳三十六

陳咸父子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丨丨

注云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

祖神漢家火行盛于午故以午日為祖也臘

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

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

壎篪　顯宗紀永平十[illegible]年

注云丨丨燒土為之大如雁子鄭衆曰有六孔

世本曰暴辛公作丨以竹為之長尺四寸有

八孔

冒耏　肅宗紀元和二年

注云字書曰耏多須貌音而蒙冒其面或曰

西域人多著冒面長故畏以為語也

辛士　飛稱　周榮傳三十五

注云崇辟司徒袁安府故稱丨丨飛稱吉舍

七

卒而死也
告諡　顯宗紀二
太尉趙憙||南郊
注云風俗通曰禮臣子無爵諡君父之義也
故群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於南郊告天
而諡之
復土　顯宗紀
注云言下棺訖復以土爲墳故言復土
邸第　甲第　安帝紀五
注云|爲國之舍也|謂|乙之次|
機衡　郎顗傳二十下
尚書職在||
注云北斗魁星第三爲機第五爲衡於天文
爲喉舌
追北　臧宮傳八
乘勝||
注云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
者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
北爲背失其指矣
赤地　臧宮傳

旱蝗||
注云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說苑曰晉平公
時赤地千里
盤鍉　隗囂傳三
隗囂初起兵設盟祀畢有司穿坎于庭牽馬操
刀奉|錯|遂割牲而盟
注云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
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
金留犂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留犂
飯匕也撓攪也以匕攪血而歃之今亦奉盤
錯鍉而歃也以此而言鍉即匙字錯置也七
故反其盟云鍉不濡血歃不入口是欺神明也
秭歸　和帝紀
永元十二年||山崩
注云姊歸縣屬南郡古之夔國今歸州也袁
崧曰屈原此縣人既被流放忽然暫歸其姊
亦來因名其地爲秭歸秭亦姊也
轀輬　齊王縯傳四
注云||有擁蔽之車也列女傳曰齊孝公
華孟姬謂公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

輧說文曰輧車衣車也周禮注云輧猶屏也
取其自蔽隱
龐公傳七十三

鹿門

龐公攜妻子登——山因採藥不反
注云襄陽記曰建武中襄陽侯習郁立神祠
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
遂名山也

東夷傳七十五

果下馬

濊出———使來獻之
注云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

順帝紀永建三年

縞素

注云縞皓也縞之精白者曰縞

順帝紀陽嘉二年

師子封牛

疏勒國獻師子封牛
注云疏勒王遣使詣闕——似虎正黃有䫇
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其領上肉隆起者
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峯牛

靈帝紀

鴻都門學士

光和元年始置————
注云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時其中諸生皆
勑州郡三公舉召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
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

靈帝紀

賣官

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自關內侯虎賁羽林
入錢各有差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
百萬
注云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
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
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

靈帝紀中平三年　張讓傳六十八　前漢西域傳六十六上

天祿　渴烏

靈帝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鍾四及——蝦蟆
注云黃鍾其音中黃鍾子為黃鍾天祿獸也
案今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有兩石獸
鐫其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天祿辟邪並
獸名時漢有天祿閣亦因獸而立名
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倉龍玄武闕外
鍾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天祿蝦蟇吐水於平
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施於橋西
用灑南北郊路
注云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

引水上也
前漢西域傳烏弋國有桃拔師子犀牛
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
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拔步葛反

紹介　符融傳五十八
注云古人相見必因——介因也言因此人以
相接見也

六韜　何進傳五十九
注云太公——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
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
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龍韜云武王曰吾欲
令三軍之衆親其將如父母聞金聲而怒聞
鼓音而喜爲之奈何

蒙衝船　禰衡傳七十下
黄祖在———上大會賓客
注云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

推步　馮緄傳二十八
馮緄善——之術
注云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

胥　仲長統傳三十九
注云—摩天赤氣也

沆瀣　仲長統傳
——當餐九陽代燭
注云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九陽謂日也山
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
上枝也

鷇飲　仲長統傳論
世非胥庭人乖——
注云赫胥氏大庭氏並古之帝號莊子曰夫
聖人鶉居而鷇飲言鶉鳥無常居鷇飲不
假物並淳朴時也

廬落　仇覽傳六十六
仇覽過邑人陳元之舍曰——整頓耕耘以時
此非惡人教化未至耳
注云落居也案今之人謂院爲落也

熊經　鴟顧　華佗傳七十二下
注云——若熊之攀枝自懸也——身不動
而迴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導引
養形之人也

餌胡麻　乘白鹿　方術傳

注云漢武內傳曰魯女生初丨丨丨丨及朮絶
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道成一旦與
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
女生華山廟前丨丨丨丨從玉女三十人并令
謝其鄉里親故也

青牛道士　甘始傳
注云漢武內傳曰封君達初服黄連五十餘
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
者常乘青牛故號丨丨丨丨

風問　高彪傳七十下

高彪與馬融書曰承服丨丨從來有年
注云風問風猷令問也

鵠鬓　承宮傳贊十七
注云丨丨白鬓也

明府　張湛傳十七
張湛爲左馮翊王簿進曰丨丨位尊德重
注云郡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韓延
壽爲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

墝埆　丁鴻傳二十七
昔孫叔敖勑其子受封必求丨丨之地
注云孫叔敖楚相也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
必無居利地也楚越之間有寢丘者甚惡可
長有以食也墝苦交反埆苦角反

金沙　光珠　西南夷傳七十六
注云華陽國志曰蘭滄水有丨丨洗取融爲
金有光珠穴博物志曰丨丨即江珠也

六丁　梁節王傳四十
梁節王暢數有惡夢從官卞忌自言能使丨丨
善占夢
注云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
丁卯爲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爲神之類也役
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
及知吉凶也

玉搔頭　李固傳五十三
注云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丨簪
丨丨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

牛黄　延篤傳五十四
注云吴普本草曰丨丨味苦無毒牛出入呻
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鷄子
黄神農本草曰療驚癎除邪逐鬼

五嶺　吳祐傳

注云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于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川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爲審矣

壽藏　趙岐傳

趙岐先自爲——

注云壽藏謂塚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猶如壽宮壽器之類

金蠶

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數十箔

五溪　馬援傳十四

注云酈元注水經云武陵有——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蠻皆槃瓠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樠作朗潕作武在今辰州界

投劾　周燮等傳序四十三

太原閔仲叔世稱節士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而去

注云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

精廬　姜肱傳四十三

姜肱與弟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遂兩釋馬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求見徵君謝罪

注云諸公嘗爭加辟命肱皆不就故曰徵君精廬即精舍也

水排　杜詩傳二十一

杜詩爲南陽太守造作——鑄爲農器百姓便之

注云排蒲拜反冶鑄者爲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排當作橐古字通用也

捲握　張堪傳

——之物足富十世

注云捲握猶掌握謂珠玉之類

鳧藻 杜詩傳
士卒——
注云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
方舟 班固傳三十上
注云方舟並兩舟也
——並騖
雨師風伯 班固傳三十下
東都賦——汎灑——清塵
注云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
龍門 李膺傳五十七
注云三秦記曰河津一名——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
巫覡之言 張衡傳四十九
注云前書曰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胡歷反
銀臺 張衡傳
聘王母於——
注云銀臺仙人所居也
曾城 張衡傳

張衡賦云登閬風之——兮
注云閬風山名在崐崘山上淮南子曰崐崘山有曾城九重高萬一千里
尺牘 蔡邕傳五十下
注云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一尺
獄犴填滿 崔駰傳四十二
注云犴音岸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犴
容車 祭遵傳十
祭遵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介士軍陳送葬
注云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
交河 耿恭傳九
發兵擊車師攻——城
注云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
翡翠 班固傳三十上
注云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鷰赤而雄曰—青而雌曰—其羽可以為飾

丙穴　公孫述傳三

蜀有魚鹽之利

注云丨丨出嘉魚在漢中

三泉　袁紹傳六十四上

無令愚臣結恨丨丨

注云三者數之小終言深也前書曰下錮三泉

折角巾　郭太傳五十八

郭太身長八尺襃衣博帶嘗於陳梁閒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丨巾一丨以爲林宗丨其見慕皆如此

注云墊丁念反巾以葛爲之形如帢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帢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

邊幅　公孫述傳論三　馬援傳

公孫述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丨丨以高深自安

注云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

脩飾丨丨

注云若布帛脩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度使無遷

蔡侯紙　蔡倫傳六十八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尚方令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帝善其能故天下咸稱丨丨丨

注云湘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黄門蔡倫宅宅西有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

突騎　光武紀更始二年

耿況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丨丨來助擊王郎

注云突騎言能衝突軍陣

三輔　光武紀更始元年　前漢百官表七上

注云謂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共在長安中分領諸縣

前書百官表曰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又更名主爵都尉爲右扶風治內史右地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丨丨

服虔云皆治在長安城中

門下掾　公孫述傳三

公孫述補清水長時父仁為河南都尉以述年少遣｜｜｜隨之官

注云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以為號

錚錚　劉盆子傳一

樊崇將劉盆子及丞相徐宣已下三十餘人肉袒降光武光武謂徐宣樊崇等曰卿所謂鐵中｜｜傭中佼佼者也

注云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錚初耕反佼古巧反佼好貌也佼佼者凡庸之人稍為勝也

爛羊頭　劉玄傳一

更始起兵稱天子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關內侯

注云公羊傳曰炊亨為養

綠林　劉玄傳

王莽末南方飢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藏於｜｜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後至五萬人州郡不能制於是劉聖公光武皆起兵馬

注云綠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

黃巾　皇甫嵩傳六十一

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弟子唐周上書告之靈帝使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為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天下嚮應帝乃發天下精兵以皇甫嵩為左中郎將朱雋為中郎將各統一軍討平之

注云蛾魚綺反即蟻字也諭賊衆多故以為名

赤眉 劉盆子傳一

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一歲間至萬餘人時青徐大饑寇賊蜂起群盜以崇勇猛皆附之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更始皆封爲列侯復亡歸其營分兵爲二部攻拔城邑衆遂大集立劉盆子爲帝其後奉傳國璽降光武

錢塘 朱雋傳六十一

注云——令杭州縣也錢塘記云昔郡議曹華信義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皆遂棄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

華陽國志

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注曰北拒華山之陽南拒黑水故常璩叙蜀事而謂之——————黑水出張掖鷄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又南流而入南海

蟬蛻 仲長統傳三十九

仲長統詩曰飛鳥遺跡——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

注云王充論衡曰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爲蟬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爾雅曰騰蛇有鱗廣雅曰有角曰龍喪角解角也

日祀 間祀 肅宗紀三

肅宗即位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自稱不德無起寢廟掃地而祭除——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臣愚以爲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悉還更衣

注云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祖禰則日祭高曾則月祀三祧則時享今此除日祀之法從時月之祭續漢書曰五年再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禘之爲言諦也諦審昭穆尊卑之義祫者合也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祖廟謂之殷祭四時正祭外

有五月嘗麥三伏立秋嘗粢盛酎十月嘗稻
等謂之閒祀即各于更衣之殿更衣者非正
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便
殿寢側之別殿即更衣也

騎奴
京師貴戚奢過王制其嫁娶——侍童夾轂

並引

矢石 堅鐔傳十二
注云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
石百枚重十鈞已上者

土行之氣 西羌傳
西羌人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馬
注云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域其人山
居而多風水土剛強

鈐决之符 方術傳序七十二上
注云兵法有玉鈐篇及玄女六韜要決太公
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謂若大勝得敵之符
符長一尺破軍擒敵之符符長九寸之類

胎息氣 王真傳七十二下
注云漢武内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習閉
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咽之名曰
胎食真行之斷穀二百餘年肉色光美力並
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以鼻口噓吸如在
胎之中嗽音朔

鰒魚 伏隆傳十六
張步掾青徐遣使獻——
注云郭璞注王蒼云鰒似蛤偏著石廣志曰
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
本草云石决明一名鰒魚步角反

黃鉞 馮勤傳十六
注云鉞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

方底囊 隱害 廣陵思王傳三十二 前漢孝成趙皇后傳
廣陵思王荆性刻急隱害光武崩大行在前殿
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
海王彊舅郭況書與彊彊得書惶怖即執其
使封書上之
注云隱害謂陰害於人也————所以盛書也
前書外戚傳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
師古曰綈厚繒也綠其色方底盛書囊若今
之筭幐耳

銀璫　朱穆傳三十三

案漢故事中常侍叅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

注云璫以金爲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也

黥首繫趾　朱穆傳

注云｜｜謂鑿額涅墨也｜｜謂鈦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鈦

五時衣　東平憲王蒼傳三十二

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閲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各一襲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

注云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也

黨錮　黨錮傳序五十七

桓靈之間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初栢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河内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竟按殺之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竇武等並表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

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
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
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號張儉鄉人朱
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
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而儉
爲之魁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
司空虞放少府李膺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
死獄中自此諸爲怨隙因相陷害又州郡承旨
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者廢禁者六
二百人及黃巾賊起[illegible]黨人皆歸故郡凡
[illegible]事始自甘陵汝南[illegible]膺張儉[illegible]內金炭
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
汪云標榜猶相稱揚也榜與牓同

風爲號令　張奐傳五十五　蔡邕傳五十下又注
建寧二年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百寮言災應
張奐曰|||動物通氣順至爲休徵逆來爲
殃咎
汪云凡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

明衣　范冉傳七十一
汪云禮送死者衣曰||器曰明器鄭玄注
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
壙中也

杠　費長房傳七十二下
壺公樓下有少酒長房使十人杠之猶不舉
汪云說文曰兩人對舉爲|音江

五經博士　一家之學　章帝紀
建初四年詔建立||爲置||其後學者精
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宣帝遂立大小夏侯
尚書後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
人大小戴禮博士
江[illegible]承一師[illegible]後解[illegible]長更爲
章句則別爲|・||矣大小夏侯謂夏侯
勝勝從兄子建也京氏京房也嚴氏謂嚴彭祖
顏氏謂顏安樂也大小戴戴德戴聖也

白虎觀　石渠　肅宗紀建初四年　前漢施讎傳五十八　前漢儒林傳五十八
肅宗詔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
諸儒會|||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
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
宣甘露||故事作白虎議奏
汪云白虎議奏今白虎通也前書甘露二年詔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
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小大夏侯尚書穀梁
春秋博士
施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
石渠閣
師古曰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
藏祕書也
前漢儒林傳贊云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
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百有餘年傳業者
[illegible]盛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
祿利之路然初書[illegible]禮后易楊春秋公
羊而已至孝宣元帝時又廣諸家矣平帝時又
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墓祭 顯宗紀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如
元會儀
注云漢官儀曰古不一一秦始皇起寢於墓側
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
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
理被枕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
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下占
其郡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也

專門 儒林傳贊六十九下 質帝紀

儒林傳云塗分流別一一並興
注云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
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各令隨家法
注云儒生爲詩者謂之詩家禮者謂之禮家
故言各隨家法也

真博聞卷第十

兩漢博聞卷第十一　後漢

封禪　使君　太史公

巴蜀　使匈奴中郎將擁節　都護

脩鬢子　博士兩家　家法

石經　縢囊　樓櫓

三家詩　西域南山　匈奴龍祠

釀酒　羽翮　幅巾

馬當可　含元包一　秘經

獅獼　褲褶　請讞

君子不死之國　德星　不三宿桑下　佛陀

畜神養和　李母　青門

貔貅　青幼　流沙

海夫秦園　蘇合香　硯歸公　天珠　貂蟬

殺杷　秦海　文犀

素彝　觸裂　虹蜺

投蜺　配樹　投暮

選儒之恩　棄落　玉門關

小杜律　管究　宿麥

命天　大行　贊郎

拘儒　置之度外　羣構

抵掌　棋搆　坏治

刻玉版　銘功鼎　勒荒裔之鍾

欽順　磬碧　恭館

遂古　茹蔽　詠歌

買胡　鼓下殺人　猴伏

録尚書事　放手　贖刑

投傳　度遼將軍　五原　部將

天人致誅　封事　刻封　昆侖塞

郎官上應列宿　懷椽　尤無狀者

斗食小吏　方目紗　鉆鑽

汴渠　天酺　賜群飲　三老

白馬羌　三輔　太白

初作壽陵　徙函谷關　褒斜

平假吏　山陵用材官　墮　豪傑英俊

司隸　被皮緒頭　内學

謁太山請命　思遲直士　三屬

莩甲

封禪　光武紀

中元元年幸魯柴望岱宗登丨太山禪梁父

注云岱宗太山也梁父太山下小山也封謂聚土為壇墠謂除地而祭改墠為禪神之也續漢志曰特上御輦升山即位於壇南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三分璽親封之訖玉牒已以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畢皇帝再拜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祀為其玉牒文秘刻石文辭多不載

使君　寇恂傳六　郭伋傳二十一

兩漢傳聞十一

一

寇恂為上谷太守耿況功曹吏始立遣使者徇郡國恂從況迎使者上印綬使者納之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請之曰丨丨建衞街令以臨四方今始至上谷而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遂授況印綬

注云君者尊之稱故曰使君

郭伋為并州牧行部有童兒騎竹馬迎之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

太史公　光武紀中元元年

注云太史史官之長也前書音義曰丨丨丨

武帝置位在丞相之上

巴蜀　光武紀

注云蜀有巴郡故總言之

使匈奴中郎將　擁節　光武紀

建武六年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

注云漢官儀曰丨丨丨丨擁節比二千石

匈奴傳論曰馳中郎之使　西域傳七十八

都護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為置校尉領護之宣帝改曰丨丨

兩漢傳聞二十一

二

注云前書云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犂置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大國也宣帝時以鄭吉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全護車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都護之置始於吉也

修黌宇　儒林傳第六十九上

注云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儒林傳云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

博士十四家　徐防傳三十四

徐防曰漢以孔聖既遠微音將絕故開置大學立丨丨丨有丨丨設甲乙之科以勸勉學者

注云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
孟梁丘賈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
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顔安樂禮
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
威重一人為祭酒摠領綱紀也前書曰歲課
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三十人為太子舍
人丙科二十人補文學掌故

家法　徐防傳

徐防曰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説不修

丨丨

注云諸經為業各自名家

石經　儒林傳序

靈帝詔書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
隷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
則焉

注云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隷並程邈所作
也

縢囊　儒林傳序

董卓移都之際與業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
為帷蓋小則制為丨丨

注云縢亦幐也徒恒反説文曰幐囊也

樓櫓　匈奴傳七十九　公孫瓚傳

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丨丨置於塞上以拒匈
奴

注云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為櫓

樓櫓千里

注云樐即櫓字説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
屋也

三家詩　儒林傳六十九下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詁訓是為
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
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
詩是為毛詩未得立平帝時方立毛詩

西域南山　西域傳七十八

丨丨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
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
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

匈奴龍祠　南匈奴傳七十九

注云前書匈奴法歲二月諸長小會單于庭
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

會稽林謀校人畜計端音帶

醲酒　臧宮傳八
臧宮勒兵大會擊牛｜｜
注云醲所宜反說文云下酒也詩註曰以芊曰醲也

羯胡　吳漢傳論八
戎羯乘其精騎
注云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其上黨武鄉羯室因號｜｜此總謂戎吏耳不指於羯也

幅巾　鮑永傳十九　趙岐傳二十九　符融傳十六
注云｜｜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
太尉楊賜辟趙岐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
注云以幅巾為首飾不加冠冕又符融傳注云幅巾以一幅為之
韋著不應州郡之命臺府就家拜東海相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
注云巾幅巾也既服冠冕故解幅巾

後漢傳闕十一　五

馬當司　鮑永傳
鮑永諫太守拔佩刀截｜｜｜
注云當司以韋為之也

含元包一　郅惲傳十九
注云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含三為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為一

秘經　蘇竟傳二十上
注云謂幽｜｜之｜｜即讖書之類也

踟躕
皆天所以眷顧｜｜憂漢子孫者也
注云踟躕猶俳佪也

綈袠　楊厚傳二十上
楊厚之祖春卿善圖讖學臨終戒其子統曰吾｜｜中有先祖所傳秘記用其修之
注云綈厚繒也音提

後漢傳闕十一　六

請讞　襄楷傳二十下
注云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於廷尉也

君子不死之國　東夷傳七十五
東夷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焉
注云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去瑯邪三萬里山海經又曰不死人在交脛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並在東方也

德星　裴楷傳二十下
注云丨丨歲星也
不三宿桑下　佛陀　裴楷傳
裴楷上書曰浮屠丨丨丨丨丨不欲久生恩愛
精之至也今陛下嬪下羅婦極天下之麗
注云浮屠即丨丨也但聲轉耳並謂佛也言
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
無愛戀之心也
嗇神養和　司空傳二十九
注云嗇愛惜也
季母　西域傳
注云丨丨叔母也
青門　逢萌傳七十三
逢萌解冠挂東都城門
注云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丨丨也前書音
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
毾㲪　西域傳七十八
天竺國出細布好丨丨
注云毾它門反㲪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
曰施之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

奇幻　西域傳
注云大秦國俗多丨丨口中出火自縛自解
跳十二九巧妙非常
流沙　傳論七十八　李恂傳四十一
天竺記云西度丨丨屢有熱風惡鬼過之必死
注云廣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
有三斷名曰三隴故曰隴沙以西使命不得
通也
海大秦國　蘇合香　西域傳
大秦國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其人民皆長大正
類東國故謂之大秦其國合會諸香煎其汗
以爲蘇合
魂歸岱　天孫　烏桓傳八十
烏桓國言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
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丨神丨丨山也
注云博物志泰山丨帝丨也主召人魂東方
萬物始故知人生命
貂䶂　鮮卑傳八十
鮮卑有貂豽䶂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爲名裘
注云豽女滑反䶂胡昆反丨丨並鼠屬豽猴

屬也　吳祐傳五十四

軷祀

注云祖道之禮封土爲軷壇也五經要義曰祖道者行祭爲道路祈也周禮太馭掌王玉路以祀軷注云——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芻棘栢爲神主祭之以車轢軷而去喻無險難也

秦海　西域傳

敦煌太守張璫上書以爲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

注云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蒲類亦國名

文犀　馬援傳十四

注云犀之有文彩者也

藁葬　馬援傳

馬援既卒有上書譖援前所載南方薏苡一車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買城西數畝地——而已

注云藁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藁

幅裂　南匈奴傳論七十九

方夏——

注云諸夏如布帛之裂也

虹蜺　楊賜傳四十四

注云爾雅云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蜺

投蜺　楊賜傳

注云春秋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也失度

春秋讖曰——天下怨海內亂

投霓見宋均注曰投霓投應也

配祔　陳球傳四十六

曹節欲別葬竇太后而以馮貴人——

注云祔謂新死之主於先死者之廟婦祔於其夫

投暮　任光傳十一

注云投至也

選懦之恩　清河孝王傳四十五

注云選懦仁弱意懸不決之意懦仁究反

聚落

——化其德

注云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

玉門關　班超傳三十七

注云｜｜｜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在敦煌縣
西北　郭躬傳三十六

小杜律
注云武帝時廷尉杜周之子延年亦明習法
律宣帝時爲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

管穴　陳忠傳三十六
如其｜｜妄有識判
注云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管窺天

宿麥　安帝紀五
注云｜舊也｜必經年而熟故稱宿

命夫　安帝紀
注云｜｜者其男子之爲大夫也命婦者其
大夫之妻也

大行　安帝紀
注云前書音義韋昭云｜｜者不反之辭也
天子崩未有謚故稱大行也穀梁傳曰大行
受大名

青部　臧洪傳四十八
袁紹以臧洪爲青州刺史時群盜飈起而｜｜
殼實

拘儒　左雄等傳論五十一
處士部生忘其｜｜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
注云拘儒猶褊狹也

置之度外　公孫述傳三
漢帝釋關隴之憂
注云隗囂居西無東之意故｜｜｜｜而不
爲憂

解搆　隗囂傳二
帝與隗囂書曰自今已後手書相聞勿用人｜
｜之言
注云解搆猶鬪搆也

抵掌　隗囂傳
注云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蘇秦與李兌
｜｜而談

糗糒　隗囂傳
注云周禮曰｜熬大豆與米也說文云｜乾
飯也

坏冶　崔駰傳四十一
｜｜一陶
注云坏土器之未燒者

刻玉版　崔駰傳

策合道從克亂弭衛乃將鏤玄珪冊顯功

汪云珪玉也詩含神霧曰|之||藏之金匱

銘功鼎　崔駰傳

汪云墨子曰昔夏后開冶使飛廉析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其功銘於昆吾之鼎也

勒景襄之鍾　崔駰傳

汪云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于輔氏其勲銘于景鍾此兼言襄也

欽頤　周燮傳四十三

周燮生而||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

汪云頤頷也欽頤曲頷也說文曰頞鼻莖也折亦曲也欽良冉反欽或作歛音同

髫鬌　周燮傳

周燮始在||而知廉讓

汪云髫髮也禮記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鬌徒果反

恭館　班固傳三十下

啟||之金縢

汪云恭肅之館謂廟中也金縢以金緘匱藏符瑞之書於其中也

遂古　班固傳

汪云||猶遠古

茹薇　申屠蟠傳四十三

昔人之隱巢棲||

汪云巢棲猶巢父也薇似藿也

訴脉　郭玉傳七十二下

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法傳於世

汪云訴脉候也

賈胡　李恂傳四十一

汪云||胡之商賈也

鼓下戮人　岑彭傳七

光武收韓歆置鼓下將斬之

汪云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為軍門并設鼓戮人必於其下

攘袂
||而正諫
注云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之言捋臂也
録尚書事
肅宗以侯憙爲太傅牟融爲太尉並|||| 肅宗紀三
注云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録尚書事
由此始 顯宗紀
放手
權門請託殘吏||
注云放手謂貪縱爲非也
贖刑 顯宗紀
詔曰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敕有司務順時氣
使無煩擾天下亡命殊死已下聽得贖論死
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
旦舂至司寇作三匹
注云前書音義曰右趾謂刖其右足次刖左
足次劓次黥次髡鉗爲城旦舂城旦者晝日
伺寇虜夜暮築長城舂者婦人犯罪不任軍
役之事但令舂以食徒者完者謂不加髡鉗
而築城也次鬼薪白粲次隷臣妾次作司寇

投傳 陳蕃傳五十六
豫州刺史周景辟陳蕃爲別駕從事蕃以諫争
不合||而去
注云投棄也傳謂符也丁戀反
度遼將軍 五原 顯宗紀
永平五年北匈奴寇五原八年初置||||
屯||曼柏
注云武帝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至此復置
焉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曼柏縣在今
勝州銀城縣
部將 寇恂傳六
注云||謂軍部之下小將也
天人致誅 班固傳三十下
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六合相滅
注云天人謂天意人事共相誅也
封事 副封 顯宗紀永平八年
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
||各言得失
注云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封
有正有副領尚書者先發||所言不善屏

而不奏後魏相奏去副封以防擁蔽

昆侖塞　顯宗紀

永平十七年竇固耿秉劉張出敦煌——
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

注云昆侖山名因以爲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周穆王見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臺

郎官上應列宿　顯宗紀

———出宰百里

注云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

懷檄　陳寔傳五十二

中常侍侯覽託潁川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功曹陳寔知非其人——請見

注云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懼洩事也

尤無狀者　肅宗紀建初元年　前漢東方朔傳注

詔刺史明加督察————

注云無狀謂其罪惡尤大其狀無可寄言故云無狀乜皆類此前書館陶公主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

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也

斗食小吏　肅宗紀

注云前書曰百石巳下有——佐吏之秩言——也

方目紗　肅宗紀

詔齊相省氷紈方空縠吹綸絮

注云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釋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云孔也即今之———也前書齊有三服官故詔齊相罷之

鉆鑽　肅宗紀

元和元年詔曰自往者大獄巳來掠考多酷——之屬慘苦無極

注云大獄謂楚王英等事也鉆其廉反說文曰鉆銸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酷慘其肌膚也

汴渠　顯宗紀

永平十二年遣將作謁者王吴修——自滎陽至于千乘海口

注云汴渠即莨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

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過汴已東積石爲
隄亦號金隄成帝陽嘉中所作也

大酺　禁群飲　顯宗紀永平十五年

令天下｜｜五日

注云前書音義曰漢律三人巳上無故群飲
罰金四兩今恩詔横賜得令聚會飲食五日
酺布也言天子布恩於天下

三老　顯宗紀

詔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

注云前書音義曰男子者謂戶内之長也人
賜爵者有罪得以減免若得以爵與人三老孝悌
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
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文帝
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
三老衆人之師也其以戶口率置員

白馬羌　光武紀

建武十三年廣漢徼外｜｜豪率種人内屬

注云廣漢今益州雒縣也羌有百五十四種
在廣漢西北者爲白馬羌也

三韓　東夷傳七十五

東夷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馬韓
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
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韓在辰韓之南
亦十有二國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國馬大者萬
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方四千餘里

太白　杜篤傳七十

注云｜｜天之將軍

初作壽陵　光武紀

建武二十六年｜｜｜｜

注云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蓋取久長之
義也漢自文帝以後皆預作陵今循舊制也

徙函谷關　光武紀

注云函谷谷名因谷以名關舊在弘農湖城
縣西前書楊僕爲樓船將軍有功恥居關外
武帝乃徙於新安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之東

褒斜　順帝紀

注云褒斜漢中谷名南谷名｜北谷名｜首
尾七百里

軍假吏　山阻用材官　光武紀

建武七年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

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

注云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水泉用樓船軍假吏謂軍中權置吏也今悉罷之

幘　光武紀

注云漢官儀曰——者古之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方言曰覆髻謂之幘或謂之承露

豪傑英俊　光武紀　崔駰傳

注云淮南子曰智過百人謂之——白虎通云賢過萬人曰——

注云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千人謂之——

司隸　光武紀

注云前書曰——校尉本周官武帝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秩比二千石音義云以掌徒隸而巡察故曰司隸

縠皮綃頭　周黨傳七十三　向栩傳七十一

周黨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

待見尚書

注云以穀樹皮爲綃頭也服此尚書以待見也

向栩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

注云說文綃生絲也從系肖聲音消案此字當作幧此消反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幧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幧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

内學　方術傳序七十二

自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自是習爲

注云内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祕密故稱内

——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

許峻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

謁太山請命　許曼傳七十二下

注云太山主人生死故謂請命也

忘遜直士　肅宗紀建初五年

詔朕——側席異聞

注云遜猶希望也持二反側席謂不正坐所以待其賢良也

三蜀　肅宗紀元和元年

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
——
注云三屬即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妻族

莩甲 肅宗紀

方春生養萬物——
注云莩葉裹白皮也易曰百果甲折

兩漢博聞卷第十一

兩漢博聞卷第十二 後漢

物色 錯愕　貫行　太白經天
款段馬　試守　麤糲
眩瞀　騷騷　正印文
壺頭山　答布　撤風
昭陽殿　泰紫　避第
帷幄　檢押　狙詐
叔末　攉　兼金
邪揄　強項　慺慺
壽冢　抵罪　南北庭

前載　調穀　嗇夫
平署　比門　版蕩
九市　山西　門士
大驅　題目　琴操
園邑　綺疏　飛梁
洞戶　偃伯靈臺　王命
刊章　郵置　隸名
隱几　直指　臘賜
五湖　浩亹　駱驛不絕
優復　轔藉　典貨

二祖四宗　釜鬵　平民
伏閉　蹬道　扢棱
靈篇　苛細　仞積
廢典　犀舟勁檝　鎧馬
表左　列將　宰府
右職　皂囊　魁頭露紒
闊達　回容　風星
乙夜 鷄鳴狀　蝃冬至　杜宇
九宮　陽月　三家言天
八行　彔鎮　五星
懷宮　雲罕　皮軒
豹尾　一時之功　尼首
右姓　白水爲河　天潢
小靳　區種　行春
桑榆　三署郎　端門
貪叨　苞苴　黃腸
鄭公鄉　公羊墨守　顥氣
梓卒　露橈　巫蠱
雠校　伮子

物色　錯愕　寒朗傳三十一
汪云物色謂形狀也錯愕猶倉卒也錯七故反愕五故反
貫行　東平憲王蒼傳三十二　前漢谷永傳附
光武營建陵地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
汪云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
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固執無違
師古曰貫聯續也謂永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
太白經天　廣陵思王荊傳三十二
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
汪云鴻範五行傳云｜｜少陰之星以巳未爲界不得｜｜而行經天爲不臣今至午是爲經天也
款段馬　馬援傳十四
汪云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
試守
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渭城宰

注云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爲真食其全俸

麤糲 伏湛傳十六

注云糲麤米也九章筭術曰粟五斗糲率三斗一斛粟得六斗米爲糲也

眩瞀 韋彪傳十六

注云一風疾也一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縣瞀亡遘反

髫髮 伏湛傳十六

一一厲志白首不衰

注云埤蒼曰髫髦也髫髮謂童子垂髮

正印文 馬援傳十四

注云東觀記曰馬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皐令印皐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壺頭山 馬援傳

注云一一一名也在今辰州沅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遊集因名壺頭山也山邊有石窟即馬援所穿室以避炎氣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

荅布 馬援傳

公孫述爲馬援制都布單衣

注云東觀記曰都作荅前書音義曰一一白疊布也

椒風 班固傳三十上 前漢董賢傳附

注云栢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一一

召賢女弟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

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云椒風

昭陽殿 班固傳

注云一一一成帝趙昭儀所居也

泰紫 班固傳

西都賦云放一一之圓方

注云放象也泰紫謂泰微紫宮也劉向七略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

記天官書曰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
宮是太微方而紫宮圓也

避第　皇甫規傳五十五

皇甫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ㄧㄧ

汪云言欲歸第避仕宦之塗也

帷幄

汪云在旁曰ㄧ在上曰ㄧ

檢柙　仲長統傳三十九

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
是婦女之ㄧㄧㄧ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

邪

汪云檢柙猶規矩

狙詐　黨錮傳序五十七

霸德既衰ㄧㄧ萌起

汪云霸德衰謂六國時也狙七余反廣雅曰
狙彌猴也以其多詐故比之也

叔末　黨錮傳序

ㄧㄧ澆訛王道陵缺

汪云叔末猶季末也

權　崔寔傳四十二

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

汪云ㄧ謂變也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
舊也

兼金　張衡傳四十九

汪云ㄧㄧ價倍於惡者故曰兼金

邪揄　王霸傳十

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王霸
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ㄧㄧ之

汪云說文曰歋廠手相笑歋弋支反廠音踰或
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

強項　楊震傳四十四

汪云ㄧㄧ言不低屈也

慺慺　楊賜傳四十四

不盡其ㄧㄧ之心

汪云慺慺猶勤勤也慺力侯反

壽家　侯覽傳六十八

汪云生而自為冢為ㄧㄧ

抵罪　南匈奴傳六十八

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
賢王薨渠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

徼詣廷尉——

注云抵至也殺人者死張脩擅斬單于故至其罪又前漢吾丘壽王傳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

南北庭　南匈奴傳論

世祖以厈室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間脩文政未之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蕃稱臣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以處之馳中郎之使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二——焉

前載　南匈奴傳論

永言——何恨憤之深乎

注云載事也

調穀　蓋勳傳四十八

蓋勳爲漢陽太守——以廩飢人

注云調猶發也

嗇夫　城陽恭王傳四　百官志二十八

光武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廢北園陵置——

注云嗇夫本鄉官主知賦役多少平其差品園陵置之知祭祀徵求諸事

注云風俗通曰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

平署　李膺傳五十七

李膺等遭黨事當考實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

注云——猶連署

比門　夏馥傳五十七

夏馥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植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

注云——猶並門也

版蕩　董卓傳論六十二

——之篇於焉而極

注云詩曰上帝版版下民卒癉注云版反也癉病也言厲王爲政反先王之道民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

九市 班固傳三十上

注云長安｜｜其六在道西三在道東

山西 鄭興傳二十六

注云｜｜謂陝山已西也

門士 郭太傳五十八

庾乘少給事縣庭為門士

注云｜｜即門卒也

大駔 郭太傳

段干木晉國之｜｜

注云說文曰駔儈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

之度市也駔子朗反

題目 許劭傳五十八

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曹操微時嘗

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對操乃伺

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

雄操大悅而去

注云己目者令品藻為｜｜

琴操 曹褒傳二十五

注云操猶曲也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之

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

名其曲曰｜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紂為象

箸箕子諫不聽乃佯狂為奴隱而鼓琴以自

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園邑 梁竦傳二十四

注云文帝即位追尊薄太后父為靈文侯會

稽郡置｜｜三百家

綺疎 梁冀傳二十四

窻牖皆綺疎青瑣

注云牖小窻也｜｜謂鏤為綺文青瑣謂刻

為瑣文而以青飾之也

飛梁 梁冀傳

注云架虛為橋若飛也

洞戶 梁冀傳

連房｜｜

注云洞通也謂相當也

偃伯靈臺 馬融傳五十上

注云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

凱歌｜｜｜｜答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

伯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

亡命 王常傳五

王常舞陽人也王莽末爲弟執仇——江夏
注云命者名也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
刋章 孔融傳六十
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下州
郡以名捕儉
注云刋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
郵置 鄭太傳五十八
注云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廣雅曰—驛
也—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置者度
其遠近之間置之也

隸名 孔融傳
孔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
正定議公卿大夫皆——而已
注云說文云隸附著
隱几 孔融傳
注云隱憑也
直指 孔融傳
孔融曰馬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
指寧輯東夏
注云——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輯和也

臘賜 何敞傳三十三
何敞曰——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
空竭帑藏損耗國資
注云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
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
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
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
祀門戶直
五湖 馮衍傳十八下
注云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虞翻云
太湖有五道故謂之——陽湖洮湖射湖貴

湖及太湖爲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
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
浩亹 馬援傳十四
注云——音告門縣名屬金城郡浩水名也
亹者水流夾山閒兩岸深若門也詩曰鳧鷖
在亹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爲閤門河蓋疾
言之耳
駱驛不絕 郭伋傳二十一
注云——連續也

優復　杜詩傳二十一
杜詩上䟽曰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
汪云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

轔藉　廉范傳二十一
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
汪云－轢也－相蹈藉也

典負　樊儵傳二十二
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死
汪云－謂主典－謂欠負

二祖四宗　肅宗紀元和二年
詔祠二祖四宗
汪云－－謂高祖世祖－－謂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

釜鬵　和帝紀永元五年
汪云鬵音尋方言曰甑自關而東謂之鬵

平民　殤帝紀
貪苛慘毒延及平民
汪云－－謂善人也書曰延于平人

伏閉　和帝紀
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
汪云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

墱道　班固傳三十上
西都賦云彌明光而亘長樂陵墱道而超西墉
汪云－－陛級也

枛棱　班固傳
西都賦云上枛棱而棲金雀
汪云－－殿堂上最高處也枛音孤棱力登反其上棲金雀

靈篇　班固傳
汪云－－河洛之書也

苛細　宣秉傳十七
宣秉務舉大綱簡略－－
汪云說文曰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

仍積　張讓傳六十八　宦者傳論
靈帝寵任宦官又於西園造萬金堂引司農金錢繒帛仍積其中

汪云仞滿也
宦者論曰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珎藏
廢典 顯宗贊
汪云｜｜謂明堂辟雍之禮歷漢不行也
犀舟勁檝 張衡傳四十九
汪云前書曰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
曰今俗謂刀兵利爲犀犀堅也
鏜馬 蔡邕傳五十下
幽冀舊壤｜｜所出
汪云鏜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
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爲函故無函匠也
左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表左 蔡邕傳
蔡邕曰謹條宜所施行七焉表左
汪云｜、謂陳之於表左然令云如左右者
列將
西北列將得無解體
汪云｜｜謂諸將也
宰府
汪云｜｜謂三公府也

右職 蔡邕傳
汪云右用事之便謂樞要之官
皁囊 蔡邕傳
汪云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
｜｜也
魁頭露紒 東夷傳七十五
馬韓人大率皆｜｜｜｜
汪云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紒
書計
闊達 馬武傳十二
馬武爲人嗜酒闊達敢言
汪云｜｜大度也敢言果敢於事無所隱也
回容 馬武傳
光武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宥其小失
汪云回曲也曲法以容也
風星 任文公傳七十二
任文孫明曉天官｜｜祕要
乙夜 鷄鳴歌 百官志二十六
汪云凡中宮漏夜盡鼓鳴則起鍾鳴則息衛
士甲乙檄相傳甲夜畢傳｜｜相傳盡五更

衛士傳言五更未明三刻後雞鳴衛士踵丞
郎趨嚴上臺不畜宮中雞汝南出雞鳴衛士
候朱爵門外專傳雞鳴於宮中應劭曰楚歌
今||也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固始鮦
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
令雞鳴是也

賀冬至　禮儀志五

注云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
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鍾以止衆故夜漏
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鍾鳴則息

杜宇　張衡傳四十九　文選左思賦四　前漢揚雄傳五十七上

張衡思玄賦云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
注云鼈令蜀王名也令音靈殪死也禪傳位
也引長也楊雄蜀王本紀曰荊人鼈令死其
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立以
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
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
號復稱王也
左思蜀都賦云碧化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
注云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杜宇
王蜀號曰望帝宇死化爲子規鳥
楊雄反騷云徒恐鷤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
不芳
師古曰離騷云鷤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不
芳雄言終以自沈何惜芳草而憂鷤鴂也
鴂鴂字也鷤鴂鳥一名買鵤一名子規一名
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鷤大系反
鴂音桂鷤字或作鶗亦音題鴂音決鵤音詭

九宮　張衡傳四十九

張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
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
注云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
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
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謂
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
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
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
於巽宮所以從半也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
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
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离宮行則周

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從坎
宮始終於離宮也

陽月 馬融傳五十

注云爾雅曰十月爲陽孫炎注云純陰用事
嫌於無陽故以名云

三家言天 張衡傳

張衡遷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政
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言甚詳明

注云漢名臣奏曰蔡邕曰言天體者有三家
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絶
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
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
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
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
儀體是爲正儀故靈憲作興衡集無筭罔論
蓋網絡天地而筭之因名焉

八行 竇章傳十三

注云馬融與竇章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
迹歡喜可量書雖兩紙紙丨丨行七字

象鑣 輿服志三十九

注云爾雅注曰鑣馬勒旁鐵也皆用象牙

五星 蘇竟傳二十上

注云丨丨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
北方辰星中央鎮星

懷宮 耿純傳十一

注云丨丨河內縣名有離宮焉

雲罕 輿服志上二十九

法駕前驅有九斿丨丨

注云徐廣曰斿車有九乘前史不記形也武
王克紂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東京賦曰雲罕
九斿薛綜曰旌旗名

皮軒 輿服志上

注云胡廣曰丨丨以虎皮爲軒郭璞曰皮軒
革車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豹尾 輿服志上

大駕法駕最後一車懸丨丨豹尾以前比省中

注云薛綜曰豹尾侍御史載之小學漢官篇
曰豹尾過後罷屯解圍胡廣曰施於道路豹
尾之內爲省中故須過後屯團乃得解皆所
以戒不虞也淮南子曰軍正執豹皮所以制

正其衆禮記前載虎皮亦此之類
一時之功　吳漢傳八
吳漢説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
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也
汪云一時言不可再遇也
尼首　高獲傳七十二
高獲爲人尼首方面
汪云｜｜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
右姓　郭伋傳二十一
強宗右姓
汪云｜｜猶高姓也
白水爲河　張衡傳四十九
汪云河圖曰崐山出五色流水其｜｜東南
流入中國名｜｜也
天潢　張衡傳
思玄賦云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
汪云史記曰王良旁有八星絶漢曰｜｜雲
漢曰天河也
小靳　崔寔傳四十二
靈帝時開鴻都門牓賣官爵是時段熲等有功

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
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
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曰悔不｜｜可至千萬
汪云靳固惜之也靳或作僞説文曰僞引爲
價也一建反
區種　劉般傳二十九
顯宗時以郡國牛疫通使｜｜增耕
汪云氾勝之書曰上農區田法方深各六寸
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
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
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
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
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
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
行春　崔駰傳四十二
強起班春
汪云郡國常以春行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絶
班布春令也
桑榆　孟嘗傳六十六
年歲有訖｜｜行盡

注云謂日將夕在桑榆間言晚暮也
三署郎
漢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也比二千石|||
皆屬焉三署謂五官署左右署也
端門　襄楷傳二十下　前漢李尋傳
襄楷曰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
不軌常道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
門還切執法
注云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爲端門執猶
依也又曰端門左右星爲掖門太微南四星
爲執法切謂追迫也
前漢書注云端門太微正南門
貪叨
注云方言曰叨殘也
苞苴　第五種傳三十一　楊賜傳四十四
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
注云||饋遺也
楊賜上封事曰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
苞苴通
黃腸　梁商傳二十四

大將軍梁商薨帝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
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
注云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書音
義曰以柏木黃心爲槨曰||也
鄭公鄉　鄭玄傳二十五
孔融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
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實懷明
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
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
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
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
注云管仲相桓公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鄉六
士鄉十五以居工商士也吳越相攻越王勾
踐乃中分其師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
千人爲中軍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
事並見國語
公羊墨守　鄭玄傳
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左氏膏肓
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
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汪云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駮難如墨翟之守城也說文云肓隔也心下爲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爲也康成玄字也

顥氣　班固傳三十下

西都賦云抗仙掌與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之清英

汪云說文云顥白貌音皓

棹卒　岑彭傳七

棹卒六萬餘人

汪云——持棹行船也

露橈　岑彭傳

露橈數千艘

汪云爾雅曰檝謂之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船中

巫蠱　和帝陰皇后傳十

挾巫蠱道

汪云巫師爲蠱故曰——左傳注曰蠱惑也

讎校　和熹鄧皇后傳十

東觀——傳記

汪云讎對也

侲子　和熹鄧皇后傳

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侲子之半

汪云——逐疫之人也音振薛綜注西京賦云侲之爲言善也善童幼子也續漢書曰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

兩漢博聞卷第十二

元賓頃游三館蒐覽載籍得　兩漢博聞一書記事纂言真得提鉤之　其傳之不廣也爰[illegible][illegible]正而芟約之刻版　孰郡齋
辰十月旦日吳郡胡　書

史203 275

通鑑總類二十卷（一）

（宋）沈樞輯

元至正二十三年吳郡庠刻本

通鑑總類二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宋沈樞撰。樞字持要、德淸人。紹興閒進士。官至太子詹事、光祿卿。諡憲敏。是書乃其致仕時所編。取司馬光資治通鑑事蹟、仿冊府元龜之例、分爲二百七十一門。每門各以事標題、略依時代前後爲次、亦閒採光議論附之。所分門目、頗有繁碎。如賞罰門外又立貶責功賞二門。外戚門外又立貴戚一門。近習門外又立寵倖一門。隱逸門外又立高尚一門。積善門外又立陰德一門者。不一而足。又如安重榮奏請論分不過驕蹇、乃以此一條別立僭竊一門、則配隸不確。東周下迄五代、興廢不一、乃獨取申徽論燕必亡、黃泓論燕必復二條、立爲興廢一門。則疏漏太甚。然通鑑浩博、猝難尋覽。司馬光嘗言惟王勝之嘗讀一過、餘人不能數卷即已倦睡。則採摭精華、區分事類、使考古者易於檢尋。其書雖陋、亦不妨過而存之也。嘉定中鋟版湖陽、樓鑰嘗爲之序。元至正中浙江行省重刊、周伯琦又序之。二人皆博物君子、而胥以文章弁其首、殆以操觚數典、尚有一壺千金之用歟。

通鑑捴類序

資治通鑑不刊之書也司馬公自言精力盡於此書而士大夫鮮有能徧讀者始則以科舉而求簡便世所傳節本自謂得此足矣名宦既成則又多汩於利名之場益視為長物矣貳卿袁公樞集為紀事本末

孝宗一見以為精要至取嚴陵官本以備　乙覽盛矣故詹事光祿沈忠敏公少而耆學晚益不倦數歷中外入從出藩年登九袠神明不衰素無聲色之奉形清氣和望之如神僊然既挂衣冠向来功名政事付之昨夢而筆力勁敏不減少年書生取司馬

公所著各以事類編之爲二百七十一門首曰治世曰知人終曰辯士曰烈婦而後自戰國以迄五代一千三百餘年之事彙聚畛分條然易見繁詞細故悉刪去之古所謂耄期稱道不勌者其公之謂乎公之季子守湖陽欲鋟版以廣其傳以承先公之志俾鑰序之鑰晚出試郡永嘉實守蕭規以自免于戾荷公忘年定交知予甚厚又與公之子都官泊永州昆仲游爲書卷首以示後之君子使知前輩之學問云嘉定元年仲冬朔旦四明樓鑰序

通鑑總類目録

第一卷

治世門 十一條　知人門 七條
用人門 四十三條　招賢門 二條
旌表門 一條　修德門 三條
帝學門 五條　勤政門 七條
親政門 一條　君道門 一條
英雄門 二十六條　威斷門 一十四條 不斷門附
寬猛門 四條　寬簡門 一條
苛察門 二十條　姑息門 五條
小惠門 二條　虛名門 二條
儉約門 一十五條　奢侈門 一十二條
翫好門 三條

第二卷

正統門 三條　名分門 九條
名器門 二十五條　風化門 四條
變俗門 三條　興作門 二十一條
革弊門 三條　賞罰門 三條
賍責門 十條　功賞門 一十三條
奏功以實門 一條　濫賞門 六條
公法門 七條　法令門 一十七條
詔令制誥門 一十五條　赦書門 一十二條

第三卷

贈謚門 七條　尊號門 六條
僭號門 二十一條　僭竊門 一條
興廢門 二條　蒙塵門 一十四條
亂世門 一十三條　昏君門 一十二條
荒淫門 二十六條　微行門 五條
私謁門 二條

第四卷

太后門 三十三條　皇后門 二十四條
外戚門 一十七條　貴戚門 二十一條
權勢門 七十四條

第五卷

繼嗣門 百十三條　潛邸門 二十四條
親王門 九條　諸王門 一條
公主門 一十五條　同姓門 宗室門附 一十八條

第六卷

宦官門 六十五條　近習門 二十六條
放宮女門 三條　寵幸門 二十七條
伶人門 八條 擊毬門附　狎侮臣下門 二條
排抑武臣門 八條

第七卷

宰相門 百四十三條　三省門 四條
樞密門 二條　給舍門 五條
御史門 二十六條　史官門 一十一條
京兆門 七條　郡守門 三條
縣令門 四條

第八卷

將帥門 八十九條　儒將門 五條
才兼文武門 五條　省官門 一十條
信任門 二十三　久任門 四條
內外之任門 七條　同官門 三條
僚屬門 八條　同年門 二條

第九卷

諫諍門 百卅六條　諂諛門 二十七條
品藻門 五條　論時政門 二十一條
知典故門 三條

第十卷

禮樂門 七條　音樂門 二條
議禮門 一十五條　奉先門 七條
奉親門 四條　封建門 四條
封禪門 六條　巡幸門 五條
田獵門 六條　養老門 一條
聖節門 三條　喪葬門 一十四條
交友門 六條　學校門 四條

文學門八條　文章門七條
經術門三條　學術門二條
用儒門四條　制科門五條
貢舉門二條　科舉門六條
薦舉門三十二條　銓選門一十六條
考課門三條　務農門六條
稅賦門五條　催科門八條

第十一卷

錢幣門一十八條　貨財門三條
理財門一十三條　聚歛門四十五條
倉廩門四條　內庫門五條
兵制門四條　軍法門一十三條
民兵門八條　養兵門五條
用兵門二十八條　訓武門七條
邊備門一十九條

第十二卷

形勢門九條　長江之險門四條
水戰門一十二條　攻守門八條
料敵門二十三條　機會門二條
助國門三條　勤王門三條
軍儲門三條　轉輸門一十二條
屯田門九條　宿衛門一十五條

戍卒門三條　監軍門一十一條
馬政門六條

第十三卷

興獄門八條　治獄門一十七條
濫刑門四十條　刑法門一十九條
詞訴門一條　戢吏門二條
抑強門一十九條　平盜賊門三十五條
亂寇門四條　除惡不盡門一條

第十四卷

天文門六條　讖兆門九條
圖書門三條　歷法門二條
方術門四十五條　術數門一條
佛法門二十八條　事神門六條
奉道門四條　虛無門二條
祥瑞門二十三條　災異門四十八條
饑饉門三條　流民門二條

第十五卷

忠義門四十三條　節義門一十一條
孝行門九條　名望門一十六條
才德門一條　早達門一條
功名門二條　公勤門三條
守職門五條　謙遜門一十六條

䧃傲門 二條 / 矜伐門 九條
恬退門 一十三條 / 隱逸門 二十條
致仕門 六條 / 知足門 七條
躁進門 九條 / 高尚門 三條
操守門 二十七條

第十六卷

明哲門 一十二條 / 醇謹門 三條
引咎門 三條 / 訓戒門 二條
警戒門 七條 / 戒子孫門 六條
識見門 九條 / 度量門 十條
容物門 六條 / 隱忍門 二條

警敏門 五條 / 強記門 三條
風姿門 二條 / 積善門 一條
陰德門 四條 / 果報門 八條
禍福門 一條 / 振孤貧門 二條
報德門 三條 / 忘恩門 三條
復讎門 四條 / 報怨門 一十九條
任怨門 三條 / 不避嫌疑門 三條
招懷門 四條 / 嫉惡門 六條
妬賢門 八條 / 讒譖門 二十八條
告訐門 五條 / 反間門 四條

第十七卷

固位門 七條 / 偷安門 二條
避事門 三條 / 怨望門 一十五條
私怨門 六條 / 敗行門 四條
變詐門 七條 / 姦詐門 八條
姦邪門 一十五條 / 傾險門 七條
猜忌門 五條 / 放縱門 四條
貪鄙門 二條 / 饋遺門 四條
賂遺門 十一條 / 欺罔門 五條
不忠門 一十四條 / 附麗門 一十七條
協謀門 一條 / 朋黨門 二十五條
立異門 一條

第十八卷

循吏門 一十四條 / 能吏門 三條
廉吏門 四條 / 贓吏門 一十三條
謀臣門 二十一條 / 直臣門 九條
功臣門 二十條 / 舊臣門 一十二條
名臣之後門 六條 / 門地門 二條
士族門 五條 / 逆臣門 二十三條
權臣門 五十條

第十九卷

夷狄門 五十七條 / 蕃將門 三條
蕃鎮門 三十二條 / 南侵門 一十六條

講和門 一十六條
貢獻門 三十一條　背盟門 三條
第二十卷
北伐門 四十條　受降門 四十五條
奉使門 三十二條　遣使門 三條
刺客門 一十條　賢人門 四條
義士門 一十四條　俠士門 三條
勇士門 三條　辯士門 八條
烈婦門 一十一條

通鑑總類目錄終

通鑑總類卷第一

治世門

漢高祖規摹弘遠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旣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父老見漢世祖喜稱復見漢官威儀

更始元年冬十月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以柔道治天下

建武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帝幸章陵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

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宋文帝元嘉風俗爲江左之最

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朞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内晏安無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内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北魏高祖有太平之風

齊明帝建武二年秋八月北魏高祖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黄門侍郎郭祚曰山水者仁智之所樂宜復修之帝曰魏明帝以奢失之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乎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沖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

唐太宗過古帝王有五事

貞觀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爲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高宗永徽之政

永徽元年春正月辛酉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德宗不尚翫好軍士稱爲明主

大曆十四年五月丙戌詔曰澤州刺史李鷃上慶雲圖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内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諸國累獻馴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

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貎闞雞猴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忻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宣宗書貞觀政要於屏風

太中元年二月庚子以知制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令狐綯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上之常寘於案上

後唐明宗願天早生聖人

長興四年十一月戊戌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爲小康

知人門

漢高祖知四人可用

十二年春二月上疾甚吕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旣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吕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光武誤稱龐萌可託

建武五年平敵將軍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劉備預知馬謖不可用

魏明帝太和二年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吴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亮進無所據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

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宋高祖誡太子

永初三年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

唐太宗以至誠治天下

貞觀元年五月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

永淳元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爲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勮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爲託是時勮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勮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行儉爲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爲名將

張九齡言安祿山必反

開元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明皇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明皇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用人門

聖人官人猶匠之用木

周安王二十五年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漢高祖用陳平

二年三月陳平歸漢王於脩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

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即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陳平受金

五月周勃灌嬰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故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高祖能用三傑

五年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

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說服

文帝以毀譽召罷季布

前三年春正月上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

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黙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汲黯諫武帝好誅賢才

元狩二年秋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

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羣臣曰黯自言爲便辟則不可自言爲愚豈不信然乎

武帝下詔求茂材異等

元封五年冬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

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

元帝初元二年夏四月丁巳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會病卒

王嘉諫哀帝謂聖王之功在得人

建平三年夏四月丁酉王嘉爲丞相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辠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

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十數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隸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故縱

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

郭伋諫光武不宜專用南陽人

建武十一年十二月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曹操釋憾用陳琳

獻帝建安十年春正月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爲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

琰玠選舉清正之士

十三年夏六月曹操以崔琰毛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者華偽進沖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

和洽獻言於曹操戒激詭之行

十四年十二月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

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操善之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龐統非百里才

十五年十二月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遂用統爲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劉備用劉巴等

十九年五月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爲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自交阯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

灋正勸劉備用許靖

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

蔣琬社稷之器

劉備以零陵蔣琬爲廣都長備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沈醉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杜恕諫魏明帝盡羣臣智力

太和六年十二月杜恕上疏曰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今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

晉桓溫有英雄之才

建元元年二月庾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琅邪內史桓溫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

司馬溫公論王猛欲殺慕容垂父子非仁

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彊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材臣來爲己用進取之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爲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

燕衆信之以結燕衆爲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爲市
井鬻貨之行有如嫉才能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爲哉

烈武帝欲用王恭殷仲堪

太元十五年正月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
敬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鎮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
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
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
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
階矣帝不從

秦王興謂隨時任才皆能政治

安帝義熙七年正月秦王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
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可謂世之乏才興曰自古帝王之
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
識拔不明豈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宋杜坦勸文帝不當以南北限人才

元嘉二十三年秋七月辛未以散騎常侍杜坦爲青州刺史
坦驥之兄也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前秦克
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
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雖復人
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先
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
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
亂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
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
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唐太宗棄怨用才

武德九年六月戊辰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
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衆爲之危懼
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
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巂州皆
以爲諫議大夫

張玄素諫太宗擇群臣分任以事

十二月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
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
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
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群臣而分以事高拱
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爲侍御
史

李緯爲戶部尚書

貞觀二十七年六月癸未以司農卿李緯爲戶部尚書時房
玄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聞
李緯拜尚書但云李緯美髭鬚帝遽改除緯洛州刺史

太宗黜李勣令太子用之

二十三年夏四月乙亥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

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狄仁傑薦張柬之等

久視元年秋閏月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文學緼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不以伯父累其才

四年冬十月太后命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爲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宋璟奏用李邕等

開元六年冬十一月宋璟奏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弃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沖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僉議當事之後頗

非稱職請復以爲左散騎常侍以李朝隱代之陸象先閑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爲河南尹從之

明皇思張九齡風度

二十八年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

崔祐甫除官八百人

大曆十四年五月代宗居諒陰庶政皆委於祐甫所言無不允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袞爲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幸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韓滉善用僚佐

貞元三年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滉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坐交言後數日署爲隨軍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德宗用裴延齡爲度支

八年秋七月甲寅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爲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己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諫德宗委任臣下

十年夏四月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及群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群材滯淹贄上奏諫其略曰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用才不匿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上不聽

杜黄裳諫憲宗委任賢才

元和元年二月戊午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黄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飧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李巽奏用程异

四年閏月初王叔文之黨既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吏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巽奏郴州司馬程异吏才明辦請以爲楊子留後上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巽前异句檢簿籍又精於巽卒獲其用

李絳謂用人不避親故之嫌

七年十月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

諜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

李愬用丁士良

十二年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旣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

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李愬不以嫌疑用李祐

五月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曏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諜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

文宗美李石用人不掩其惡

開成元年九月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按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冬十月丁巳貶益梧州司戶

宰相薦人勿問親疏

二年二月己未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疏朕聞竇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爲至公也

後晉桑維翰一制指揮節度十五人

開運元年六月或謂齊王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
翰不可丙午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
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
度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
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
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
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
翰詔禁直學士使爲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
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時
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
思慮人疑其疎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爲相頗任
愛憎一飯之恩睚眦之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

招賢門

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

周赧王三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
即位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
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
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
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
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
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
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
師事之於是士爭趣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
毅爲亞卿任以國政

齊竟陵王延才儁之士

永明二年以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
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才儁之士皆遊集其門開西
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記室參軍范雲蕭琛樂安任昉法
曹參軍王融衛軍東閤祭酒蕭衍鎮西功曹謝朓步兵校尉
沈約揚州秀才陸倕竝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法曹參
軍柳惲太學博士王僧孺南徐州秀才濟陽江革尚書殿中
郎范縝會稽孔休源亦預焉

旌表門

漢明帝賜郭賀以三公之服

永平三年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荊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修德門

魏吳起稱在德不在險

周安王十五年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

蜀漢譙周諫後主出遊

魏邵陵厲公正始七年漢主數出遊觀增廣聲樂譙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以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歸

未必以其埶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務理冤獄崇節儉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素未之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襁負而至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而成帝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銚期進諫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今四時之祀或有不臨而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漢主不聽

劉滋諫燕王

宋文帝元嘉十一年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爲晉擒何則彊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彊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

帝學門

唐太宗覽隋煬帝集

貞觀二年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鄧世隆請集太宗文章

十二年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爲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

明皇選儒學侍讀

開元三年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遂以懷素爲左散騎常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讀每侍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迎送之待以師傅之禮以无量羸老特爲之造腰輿在內殿令內侍舁之

文宗與宰相論詩工拙

開成元年上與宰相從容論詩之工拙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

不聞王者爲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
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卑篤於經術上
甚重之

後唐明宗戒秦王從榮作詩

長興三年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
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
裂抵弃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
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
竊笑汝勿効也

勤政門

北齊肅宗勤勵而時人譏其傷細

陳天嘉元年齊肅宗敕王睎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
三人每日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
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爲利而於今廢墜或
道德高儁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
漸條奏朝晡給御食畢景聽還肅宗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
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
細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
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
弘肅宗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
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踈漏

隋柳彧諫文帝親決

陳至德元年隋侍御史柳彧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
煩碎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爲叢脞是謂欽
明舜任五臣堯咨四岳垂拱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
於任使比見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
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
物一日之內酬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
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大事非臣下裁
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
下蒙覆育之賜文帝覽而嘉之因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

文帝臨朝日昃不倦

四年隋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楊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文帝善之而不能從

唐太宗厲精求治

武德九年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太宗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太宗皆欣然嘉納

杜黃裳論帝王勞逸之殊

元和元年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飧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憲宗深然其言

憲宗不以汗衣倦政

七年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憲宗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吳越王寐不安枕

後梁貞明五年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卧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

親政門

周高祖始親朝政

陳太建四年周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惜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爲人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狼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

三六　五二

君道門

唐太宗論人主一心

貞觀十七年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英雄門

范增稱沛公志不在小

元年沛公至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

朱祐稱光武有日角之相

更始二年朱祐從容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

馬援稱帝王自有真

建武四年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

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引入光武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援曰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光武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馬援稱光武才明勇略

五年光武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曹操自稱英雄

建安四年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獻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天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

劉備歎髀肉消

六年備在荆州數年嘗於劉表坐起至厠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曹操袁紹各言其意

九年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周瑜勸孫權留劉備

十五年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

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不從

曹操歎生子當如孫仲謀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攻破孫權江西營權率衆七萬禦之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石勒石虎

晉懷帝永嘉四年劉琨遺勒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

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故也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効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為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以為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

石勒與徐光辨論

成帝咸和七年趙主勒大饗群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大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桓温以王猛為軍諮祭酒

永和十年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隱居華陰聞桓温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問曰

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

劉裕等謀討桓玄

天興三年劉裕從徐兗二州刺史安成王桓脩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玄無忌曰天下

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
荅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謀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
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
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
謂無成

時人以雄傑許劉毅

義熙元年初劉毅嘗爲劉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
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
此君之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
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

北魏高歡歸爾朱榮

梁武帝大通二年爾朱榮之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亡歸爾
朱榮劉貴先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
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
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
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畜此竟何用也
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
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
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
乃出自是每參軍謀

爾朱榮以高歡爲晉州刺史

中大通二年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
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鬬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
亂矣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
穿鼻乃以高歡爲晉州刺史

高歡奇宇文泰狀貌

五年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還言於岳曰歡姦詐
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
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
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

北周來和等皆奇楊堅相貌

陳宣帝太建七年周主如雲陽以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來
和嘗謂堅曰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

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
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隋公止
是守節人可鎭一方若爲將領陳無不破

劉文靜稱唐太宗類漢高魏武

隋義寧元年初唐公李淵娶於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
元吉一女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
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劉文靜見李世民
而異之深自結納謂裴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
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
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
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

欲與君議大事也訃將安出文靜曰當此之際有眞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世民乘閒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世民復說淵曰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

李密歎太宗爲英主

武德元年高祖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高祖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眞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李盡忠等說李克用起兵

乾符五年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時河南盜賊蠭起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爲然遂勸克用起兵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禀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禀命乎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自知軍州事克用入府舍視事令將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

李克用破黃巢功第一

中和三年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衆楊復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賀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强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

衆勸漢祖劉知遠稱尊號

晉天福十二年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鎭外附吾爲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尙强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卽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將士擁周祖郭威南行

漢乾祐三年鎭州奏契丹入寇太后勅威將兵擊之武寧節

度使贇留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贇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郭威度河館于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皐門村

司馬溫公論唐莊宗周世宗賢否

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

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旣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爲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爲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彊梁旣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群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弃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旣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周世宗人服其英武

顯德六年六月上殂上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世宗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搉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群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能聲名無所

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寖寬登退之日遠邇哀慕焉

威斷門 不斷門附

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

周烈王六年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項王欲烹漢高祖父太公

四年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皐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桮羮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

唐憲宗討淮西

元和十一年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

李德裕勸武宗討澤潞

會昌三年四月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武宗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從諫以爲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它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爲牙內都知兵馬使從諫尋薨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今垂死之際復以

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不復入矣

武宗不以劉悟之功恕劉稹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稹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武宗欲斬沮議討澤潞者

八月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議者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

李德裕言劉稹不可赦

四年七月辛卯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本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上曰亦大是奇士

宣宗威嚴不可仰視

大中十二年十月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

後唐郭崇韜勸莊宗伐梁

同光元年八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

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弃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材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

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巳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興唐

莊宗決策伐梁

冬十月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仍令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

潞王少斷

長興四年十二月辛未帝始御中興殿帝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

後周世宗決斷

顯德元年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它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旣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棺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世宗欲伐南唐

三年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

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茶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綿二千匹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它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

唐文宗不能堅決 不斷門止此一段以附于末

大和元年三月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夏四月丙辰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寬猛門

漢第五倫疾俗吏苛刻

建初二年第五倫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章帝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

北魏郎孤以寬恕取敗

宋元嘉九年魏主徵陸俟出爲懷荒鎭大將未朞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鎭將郎孤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帝怒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帝召俟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灋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鎭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朞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灋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

唐權德輿對憲宗寬猛之問

元和六年憲宗問宰相爲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抶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憲宗善其言

崔鄲隨民俗爲寬猛

大和四年以崔鄲爲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土多群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鄲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歲中悉誅之鄲在陝以寬仁爲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鄲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慓狡爲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寬簡門

北魏源懷不喜煩碎

梁天監五年魏驃騎大將軍源懷卒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爲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斵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苛察門

衞嗣君好察微隱

周赧王三十二年衞嗣君薨子懷君立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荀子論之曰成矦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晉劉頌諫武帝勿責細過

太康十年淮南相劉頌上䟽曰夫細過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豪彊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濫在其中矣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

顧和戒王導以察察爲政

大興元年王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耶導咨嗟稱善

徐邈戒范甯採求風政

太元十四年范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寔蠶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何取於耳目哉

宋文帝臨堂聽訟

元嘉三年文帝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左僕射王敬弘性恬淡有重名關署文按初不省讀嘗預聽訟文帝問以疑獄敬弘不對文帝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文帝甚不悅雖加禮敬不復以時務及之

北魏置內外候官察百官過失

大明二年魏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鬬及議國政故禁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百官贓滿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

齊高帝立符伍以括姦盜

建元元年高帝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右僕射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曉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

鍾嶸諫明帝綱目太密

建武三年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啓聞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親近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過繁密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明帝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

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斵也明帝不顧而言他

北齊肅宗時人服其明而識其細

陳天嘉元年齊肅宗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肅宗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由是被寵遇庫狄顯安侍坐肅宗曰顯安我姑之子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肅宗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整之以至無爲耳

唐太宗謂隋文帝不明而喜察

貞觀四年太宗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飱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太宗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

魏徵言人主不必親覽表奏

十四年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太宗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天后爲學生求假發敕

載初二年太學生王循之上表乞假還鄉太后許之狄仁傑曰臣聞君人者唯殺生之柄不假人自餘皆歸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左右相流以上乃判爲其漸貴故也彼學生求假丞簿事耳若天子爲之發敕則天下之事幾敕可盡乎必欲不違其願請普爲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鄧景山鉤校將士耗米

寶應元年初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

米百萬斛奏請輸五十萬斛於京師思禮薨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殆盡惟陳腐米萬餘斛在肅宗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鉤校所出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殺景山肅宗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亂者遣使慰諭以安之

德宗性急不容物

建中四年李懷光敗朱泚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為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泚既退從臣皆賀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

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德宗不以為忤甚稱之

柳渾以褊察戒韓滉

貞元三年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德宗浸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夔州刺史以柳渾同平章事韓滉性苛暴方為德宗所任言無不從它相充位而已百官群吏救過不贍渾雖為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褊察為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柰何榜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愧為之少霽威嚴

文宗好聽外議

會昌三年武宗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武宗善之

宣宗密令韋澳作處分語

大中九年宣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自寫而上之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它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宣宗面察刺史能否

十二年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宣宗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宣宗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延陵悸慄失緒宣宗撫而遣之到

官竟以不職貶復州司馬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宣宗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宣宗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鄰州刺史便道之官宣宗見其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宣宗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

後周高錫諷世宗褊迫

顯德元年世宗違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

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叡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世宗不從

周行逢善發隱伏

三年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詗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

姑息門

唐肅宗不推究殺鄧景山者

寶應元年鄧景山爲河東節度使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殺景山肅宗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亂者遣使慰諭以安之

突將擅殺都統

絳州素無儲蓄民間饑不可賦斂將士糧賜不充朔方都統李國貞屢以狀聞朝廷未報軍中咨怨突將王元振將作亂矯令於衆曰來日脩都統宅各具畚鍤待命于門士卒皆怒曰朔方健兒豈修宅夫邪元振帥其徒作亂國貞逃于獄元振執之置卒食於前曰食此而役其力可乎國貞曰修宅則無之軍食則屢奏而未報諸君所知也衆欲退元振曰今日之事何必更問都統不死則我輩死矣遂拔刃殺之鎮西北庭行營兵屯於翼城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爲節度使朝廷因而授之

代宗不討張智光殺監軍之罪

大曆元年陝州監軍張志斌入奏事周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爲汝反矣叱下斬之臠食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衆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授之智光慢罵

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若益以陝虢商鄜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諸侯惟周智光能之九仙股慄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代宗不許

聽杜鴻漸入朝奏事

二年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留後鴻漸來自成都廣爲貢献因盛陳利害薦旰才堪寄任代宗亦務姑息乃留鴻漸復知政事以旰爲西川節度使

田承嗣自求爲相

八年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爲相代宗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通鑑總類卷一 姑息門五一四】

小惠門

唐李乂諫回救贖錢物減貧無徭賦

景龍元年是歲中宗遣使者分道詣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乂上疏諫曰江南鄉人采捕爲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條多則常支有闕在於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廻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宰相以羨餘錢施匄者

乾符四年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自隨行施匄者每出襤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捕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匄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通鑑總類卷一 小惠門六十五】

虛名門

唐房琯眞王衍之比

至德元載房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肅宗命琯以爲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琯以爲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肅宗怪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爲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今房琯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眞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爲宰相恐非社稷之福肅宗由是疎之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肅宗許之琯悉以戎務委李揖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琯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安能敵我劉秩琯軍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

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肅宗聞琯敗大怒李泌爲之營救肅宗乃宥之待琯如初

房琯不以職事爲意

二載房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琯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庶子劉秩諫議大夫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以是大招權利御史奏庭蘭贓賄罷琯爲太子少師

儉約門

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宋武帝清簡寡欲

永初三年五月帝殂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爲侈靡

廉若道生

宋文帝元嘉八年北魏主以左光祿大夫崔浩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爲司空道生性淸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齊高帝擊碎玉導

建元四年三月帝殂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敕中書曰留此正是興長病源即命擊碎仍檢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明帝志慕節儉

建武三年詔乘輿有金銀飾校者皆剔除之明帝志慕節儉太官嘗進裹蒸明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晩食又嘗用皁莢以餘濼授左右曰此可更用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明帝欲壊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冑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明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冑曰陛下前欲壊酒鎗恐宜移在此器明帝甚慙

唐太宗不敢縱欲

武德九年太宗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太宗鑒秦而不營殿

貞觀元年太宗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

明皇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開元二年明皇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爲皁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晩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愼哉

憲宗戒鄭敬等

元和四年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爲江淮二浙荊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文宗儉素

大和三年文宗性儉素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羅巾文宗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它貴戚爲之卿不須爾

擧袖示柳公權等

開成二年文宗對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柳公權等於便殿文宗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文宗之儉德公權獨無言文宗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文宗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爲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以公權爲諫議大夫

後唐明宗減宮人宦官等

天成元年大赦改元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毋得斂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

後周太祖詔罷貢獻

廣順元年太祖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其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甿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

出宮中寶玉器碎之

太祖悉出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玆事不遠宜以爲鑑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

周行逢太儉

周顯德元年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奢侈門

晉羊琇等競以奢侈相高

太康三年羊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散騎常侍侍中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怒以爲疾已之寶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詔其奢者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燕乙璋奢縱居清顯

升平元年燕主儁徙幽州刺史乙逸爲左光祿大夫逸夫婦共載鹿車子璋從數十騎服飾甚麗奉迎於道逸大怒閉車不與言到城深責之璋猶不悛逸常憂其敗而璋更被擢任歷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歎曰吾少自修立克己守道僅能免罪璋不治節檢專爲奢縱而更居清顯此豈唯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

宋武帝大修宮室

大明七年武帝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武帝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嬖妾幸臣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武帝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爲過矣

明帝器用必爲正御副御

泰始七年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而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

魏諸王競以豪侈相誇

天監十八年時宗室外戚權幸之臣競爲豪侈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於禁苑僮僕六千妓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崇富埒於雍而性儉嗇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河間王琛每欲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爲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精鋒馬腦椀赤玉卮制作精巧皆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奇寶復引諸王歷觀府庫金錢繒布不可勝計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惋歎臥疾三日京兆王繼聞而省之謂曰卿之貨財計不減於彼何爲愧羨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者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袁術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耳融乃笑而起

唐貴戚以進食相尚

天寶九載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明皇命宦官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中書舍人竇華嘗退朝値公主進食列於中衢傳呼按轡出其間宮苑小兒數百奮梃於前華僅以身免

楊家合隊粲若雲錦

十二載明皇幸華淸宮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來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入朝不施鄣幕道路爲之掩目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淸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爲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前

明皇窮聲技之巧

至德元載初明皇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旣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資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玩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也

代宗毀元載等第舍

大曆十四年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初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爲楊氏馬廄矣及安史亂後法度隳弛大臣將帥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代宗素疾之故毀其尤者仍命馬氏獻其園隸宮司謂之奉成園

李漢諫受沈香亭子材

長慶四年波斯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左拾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臺瓊室敬宗雖怒亦優容之

懿宗行幸所費不可勝紀

咸通七年懿宗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帷帟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後晉桑維翰諫齊王賞賜無度

開運二年齊王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

度桑維翰諫曰曏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曰我曹冒白刃絶筋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齊王不聽

翫好門

魏明帝以馬易吳珠璣等物

青龍三年明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皆以與之

唐明皇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玩

開元四年明皇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等欲置苑中使者所至煩擾道過汴州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玩遠自江嶺水陸傳送食以粱肉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陛下方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況鵁鶄鸂鶒曷足貴也明皇手敕謝若水賜帛四十段縱散其鳥

楊範臣諫明皇求海南奇寶

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營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師子國求靈藥及善醫之嫗寘之宮掖明皇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胡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嫗豈宜寘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明皇遽自引咎慰諭而罷之

通鑑總類卷第一

正統門

司馬公辨歷代正統相傳

魏黃初二年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阬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閒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跱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彊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

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
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姚弋仲使諸子歸晉

東晉永和八年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爲之盡力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於晉當固執臣節無爲不義也

北魏承晉爲水德

齊永明十年魏高祖命羣臣議行次中書監高閭議以爲帝王莫不以中原爲正統不以世數爲與奪善惡爲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夏商之歷厲惠至昏無害周晉之錄晉承魏爲金趙承晉爲水燕承趙爲木秦承燕爲火秦之旣亡魏乃稱制玄朔且魏之得姓出於軒轅臣愚以爲宜爲土德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爲於光與晉武往來通好至于桓穆志輔晉室是則司馬祚終於晉邪而拓跋受命於雲代昔秦幷天下漢猶比之共工卒繼周爲火德況劉石苻氏地褊世促魏承其弊豈可捨晉而爲土邪司空穆亮等皆請從彪等議詔承晉爲水德

名分門

唐魏徵謂下多輕上不可長

貞觀十六年特進魏徵有疾太宗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然漸不可長

節度使由軍士廢立

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肅宗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臣光曰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

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爲善者勸爲惡者懲
爲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
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詩云猷
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爲天下之政
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爲下者常眄眄焉伺其
上苟得閒則攻而族之爲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閒則
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爲俱利久存之
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
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
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
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

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
大宋受命
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
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
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李愬請示蔡人以上下之分

元和十二年裴度遣馬揔先入蔡州慰撫度入城李愬具櫜
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
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柳公綽服櫜鞬見牛僧孺

曆元年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敬宗荒淫嬖幸用
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
度使牛僧孺過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於
館舍將佐諫曰襄陽地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
甫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李絳引故事正僕射之禮

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
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元和中伊愼爲僕射
太常博士韋謙上言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
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爲
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
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敬宗聽行舊

儀以絳有足疾除太子少師分司

宣宗罪內園使不避宰相

大中十年內園使李敬寔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宣宗責敬
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宣宗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豈得私
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

孔緯不許李順節班見百僚

龍紀元年昭宗賜楊復恭假子楊守立姓名李順節使掌六
軍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平章事
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至中書色不
悅它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爲
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

後漢[illegible]以頭子[illegible]

乾祐二年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為慢己辭以浴不見即以頭子命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illegible]朝廷不之問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留守

歐陽脩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志而所為如此者蓋習為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後周世宗却留從効置邸上都

顯德六年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

名器門

漢明帝不許館陶公主子求郎

永平十八年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尚書閻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楊秉諫桓帝除郎之濫

延熹七年帝在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除人為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靈帝開邸賣官

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入錢各有差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藏

崔烈入錢為司徒

中平二年三月以廷尉崔烈為司徒是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

輸貨財乃登公位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由是聲譽頓衰

晉趙王倫篡位濫加爵賞

永寧元年正月乙丑倫備法駕入宮即帝位赦天下改元建始黨與皆爲卿將超階越次不可勝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者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爲孝廉縣綱紀並爲廉吏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

給或以白版封之

陳頵請罷己亥格

建興元年三王之誅趙王倫也制己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陳頵上言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起兵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

宋明帝用阮佃夫等預政

泰始四年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以名流爲之太祖始用寒士秋當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法興皆用事及上即位盡用左右細人游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員外散騎侍郎楊運長等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人有順迕禍福立至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宮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北魏程駿奏能祔廟賜爵

宋蒼梧王元徽四年魏顯祖神主祔太廟有司奏廟中執事之官請依故事皆賜爵秘書令廣平程駿上言建侯裂地帝王所重或以親賢或因功伐未聞神主祔廟而百司受封者也皇家故事蓋一時之恩豈可爲長世之法乎太后善而從之謂羣臣曰凡議事當依古典正言豈得但脩故事而已

陳徐陵爲書示衆

天康元年御史中丞徐陵爲吏部尚書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爲書示衆曰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荊州之禍敗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安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固應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衆咸服之

唐高祖以舞胡爲侍郎

武德元年上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唯齊末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以爲

㲄鍔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則天試官之濫

長壽元年春一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

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

蕭至忠諫中宗

景龍二年二月丁亥蕭至忠上疏以爲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粱肉不可以公器爲私用今列位已廣冗員倍之干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己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上雖嘉其意竟不能用

斜封墨敕

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爲僧尼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爲四銓選者歲數萬人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

斜封不由兩省

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

三無坐處

三年三月戊午以宗楚客爲中書令蕭至忠爲侍中太府卿

韋嗣立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崔湜趙彥昭並同平章事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昭容引以爲相彥昭張掖人也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斜封停任者量材敘用

景雲二年崔涖薛昭素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姚元之等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爲陛下招怨今衆口沸騰徧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言之上以爲然戊寅制諸緣斜封別敕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敘用柳澤上疏以爲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孝和之意陛下一切黜之天下莫不稱明一旦忽盡收敘善惡不定反覆相

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議者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
曲引此曹誑誤陛下臣恐積小成大為禍不細上弗聽

郭虔瓘奏奴除官

開元四年乙酉隴右節度使郭虔瓘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
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敕下盧懷慎等奏曰郭虔瓘恃其微
效輒倚聲章為奴請五品實亂綱紀不可許上從之

張九齡諫明皇不宜以宰相為賞功之官

二十三年上美張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諫曰宰相者
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職可
乎對曰不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纔
破契丹陛下即以為宰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

止二月守珪詣東都獻捷拜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
二子官賞賚甚厚

張九齡力爭牛仙客實封

二十四年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
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
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
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
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
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
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
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悅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為
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事皆由卿耶九齡頓首謝曰
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
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
客生於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
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
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十一月戊戌賜仙客爵隴
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

肅宗官爵之濫

至德元載四月郭子儀與安守忠相守七日守忠偽遁子儀
逐之官軍大潰於清渠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
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

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
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
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
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
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陸贄諫獻瓜果者不宜授官

興元元年德宗在道民有獻瓜果者欲以散試官授之訪於
陸贄贄上奏以為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止可
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
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青
朱雜互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臺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

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弃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

今陛下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則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

裴垍不敢私故人

元和三年九月丙申以裴垍爲平章事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它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

裴度不用債帥

大和元年四月忠武節度使王沛薨庚申以太僕卿高瑀爲忠武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資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及沛薨裴度韋處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宣宗重惜名器

大中八年二月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員請更增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叢僧孺之子也久之叢自司勳員外郎出爲睦州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爲榮上重翰林學士至於遷官必校歲月以爲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賜李行言金紫

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爲誰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不允醫工求官

九年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爲兵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有閭閻醫工劉集因緣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臣未敢奉詔上遽批劉集宜賜絹百匹遣之它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苦不

□食及醫工梁新診脈治之數日良已新因自陳求官上不
許但敕鹽鐵使月給錢三十緡而已

蔣伸稱近日官頗易得

十年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戶部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
頗易得人思徼幸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
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三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
復得獨對卿矣伸不諭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

懿宗以將軍授樂工

咸通八年樂工李可及善為新聲三月上以可及為左威衛
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
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

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
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僖宗賣空名御史告身

乾符四年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
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
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

令四人擊毬賭三川

廣明元年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為西川節度
使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初崔安潛鎮許昌令孜為敬瑄
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
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
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上令
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
潛

後唐莊宗以手搏除節鎮

同光二年初帝嘗與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
其技帝曰汝能勝我我當授藩鎮存賢乃奉詔僅仆帝而止
以存賢為盧龍行軍司馬旬日除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
食言矣

嚴旭以歌得刺史

天成元年魏王通謁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
王衍用為蓬州刺史明宗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帝

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

歲賜告身以萬數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來貧者
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
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敕文班丞郎給
諫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
厥費無多朝廷授以官祿何惜小費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
錢皆賜告身當是時所除正員官之外其餘試銜帖號止以
寵激軍中將校而已及長興以後所除浸多乃至軍中卒伍
使州鎮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歲賜告身以萬數矣

後晉李詳請重名器

天福三年中書舍人李詳上䟽以爲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它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本道量遷職名而已從之

漢郭威請徧加爵賞

乾祐二年郭威至大梁隱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請徧賞之又議加領方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爲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

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鬭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等四人亦加官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鎮觖望乙卯天雄節度使高行周等十人皆加師傅中書令侍中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戌加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爲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風化門

漢馬廖勸太后成德政

建初二年馬廖慮美業難終上䟽勸成德政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東晉范甯譏王何之罪深桀紂

升平五年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唐魏徵與封德彝辨化民之效

貞觀四年太宗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太宗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

食渴者易爲飲也太宗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太宗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太宗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户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太宗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内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太宗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高宗登樓觀風俗

永徽三年高宗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聲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誡

變俗門

趙武靈王令國人胡服

周赧王八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孰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騎射焉

北魏高祖欲斷諸北語

齊建武二年魏高祖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爲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高祖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高祖曰爲止於一身爲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高祖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

[illegible]違高祖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爲然不對曰實如聖旨遂下詔不得爲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高祖責任城王不能變舊俗

永元元年魏高祖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對曰聖化日新高祖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高祖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

興作門

漢東方朔諫起上林苑

建元三年武帝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武帝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閒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武帝乃拜朔爲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魏王朗諫明帝營宮室

太和元年立文昭皇后寢園於鄴王朗往視園陵見百姓多[illegible]困而明帝方營脩宮室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

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邺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象魏脩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民充兵强而寇戎賓服矣

陳羣等諫明帝力役不已

青龍三年明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明帝乃爲之少有減省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少府楊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琁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

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明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後趙王虎作太武殿及東西宮

東晉咸康二年趙王虎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步廣七十五步甃以文石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璫銀楹珠簾玉壁窮極工巧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爲金蓮華以冠帳頂又作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教宮人占星氣馬步射置女太史及雜伎工巧皆與外同以女騎千人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韡執羽儀鳴鼓吹遊宴以自隨於是趙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載以四輪纏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一鍾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用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造萬斛之舟以濟之既至鄴虎大悅爲之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賜民爵一級又用尚方令解飛之言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

王彪之止謝安增修宮室

太元二年初謝安欲增修宮室王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

宮殊爲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爲儉比之初過江則爲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爲能邪安不能奪其議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北魏世祖不肯增峻京城

宋元嘉四年魏世祖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世祖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

高允諫高宗起太華殿

大明二年魏高宗還平城起太華殿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高宗大起宮室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猝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高宗納之

齊東昏侯大起諸殿

永元二年後宮火時東昏侯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東昏侯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東昏侯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爲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

梁武帝築浮山堰

天監十四年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淮堰成而復壞

十五年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湫東注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己必掌其事既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慚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武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絢既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爲大將軍勒衆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

苦厚盜遂不行

隋楊素盛飾仁壽宮

開皇十五年仁壽宮成文帝幸仁壽宮時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悉焚除之文帝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惶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文帝果召素入對獨孤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錢百萬錦絹三千段素負貴恃才多所凌侮唯賞重德彝每引之與論宰相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座屢薦於文帝文帝擢為內史舍人

煬帝築西苑

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煬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煬帝詔路道德築離宮

十二年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倣東都西苑之制而

方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成

唐張玄素諫修洛陽宮

貞觀四年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太宗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太宗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魏徵諫作飛山宮

十一年太宗作飛山宮特進魏徵上疏以為煬帝恃其富強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返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太宗責房玄齡等問北門營繕

十五年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太宗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太宗甚愧之

天后命僧懷義起明堂

垂拱四年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撑欂藉以為本下施鐵渠為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為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僧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鸑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天后不報

後唐莊宗別建一樓以清暑

同光三年莊宗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莊宗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

閩主作紫微宮

後晉天福二年閩主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

薛融諫修洛陽宮

三年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況魏城未下公私困竭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高祖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後周世宗先立標幟築外城

顯德二年世宗以大梁城中迫隘詔展外城先立標幟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

革弊門

唐順宗首革貞元之弊政

永貞元年順宗御丹鳳門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爲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先是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爲暴横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張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詈順宗在東宮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憲宗不從劉光琦稱舊例

元和三年羣臣上尊號赦天下自今長吏詣闕無得進奉知樞密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詔諸道意欲分其餽遺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憲宗從之光琦稱舊例憲宗曰例是則從之苟爲非是奈何不改

文宗深知兩朝之弊

寶曆二年文宗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場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文宗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賞罰門

蜀相諸葛亮賞不遺遠罰不阿近

魏明帝青龍二年蜀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怏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已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灋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灋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北魏辛雄諫魏主不明賞罰

梁武帝普通六年魏主欲自出討賊中書令袁翻諫而止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自秦隴逆節將佐亂常已歷數年凡在戎役數十萬人扞禦三方敗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明賞罰之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宴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

東魏高澄問杜弼政事之要

梁武帝清泰元年澄以廷尉卿杜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爲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

東晉殷浩卒於徙所

永和十年殷浩少與桓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爲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絶卒於徙所

唐李義府長流不聽還

乾封元年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義府憂憤發病卒自義府流竄朝士日憂其復入及聞其卒衆心乃安

婁師德等以兵敗獲貶

萬歲通天元年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唐兵大敗孝傑坐免爲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師德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裴伷先以流人獲拜詹事丞

景雲元年睿宗追復裴炎官爵初裴伷先自嶺南逃歸復杖一百徙北庭至徙所殖貨任俠常遣客詗都下事天后之誅流人也伷先先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護追獲因之以聞使者至流人盡死伷先以待報未殺既而天后下制安撫流人有未死者悉放還伷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炎後獨伷先在拜詹事丞

憲宗貶韋執誼爲崖州司馬

永貞元年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壻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爲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憲宗復以王叔文之黨徙遠州

元和十年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憲宗與武元衡亦惡之皆以爲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爲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爲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爲死別良可傷憲宗曰爲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憲宗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韓昭侯藏獘袴

周顯王十八年韓昭侯有獘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漢蕭何張良陳平以功封侯

六年冬十月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蕭何封酇侯所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

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為謀臣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

高祖先封雍齒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蕭何功第一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

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

霍光諫昭帝守先帝有功封侯之約

始元元年九月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北魏韓顯宗不作露布

齊明帝建武四年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鎭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嘗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臣所以不敢爲之解上而已魏主益賢之

北齊斛律光請遣使勞軍

陳宣帝太建三年齊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多有功者未得慰勞乃密通表請遣使宣旨軍仍且進齊朝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乃駐營待使帝聞光軍已逼心甚惡之亟令舍人召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

唐太宗面定勳臣

武德九年九月己酉上面定勳臣長孫无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呑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

宋璟痛抑郝靈荃之賞

開元四年閏月己亥宋璟爲紫微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李泌謂以官賞功有二害

至德元載肅宗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

[illegible]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郷使祿
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
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
豈難制哉上曰善

武宗謂無官可賞李德裕

會昌四年澤潞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
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

後唐周匝乞二州報恩

同光二年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梁所得莊宗每思之入
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生全者
皆梁教坊使陳俊内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
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
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
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爲言帝謂崇韜
曰吾以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
意行之五月壬寅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時親
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後周太祖戮軍士流言者

顯德元年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帝聞之壬午
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
爲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羸餘汝輩豈不知
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

已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
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奏功以實門

漢國淵上首級皆如實數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閒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閒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

晉石鑒以虛張首級被黜

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義得頸乎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

濫賞門

漢更始濫授官爵

更始二年納趙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晉王導欲賞路永等官爵

咸和四年路永匡術賈寧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爲亂階罪莫大焉晩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豈可復襃寵之哉導乃止

唐穆宗優假將卒

長慶二年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詔神策六軍使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賂藩鎭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穆宗濫賜

三年上自複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後唐潞王預借五月僦直

淸泰元年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

閱實金帛不過三百萬兩匹而賞賚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王
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執政請據屋爲
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
李專美請據所有均給將士
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
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
詬之曰汝曹爲主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
爲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
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
患之李專美夜直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爲我謀此留才
安所施乎專美謝曰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

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
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
以爲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
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
軍士無厭猶怨望爲謡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
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

公法門

北魏源懷不以舊交恕元尼須

梁天監二年魏主以源懷持節巡邊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
交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
相寬貸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
日公庭始爲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尼須揮淚無以對竟
案劾抵罪

唐太宗不私龐相壽

貞觀三年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汚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
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
人皆恃恩私是使爲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爲

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
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太宗不阿親戚

十七年四月丁亥以中書令楊師道爲吏部尚書初長廣公
主適趙慈景生節慈景死更適師道師道與長孫無忌等共
鞫承乾獄陰爲趙節道地由是得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
擊地泣謝子罪上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讎罰不阿親戚此大
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以是負姊

高宗謂官司多不盡公

永徽元年閏月上謂宰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顔面
多不盡公長孫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亦不

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死忌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

宣宗不以工藝廢法

大中十一年教坊祝漢貞滑稽敏給上或指物使之口占摹詠有如宿構由是寵冠諸優一日在上前抵掌談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輙預朝政邪自是疎之會其子坐贓杖死流漢貞於天德軍樂工羅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曉音律尤有寵程恃恩暴橫以睚眦殺人繫京兆獄諸樂工欲爲之請因上幸後苑奏樂乃設虛坐置琵琶而羅拜於庭且泣上問其故對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絶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後唐潞王欲殺楚匡祚

清泰元年帝欲殺楚匡祚韓昭胤曰陛下爲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祚無益死者恐不厭衆心乙卯長流匡祚於登州

後周太祖不私故吏

廣順二年葉仁魯帝之故吏也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法令門

衛鞅募民徙木

周顯王八年秦孝公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輙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朞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漢高祖約法三章

元年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桀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

梁統論人輕犯法吏易殺人

建武十四年秋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

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濃吏易殺人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濃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顧宣詔有司定不易之典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上言曰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内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晉裴頠劉頌論刑法不壹

元康九年刑法不壹獄訟繁滋裴頠上表曰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五年二月有大風蘭臺主者懲懼前事求索阿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皆爲過當恐姦吏因緣得爲淺深世劉頌復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駮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頌遷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用權仕者欲速事竟不行

熊遠請以律令經傳爲駁議

建興元年熊遠言於琅邪王睿曰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競作新意臨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非爲政之體也愚謂凡爲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睿以時方多事不能從

苻堅用鄧羌王猛

晉穆帝升平三年秋七月秦王堅自河東還以驍騎將軍鄧羌爲御史中丞八月以咸陽内史王猛爲侍中中書令兼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彊德太后之弟也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爲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梁武帝思秣陵老人之言

天監十年上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姦宄益深嘗因郊祀有秣陵老人遮車駕言曰陛下爲濃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上於是思有以寬之

北齊張老請定齊律

梁簡文大寶元年齊王初立勵精爲治頗道德以事屬黎陽太守清河房超超不發書棓殺其使齊王善之命守宰各設棓以誅屬請之使久之都官中郎宋軌奏曰若受使請賕猶致大戮身爲枉法何以加罪乃罷之司都功曹張老上書請定齊律詔右僕射薛琡等取魏麟趾格更討論損益之

唐李素立諫高祖棄法

武德元年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柰何弃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

增新格五十三條

七年夏四月庚子朔赦天下是日頒新律令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

太宗謂法令不可數變

貞觀十年十二月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爲姦自今變法皆宜詳慎而行之

太宗謂不可變法度

十五年七月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旣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狄仁傑奏權善才范懷義不應殺

儀鳳元年九月壬申大理奏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罪當除名高宗特命殺之大理丞太原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栢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作色令出仁傑曰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

柳公綽誅舞文吏

長慶三年五月壬申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公綽必殺犯贓

省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馬植奏不應減免重囚

大中元年二月癸未宣宗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凡抵極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張鷟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繫囚慮有冤滯令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僥幸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馬植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

後梁寇彥卿殺人崔沂奏論如法

開平四年三月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至天津橋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彥卿自首於太祖太祖以彥卿才幹有功久在左右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殺人關下請論如法帝命彥卿分析彥卿對令從者舉置欄外不意誤死帝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鬬而故毆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辛巳責授彥卿游擊將軍左衛中郎將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錢萬緡沂以白帝帝使人謂彥卿崔沂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橫由是稍肅

詔令制誥門

漢山東父老扶杖聽文帝詔令

二年賈山上書曰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

第五倫見詔書歎光武為聖主

建武三十一年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後舉孝廉補淮陽王醫工長

唐太宗因旱蝗下詔

貞觀二年關內旱饑民多賣子以接衣食己巳詔出御府金帛為贖之歸其父母又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詔書略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北門翰林之制

天寶十三載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太常卿垍皆翰林院供奉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垍草制楊國忠

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爲宰相制書若下恐四
夷輕唐上乃止

德宗奉天詔書聞者揮涕

建中四年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
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
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詔書無所避忌臣雖愚陋
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
下詔書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

興元詔書士卒感泣

興元元年春正月癸酉朔赦天下改元制曰致理興化必在
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
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
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
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
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
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
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
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
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
邑里丘墟人煙斷絶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
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
負于蒸庶痛心靦皃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
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
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
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
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
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
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
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并散歸本道本軍者並
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
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
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爲
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
平也

詔令不信

貞元三年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
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
悉無它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
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
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
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
命復其家

令狐楚草制

元和十四年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憲宗器之顧

侍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乃薦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謩才行擢兼謩左拾遺内供奉兼
謩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
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儒衡泣訴於憲宗且言臣曾祖
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憲宗曰是薄楚之爲人

武宗令李德裕草賜黠戛斯書

會昌三年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武宗命李
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
身自入朝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
爲回鶻所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爲
怨須盡殲夷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原與我
同族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
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
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
每有詔敕武宗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武宗曰
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李德裕詔語要切

武宗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
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
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武宗臨朝稱其語要
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
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

夜召學士草制

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宗夜召學
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
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慤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劉楊
懦怯墮敗舊風故也

崔嘏坐罪

大中二年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貶端
州刺史

鄭畋草劉瞻制坐罪

咸通十一年劉瞻貶康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瞻罷
相制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路
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

韋貽範起復

天復二年七月韋貽範之爲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
母喪罷去日爲債家所譟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
樞密及李茂貞求之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
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
聽傷國體昭宗即命罷草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宦
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陛下命
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昭宗曰彼所陳事理明白若
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己亥再起復韋貽範使姚洎草制
貽範不謝即表謝視事

後漢范質草詔令得宜

乾祐三年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爲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

赦書門

漢匡衡荀悅論赦

永光二年元帝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群盜並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爲赦矣

吳漢願光武無赦

建武二十年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愼無赦而已

蜀漢諸葛亮不發赦

魏邵陵厲公正始七年蜀漢大赦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

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李王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晉郭璞請發赦

太興四年三月日中有黒子著作佐郎郭璞以元帝用刑過差上疏以爲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郭璞復上疏請赦

永昌元年春正月郭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下赦令元帝從之乙卯大赦改元

王彪言郊祀不應有赦

永和七年穆帝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於王彪之曰郊祀應有赦否彪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凶愚之人以爲郊必有赦將生心於徼幸矣昱從之

唐太宗不欲數赦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

陸贄言竄謫者未霑恩

貞元十年陸贄上言郊禮赦下已近半年而竄謫者尚未霑恩乃爲三狀擬進德宗使謂之曰故事左降官準赦量移不過三五百里今所擬稍似超越恐非便宜贄復上言以爲王者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若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疆域不離於本道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乞更賜裁審

陸贄陽城皆死貶所

永貞元年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追忠州別駕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杭州刺史韓臯道州刺史陽城赴京師贄與陽城皆未聞追詔而卒

李絳白居易上言

元和四年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爲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臣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李逢吉恐李紳量移

寶曆元年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

[illegible]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敬宗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後晉張允上駁赦論

天福三年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以爲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

通鑑總類卷第二

通鑑總類卷第三

贈謚門

晉明帝贈周札衛尉

太寧三年贈故譙王丞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冤尚書卞壼議以爲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爲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衛尉

范弘之評殷浩桓溫

太元十六年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爲左僕射范弘之論殷浩宜加贈謚因敘桓溫不臣之迹是時桓氏猶盛王珣溫之故吏也以爲溫廢昏立明有忠貞之節黜弘之爲餘杭令

齊王儉謚文獻

永明七年王儉卒王晏旣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禮官欲依王導謚儉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

北魏鄭羲謚文靈

十年魏南陽公鄭羲與李沖皆姻沖引爲中書令出爲西兗州刺史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爲魏主納其女爲嬪徵爲秘書監及卒尚書奏謚曰宜詔曰蓋棺定謚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唐許敬宗謚曰繆

咸亨三年秋八月壬午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弃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時議以爲謚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謚之爲繆對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泰秀謚之曰繆許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集五品已上更議陽思敬等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敬宗嘗奏流其子昂于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

韋湊議太子重俊謚

景雲元年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韋湊上書以爲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鄉使宿衛不守其爲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謂供奉官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爲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譖發忿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爲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況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爲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爲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爲雪亦所未安睿宗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爲制命已行不爲追改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南唐張伯論太子弘冀謚

周世宗顯德六年唐太子弘冀卒有司引淅西之功謚曰武宣張洎上言太子之德主於孝敬今謚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乃更謚曰文獻

尊號門

秦始皇更號曰皇帝

二十六年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唐顏眞卿請祖宗皆從初謚

大曆十四年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眞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奸臣竊命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為褒少不為貶今累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眞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代宗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眞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謚也

陸贄請黜舊號

建中四年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上奏以為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又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辟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謟之譏又曰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德宗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

皇甫鎛欲增孝德字

元和十四年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譖羣於憲宗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憲宗怒

韋溫請辭尊號

大和六年詔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號曰大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為今水旱為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文宗善之辭不受

南唐李昪不受尊號

晉高祖天福四年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也

僭號門

東晉王始自稱太平皇帝

元興二年泰山賊王始聚衆數萬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桂林王鎮討禽之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安在始曰太上皇蒙塵于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口柰何尚爾始曰皇后不知自古豈有不亡之國朕則崩矣終不改號

桓玄即帝位

詔楚王桓玄行天子禮樂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卞範之爲禪詔使臨川王寶逼安帝書之安帝臨軒遣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安帝出居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進玄築壇於九井山北即皇帝位冊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於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始玄入建康宮登御坐而床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宋王渾自號楚王

孝建二年雍州刺史王渾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備置百官以爲戲笑長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武帝廢渾爲庶人徙始安郡武帝遣員外散騎侍郎戴明寶詰責渾因逼令自殺時年十七

鄧琬上尊號於晉安王

泰始二年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鄧琬爲尚書右僕射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唐天后以唐爲周

天授元年侍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天后不許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皇帝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羣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久之飛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天后可皇帝及羣臣之請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

董昌集將佐議稱帝

乾寧二年董昌將稱帝集將佐議之節度副使黃碣曰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桓晉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業大王興於畎畝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柰何一旦忽爲族滅之計乎碣寧死爲忠臣不生爲叛逆昌怒以爲惑衆斬之投其首於廁中罵之曰奴賊負我好聖明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幷殺其家八十口同坎瘞之又問會稽令吳鐐對曰大王不爲真諸侯以傳子孫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耶昌亦族誅之又謂山陰令張遜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俟吾爲帝命汝知御史臺遜曰大王起石鏡鎮建節浙東榮貴近二十年何苦效李錡劉闢之所爲乎浙東僻處海隅巡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徒守孤城爲天下笑耳昌又殺之

罔人曰無此三人者則人莫我違矣因被衮冕登子城門樓即皇帝位悉陳瑞物於庭以示衆

蜀王請各置一方

後梁開平元年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云欲與歧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蜀王乃謀稱帝下教諭統内吏民又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温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歧王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歧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將吏上書稱牋表鞭扇號令多擬帝者

蜀王議稱帝

蜀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爲惡王不從涓杜門不出王即皇帝位國號大蜀

燕王守光欲自帝

乾化二年燕王守光嘗衣赭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彊地險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内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遽謀自帝未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既修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悦又使人諷鎮定求尊己爲尚父趙王鎔六節度使共奉冊推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以爲六鎮實畏己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幷鎮不足平矣太祖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爲河北道采訪使遣閤門使王瞳受旨史彦羣冊命之守光命僚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冊儀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爲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爲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爲今日之帝未

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咼而啖之鶴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

晉王斬劉守光

三年晉王以練紼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効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剸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劉巖表求封南越王

貞明元年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以吳越王鏐爲國王而已獨爲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均王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爲天子安能梯航萬里遠事僞庭乎自是貢使遂絶

吳嚴可求說徐溫建吳國

四年初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爲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溫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爲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溫說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爲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爲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知誥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續

吳王皆用天子禮

五年吳徐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吳王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

後唐王延翰自稱大閩國王

天成元年昭武節度使王延翰驕淫殘暴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群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内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

楚王殷始建國

二年冊禮使至長沙楚王殷始建國立宮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翰林學士曰文苑學士知制誥曰知辭制樞密院曰左右機要司群下稱之曰殿下令曰教以姚彦章爲左丞相許德勳爲右丞相李鐸爲司徒崔穎爲司空拓跋恒爲僕射張彦瑶張迎判機要司然管内官屬皆稱攝惟朗桂節度使先除後請命

孟知祥并東川據全蜀

長興三年董璋之起兵攻孟知祥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明宗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明宗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明宗曰知祥吾故人爲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自貽族滅卿丘園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

孟知祥請爲蜀王

孟知祥令李昊爲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爲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今又自求朝廷節鉞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群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爲己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爲節度使

閩王託龍見以即帝位

[illegible]年閩人有言眞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爲左僕射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爲樞密使唐冊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閩王以傑爲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閩王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孟知祥求冕車服擬王者

明宗以工部尚書盧文紀禮部郎中呂琦爲蜀王冊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文紀等至成都知祥服衮冕備儀衛詣驛降階北面受冊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而歸

閩李仁達立雪峯寺僧爲帝

後晉開運二年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爲元從指揮使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世叛奔建州閩王延政以爲將及朱文進弑曦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說黃仁諷曰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況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爲衆所重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眞天子也相與迎之立以爲帝解去衲衣被以衮冕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眞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蕭翰立唐明宗子爲帝

後漢天福十二年初蕭翰聞高祖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己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己赴恒州淑妃從益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諸門爲從益宿衛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爲蕭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爲意衆感其言皆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諸營兵不減五千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爲計畫則禍及它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帝請早赴京師仍出居私第高祖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僭竊門

後晉安重榮奏請多踰分

天福四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性粗率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爲之耳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自負高祖之遣重榮代祕瓊也戒之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鎭勿以力取恐爲患滋深重榮由是以高祖爲怯謂人曰祕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爲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高祖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徙遇爲昭義節度使

興廢門

燕申胤謂燕必復建

東晉太和五年秦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燕主暐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爲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黃泓謂燕必中興在吳王

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沒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滅之不及十五年秦必復爲燕有慕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鳳慷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爲人用耳

蒙塵門

晉懷帝步出西掖門

永嘉五年苟晞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懷帝懷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懷帝召公卿議將行而衛從不備懷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傅祗出詣河陰治舟楫朝士數十人導從懷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為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度支校尉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時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以為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

漢主聰使懷帝著青衣行酒

建興元年漢主聰宴群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殺珉儁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　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

愍帝遇害於平陽

東晉建武元年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今興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為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聰饗群臣于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愍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趙固侵漢河東太子粲帥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為趙固之用不攻而自滅矣愍帝遂遇害於平陽

北魏武帝為高歡所逼奔長安

梁中大通六年魏武帝西奔長安李賢遇武帝于崤中高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武帝高敖曹帥勁騎追武帝至陝西不及武帝鞭馬長鶩糗漿乏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武帝武帝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群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等皆殺之

唐田令孜奉僖宗出奔

唐明元年以王徽為戶部侍郎裴澈為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為太子賓客分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為相是夕攜飲藥死百官

延朝聞亂兵入城布路泣凡臣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僖宗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僖宗奔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但安居毋恐巢館于田令孜第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

　韓全誨逼昭宗幸鳳翔

天復元年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昭宗曰朱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昭宗不許挾劒登乞巧樓全誨等逼昭宗下樓昭宗行纔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昭宗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蹋闌干庭無群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縣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全忠復書曰進則懼有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慚然不敢不勉

　朱全忠欲迎駕還宮

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諭昭宗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移兵北趣邠州

　朱全忠逼昭宗遷都洛陽

天祐元年初昭宗在華州朱全忠屢表請昭宗遷都洛陽昭宗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張全義繕修宮室昭宗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昭宗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繈屬月餘不絕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

範為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昭宗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全忠自河中來朝昭宗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後唐閔帝為潞王所逼奔魏州

清泰元年閔帝聞潞王至陝憂駭不知所為欲奔魏州閔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閔帝已北走道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

蕭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
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宮城恐非所
宜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侯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
宜速具草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公
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閔
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閔帝大喜問以社稷大計敬瑭
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習事請與圖之乃往見弘贄問之
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
羣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
將若之何敬瑭還以弘贄之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
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壻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

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爲辭是直欲附
賊賣天子耳守榮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
與暉鬬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内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
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閔帝而去

契丹北遷晉齊王

後漢天福十二年契丹以晉齊王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契
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
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
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契丹
遷晉齊王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崔廷勳以兵守之時雨雪
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

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
晉齊王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
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契丹主謂晉羣臣曰自
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

晉齊王不勝屈辱

晉齊王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
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齊王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
晉齊王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
與晉齊王俱自殺不果

契丹取晉主女賜禪奴

乾祐元年契丹主如遼陽故晉齊王與太后皇后皆謁見有

禪奴利者契丹主之妻兄也聞晉齊王有女未嫁詣晉主求
之晉主辭以幼後數日契丹主使人馳取其女而去以賜禪
奴

契丹遷晉主於建州

二年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以耕桑
自贍契丹主許之幷晉齊王還於建州未至安太妃卒於路
遺令必焚我骨南向颺之庶幾魂魄歸達於漢既至建州得
田五十餘頃晉齊王令從者耕其中以給食頃之述律王遣
騎取晉齊王寵姬趙氏聶氏而去

李太后臥病無醫藥

三年晉李太后在建州臥病無醫藥惟與晉齊王仰天號泣

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

亂世門

晉索靖指宮門銅駝

元康九年閒内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東晉盜賊蠭起

隆安三年自安帝即位以來内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爲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爲恩有畿内諸縣盜賊處處蠭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内外戒嚴

桓玄陵侮朝廷

元興元年太尉桓玄出屯姑孰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桓謙及卞範之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既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安帝幾不免飢寒由是衆心失望三吳大饑户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

北魏爾朱榮縱兵殺朝士

梁大通二年爾朱榮召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榮遣騎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若不大行誅

更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榮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翦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殺亂四海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敬宗循河西至陶渚百官旣集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因縱兵殺之自丞相王雍以下死者二千餘人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圍之令曰有能爲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出應募遂使爲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旣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人遷敬宗於河橋置之幕下敬宗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

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深自愧悔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

江南連年旱蝗

大寶元年侯景請文帝幸西州文帝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浴鐵數千翼衛左右文帝聞絲竹悽然泣下命景起舞景亦請文帝起舞逮夜乃罷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鳥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煙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爲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

唐太宗以梁武帝元帝爲戒

貞觀二年太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楊國忠勸明皇幸蜀

至德元載潼關旣敗於是所在守兵皆散明皇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明皇然之黎明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爲賊守明皇愀然曰賊來不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中外擾擾不知明皇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明皇曰士庶各避賊求生柰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時至咸陽日向中明皇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餠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

皇孫輩爭以手匊食之須臾而盡猶未飽衆皆哭明皇亦
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
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
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
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
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
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
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明皇曰此朕之不明悔無
所及慰諭而遣之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
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
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屠割支
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外軍士圍驛明皇聞諠譁問外何事
左右以國忠反對明皇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
不應明皇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
奉願陛下割恩正法明皇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
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
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明皇乃命
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
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

涇原兵叛

建中四年德宗發涇原等諸道兵救襄城涇原節度使姚令
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

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水詔京兆尹王翃犒師惟
糲食菜餤衆怒蹴而覆之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
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
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令言入辭尚在禁
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軍士擁令言而西百姓狼狽駭走
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
陌錢矣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
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
身居市廛爲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
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不聽至是德宗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
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德宗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
自苑北門出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什七八

盜擊李石於坊門

開成三年李石入朝中塗有盜射之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
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文宗聞之
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時
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李石承甘露之亂人
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
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文宗深知其故而無如
之何以石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

後唐莊宗滅梁

同光元年王彥章敗卒至大梁告以彥章就擒唐兵長驅且

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敬翔泣曰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聽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但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

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遂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溫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弃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

莊宗逼於亂兵而死

天成元年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莊宗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李彥卿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莊宗為流矢所中鷹坊人善友扶莊宗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懣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莊宗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群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它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

後晉高祖至河陽唐潞王登樓自焚

天福元年唐主命指揮使宋審虔等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乃還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高祖高祖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是日晚高祖入洛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高祖慰而釋之命劉知遠部署京城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

南唐朱匡業誦羅隱詩

後周顯德四年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

疏切諫唐主以爲沮衆流撫州唐主聞神衛統軍朱匡業劉
存忠以守禦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
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爲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副使
流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出

昏君門

晉惠帝愚騃

元康九年惠帝爲人愚騃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
鳴者爲官乎爲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惠帝聞之曰何
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

宋太后生寧馨兒

大明八年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
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齊東昏侯嬉戲無度

永元元年東昏侯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
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尉司擊鼓蹋圍鼓聲
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常以三四更中
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少震驚啼
號塞道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産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
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百
箭俱發東昏侯有膂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
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
無愧色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矟急裝縛袴凌冒雨
雪不避坑穽馳騁渴之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
上馬馳去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
略不暇息

北齊顯祖嗜酒狂暴

梁太平元年齊顯祖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務存簡靖坦於任使又能以法馭下內外莫不肅然數年之後嗜酒淫泆肆行狂暴或身自歌舞盡日通宵或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或乘牛驢橐駝白象不施鞍勒或令崔季舒劉桃枝負之而行擔胡鼓拍之或盛夏日中暴身或隆冬去衣馳走從者不堪顯祖居之自若嘗於道上問婦人曰天子何如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顯祖殺之婁太后以顯祖酒狂舉杖擊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顯祖曰即當嫁此老母與胡太后大怒遂不言笑因是戒酒一旬又復如初幸李太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氏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擊一百有餘雖以楊愔爲宰相使進廁籌以馬鞭鞭其

背流血浹袍嘗欲以小刀剺其腹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轜車又嘗持槊走馬以擬左丞相斛律金之胷者三金立不動乃賜帛千段又嘗於衆中召都督韓哲無罪斬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於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所殺者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水又乘馬欲下峻岸入于漳趙道德攬轡回之顯祖怒將斬之道德曰臣死不恨當於地下啓先帝論此兒酣酗顛狂不可教訓顯祖默然而止它日謂道德曰我飲酒過須痛杖我道德扶之顯祖走道德逐之曰何物人爲此舉止典御丞李集面諫比顯祖於桀紂顯祖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顯祖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顯祖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內外憯憯各懷怨毒而素能默識强記加以嚴斷群下戰慄不敢爲非又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陳後主二十惡

禎明二年隋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産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

搖蕩疆場晝伏夜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帝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隋文帝數陳後主以詩酒取敗

開皇十四年陳叔寶從文帝登邙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文帝優詔答之它日復侍宴及出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熲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

煬帝荒淫縱酒

唐武德元年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煬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巵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煬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煬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爲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煬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煬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楊保據江東命群臣廷議之李桐客曰江東卑濕土地險狹内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劾桐客謗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楊宮將徙都之

唐文宗飲醇酒求醉

開成元年文宗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顏閒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文宗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爲理者不可以速成文宗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李石曰方今内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爲善文宗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唐僖宗内誅賜死

廣明元年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僖宗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僖宗大怒召昌業至内侍省賜死

僖宗溢殺黃巢姬妾

中和四年時溥遣使獻黃巢及家人首并姬妾僖宗御大玄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之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康延孝知梁主暗懦而敗

後唐同光元年莊宗引兵屯朝城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莊宗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内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

天下定矣莊宗大悅

蜀主不辨臣下之忠佞

蜀主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時宦官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鍇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

荒淫門

漢趙飛燕乃禍水滅火

鴻嘉三年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於成帝成帝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載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成帝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班倢伃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倢伃其後成帝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成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班伯諫成帝宴飲禁中

永始二年成帝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成帝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為無道至於是虖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成帝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成帝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吳主游華里

晉泰始八年吳主之游華里也右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左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

還吳主頗聞之因會以毒酒飲或等中書令賀邵上疏諫曰
項年以來朝列分錯眞偽相貿是以正士推方而庸臣苟
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
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里之室言出風
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
而天下已平也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
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
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仕
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
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
有餘人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

能守一葦可杭也願陛下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
興聖祖之祚隆矣吳主深恨之

武帝選女備六宮

九年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采擇未
畢權禁天下嫁娶武帝使楊后擇之后惟取絜白長大而捨
其美者武帝愛卞氏女欲留之后曰卞氏三世后族不可屈
以卑位武帝怒乃自擇之中選者以絳紗繫臂公卿之女為
三夫人九嬪二千石將校女補良人以下

武帝遊宴掖庭

太康二年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武帝既平吳頗事遊
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從
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及弟
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
疏退山濤數有規諷武帝雖知而不能改

東晉武帝以酣歌為事

太元十四年初武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
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
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姆姆僧尼左右
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
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

武帝流連內殿

二十一年武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張

貴人寵冠後宮後宮皆畏之武帝與後宮宴妓樂盡侍時貴
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
人潛怒向夕武帝醉寢於清暑殿貴人徧飲宦者酒散遣之
使婢以被蒙帝面弒之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
復推問

宋廢帝為山陰公主置左右三十人

泰始元年山陰公主廢帝姊也適駙馬都尉公主尤淫恣嘗
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
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廢帝乃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
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就
帝請以自侍廢帝許之淵侍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

乃得免

王后以扇障面

六年明帝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明帝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爲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裸婦人以爲笑外舍之樂雅異於此明帝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齊鬱林王狂縱日甚

建武元年鬱林王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勝計鬱林王即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爲笑樂蒸於世祖幸姬霍氏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鸞數諫爭鬱林王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蕭諶蕭坦之爲世宗所知鬱林王以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坦之得出入後宮鬱林王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鬱林王醉後常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何后亦淫泆私於鬱林王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閤通夜洞開外內淆雜無復分別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鬱林王不得已許之蕭諶蕭坦之見鬱林王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恐禍及已乃更同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爲鸞耳目鬱林王不之覺

也

北齊主逼通李后

天嘉三年齊主還鄴齊主逼通昭信李后曰若不從我我殺爾兒后懼從之既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耶姊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殺我女我何得不殺爾兒對后以刀環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撾之后號天不已帝命盛以絹囊流血淋漉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寺爲尼

陳君臣酣歌自夕達旦

至德二年長城公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牖壁帶縣楣欄檻皆以沈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花異卉長城公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長城公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長城公每飲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荅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隋煬帝巡遊有四道場

大業六年煬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場煬帝每日於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饌敕燕王倓與蕭鉅宇文皛及高祖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煬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殽亂靡所不至以是為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皛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主皆有醜聲煬帝亦不之罪也

唐中宗命宮女與公卿交易

景龍三年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中宗與后臨觀為樂

韋后淫亂干預國政

景雲元年中宗御梨園毬場命文武三品以上拋毬及分朋拔河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絙踣地久之不能興中宗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初則天之世長安城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中宗幸隆慶池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中宗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楚客大呼稱快中宗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

楊貴妃洗祿兒

天寶十載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舁之明皇聞後宮讙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兒對明皇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明皇亦不疑也

穆宗過公除即事聲色

元和十五年穆宗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珏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始離京告遠夷之使未復命遏密弛禁蓋為齊人合讌內庭事將未可穆宗不聽

後梁太祖亂張宗奭婦女

乾化元年太祖避暑於張宗奭第亂其婦女殆徧宗奭子繼祚不勝憤恥欲弒之宗奭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為李罕之所圍啗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

蜀主以韓昭等為狎客

後唐同光元年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

抑宰相王鍇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蜀主以重陽宴
近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
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因諧笑而罷

　南漢知莊宗驕淫不足畏

三年漢主聞莊宗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
彊弱詞至魏及還言莊宗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
是不復通中國

　蒲禹卿諫蜀主遊秦州

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毀府署
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使言
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

州羣臣諫者甚衆皆不聽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
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
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多瘴癘萬衆困於奔馳郡縣罹
於供億鳳翔久爲仇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
先皇未嘗無故盤游陛下率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鑾駕不
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蜀都強盛雄視鄰邦邊亭無烽火之
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盛於桓溫
劉禪降於鄧艾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
表俟主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
私焉故銳意欲行

　閩主荒淫無度

後晉天福七年閩鹽鐵使李仁遇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
容得幸於曦以仁遇李光準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
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
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
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它日又宴侍臣皆
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
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有酒腸
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南漢晉王以聲伎說主意

八年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
微行倮男女而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常猜忌諸弟

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羣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晉王弘熙欲
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弘熙令
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
聞而悅之與諸王宴于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
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拉漢主因拉殺之

　齊王居喪奏女樂

開運元年齊王居喪朞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及出師常
令左右奏三弦琵琶和以羌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百官
表請聽樂詔不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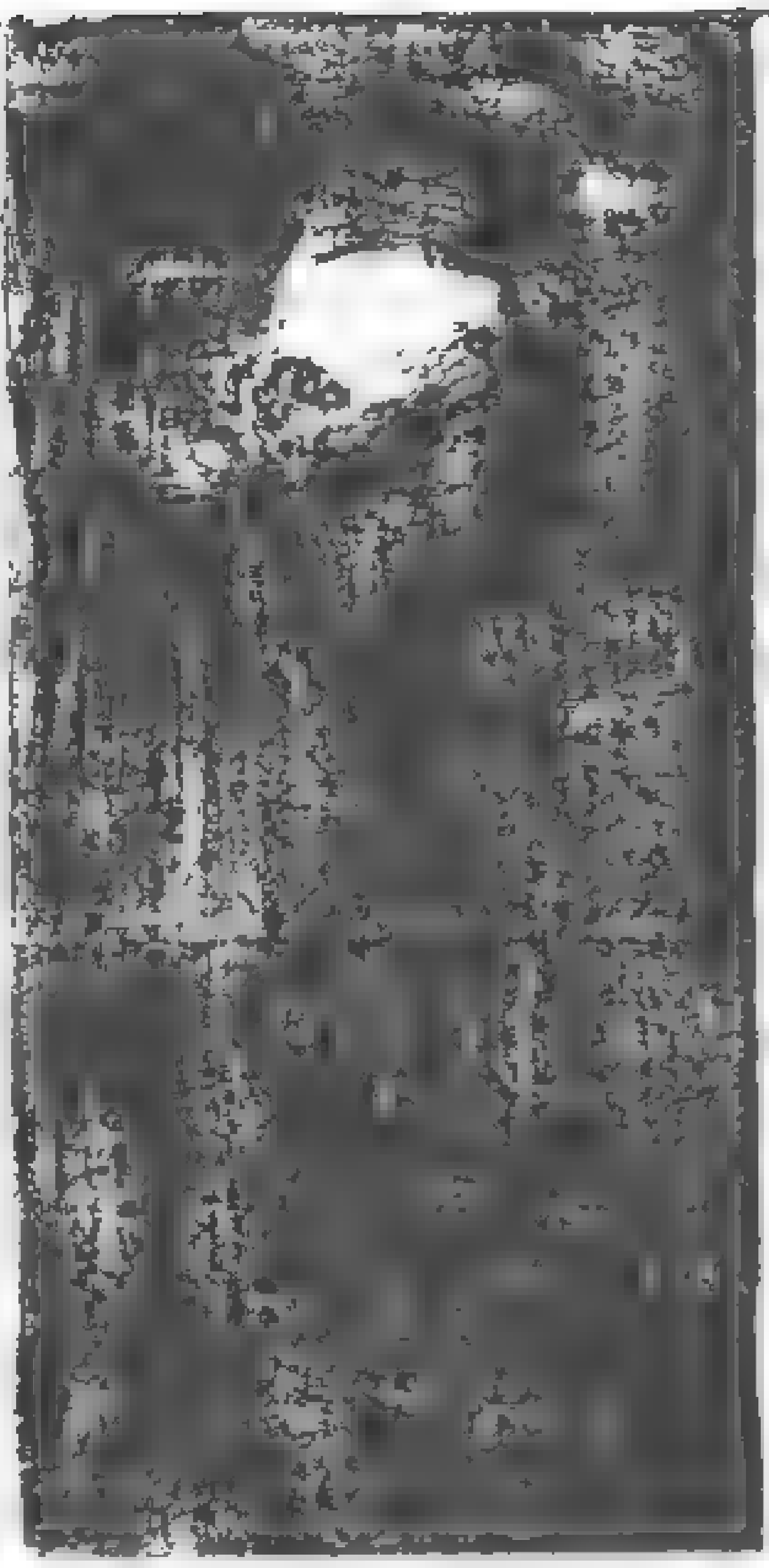
　齊王調謔不見桑維翰

三年李穀自[illegible]密表[illegible]大臣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

高行周符彦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祚等還爲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懍懍莫知爲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

後漢主好爲醜語

乾祐二年三叛既平隱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後贊茶酒使郭允明以諂媚得幸隱帝好與之爲廋辭醜語太后屢戒之隱帝不以爲意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



微行門

漢成帝自稱富平侯家人

鴻嘉元年成帝始爲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甘泉長楊五柞鬭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生放放爲侍中中郎將娶許皇后女弟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楊秉諫桓帝私出槃遊

元嘉元年桓帝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尚書楊秉上䟽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於以先王灋服而私出槃遊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桓帝不納

晉元帝爲津吏所拘

永興元年太弟穎忿東安王繇前議收繇殺之初繇兄琅邪恭王覲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爲左將軍與參軍王導善導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惠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諸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與俱之國

宋蒼梧王數出微行

昇平元年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即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弃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輕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及京口既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鋋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

唐崔皎諫中宗微服外遊

神龍元年中宗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中宗洩之三思之黨切齒

私謁門

韓昭侯不聽申子之謁

周顯王十八年韓昭侯以申不害為相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為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脩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唐宋璟拒武三思干朝政

神龍元年中宗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産祿之事乎

通鑑總類卷第三

太后門

茅焦諫秦始皇遷母太后於萯陽宮

九年初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文信侯恐事覺乃詐以舍人嫪毐為宦者進於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為長信侯毐矯王御璽發兵欲攻蘄年宮為亂王夷毐三族遷太后於雍萯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積之闕下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上謁請諫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者邪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王大怒曰是人也故來犯吾趣召鑊其烹之是安得積闕下哉王按劍而坐召之入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為母子如初

漢呂太后殺趙王如意及戚夫人

元年五月惠帝即位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王來未到惠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冬十二月惠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惠帝觀人彘惠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惠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文帝免冠謝太后以教子不謹

前三年張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

竇太后好黃老言

建元元年武帝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陰求得趙綰王臧姦利事以讓武帝武帝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

武帝殺鉤弋夫人

後元元年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武帝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欲以大臣輔之後數日武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武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武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武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

平武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
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
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太后省政宜知經術

元平元年昌邑王賀廢霍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
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
內侯

傅太后求稱尊號

綏和二年夏四月丙午哀帝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
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
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大

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哀帝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
央宮傅太后從複道朝夕至哀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
屬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
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帝太后
事下有司大司馬王莽左將軍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
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
大不道傅太后大怒欲必稱尊號哀帝乃白太皇太后令下
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又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宜尊定陶太
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
宮中宮

大司馬王莽令更設傅太后坐

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
大司馬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
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

太后威德至盛

元始二年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
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太后四時巡狩四郊

四年莽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令
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
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

元后四世為天下母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
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
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
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矣

鄧太后聖明

元興元年冬十二月辛未和帝崩初帝失皇子前後十數後
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鄧皇后乃收皇子於民
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皇太子是
夜即皇帝位尊曰皇太后太后臨朝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
設宮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閱宮人
觀察顏色即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

蠱事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太后以吉成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無惡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爲莫不歎服以爲聖明

詔減服御珍膳等物

延平元年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太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

幸洛陽寺決囚而雨

永初二年夏旱五月丙寅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以陰陽不和減戲樂

三年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歲終饗遣衛士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侲子之半

不聽鄧康崇公損私之戒

永寧元年太后從弟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太后以爲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所使者乃康家先婢自通中大人康聞而詬之婢怨恚還白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李郃勸順帝奉閻太后

延光四年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順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爲宜司徒掾汝南周舉謂李郃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復脩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永建元年春正月順帝朝太后於東宮太后意乃安

梁太后委政宰輔天下咸望治平

永嘉元年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

東晉徐邈議宣太后配食

太元十九年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羣臣謂宣太后應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邈曰宣太后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國學明教東莞臧燾曰今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

繄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於太廟路西

燕王寶欲追廢段后貶遂稱子無廢母之義

二十一年初燕王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驪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爲太子有美稱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太子遭承平之世足爲守成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强愎異日必爲國家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故垂以爲賢謂段氏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爲社稷言之主上乃以吾爲驪姬何其苦

哉觀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而恨之及寶襲位使麟謂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段后謀廢適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爲然中書令眭邃颺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饗太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乃成喪

北魏崔光諫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也今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式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

唐代宗失太子母沈氏所在

永泰元年太子母沈氏吳興人也安祿山之陷長安也掠送洛陽宮代宗克洛陽見之未及迎歸長安會史思明再陷洛陽遂失所在代宗即位遣使散求之不獲己亥壽州崇善寺尼廣澄詐稱太子母按驗乃故少陽院乳母也鞭殺之

分遣諸沈訪求太后

建中元年中書舍人高參請分遣諸沈訪求太后德宗以睦王述爲奉迎使工部尚書喬琳副之又命諸沈四人爲判官與中使分行諸道求之

高氏詐稱沈太后

二年初高力士有養女嫠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女官李眞一意其爲沈太后詣使者具言其狀德宗聞之驚喜時沈氏故老已盡無識太后者德宗遣宦官宮人往驗視之年狀頗同宦官宮人不審識太后皆言是高氏辭稱實非太后驗視者益疑之強迎入居上陽宮德宗發宮女百餘人齎乘輿御物就上陽宮供奉左右誘諭百方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驗視者走馬入奏德宗大喜羣臣皆入賀詔有司草儀奉迎高氏

弟承悅在長安恐不言久獲罪乃自言本末德宗命力士養
孫樊景超往覆視景超見高氏居內殿以太后自處左右侍
衛甚嚴景超謂高氏曰姑何自置身於俎上左右叱景超使
下景超抗聲曰有詔太后詐偽左右可下左右皆下殿高氏
乃曰吾為人所強非己出也以牛車載還其家德宗恐後人
不復敢言太后皆不之罪曰吾寧受百欺庶幾得之自是四
方稱得太后數四皆非是而真太后竟不知所之

為曾太皇太后沈氏舉哀立忌

永貞元年禮儀使奏曾太皇太后沈氏歲月滋深迎訪理絕
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伏請以大行
皇帝啓攢宮日皇帝帥百官舉哀即以其日為忌順宗從之

郭太后不肯臨朝稱制

長慶四年穆宗疾復作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
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
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
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
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
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
吾兄是夕穆宗崩敬宗即位于太極東序

蕭洪詐稱蕭太后弟為太子洗馬

大和二年初蕭太后幼去鄉里有弟一人文宗即位命福建
觀察使求訪莫知所在有茶綱役人蕭洪自言有姊流落內
人趙縝引之見太后近親呂璋之妻亦不能辨與之俱見太
后穆宗以為得真舅遂以為太子洗馬

蕭洪詐冒事覺被誅蕭本復詐作太后弟

開成元年鄜坊節度使蕭洪詐稱太后弟事覺流驩州於道
賜死趙縝呂璋等皆流嶺南太后有異母弟在閩中孱弱不
能自達有閩人蕭本從之得其內外族諱因仇士良進達於
文宗且發洪之詐洪由是得罪文宗以本為真太后弟遂擢
為右贊善大夫

蕭弘詐稱太后族人

二年福建奏晉江百姓蕭弘稱太后族人詔御史臺按之御
史臺奏蕭弘詐妄詔遞歸鄉里不之罪冀得其真

蕭本蕭弘皆流遠州

四年十一月三司按蕭本蕭弘皆非真太后弟本除名流愛
州弘流儋州而太后真弟在閩中終不能自達

王皡力爭郭太后合祔憲宗室坐貶

大中二年初憲宗之崩宣宗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
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宣宗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
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宣宗聞之大怒是夕崩外人
頗有異論宣宗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
景陵外園禮官王皡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宣
宗大怒白敏中召皡詰之皡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
在東宮為正妃逮事順宗為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

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禍乎敏中怒甚暐辭氣愈厲周揖入至敏中廳問其事見暐爭甚方急揖擧手加額歎暐孤直明日暐坐貶官

後唐曹太后與劉太妃相得甚歡

同光元年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爲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爲皇太妃詔盧程詣晉陽冊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妬忌太后爲武皇侍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欷

太后欲親省太妃疾

三年太后自與太妃別常忽忽不樂雖娛玩盈前未嘗解頗太妃既別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繼於道聞疾稍加輒不食又謂莊宗曰吾與太妃恩如兄弟欲自往省之莊宗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

東漢馬貴人德冠後宮

永平三年二月立貴人馬氏爲皇后皇子炟爲太子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明帝即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明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閒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明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明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明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陰后挾巫蠱坐廢

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多妬忌寵遇浸衰數懷恚恨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有言后與朱共挾巫蠱道者和帝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褒案之劾以大逆無道朱二子奉毅后弟輔皆考死獄中后坐廢遷于桐宮以憂死父特進綱自殺后弟軼敞及朱家屬徙日南比景

鄧后盛德

初太傅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護羌校尉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後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嘗有疾和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内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和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后言陰后見貴人德稱日盛深疾之和帝嘗寢病危甚陰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

復有遺類貴人聞之流涕言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爲所祐今我當從死上以報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之明日上果瘳及陰后之廢詔立貴人鄧氏爲皇后后辭讓不得已然後即位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

胡廣等諫順帝以籌策選后

永建六年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胡廣與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特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値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順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選入掖庭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順帝由是賢之陽嘉元年立貴人梁氏爲皇后

漢劉聰立王沈養女爲左皇后宣懷養女爲中皇后

晉太興元年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漢主聰立以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生承宗廟没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孝成帝以趙飛燕爲后使繼嗣絶滅社稷爲墟此前鑑也自麟嘉以來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汙椒房況其家

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聰又立宣懷養女爲中皇后

劉曜立羊氏爲皇后

二年漢主曜還都長安立妃羊氏爲皇后即故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妻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干預國事

隋文帝文獻獨孤皇后宮中稱二聖

陳太建十三年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文帝甚寵憚之宮中稱爲二聖文帝每臨朝后輒與文帝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宦官伺文帝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候文帝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爲漸不可開其源也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文帝嘗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內亦無之然文帝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

唐太宗長孫皇后讀書循禮節儉

武德九年立妃長孫氏爲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及太宗爲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彌縫其闕甚有內助及正位中宮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太宗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妾婦人安敢豫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稱贊魏徵正直

貞觀六年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太宗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疏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乃悅

仁孝儉素引贊獻納

十年長孫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太宗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宮壼之中刑無枉濫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嘗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爲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太宗得疾累年不愈后侍奉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帶曰若有不諱義不獨生后素有氣疾前年從太宗幸九成宮柴紹等中夕告變太宗擐甲出閤問狀后扶疾以從左右止之后曰上既震驚吾何心自安由是疾遂甚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請奏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爲善有福則吾不爲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柰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必行

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及疾篤與太宗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言於太宗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愼密苟無大故願勿弃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禄位欲使其子孫保全愼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但因山爲壙器用瓦木而已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又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駁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防其末流也及崩宮司幷女則奏之太宗覽之悲慟以示羣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復其位

高宗寵幸武氏

永徽五年加贈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高宗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忌日高宗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高宗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高宗內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后后愛之數稱其美於高宗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共譖之高宗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彠預焉

褚遂良等諫立武后不聽

六年高宗一日退朝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勣稱疾不入无忌等至內殿高宗顧謂无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高宗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高宗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上疏諫曰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臣恐海內失望棘荊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旣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高宗不納它日李勣入見高宗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

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高宗意遂決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爲庶人又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特荷先慈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冊皇后武氏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

大權悉歸中宮中外謂之二聖

麟德元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高宗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高宗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高宗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嘗爲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高宗大怒密召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高宗意亦以爲然

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高宗自訴詔草猶在高宗所高宗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紿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太子忠謀大逆儀下獄與其子庭芝王伏勝皆死籍沒其家賜忠死于流所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故也自是高宗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天后欲攝知國政

上元二年天后祀先蠶于邙山之陽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高宗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高宗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軌百僚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及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

韋后干預朝政如武后

神龍元年中宗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中宗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中宗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彥範上表以爲易稱无攸遂在中饋貞吉書稱牝雞之

晨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中宗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中宗皆不聽

韋后勸中宗自總庶政

景雲元年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

尉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餤中進毒中宗崩於神龍殿韋后秘不發喪自摠庶政

明皇欲立武惠妃爲皇后

開元十四年明皇欲以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戴天之讎豈可以爲國母人間盛言張說欲取立后之功更圖入相之計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明皇乃止然宮中禮秩一如皇后

百官請加張后尊號

乾元二年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肅宗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法肅宗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豫政事請託無窮肅宗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後唐莊宗劉夫人笞其父于宮門

後梁貞明三年晉王元妃衛國韓夫人次燕國伊夫人次魏國劉夫人劉夫人最有寵其父成安人以醫卜爲業夫人幼時晉將袁建豐掠得之入于王宮性狡悍淫妬從王在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王召袁建豐示之建豐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鬚丈人護之此是也王以語夫人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亂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劉叟于宮門

劉后迫莊宗以幸姬賜李紹榮

同光二年以北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爲歸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留宿衛寵遇甚厚莊宗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家莊宗有幸姬色美嘗生子矣劉后妬之會紹榮喪妻一日侍禁中莊宗問紹榮汝復娶乎爲汝求昏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紹榮何不以此賜之莊宗難言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比起顧幸姬已肩輿出宮矣莊宗爲之託疾不食者累日

皇后請父事張全義

莊宗及皇后如張全義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稱妾幼失父母見老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莊宗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再三彊之竟受皇后拜復貢獻謝恩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密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爲父者莊宗嘉其直然卒行之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往來問遺不絶

明宗曹淑妃遜王德妃爲后王德妃不許

長興元年明宗將立曹淑妃爲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煩倦於接對妹代我爲之德妃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之遂立淑妃爲皇后德妃事后恭謹后亦憐之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明宗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爲戒妃由是怨之

吳越恭穆夫人慈愛

後晉天福四年吳越恭穆夫人馬氏雄武節度使綽之女也

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妓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爲之請於鏐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僔弘倧許氏生弘佐吳氏生弘俶衆妾生弘偡弘億弘儀弘偓弘仰弘信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後晉齊王立重胤妻馮氏爲皇后

八年立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爲子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安喜馮濛女爲其婦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齊王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齊王遂納之羣臣皆賀齊王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齊王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酹而告曰皇太后

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齊王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婚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既正位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玉時爲禮部郎中鹽鐵判官齊王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

外戚門

漢文帝不用竇廣國爲相

後二年丞相張蒼免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封關內侯遂以嘉爲丞相封故安侯

元帝不以馮野王爲御史大夫

竟寧元年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大鴻臚馮野王元帝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元帝以問石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元帝曰善吾不見是因謂羣臣曰

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遂以少傅張譚爲御史大夫

成帝封諸舅爲侯黃霧四塞

建始元年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成帝優詔不許

同日封五侯

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

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劉向極言王氏太盛

陽朔二年以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爲之聲譽劉向遂上封事極諫曰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宜發明詔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則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子子孫孫無彊之計也書奏成帝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然終不能用其言

五侯爭以奢侈相尚

鴻嘉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成帝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成帝怒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灋又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稾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成帝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師丹諫哀帝不宜遽寵親屬

綏和二年以師丹爲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此皆舉錯失中灋度失理願陛下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脉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哀帝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復爲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何武舉公孫祿不肯王莽

元壽二年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爲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東漢陰鄉侯讓封

光武建武二年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爲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

章帝欲封諸舅太后不聽

建初二年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

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蘧伯玉之敬也新陽侯雖剛彊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

有司請封諸舅太后不許

四年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章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遂封衛尉廖等為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帝不許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書辭位帝許之

崔駰戒竇憲

章和二年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眾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竇憲威名益盛

永元三年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斂吏民共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慚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噎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韓稜不拜竇憲

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為城旦

晉裴頠辭位惠帝不從

元康九年裴頠為尚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唯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頠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以賈

禊適亡復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爲聖朝累不聽或謂顔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顔慨然久之竟不能從

齊崔光謂馮熙家富貴太盛必敗

東昬侯永元元年馮熙以明太后之兄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熙有三女二爲皇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公主生二子誕脩熙爲太保誕爲司徒脩爲侍中尚書庶子聿爲黃門郎黃門侍郎崔光與聿同直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我家何所負而君無故詛我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愼後歲餘而脩敗黜爲平城民及誕熙繼卒幽后尋廢聿亦擯棄馮氏遂衰

唐武平一請抑損外戚

景龍二年起居舍人武平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家中宗不許

貴戚門

西漢疏廣言太子師友不宜獨親外家

地節三年以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宣帝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

宣帝數遣使者求外家

宣帝自初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歲求得外祖母王媼及媼男無故武上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閒賞賜以鉅萬計四年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封舅無故爲平昌侯武爲樂昌侯

東漢陰興不肯受封

建武九年封貴人弟就爲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光武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

陰識陰興輔太子有賢德

十九年光武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爲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

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與雖禮賢好施而
門無遊俠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
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
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

樊宏畏謹宗族染化

二十七年光武舅樊宏爲人謙柔畏愼每當朝會輒迎期先
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
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禮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薄葬一
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
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
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

第五倫上疏言外戚專事交結

永平十八年太后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黃門郎防光終明帝
世未嘗改官章帝以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
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
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
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埶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
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雒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
斷絶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
施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
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
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
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
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
下下全后家也

袁敞不阿權貴

安帝元初四年司空袁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
張俊有私書與敞子俊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俊等下
獄當死俊上書自訟臨刑太后詔以減死論

皇甫規對策譏切梁冀

建康元年沖帝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陛
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
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

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埽凶黨收入
財賄以塞痛怨以荅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
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
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
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
愼乎夫德不稱禄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
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
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
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

晉楊氏一門二后

武帝咸寧元年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

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玭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為損益乎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

泰豫元年明帝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為宰相門族強盛或有異圖遣使齎藥賜景文死手敕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景文正與客棊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思行爭劫局竟斂子內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中直兵焦度趙智略憤怒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作墨啓荅敕致謝飲藥而卒

齊褚淵王儉增封

建元元年高帝賞佐命之功褚淵王儉等進爵增戶各有差處士何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尚巴西公主儉母武康公主又尚陽羨公主故點云然

唐皇后不願兄弟執國政

貞觀元年太宗以吏部尚書長孫无忌為右僕射无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為宰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聽卒用之

太宗不以閒言疑無忌

二年右僕射長孫无忌罷時有密表稱无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无忌如子非它人所能閒也无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力為之請上乃許之以為開府儀同三司

以无忌為司空惟才是與

七年以開三司長孫无忌為司空无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為私太宗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讎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韋方質不肯曲事近戚

則天天授元年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牀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為周興等所搆籍沒其家

御史彈奏王仙童

開元二年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爲之請敕紫微黄門覆按姚崇盧懐慎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元宗從之由是貴戚束手

中書奏鄭光不應免税

宣宗大中六年敕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鄠縣及雲陽莊並免税役中書門下奏以爲税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徳音欲使中外畫一今獨免鄭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敕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税初不細思況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鄭光鄙淺不復任民官

七年宣宗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舅鄭光歴平盧河中節度使入朝上與之論爲政光應對鄙淺上不悦留爲右羽林統軍使奉朝請太后數言其貧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後唐趙張協力傾王彦章

莊宗同光元年王彦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得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彦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彦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彦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潜伺彦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彦章功竟無成

後晉杜威貪殘無意守邊

開運二年順國節度使杜威久鎮恒州性貪殘自恃貴戚多不法每以備邊爲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爲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又畏契丹之彊累表請入朝齊王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常憑恃勲親邀求姑息及疆埸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悦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帝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

馮玉弄權朝政益壞

戸部尚書馮玉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齊王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湊其門由是朝政益壞

西漢張安世自以太盛辭祿

元康元年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内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絶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宣帝以為北地太守

東漢孟佗交結張讓監奴

靈帝建寧三年初中常侍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威形諠赫孟佗資産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其所欲佗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常數百千兩佗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

符灋第門車馬輻湊

晉穆帝升平元年秦太后苟氏遊宣明臺見東海公灋之第門車馬輻湊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與李威謀賜灋死

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

太元二十年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出倡優茹千秋本錢唐捕賊吏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為驃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功用鉅萬武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内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甚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言之帝益惡道子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及所親幸王恭等使居内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緒以為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鄉時友愛之驩矣

宋謝瞻乞貶弟晦以保門戶

高帝永初二年上之為宋公也謝瞻為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為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門巷填咽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之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

謝晦難以自免

文帝元嘉元年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眞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

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

誅檀道濟乃壞萬里長城

十三年江州刺史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朝廷疑畏之會文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勲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義康專總朝權

十七年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內外眾事皆專決施行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竝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義康權勢已盛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文帝陰然之

顏延之怒子竣驕傲

孝武帝孝建二年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室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顧覬之不降意於戴灋興

大明二年孝武帝在江州山陰戴灋興與戴明寶蔡閑為典籤及即位三典籤竝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灋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上皆與灋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灋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竝累千金吏部尚書顧覬之獨不降意於灋興等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覬之常以為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以釋之

王景文以盛滿為憂

泰始七年王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位任明帝不許然中心以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景文彌懼自表解揚州情甚切至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今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為令居之不疑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日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不夫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

有溝壑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
一揆耳

入直決事號為四貴

蒼梧王元徽二年以平南將軍蕭道成為中領軍南兗州刺
史留衛建康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

齊四戶勢傾朝廷

武帝永明二年中書舍人吳興茹法亮封望蔡男時中書舍
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臨海呂文顯等為之
既總重權勢傾朝廷守宰數遷換去來四方餉遺歲數百萬
法亮於衆中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辦百萬蓋約
言之也後因天文有變王儉極言文顯等專權徇私上天見
異禍由四戶上手詔酬答而不能改也

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

明帝建武元年寵幸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
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
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
詔旨有司至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
為後閤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
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

蕭懿不為叛走尚書令

永元二年蕭懿為尚書令有弟九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憺恢
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為衛尉掌管籥時東昏侯出入無度或
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憚
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
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
有叛走尚書令邪

高肇擅錄囚徒

梁武帝天監十一年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為司徒
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清河王懌有才
學聞望懟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
翦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
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於魏主
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
不可瀆也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
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
而不應

元乂劉騰表裏擅權

普通元年清河文獻王懌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時望甚重
領軍將軍元乂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
裁之以法乂由是怨之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
奏用騰弟為郡人資乖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太后在嘉
福殿未御前殿乂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
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乂厲聲不聽懌入命宗士及直齋執
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

大逆衆咸畏乂無敢與者夜中殺悍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
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絶騰自執管鑰帝亦不得省見裁聽
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
謂矣又使中常侍酒泉賈粲侍帝書密令防察動止乂遂與
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乂爲姨父乂與騰表裏擅權
乂爲外禦騰爲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
人威振內外百僚重跡朝野聞悍死無不喪氣

侯景指誅權倖

太清二年朱异遺景書爲陳禍福景報書并告城中士民以
爲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
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

姬姜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
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倖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
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
哉

晉公護專權被誅

陳宣帝太建四年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
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
侍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
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
日天道何如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
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旦奭之美子孫

常爲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
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疎之
衛公直怨護勸帝誅之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因引護入含仁
殿謁太后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帝令宦者何泉以
御刀斫之及護死帝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
坐誅唯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帝賜
季才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中大夫

齊蘭陵王威聲太重

五年齊蘭陵武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威名大盛武
士歌之爲蘭陵王入陳曲齊主忌之及代段韶督諸軍攻定
陽頗務聚斂其所親尉相願問之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長

恭未應相願曰豈非以邙山之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
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爲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
涕泣前膝問計相願曰王前既有功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
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
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齊主遣使
酖殺之

隋高熲自比晉帝

開皇十九年熲坐免上柱國就第文帝謂熲曰朕不負公公
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於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
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熲人臣不可以身要君自
云第一也頃之熲國令上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熲曰司馬

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因頲於內史省而鞫之頲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猶不得天下頲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於是除名爲民頲初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慎之頲由是常恐禍變至是頲歔欷無恨色

賀若弼三太猛

二十年賀若弼復坐事下獄文帝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它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熲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熲云必不然及平陳遂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熲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預朝政弼後語熲皇太子於已出口

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乂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圖鎭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之地意終不改也

楊素自知名位已極

大業元年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素寢疾煬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者恒恐不死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亦不將慎謂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

唐岑文本位高憂懼

太宗貞觀十八年文本既拜爲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李義府勢傾朝野

顯慶三年中書令李義府有寵於高宗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貫而義府貪冒無厭母妻及諸子女壻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多樹朋黨傾動朝野中書令杜正倫每以先進自處義府恃恩不爲之下由是有隙與義府訟於上前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

丘愔攻李昭德專權

則天延載元年內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諮謀要待畫日將行方乃別生駁異揚露專擅顯示於

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又曰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又曰蟻穴壞堤針芒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太后由是惡昭德貶爲南賓尉尋又免死流竄

姜皎兄弟權寵太盛

開元五年初玄宗微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卧內與后妃連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弟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宋璟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爲然以晦爲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皎宜放歸田園散官勳封皆如故

令公四俊苗呂崔員

七年張嘉貞吏事彊敏而剛躁自用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進嘗與之議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

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

天寶六載命百官閱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玄宗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於林甫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復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騶從之盛自林甫始

吉溫去林甫輔國忠

九載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御史中丞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之為釗畫代林甫執政之策蕭炅及宋渾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釗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祿山獨憚李林甫

十載祿山與王鉷俱為大夫鉷權任亞於李林甫祿山見林甫禮貌頗倨林甫陽以它事召王大夫鉷至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之獨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乃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

王鉷父子權寵日盛

十一載御史大夫王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為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鉷子準為衛尉少卿俱供奉禁中準陵侮岫岫常下之然鉷事林甫謹林甫雖忌其寵不忍害也準嘗帥其徒過駙馬都尉王繇繇望塵拜伏準挾彈命中於繇冠折其玉簪以為戲笑既而繇延準置酒繇所尚永穆公主上之愛女也為準親執刀匕準去或謂繇曰鼠雖挾其父勢君乃使公主為之具食有如上聞無乃非宜繇曰上雖怒無害至於七郎死生所繫不敢不爾

楊國忠貴震天下與林甫為敵

京兆尹楊國忠加御史大夫京畿關內採訪等使凡王鉷所綰使務悉歸國忠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鉷俱為中丞鉷用林甫薦為大夫故國忠不悅遂深探邢縡獄令引林甫交私鉷兄弟及阿布思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疎林甫國忠貴震天下始與

林甫爲仇敵矣

李峴言輔國專權

乾元二年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具
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肅宗感寤賞其正直輔國所行事多
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上不許
輔國由是忌峴

輔國遷明皇居西内

上元元年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輔國言於肅宗曰
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
下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
小何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墉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内

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
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輔國又
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内上泣不聽輔國懼
會上不豫輔國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内至睿武門輔國將
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奏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
居大内上皇驚幾墜高力士叱輔國與已共執上皇馬鞚侍
衛如西内居甘露殿輔國帥衆而退所留侍衛兵纔尫老數
十人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刑部尚書顏
眞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
史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李輔國求爲宰相

二年加李輔國兵部尚書輔國赴上宰相朝臣皆送之御廚
具饌太常設樂輔國驕縱日甚求爲宰相肅宗曰以卿之功
何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允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
已肅宗密謂蕭華曰輔國求爲宰相若公卿表來不得不與
華出問冕曰初無此事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華入言之肅
宗大悅輔國銜之

輔國與張后晚年有隙

寶應元年初張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
内射生使三原程元振黨於輔國肅宗疾篤后召太子謂曰
李輔國久典禁兵制敕皆從之出擅逼遷聖皇其罪甚大所
忌者吾與太子今主上彌留輔國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

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二人皆陛下勳舊之臣一旦不
告而誅之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后曰太子出后召越王係
謂曰太子仁弱不能誅賊臣汝能之乎對曰能係乃命内謁
者監段恒俊選宦官有勇力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後
后以上命召太子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伏兵於陵霄門以
俟之太子至以難告乃以兵送太子於飛龍廄且以甲卒守
之是夜收捕越王係段恒俊及知内侍省事朱光輝等百餘
人繫之以太子之命遷后於別殿肅宗崩輔國等殺后并係

號輔國爲尚父而不名

李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代宗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
處分代宗内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輔國爲尚

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亦晏然
處之

柳伉疏乞斬程元振

廣德元年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
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
時奏致代宗狼狽出幸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
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
疏以為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
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
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
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

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
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為安邪危邪若以為危
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討罪人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
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
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
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
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代宗
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其官爵放歸田里

魚朝恩欲奉上幸河中

永泰元年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論議不
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
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
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
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
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

元載奏除魚朝恩

大曆五年觀軍容使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代宗常與
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座恣談時政陵侮宰相元
載雖強辯亦拱默不敢應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
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代宗聞之由是不懌
元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代宗亦知天
下共怨怒遂令載為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

百人自衛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為援
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代宗一一聞之而朝恩
不之覺也三月寒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
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辨語頗悖
慢皓與左右擒而縊殺之

元載威權動人

元載既誅魚朝恩代宗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衆中大
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
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
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
之載有丈人自宣州來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任事但贈

河北一書而遣之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詣謁院僚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留宴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李泌雖寵卒爲元載所攻

代宗悉知元載所爲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代宗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宜知其謀代宗曰北軍泌之故吏也故朕使之就見親故朝恩之誅泌亦豫謀卿勿以爲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代宗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

遊使善待之

元載王縉伏誅

十二年元載專橫王縉附之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代宗含容累年載縉不悛代宗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鞫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貶縉括州刺史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

路嗣恭畏權勢

十三年代宗因與李泌言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琉璃盤徑尺俟其至當與卿議之泌曰嗣恭爲人小心善事人畏權勢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爲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爲載所用故爲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爲陛下盡力矣

盧杞欲起勢立威

建中二年御史中丞盧杞貌醜色如藍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屛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竇參恃權而貪

貞元八年竇參陰狡而愎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申招權受賂時人謂之喜鵲德宗頗聞之謂參曰申必爲卿累宜出之以息物議參再三保其無它申亦不悛

王叔文欲專國賦

永貞元年以王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其黨屛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

李訓鄭注連逐三相

大和八年李訓鄭注爲文宗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文宗以爲信然寵任日隆初李宗閔爲吏部侍郎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再貶處州李訓用事貶侍郎李漢蕭澣爲刺史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

天下事皆決李訓

以舒元輿李訓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

陳蟠叟言路巖親吏得罪

咸通十年懿宗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至德令陳蟠叟因上書召對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懿宗問咸爲誰對曰路巖親吏懿宗怒流蟠叟於愛州自是無敢言者

韋保衡挾恩弄權

十四年以王鐸同平章事時韋保衡挾恩弄權以劉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己譖而逐之王鐸保衡及第時主文也蕭遘同年進士也二人素薄保衡之爲人保衡皆擯斥之

蜀唐文扆與毛文錫爭權

後梁貞明三年蜀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張格附之與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之貶文錫茂州司馬籍沒其家

吳徐知訓驕倨狎侮

四年内外馬步都軍使徐知訓驕倨淫暴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又嘗賞花於禪智寺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四座股栗

後唐郭崇韜權傾人主

同光二年郭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己任權侔人主旦夕車馬塡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諜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弃勳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爲名流所嗤由是嬖倖疾之於内勳舊怨之於外

軍中制置一出郭崇韜

三年初莊宗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爲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

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從襲等因怨
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魏王所得
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從襲益不平

安重誨恃恩驕橫

天成元年安重誨恃恩驕橫殿直馬延誤衝前導斬之於御
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重誨白明宗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
諭中外

安重誨專權弄威福

三年樞密使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明宗欲為皇子娶
重誨女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昏重誨
辭之循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

從厚婦明宗許之重誨大怒以循充忠武節度使重誨惡成
德節度使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建立亦奏重
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明宗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使
張延朗結昏相表裏弄威福明宗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
與卿一鎮自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
臣披荊棘事陛下數十年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數年間天
下幸無事今一旦弃之外鎮臣願聞其罪明宗不懌而起

安重誨請誅皇子

四年皇子右衛大將軍從璨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為之
屈明宗東巡以從璨為皇城使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酒酣
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之

安重誨奏削吳越王官爵

吳越王錢鏐嘗遺安重誨書辭禮頗倨明宗遣供奉官烏昭遇
韓玫使吳越昭遇與玫有隙使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
謂鏐為殿下及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制鏐以
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
在繫治之

安重誨矯制逐從珂

長興元年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重誨終銜之至是重
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暇時從珂為河中節度
使重誨屢短之於明宗明宗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
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是日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

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吾待汝厚何為如是對曰
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請公入朝從珂止于虞鄉遣
使以狀聞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明宗曰吾
兒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何為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
間邪此皆非公輩意也明日重誨自言之明宗曰朕昔為小
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
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為便重誨曰陛下父子之間臣何
敢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

馮道乞解安重誨機務為便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衆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
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明宗曰朕無

間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矣卿何爲爾明宗遣孟漢瓊詣中
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樞務爲便趙鳳
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藩鎮聞重誨無不惶駭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
明宗憂之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
自往督戰明宗許之重誨即拜辭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
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
山谷者不可勝紀

朱弘昭奏安重誨怨望

二年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

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
禮甚謹重誨爲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
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
營恐奪石敬瑭兵柄有詔召重誨還

朱弘昭不欲舊人在帝側

□年以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詢爲磁州刺史朱弘昭以誅秦
王立帝爲已功欲專朝政令詢侍帝左右最久雅爲潞王所
親信弘昭不欲舊人在帝側故出之潞王不悅而無如之何

劉延朗居中用事

清泰二年以宣徽南院使房暠爲樞密使宣徽北院使劉延
朗爲樞密副使於是延朗居中用事暠雖爲使長其聽用之
言什不三四啓奏除授一歸延朗諸方鎮刺史自外入者必
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
是諸將帥皆怨憤潞王不能察

閩主惡李倣專制朝政

閩皇城使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
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疑倣入朝延皓
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

後晉楊光遠干預朝政

天福三年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高祖
常曲意從之以其子承祚爲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
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

患楊光遠跋扈難制

高祖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
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
丹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

高祖憚光遠不敢詰其專殺

五年太子太師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高祖許之延光重載
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貨且慮爲子孫之患
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
之高祖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
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
不死爾父子何得如此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馬至浮梁擠

于河光遠奏云自赴水死高祖知其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
秀延光輟朝

後周王峻忌郭榮英烈

廣順三年太祖以河決爲憂王峻請自往行視許之鎮寧節
度使郭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榮復求入朝會
峻在河上太祖乃許之

王峻志趣無君

同平章事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樞密
直學士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太祖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
俟朕更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日向中太祖尚未食峻爭
之不已太祖曰今方寒食俟假開如卿所奏峻乃退太祖見

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
子專務間阻暫令詣闕已懷怨望豈有身典樞機復兼宰相
又求重鎮觀其志趣殊未盈厭無君如此誰則堪之貶峻商
州司馬制辭略曰肉視群后孩撫朕躬峻至商州未幾而卒

王殷挾震主之威

鄴都留守同平章事王殷恃功專橫凡河北鎮戍兵應用敕
處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掊斂民財高祖聞之不悅使人
謂曰卿與國同體鄴都帑庫甚豐卿欲用則取之何患無財
成德節度使何福進入朝密以殷陰事白高祖高祖由是疑
之殷入朝詔留殷充京城內外巡檢殷每出入從者常數百
人殷請量給鎧仗以備巡邏高祖難之時帝體不平將行郊
禋而殷挾震主之勢在左右衆心忌之殷入起居遂執之

洛陽人畏十阿父

顯德四年前許州司馬韓倫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領
鎮安節度使倫居于陳州干預政事貪汚不法爲公私患爲
人所訟令坤屢爲之泣請世宗詔免倫死流沙門島倫後得
赦還居洛陽與光祿卿柴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王彥
超之父遊處恃勢恣橫洛陽人畏之謂之十阿父

通鑑總類卷第四

通鑑總類卷第五

繼嗣門

智宣子以瑤爲後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

趙簡子以無恤爲後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趙主父欲二王其子

周赧王二十年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漢周昌期期不奉詔

十年定陶戚姬有寵於高帝生趙王如意高帝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高帝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高帝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高帝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高帝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旣罷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高帝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高帝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高帝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昌爲御史大夫

叔孫通諫易太子

十二年高帝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高帝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

絳侯等謀立文帝

八年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眞孝惠子也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固順況以仁孝聞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今已誅諸呂新啑血

京師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遂即天子位

有司請早立太子

元年春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文帝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文帝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文帝乃許之

太后欲以梁孝王為嗣

中二年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為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之廢也太后意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景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景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以為不可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景帝意梁之賊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乃入見王而泣曰太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景帝由此怨

武帝命皇子所生門爲堯母門

太始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武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爲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武始侯無咎無譽

征和元年三月趙敬肅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淖姬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爲漢宦者武帝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武帝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武帝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爲趙王

韋玄成陽爲病狂

元康四年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爲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案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

拜韋玄成爲中尉以感諭憲王

甘露元年淮陽憲王好法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倢伃尤幸宣帝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憲王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宣帝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宣帝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史丹諫廢太子

竟寧元年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元帝不以爲能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元帝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王爲嗣元帝晚年多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山陽王亦能之元帝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元帝嘿然而咲及元帝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山陽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

訶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寤喟然太息曰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太子由是遂定爲嗣

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

綏和元年成帝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兄終弟及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爲嗣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詔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

哀帝議立定陶共皇廟

建平元年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群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爲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朱博傅晏議成尊號事

二年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傅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不可哀帝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歲傅太后大怒哀帝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遂策免喜以侯就第復策免光爲庶人以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朱博既爲丞相哀帝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爲共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於是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

光武更封[illegible]純爲武始侯

建武十三年富平侯張純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莽世以敦
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爲侯如故於是有司奏
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上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
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奇愛東海公陽

十五年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光武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
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光武詰吏由趣吏不肯
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光武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
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光武曰即如此何故
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
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光武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
如東海公對光武由是益奇愛陽

郅惲說太子彊辭位

十九年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
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
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
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
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
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夫
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
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爲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
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

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以位與廢不同父子兄弟
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丁鴻不肯襲封

永平十年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
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
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
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
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
明帝徵鴻爲侍中

劉愷讓封於弟憲

永元十年初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
遁逃久之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
出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
讓爲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
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帝納之下詔曰王法崇善成人
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

太僕來歷諫廢太子

延光三年十江京樊豐等譖殺太子乳母王男邴吉等太子思
吉京豐懼乃與閻后搆讒太子安帝怒召公卿以下議廢太
子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犍爲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
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
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安帝不

從張皓退復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傾覆戾園孝武
久乃覺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今皇太子方十歲未習保傅
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
來歷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安帝乃使中常侍
奉詔脅群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
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群小共為讙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
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
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惟獨守闕連日不
肯去安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
得會見

袁紹欲以尚為後

建安七年袁紹自軍敗後發病嘔血死初紹有三子譚熙
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紹欲以為後而未顯言之乃
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
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長子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
始此矣

劉琦謀安身於諸葛亮

十三年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
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
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
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
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
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

魏曹操立丕為太子

二十二年初魏王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
四子丕彰植熊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黃門侍
郎丁儀及丞相主簿楊脩數稱植之才勸操立以為嗣
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板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
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尚書僕射毛玠
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東
曹掾邢顒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丕使人
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
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它
日操屏人問詡詡嘿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
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
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
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濟陰吳質耳語曰王當
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皆官人左右
並為之辭說故遂定丕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卞夫人曰將軍拜
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夫人曰王自以丕
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
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操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
是最為難太子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
其女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

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兒戚宜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曹丕立貶曹植為安鄉侯

黃初元年王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臨菑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王貶植為安鄉侯誅右刺姦掾沛國丁儀及弟黃門侍郎廙并其男口皆植之黨也

魚豢論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勢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無所至至於植者豈能興難乃令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

明帝下詔明繼統之義

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識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吳主廢和立亮

嘉平二年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票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遂廢太子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魯王霸死

吳主頗悟太子和無罪

三年吳主頗悟太子和之無罪後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乃止吳主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很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晉衛瓘撫牀

咸寧四年徵征北大將軍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武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武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武帝悉召東宮官屬為設宴會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

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武帝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和嶠言惠帝不了家事

永熙元年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還勗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惠帝即位嶠從太子遹入朝賈后使惠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明帝喜文辭善武藝

大興元年立王太子紹爲皇太子太子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元帝器重之聘亮妹爲太子妃元帝以賀循行太子太傅周顗爲少傅庾亮以中書郎侍講東宮元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庾冰說成帝立母弟爲嗣

咸康八年成帝不豫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自以兄弟秉權日久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疏爲他人所間每說成帝以國有强敵宜立長君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爲嗣成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易之者鮮不致亂故武王不授聖弟非不愛也今琅邪踐阼將如孺子何冰不聽下詔以岳爲嗣冰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成帝幼沖嗣位不親庶政及長頗有勤儉之德

石虎殺太子宣

永和四年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宣謂所幸楊柸牟成趙生曰凶豎傲愎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柸等許諾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絶久之方蘇虎疑宣殺韜也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鎖之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使韜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腸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又廢其后杜氏爲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

北魏立太子先殺其母

晉安帝義熙五年魏王珪將立齊王嗣爲太子魏故事凡立

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珪召嗣諭之曰漢武帝殺鉤弋夫人以防母后預政外家為亂也汝當繼統故吾遠迹古人為國家長久之計耳嗣性孝哀泣不自勝

宋謝晦言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

永初三年皇太子多狎群小謝晦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武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荅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出義真為都督

北魏主用六人以輔弼太子

魏主道中使密問白馬公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其為我思身後之計浩曰自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為師傅皇子燾年將周星明叡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必待成人然後擇之倒錯天倫則召亂之道也魏主復以問南平公長孫嵩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人服燾長且賢天所命也帝從之立太平王燾為皇太子以長孫嵩及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崔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代人丘堆為右弼百官總己以聽焉帝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辯捷知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彊識精察天人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

宋徐羨之等廢營陽王

元嘉元年徐羨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謝晦聚將士於府內又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為樂夕游天淵池即龍舟而寢詰旦道濟羨之等入自雲龍門扶帝出東閤收璽綬衛送故太子宮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為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以趨走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為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為之具位而已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降及太宗舉天下而弃之亦昵比之為也烏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北魏顯祖傳位于太子

宋明帝泰始七年魏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帝位會公卿大議皆莫敢先言任城王雲子推之弟也對曰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

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啟姦亂之心斯乃禍福之原不可不慎也源賀曰陛下今欲禪位皇叔臣恐紊亂昭穆後世必有逆祀之譏願深思任城之言東陽公丕等曰皇太子雖聖德早彰然實沖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萬機奈何欲隆獨善不以天下爲心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尚書陸馛曰陛下若捨皇太子更議諸王臣請刎頸殿庭不敢奉詔以問宦者趙黑黑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它帝乃曰然則立太子者公輔之有何不可又曰陸馛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乃以馛爲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高祖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延興顯祖下詔曰朕希心玄古志存澹泊受命從宮踐升大位朕得優游恭己棲心浩然羣臣奏曰昔漢高祖稱皇帝尊其父爲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沖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顯祖從之徙居崇光宮采椽不斲土階而已又建鹿野浮圖於苑中之西山與禪僧居之

北魏主語及太子恂

齊明帝建武四年魏立皇子恪爲太子魏主宴於清徽堂語及太子恂李沖謝曰臣忝師傅不能輔導帝曰朕尚不能化其惡師傅何謝也

崔光迎魏太子即位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魏主殂太子少傅崔光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即位禮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廣平王懷扶疾入臨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黄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衮振杖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遂還仍頻遣左右致謝

梁豫章王七月而生

普通六年初武帝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及淑媛寵衰怨望密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然汝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泄也與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晝則談謔如常夜則於靜室閉戶披髮席藁私於別室祭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太宗陵聞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爲父子遂潛發東昏侯冢并自殺一男試之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專伺時變綜有勇力能手制奔馬輕財好士唯留附身故衣餘皆分施恒致罄乏屢上便宜求爲邊任武帝未之許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王侯妃主及外人皆知其志武帝性嚴重人莫敢言後卒降於北魏

北魏高歡欲廢澄而立浟

梁武帝大同元年勃海世子澄通於父妾鄭氏歡歸一婢告之二婢爲證歡杖澄一百而幽之婁妃亦隔絶不得見歡納魏敬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子浟歡欲立之澄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入見歡偽爲不知者請見婁妃歡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通子如妾此事正可掩覆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母家財奉王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侍後避葛賊同走并州貧困妃然馬矢自作靴恩義何可忘也夫婦相宜女配至尊男承大業且婁領軍之勳何宜搖動一女子如草芥況婢言不必信邪歡因使子如更鞫之子如見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威自誣因教二婢反其辭脅告者自縊乃啓歡曰果虛言也歡大悅乃召妃及澄妃遙見歡一步一叩頭澄且拜且進父子夫婦相泣復如初歡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馬子如也賜之黃金百三十斤

李遠言立子以嫡不以長

敬帝太平元年魏太師泰尚孝武妹馮翊公主生略陽公覺姚夫人生寧都公毓毓於諸子最長娶大司馬獨孤信女泰將立嗣謂公卿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如何衆默然未有言者尚書左僕射李遠曰夫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爲世子公何所疑若以信爲嫌請先斬之遂拔刀而起泰亦起曰何至於是信又自陳解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遂立覺爲世子

中山公護受宇文泰顧託

魏安定文公宇文泰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護至涇州見泰泰謂護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於雲陽護還長安發喪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爲之世子覺嗣位爲太師柱國大冢宰出鎮同州時年十五中山公護名位素卑雖爲泰所屬而群公各圖執政莫肯服從護問計於大司寇于謹謹曰謹早蒙先公非常之知恩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今公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乃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皆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再拜於是衆議始定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人心遂安

北齊顯祖欲廢太子

陳武帝永定二年北齊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顯祖常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顯祖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顯祖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

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為戲恐徒使國家不安帝以收言白顯祖顯祖乃止

高元海為長廣王畫策

文帝天嘉二年齊主之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肅宗在晉陽湛居守於鄴先是濟南閔悼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濟南王復立為己不利勸肅宗除之肅宗乃使歸彥至鄴徵濟南王如晉陽湛內不自安問計於高元海留元海於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盡湛遽出曰神算如何元海曰有三策恐不堪用耳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眾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敕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性怯狐疑未能用使術士鄭道謙筮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有林慮令潘子密曉占候潛謂湛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湛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會肅宗出畋墜馬絕肋詔以嗣子沖眇可遣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諭旨徵長廣王湛統茲大寶

祖珽勸齊世祖傳位東宮

六年世祖為長廣王珽為胡桃油獻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與和士開共為姦諂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有彗星見太史奏云彗除舊布新之象當有易主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為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齊主從之使太宰段韶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太子緯太子即皇帝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祖珽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見重二宮

陳世祖欲遵太伯之事

天康元年世祖不豫太子伯宗柔弱世祖憂其不能守位謂安成王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伏涕泣固辭世祖又謂到仲舉孔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世祖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臣光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正救其惡孔奐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

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如齊嬰而辨爭於廷爭防微杜漸以絶覬覦之心以爲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衛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柰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没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隋高祖廢太子勇

開皇二十年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令則身爲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爲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高祖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鄉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高祖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高祖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唐高宗欲置皇太孫官屬

永淳元年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高宗欲令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晉及齊皆嘗立太孫其太子官屬即爲太孫官屬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高宗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爲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高宗疑其非法竟不補授

太后廢中宗立睿宗

光宅元年中宗欲以韋玄貞爲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爲廬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雍州牧豫王旦爲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不得有所預

李昭德諫立武承嗣爲皇太子

載初二年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以爲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柰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李昭德引出光政門外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

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

李昭德言武承嗣權太重

長壽元年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弑其父者況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爲親王又爲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以武承嗣爲特進納言罷政事承嗣亦毁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横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

狄仁傑等勸太后復立中宗

聖曆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它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將何以自全竊爲公憂之二人懼涕泣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所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主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

蘇安恒疏諫太后禪位東宮

長安元年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豈不聞帝舜褰裳周公復辟舜之於禹事祇族親旦與成王不離叔父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殷繁浩蕩心神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自昔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謂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閑簡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寸之封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分土而王之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斯爲美矣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

蘇安恒又疏諫天后歸政李氏

二年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太平公主欲易太子

景雲元年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爲纖介必聞於睿宗太子左右亦往往爲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張說姚崇勸睿宗命明皇監國

二年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爲朋黨欲以危太子睿宗嘗密召韋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睿宗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眞宗廟社稷之主公主柰何忽有此議頃之睿宗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睿宗悅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明皇命宋璟制皇子名號

開元五年明皇命宋璟蘇頲爲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明皇甚善之

李子嶠自稱皇子

十四年太原尹張孝嵩奏有李子嶠者自稱皇子云生於潞州母曰趙妃明皇命杖殺之

明皇擢用楊崇禮二子

二十一年太府卿楊崇禮在太府二十餘年前後爲太府者莫能及時承平日久財貨山積嘗經楊卿者無不精美每歲句駮省便出錢數百萬緡是歲以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明皇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對曰崇禮三子愼餘愼矜愼名皆廉勤有才而愼矜爲優明皇乃擢愼矜自汝陽令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愼名攝監察御史知含嘉倉出給亦皆稱職明皇甚悅之愼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污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明皇欲廢太子

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於內第各以母失職有怨望語惠妃泣訴於明皇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明皇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明皇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明皇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明皇明皇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

明皇殺三子

二十五年楊洄又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鏽潛構異謀明皇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明皇意乃決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爲庶人流鏽於瀼州瑛瑤琚尋賜死城東驛鏽賜死於藍田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立忠王璵爲太子

二十六年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明皇立壽王瑁明皇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浸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爲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明皇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明皇曰然對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明皇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立璵爲太子

明皇付傳國寶冊于肅宗

至德元載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爲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

李泌佐肅宗保全廣平王

二載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肅宗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既至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閑人何樂如之肅宗曰朕與先生累年同憂患今方相同娛樂柰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肅宗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肅宗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有如朕而辦殺卿邪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辦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辦臣安得復言且殺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肅宗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寧耳肅宗曰建寧朕之愛子性英果艱難時有功朕豈

不知之但因此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細知其故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臣今必辭陛下去始敢言之耳肅宗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對曰此皆出讒人之口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肯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於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肅宗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旣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之者非咎旣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肅宗愕然曰安有是哉卿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肅宗曰俟將發此議之

肅宗迎明皇於蜀

成都使還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肅宗憂懼不知所爲數日後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誥定行日肅宗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泌求歸山不已肅宗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敕郡縣爲之築室於山中給三品

料

明皇還京師

上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肅宗發精騎三千奉迎上皇至咸陽肅宗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肅宗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肅宗而泣肅宗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肅宗著之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肅宗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肅宗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肅宗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肅宗品嘗而薦之將發行宮肅宗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肅宗親執鞚行數步上皇止之肅宗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肅宗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李泌諫廢順宗

貞元三年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升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德宗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德宗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何至於是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

且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德宗勃然怒曰卿何得
間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
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
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
復望其孝矣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
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德宗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譖之
者深耳泌曰先帝自建寧之死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
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德宗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
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
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
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
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
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冤臣不勝慶
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
之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
也至於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
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
池觀其容表非有蜂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
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
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
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
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嚮使楊素許敬宗

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
延至明日思之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
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間一日上開延英殿
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
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它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
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

王叔文之黨謀阻立太子

永貞元年順宗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
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
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
文忠言之等朋黨專恣乃啓順宗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
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
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順宗順宗頷之立
淳爲太子更名純

元稹請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

元和元年元稹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永
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憲宗早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
以爲太宗自爲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
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疏賤至於師傅之官非眊瞶廢疾不任
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爲之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爲冗
散之甚搢紳皆恥由之就使有僻老儒生越月踰時僅獲一
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

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乗之嗣繋四海之命乎憲宗頗嘉納
其言時召見之

李絳等請立儲闈

四年翰林學士李絳等奏曰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兹而儲闈未立典册不行是開窺覦之端乖重慎之義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伏望抑撝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遂立長子鄧王寧爲皇太子

韋綬悦太子以珍膳詼諧

十二年諫議大夫韋綬兼太子侍讀每以珍膳餉太子又悦太子以詼諧憲宗聞之罷綬侍讀尋出爲虔州刺史

穆宗升儲副崔群羽翼

十五年以湖南觀察使崔群爲吏部侍郎召對别殿穆宗曰朕升儲副知卿爲羽翼群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裴度等請立景王湛爲太子

長慶二年穆宗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穆宗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穆宗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穆宗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穆宗無言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

韋溫辭太子侍讀

開成二年給事中韋溫爲太子侍讀晨詣東宫日中乃得見溫諫曰太子當鷄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遂罷守本官

文宗議廢太子

三年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毁之文宗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群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陥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文宗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

仇士良等矯詔立武宗

五年文宗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珏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瀍爲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潁王至少陽院文宗崩於太和殿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所厚樂工及内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以哀慕爲心速行喪禮[illegible]義

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動孝王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晩不聽

立宣宗為太叔

會昌六年武宗自正月乙卯不視朝宰相請見不許中外憂懼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羣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其言以為戲笑號曰光叔武宗性豪邁尤所不禮及武宗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稱皇子沖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句當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

魏謩請建儲副

大中四年以魏謩同平章事仍判戶部時宣宗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

裴休請早建太子

十年宣宗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休以疾辭位不許

崔慎由言建儲罷相

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為東川節度使宣宗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宣宗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宣宗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王宗實立懿宗

十三年初宣宗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宣宗愛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宣宗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臣皆不得見宣宗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宣宗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亓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亓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宣宗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立為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仍更名漼收歸長公儒居方皆殺之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晉王存勗殺李克寧

梁太祖開平二年晉王疾篤命其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存勗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軍中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忷忷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初晉王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為子寵遇如真子及晉王存勗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服或託疾不出或見新王不拜李克寧權位既重人情多向之假子李存顥陰說克寧曰兄終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姪於理安乎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苟有所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孟氏孟氏以為然且慮語泄及禍數以迫克寧克寧性怯朝夕惑於眾言心不能無動李存顥等為克寧謀因晉王過其第殺承業存璋奉克寧為節度使舉河東九州附于梁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太原人史敬鎔少事晉王克用居帳下見親信克寧欲知府中陰事召敬鎔密以謀告之敬鎔陽許之入告太夫人太夫人大駭晉王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位則亂不作矣承業曰克寧欲投大王母子於虎口不除之豈有全理乃召李存璋吳珙及假子李存敬長直軍使朱守殷使陰為之備壬戌置酒會諸將於府舍伏甲執克寧存顥於座晉王流涕數之曰兒曏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柰何復為此謀忍以吾母子遺仇讎乎克寧曰此皆讒人交構夫復何言是日殺克寧及存顥

淮南嚴可求面折張顥

淮南張顥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等弒王於寢詐云暴薨己卯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及庭中堂上皆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顥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啟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為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眾莫測其所為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懾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

梁友珪弒逆自立

乾化二年太祖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太祖特愛之常留守東都郢王友珪無寵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為太子太祖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嘗有過太祖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太祖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太祖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會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遂與韓勍合謀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走太祖驚起問反者為誰友珪曰非它人也太祖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秘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為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即皇帝位

均王殺友珪自立

三年郢王友珪既得志遂為荒淫內外憤怒均王友貞時誅友珪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為外應友珪治龍驤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阬之其將校皆懼莫知所為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為人所弒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取則轉禍為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請兵從王給之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己廷諤亦自剄象先等齎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帝位於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為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

蜀太子作亂

蜀太子元膺豭喙齵齒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羣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太子召諸王大

臣宴飲集王宗翰潘峭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徐瑤常謙素爲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唐道襲道襲懼而起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許之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爲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毛文錫至撾之幾死囚諸東宮徐瑤常謙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遂至城西斬之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發兵討爲亂者謀與太子奔龍躍池匿於艦中及旦衆稍定太子出就舟人匄食舟人以告蜀主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太子已爲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牓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爲庶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衆

蜀主立宗衍爲太子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扆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

楚臣許德勳稱楚必俟衆駒爭皂棧然後可圖

三年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皂棧然後可圖也時馬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

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

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爲嗣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傳瓘兄傳璹傳璙傳琛皆推傳瓘乃奏請以兩鎮授傳瓘遂詔以傳瓘爲鎮海鎮東節度使

張昭遠請定嫡庶長幼之分

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婚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覬明宗嘉歎其言而不能用

吳越王元瓘嗣位

長興三年吳越武肅王錢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爲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

令執政更議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爲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明宗自興聖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即皇帝位百官縞素既而御衮冕受册百官吉服稱賀

契丹述律后立中子德光爲天皇王

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爲天皇王后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

吳徐溫欲以知詢代知誥

二年吳東海王徐溫卒初溫子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溫曰汝曹皆不如也嚴可求及徐玠屢勸溫以知詢代知誥溫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奈何富貴而棄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溫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是夕溫凶問至乃止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溫齊王謚曰忠武

首言鄭王相最貴蜀主以爲衆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立宗衍爲太子受册畢潘炕以朝廷無事稱疾請老蜀主不許涕泣固請乃許之國有大疑常遣使就第問之

蜀太子衍好酒色

梁均王貞明四年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鬭雞擊毬諠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爲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忽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蜀主自永平末得疾昏瞀至是增劇以王宗弼沈靜有謀召還以爲馬步都指揮使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若其不堪大業可置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

後唐明宗不肯改國號

天成元年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明宗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爲唐復讎繼昭宗後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明宗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愛吾猶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

慕趙謂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榻扶傳瓘居之
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
衛未嘗休息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
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
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
傳者皆更為元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

明宗不欲立秦王從榮為太子

四年何澤見明宗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已復進用表
請立從榮為太子明宗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
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使議之從榮
見明宗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為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
軍民不願當此名明宗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
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為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
光等知明宗意且懼從榮之言即具以白明宗遂以從榮為
天下兵馬大元帥

從榮以兵反見殺

明宗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為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
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明宗疾復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
明宗俛首不能舉王淑妃曰從榮在此明宗不應從榮出聞
宮中皆哭從榮意明宗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明宗實小
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
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
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
二人曰王自擇之遂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
橋是日黎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
且居興聖宮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禍福在須臾耳
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
中興殿門外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見明宗曰
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明
宗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
闔門矣明宗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之勿驚百姓漢瓊
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
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
歸府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
其首獻明宗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由是
疾復劇馮道帥羣臣入見明宗於雍和殿明宗雨泣嗚咽曰
吾家事至此慚見卿等

潞王兵至長安閔帝欲遜位

清泰元年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
翔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為謀於
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
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
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別疏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
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

以濟之潞王使者為鄭道所執不則依違兩端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朝廷議討鳳翔諸道兵大集於城下攻之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王思權以狀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是日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中外大駭閔帝不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國既承大業年在幼沖國事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誇大以為寇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

潞王即帝位

潞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王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王立謂道等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群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王命各復其位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遂即位於柩前

蜀主孟知祥立子仁贊

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甚劇遂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為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等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祕不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即皇帝位

吳王令謀勸齊王誥受禪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八月吳司徒王令謀老病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于齊冬十月齊王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遣右丞相玠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

徽章服色悉從且制

吳越王元瓘屬章德安以後事

六年八月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
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
之德安曰弘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為念王曰汝
善輔之吾無憂矣元瓘卒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鎮
東節度副大使弘佐為節度使時年十四九月庚申弘佐即
王位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擿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
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
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南漢高祖殂殤帝立長之對

【通鑑晉紀五】

七年南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
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王翻謀出
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
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高祖
殂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
趙昭儀曰皇太妃

後晉高祖令抱幼子置馮道懷中

高祖寢疾一旦馮道獨對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
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六月乙丑帝殂道
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
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為嗣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
廣以為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毋得偶語

南唐主怒齊王璟調樂器

八年南唐宣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為嗣宋
齊丘亟稱其才唐主以齊王璟年長而止璟以是怨齊丘唐
主幼子景逷母种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后稀得進見唐主
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誚讓者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逷
雖幼而慧可以為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
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

楚立馬希廣

十二年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
使判內外諸司事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

【通鑑後晉紀五】

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於希範諸弟為
最長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天策府學士李弘皋鄧
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性剛
必不為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
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彥瑫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
恒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
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
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彥瑫
等稱希範遺命立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
恒皆稱疾不出

後漢蘇逢吉等受顧命立皇子承祐

乾祐元年高祖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不豫大漸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是日殂于萬歲殿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并其子弘璋弘璉弘璨皆斬之晉公主及内外親族一切不問磔重威尸於市市人爭啖其肉吏不能禁斯須而盡立皇子承祐爲周王同平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時年十八

郭威請早立嗣君

三年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誥稱郭允明弒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請以勳爲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卧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贇承大統太后誥所司擇日備法駕迎贇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

後周太祖選朝士爲皇子僚佐

廣順元年二月以皇子天雄牙内都指揮使榮爲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爲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爲節度判官右補闕崔

頌爲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爲掌書記

曹翰請晉王榮入侍醫藥

顯德元年初太祖在鄴都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澶州以爲牙將榮入爲開封尹未別召翰翰自至榮怪之翰請間言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柰何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太祖疾篤停諸司細務皆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

南唐太子弘冀使袁從範毒殺太弟景遂

五年唐太弟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弘冀嫡長有軍功宜爲嗣謹奉上太弟寶冊唐主乃立景遂爲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立弘冀爲皇太子參決庶政弘冀爲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遣之其弟安定公從嘉畏之不敢預事專以經籍自娛弘冀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毬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昭慶宮使袁從範從景遂爲洪州都押牙或譖從範之子於景遂景遂欲殺之從範由是怨望弘冀聞之密遣從範毒之八月庚辰景遂擊毬渴甚從範進漿景遂飲之而卒未殯體已潰唐主不之知贈皇太弟謚曰文成

潛邸門

漢孔霸謙退不受相位

永光元年元帝之為太子也從太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即位賜霸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給事中元帝欲致霸相位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屢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于再三元帝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以張佚為太子太傅

建武二十八年光武大會群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尊桓榮以師禮

永平元年明帝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明帝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明帝謙曰大師在是榮每疾病明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明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明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鄭衆不赴太子之請

四年廢鄉侯梁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初明帝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

威帝受學於周福

延熹九年初威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吳王妙選太子師友

魏黃初二年吳王以其子登為太子妙選師友以南郡太守諸葛瑾之子恪綏遠將軍張昭之子休大理吳郡顧雍之子譚偏將軍廬江陳武之子表皆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謂之四友登接待僚屬略用布衣之禮

蜀漢孟光問太子權略智調如何

景初二年漢主立子璿為皇太子瑤為安定王大司農河南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秘書郎郤正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

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遏欲既不得已有所施爲智調識
發者惟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

北魏太子信任左右私營園田

宋元嘉二十八年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今東宮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

北周樂運謂太子爲中人

陳太建五年周主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仍擢運爲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陳太子叔寶欲以江揔爲詹事

八年初太子叔寶欲以江揔爲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爲恨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奐奏曰江揔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揔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爲太子詹事奐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宣帝卒以揔爲詹事頃之揔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揔家宣帝怒免揔官

唐太宗戒于志寧杜正倫當極諫太子

貞觀七年太宗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太宗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太宗不赦高甑生之罪

九年岷州都督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甑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甑生秦府功臣寬其罪太宗曰甑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甑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勳未嘗忘也爲此不敢赦耳

張元素諫太子擊毬

十四年太宗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宮中擊鼓玄素叩閤切諫太子

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宫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宫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宫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聽

張元素諫太子發取庫物無度

十六年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以爲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爲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況宫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宫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其書令戶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

以魏徵傅太子

太宗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臣日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群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絶天下之疑以魏徵爲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表辭太宗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太宗不以孽代宗啓窺窬之源

十七年太宗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徼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窬之源也

劉洎上言太子宜勤學親師友

黄門侍郎劉洎上言以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宫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内幸甚太宗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宫與太子遊處談論

長孫无忌稱太子仁恕有守文之德

十八年太宗御兩儀殿皇太子侍太宗謂羣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无忌曰太子雖不出宫門天下無不欽仰聖德太宗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无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

信讒殺劉洎

十九年初太宗留侍中劉洎輔皇太子於定州仍兼左庶子太宗將行謂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即行誅太宗以其言妄發頗怪之戒曰卿性疏而太健必以此敗深宜慎之及太宗不豫洎從内出色甚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太宗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

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太宗以爲然下詔稱泊與人竊議窺窬萬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免其妻孥

陳志沖請致位太子

二十一年齊州人段志沖上封事請太宗致政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並請誅志沖太宗詔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志沖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

蕭鈞爲諫不可使戎狄作東宮

總章二年敕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西臺舍人徐齊聃上疏以爲太子當引文學端良之士寘左右豈可使戎狄醜類入侍軒闈高宗從之

邢文偉王及善以箴諫太子擢用

咸亨三年太子罕接宮臣典膳丞全椒邢文偉減所供膳并上書諫太子太子復書謝以多疾及入侍少暇並嘉納其意頃之右史缺高宗曰邢文偉事我子能撤膳進諫此直士也擢爲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高宗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崔神慶請召太子以墨勑玉契

長安三年突厥遣使謝許昏宴於宿羽亭太子預焉宮尹崔神慶上疏以爲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爲別敕徵召恐有詐妄内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國本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見太子應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臣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望降墨敕及玉契太后甚然之

張涉以東宮侍讀進用

大曆十四年代宗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爲侍讀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爲學士親重無比

唐魏徵諫太宗寵驕魏王泰

貞觀十年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太宗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頓躓朕但不聽諸子縱横耳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魏徵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太宗悦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

王珪魏徵論三品以上不宜爲親王降乘

十二年王珪奏三品已上遇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太宗曰卿輩苟自崇貴輕我諸子特進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王降乘誠非所宜當太宗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它日不爲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絶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此爲國之所深戒也太宗乃從珪奏

霍王元軌讀書恭謹

霍王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擧措不妄爲徐州刺史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夫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吾何以稱其長哉

褚遂良魏徵諫稱魏王泰不應月給踰嫡及徙居武德殿

十六年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閤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從之太宗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時人不以爲可太宗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

郝處俊諫不宜令二王分朋鬬樂

上元元年高宗御翔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俳優小人言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高宗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明皇友愛近世帝王莫及

開元二年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於明皇兄也岐王範薛王業明皇之弟也豳王守禮明皇之從兄也明皇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業嘗疾明皇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明皇爲業煮藥回飈吹火誤爇上須左右驚救之明皇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

置西南二樓以宴諸王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爲離宮制許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明皇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後唐秦王從榮輕侮師傅

長興四年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王居敏薦劉瓚於從榮從榮表請之以瓚爲秦王府傅從榮一概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怒之自是戒門者勿爲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潞王惡洋王從璋涇王從敏

清泰元年護國節度使洋王從璋歸德節度使涇王從敏皆罷鎮居洛陽私第潞王待之甚薄從敏在宋州預殺重吉潞王尤惡之嘗侍宴禁中酒酣顧二王曰爾等皆何物輒據雄藩二王大懼太后叱之曰帝醉矣爾曹速去

諸王門

後唐石敬瑭不欲與秦王共事

長興三年秦王從榮爲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多驕縱不法初安重誨爲樞密使明宗專屬任之從榮及宋王從厚自稚孺與之親狎雖典兵常爲重誨所制畏事之重誨死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宣傳帝命范延光趙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已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壽亦慮及禍屢求解樞要請與舊臣迭爲之上不許

公主門

唐公主行婦禮自王珪始

太宗貞觀十一年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笲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珪始

則天以公主類已常與密議天下事

天授元年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暨攸暨時爲右衛中郎將太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額廣頤多權略太后以爲類已寵愛特厚常與密議天下事舊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户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户太平食邑獨

累加至三千户

制公主開府置官屬

中宗神龍二年制太平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公主並開府置官屬

公主恃寵驕恣

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自請爲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公主作定昆池

景龍二年安樂公主尤驕横宰相以下多出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悦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中影中各爲一色上好擊毬由是風俗相尚駙馬武崇訓楊慎交灑油以築毬場

公主權傾人主

景雲元年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招權勢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睿宗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

勝數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相屬於路居處奉養擬於宮掖

定公主見舅姑之禮

建中元年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德宗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及壻之諸父兄姊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

選擇門地人才可稱者

元和六年十六宅諸王既不出閤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賂自達李吉甫上言自古尚主必擇其人獨近世不然憲宗詔封恩王等六女爲縣主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

公主一同家人禮度

九年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憲宗歎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壻郁我反不及耶先是尙主皆取貴戚及勳臣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淸貫者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郎悰不辭以悰爲駙馬都尉尙岐陽公主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

太中二年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以文雅著稱公主宣宗之愛女故選顥尙之有司循舊制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毋得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違吾戒必有太平安樂之禍

鄭顥不樂尙主數毀白敏中

五年初宣宗令白敏中爲萬以公主選佳壻敏中薦鄭顥時顥已昏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將赴鎭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尙主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晩邪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郞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歸置檉函於佛前焚香事之

鄭祗德固求散地

九年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子顥尙主通顯固求散地以祗德爲賓客分司

于琮改尙廣德公

十三年初宣宗欲以于琮尙永福公主旣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如是豈可爲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尙廣公主

嫁公主資送甚厚

咸通十年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公主懿宗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窗戶皆飾以雜寶井欄藥臼槽匱亦以金銀爲之編爲箕筐賜錢五百萬緡它物稱是

廣德公主動循禮法

十三年懿宗貶節度使于琮爲普王傅分司尋再貶琮韶州刺史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與琮偕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尊卑無不如禮內外稱之

同姓門 宗室附

西漢得朱虚侯爲益彊

高后七年諸呂擅權用事朱虚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虚侯雖大臣皆依朱虚侯劉氏爲益彊

河間王大雅不羣

武帝元光五年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河間王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

班固贊曰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東漢東平王上便宜三事

建初元年東平王蒼上便宜三事顯宗報書曰間吏民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爲非不知所定得王深策恢然意解思惟嘉謀以次奉行特賜王錢五百萬

魏曹植二疏乞隆親親之恩

明帝太和五年黄初以來諸侯王廢其罪嚴切以禁之急至於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近日婚媾不通兄弟乖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時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恩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精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復上疏曰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夫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

宋孝武帝增廣王侯制度

孝建二年上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奏裁損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上因諷有司奏增廣爲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劔不得爲鹿盧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

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敬詔可
　廢帝忌諸王為患
泰始元年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
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
皆肥壯帝為竹籠盛而稱之以彧尤肥謂之猪王謂休仁為
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忌之常錄以自隨不離左
右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
尚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并雜食攪之掘地為坑實
以泥水裸彧內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為歡笑前後欲殺
三王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
府

　明帝殺建安王休仁
七年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上晏駕
後休仁秉政己輩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篤與甚內外莫
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
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召休仁入見遣
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鉏兄
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
出端門休仁死乃入
　明帝殺巴陵王休若
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
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以休若為江州刺史手書殷

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至建康賜死於第時上諸弟俱
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為上所忌故得全　裴子野論曰
夫噬虎之獸知愛己子搏狸之鳥非護異巢太宗保字螟蛉
剿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
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煦旁孽推誠嬖狎
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
而二三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悟亦甘心擷落晉武背文明
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
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齊武帝怒長沙王晃罪
永明二年初太祖臨終以長沙王晃屬武帝使處於輦下或

近藩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
汝深誡之晃好武飾及罷南徐州私載數百人仗還建康為
禁司所覺投之江水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
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晃帝亦垂泣由
是終無異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
　武帝愛羽毛疎骨肉
武陵王曄多才藝而疎婞亦無寵於帝嘗侍宴醉伏地貂抄
肉柈帝笑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悅曄
輕財好施故無蓄積名後堂山曰首陽蓋怨貧薄也
　明帝盡除高武之族
建武四年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

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楊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行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巢殺河東王鉉等共十王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

唐李德裕請宗室散處方州

大和七年德裕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曏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疎者出閤且除諸州上佐

使携其男女出外昏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陛下去之海內孰不欣悅文宗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後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緊望州刺史上佐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

宣宗親睦兄弟

大中元年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臥內存問憂形於色

韓建矯制殺十一王

昭宗乾寧四年延王戒丕還晉陽韓建奏自陛下即位以來與近輔交惡皆因諸王典兵凶徒樂禍致鑾輿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則社稷之福昭宗曰何至於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登屋或升木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等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以謀反聞

後梁均王疎忌宗室信用趙張

貞明元年康王友敬目重瞳子自謂當爲天子遂謀作亂使腹心數人匿於寢殿帝覺之跣足踰垣而出捕友敬誅之帝由是疎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爲執政所言多不用每稱疾以避趙張之族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後晉漢主盡誅諸弟

殤主天福八年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詢詢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禋帥衛兵突入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眾尤忌之節度使齊王弘弼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後漢南漢主殺諸弟

高祖十二年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等共八王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刳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

後周楚馬希崇帥族降唐

太祖廣順元年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鬬鬩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遂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通鑑總類卷第五

通鑑總類卷第六

宦官門

漢宦官用權自鄭衆始

永元四年鄭衆遷大長秋和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順帝復位宦官之力

陽嘉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順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王龔上書言宦官

永和元年王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順帝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横爲讒佞所構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順帝事乃得釋

良賀不敢薦將

三年是時宦官競賣威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順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順帝由是賞之

朱穆以案驗趙忠丁卯得罪

永興元年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玉匣冀州刺史朱穆下郡案驗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貿帝聞之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潁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

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晉帝覽其奏乃赦之

朱穆上疏極言宦官

延熹六年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横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桓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桓帝怒不應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

宦官共譏劉陶

中平二年諫議大夫劉陶上言當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譏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今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

何進召董卓誅宦官

六年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

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不許中常侍張讓段珪因詐以太后詔召進斬於嘉德殿前袁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因進兵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少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讓等遂投河而死

漢主劉聰寵任王沈等

晉建興四年漢中常侍王沈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事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勳舊或不敘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為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為民害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卜崇為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俛首仰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

劉聰殺太弟乂

建武元年漢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裹甲以備非常乂信之命宮臣皆裹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沈準以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裹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乂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阬士卒萬五千餘人夏四月廢乂為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

魏河間王琛賂宦官得復職

梁天監十七年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而多姦謀善揣人意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累遷至侍中遂干預政事納賂為人求官無不効者河間王琛為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敘用遂廢于家琛乃求為騰養息賂騰金寶巨萬計騰為之言於太后得兼都官尚書出為秦州刺史

唐魏傳弓請誅薛簡

景龍元年宦官左監門大將軍薛簡等有寵於安樂公主縱暴不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為雍州刺史及御史大夫每見訟者無須必曲加承接

睿宗召勞李朝隱

景雲元年宦者閭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於獄睿宗聞之召見朝隱勞之曰卿為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為太中大夫

宦官之盛自明皇始

開元元年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明皇在藩邸高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

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馬承倩激李寶臣有玩寇之志

大曆十年代宗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德宗流邵光超受賂

十四年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德宗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弃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蕭復言宦官不宜委國政

興元元年蕭復嘗言於德宗曰宦官自艱難已來多為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德宗不悅

德宗復令宦官分典禁旅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德宗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德宗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監神策軍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鄭絪言命中尉不當用麻

貞元十二年以左神策竇文場右神策霍仙鳴皆為護軍中尉初德宗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乎德宗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皆中書降敕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宮市抑買人物

十三年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皆撤業

閉門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宮市取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驢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

薛盈珍屢毀姚南仲

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為上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德宗德宗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務盈於長樂驛與之同宿中夜

殺之沈盈珍表於廁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旦門不啓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尸傍德宗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讒之益深亦請入朝南仲至京師待罪於金吾詔釋之召見德宗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德宗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

崔發曳中人而被囚

寶曆元年五坊人毆百姓鄠令崔發怒命擒入曳之詰之乃中使也敬宗怒收發繫御史臺是日發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梃亂捶發破面折齒絕氣乃去數刻而蘇敬宗命復繫發於臺獄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上言略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敬宗皆不聽李逢吉等從容言於敬宗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敬宗乃愍然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

崔元略以諸父事內侍

諫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諸父事內常侍崔潭峻元略遷戶

部侍郎

劉蕡對策指切宦官

大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

文宗倚宋申錫謀除宦官

四年文宗患宦官强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文宗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文宗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以申錫同平章事

申錫謀宦官泄其謀

五年文宗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文宗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文宗以爲信然甚怒命守澄捕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申錫罷爲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玄亮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

廷覈實由是獄稍緩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申錫竟卒於貶所

訓注以誅宦官爲己任

大和九年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文宗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文宗文宗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熇爀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塡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

守澄受伏訓注陰狡

李訓鄭注密言於文宗請除王守澄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伏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

甘露之禍

王守澄葬於滻水鄭注奏請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者已而幷注去之文宗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文宗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眞甘露文宗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

宦者往視之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兵出閤門討賊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塡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王涯賈餗舒元輿等皆收繫斬之

天下事皆決於北司

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使斬鄭注滅其家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

劉從諫誓以死清君側

開成元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内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内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加從諫檢校司徒

從諫欲爲王涯等伸冤

劉從諫復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時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李石請召士良等釋疑

文宗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忷忷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文宗爲召士良等出文宗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李石辭位避士良

三年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文宗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以石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

文宗受制於家奴

四年文宗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文宗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文宗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子

五年開府儀同三司兼内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

會昌三年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南北司如水火

大中八年宣宗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宣宗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大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宣宗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宣宗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時人謂敕使墓戶

咸通六年諸道進私白者閩中爲多故宦官多閩人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以宣猷爲宣歙觀察使時人謂之敕使墓戶

僖宗呼田令孜爲阿父

乾符二年僖宗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僖宗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僖宗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僖宗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孟昭圖言疏外朝臣

中和元年僖宗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爲賊所屠獨北司平善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備群臣不預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群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安安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而莫敢言

昭宗疾宦官多不法

龍紀元年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多不法昭宗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它日昭宗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昭宗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爲假子使典禁兵或爲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昭宗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

楊復恭專制朝政

大順二年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

刺史假子龍劒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
表訕薄朝廷昭宗舅王瓌求節度使昭宗訪於復恭復恭以
爲不可瓌怒詬之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爲黔
南節度使至吉柏津令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
舟敗聞昭宗知復恭所爲深恨之

王建專殺宦官

景福二年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
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建使節
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它人當路
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彀中

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

乾寧元年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遇華
州兵獲之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
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
貢獻吾於荊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
心門生天子

崔胤請王摶黨宦官

光化三年昭宗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
日與昭宗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
藩鎮爲援以相傾奪王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昭宗曰宦官
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
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摶於昭宗曰王

摶姦邪已爲道弼輩外應昭宗疑之貶摶溪州刺史又貶崖
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於是
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

劉季述廢立

初崔胤與昭宗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脩死宦官益
懼昭宗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
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陰相與謀奉太子立之昭宗獵
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季述謂崔胤曰主上所爲
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胤畏死不敢違宦官
扶昭宗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
銀撾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

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
之穴牆以通飲食季述等矯詔令太子嗣位以昭宗爲太上
皇進士李愚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君臣父子之際有
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
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
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
稷是依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
浹之閒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不能用朱全
忠在定州行營聞亂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
以唐社稷輸之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
之資也今公爲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

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即因希度遣振如京師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崔胤遣判官石戩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它人之手矣天復元年正月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為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

崔胤不欲中官典兵

天復元年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

室尊矣昭宗召李繼昭等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為便昭宗乃謂胤扆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為左右中尉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李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韓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韓偓不欲盡誅中官

時昭宗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昭宗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昭宗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崔胤誅宦官謀泄

崔胤請昭宗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昭宗昭宗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

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昭宗諠譟訴胤減損冬衣昭宗不得已解胤鹽鐵使

朱全忠來除君側之惡

昭宗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為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相與合謀則善矣昭宗又謂偓曰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惟知嗜利為敕使以厚利雇之令其如此耳崔

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爲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鬭於闕下臣竊寒心昭宗但愀然憂沮而已

韓全誨逼上幸鳳翔

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昭宗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昭宗不許杖劒登乞巧樓全誨等逼昭宗下樓昭宗行纔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昭宗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等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脅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慙然不敢不勉

李茂貞降全忠謀誅宦官自贖

二年李茂貞遣使請降於朱全忠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遣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它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

上議與朱全忠和

昭宗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等食議與朱全忠和皆不對昭宗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譟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餓死正爲軍容輩數人耳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又訴於昭宗昭宗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

朱全忠盡誅宦官

三年李茂貞獨見昭宗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昭宗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第五可範爲中尉遣使囊全誨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誅九十人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

崔胤奏宦官不宜典兵豫政

車駕入長安崔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

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昭宗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宦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張承業諫晉王稱帝

後梁龍德元年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

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群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後唐以宦者爲腹心

同光二年敕内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内官及諸道監軍並遣詣闕時在莊宗左右者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爲腹心内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寖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鎭皆憤怒

蜀王承休建節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爲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以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

宦者欲增廣嬪御

三年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莊宗欲使符呪者禳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太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莊宗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鎭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莊宗還自興唐載以牛車累累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匿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

宦官勸帝建清暑樓

莊宗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莊宗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然猶慮郭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柰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内賓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鬱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莊宗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莊宗卒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

宦官切齒郭崇韜

同光三年郭崇韜素疾宦者宦官皆切齒之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莊宗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莊宗莊宗使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退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魏王繼岌將發成都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釁端安可爲此負心事公

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
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為變益不可救矣乃
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
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

監國李嗣源命諸道殺宦官

天成元年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
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勾
司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
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宦官落髮為僧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為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詔
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誅之

南漢用事之人皆宦官

後周顯德六年南漢主以龔澄樞為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
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
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
免死而宮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
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

近習門

漢王吉言宜謹選左右

神爵元年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聖主
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
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

李固言阿母宦官

陽嘉二年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順帝引公卿所舉敦樸
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漢
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
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
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
土開國實乖舊典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
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
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
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
也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
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
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
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
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譬之
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
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又宜罷退宦官

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示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王龔欲奏誅張昉

永和二年京師地震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者龔乃止

蓋勳與袁紹謀誅蹇碩

中平五年蓋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

苻秦王墮疾董榮如讎

晉永和十二年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強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讎每朝見榮未嘗與之言或謂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榮與強國言於秦主生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乃殺王墮將刑榮謂之曰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墮瞋目叱之

宋營陽王好與左右狎暱

元嘉元年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闥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秖生遠近之怪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

政歸近習

大明八年太宰義恭素畏戴灋興巢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但守空名而已

鼠憑社貴狐藉虎威

昇明元年以後軍將軍楊運長為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慍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

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効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齊六貴同朝勢必相圖

永元元年東昏侯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乃密與弘策修武備聚驍

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是時衍兄懿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嬖近左右慓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為身計郢州控帶荊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

東昏侯數與近習謀誅大臣

江祏等既敗東昏侯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佷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東昏侯遣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初高宗臨殂戒東昏侯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東昏侯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保

東昏侯所寵三十一人

二年是時東昏侯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閤將軍徐世檦素為東昏侯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世檦亦知東昏侯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東昏侯東昏侯惡其彊遣禁兵殺之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東昏侯呼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法珍為阿丈梅蟲兒及俞靈韻為阿兄東昏侯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又數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伥子最有寵參預朝政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側息焉

北齊貴倖陰陷張雕

陳太建四年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為侍讀齊主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為侍中奏度支事大為齊主所委信常呼博士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効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帷扆齊主亦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為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會齊主將如晉陽雕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等意有異同長鸞遂言於齊主曰諸漢官連名總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雕等於殿庭

唐王伾王叔文出入東宮

貞元十九年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太子大驚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者陸淳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

王叔文等相依用事

永貞元年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起居舍人伾寢陋吳語順宗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順宗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奬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僩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王叔文與韋執誼成仇怨

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執誼初爲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爲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伾叔文之黨始去

王叔文既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恟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不得其黨皆憂懼不自保是日伾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日日

遂謝病不出伾叔文之黨至是始去

憲宗去吐突承璀

元和六年弓箭庫使劉希光受孫璹錢二萬緡爲求方鎭事覺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以承璀爲淮南監軍憲宗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憲宗曰此家奴耳鄉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憲宗召還承璀先罷絳相

九年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罷爲禮部尙書初憲宗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憲宗召還承璀先罷絳相承璀至京師復以爲左神策中尉

張宿以辯口得幸

十二年初憲宗爲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宿招權受賂於外憲宗欲以宿爲諫議大夫李逢吉曰諫議重任必能可否朝政者始宜爲之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先去臣乃可憲宗由是不悅罷逢吉爲東川節度使上竟用張宿爲諫議大夫崔群王涯固諫不聽乃請爲權知諫議大夫許之

鄭注得王守澄勢益張

長慶三年初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爲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

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情白懇請去之懇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守澄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自是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及守澄入知樞密薦注以西爲立居宅贍給之遂薦於穆宗穆宗亦厚遇之自穆宗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賄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李款奏鄭注竟爲王守澄所寢

大和七年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熏灼文宗深惡之侍御史李款閤內奏彈注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

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鷇不除使成羽翼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爲有疾召使治之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它日之禍矣因解軍職去頃之王涯之爲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文宗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

文宗目李仲言爲奇士

八年初李仲言流象州與鄭注善李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文宗召見之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文宗見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欲以仲言爲諫官置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鄉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置之近侍文宗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安能悛改耶文宗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文宗顧王涯涯對曰可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寵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講學士

李珏言鄭注姦邪

九年以太僕卿鄭注充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文宗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文宗嘗問翰林學士李珏曰

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爲人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貶珏江州刺史

十年溫拒鄭注參佐之請

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後梁李琪挾趙張之勢

貞明六年以尚書左丞李琪同平章事琪性踈俊挾趙巖張

洪之勢頗通賄賂蕭頃與其同為相頃謹密而陰伺其短久之有以攝官求仕者其輒改攝為守頃奏之均王大怒欲流其遠方趙張左右之止罷為太子少保

後晉李彥韜與嬖倖相結

開運二年李彥韜少事閻寶為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齊王為腹心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齊王耳目齊王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放宮女門

唐太宗出宮女歸親戚

武德九年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赦天下以宮女眾多幽閟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

李百藥言陰氣鬱積致旱

貞觀二年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太宗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為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

明皇選後宮無用者還家

開元二年民間訛言明皇采擇女子以充掖庭明皇聞之令有司具車牛於崇明門自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敕曰燕寢之內尚令罷遣閭閻之間足可知悉

寵幸門

漢申屠嘉欲斬鄧通

後二年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申屠嘉恨不先斬晁錯

時內史晁錯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之錯無罪丞相嘉謝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錯以此愈貴

董偃有斬罪三

元光五年初武帝嘗置酒竇太主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武帝稱為主人翁使之侍飲由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常從游戲北宮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武帝大歡樂之為太主置酒宣室引內董君是時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武帝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其罪三也武帝默然朔又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武帝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董君之寵由是日衰

金日磾殺帝弄兒

後元二年日磾長子為武帝弄兒帝甚愛之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武帝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武帝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哀帝欲封董賢而憚王嘉

建平四年哀帝封董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

然恐大失衆心哀帝不得已且爲之止

董賢權傾人主

元壽元年以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哀帝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哀帝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

後哀帝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哀帝在酉所從容笑曰吾欲灋堯禪舜何如王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哀帝默然不說閎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灋三光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哀帝雖不從閎言多其年少志彊亦不罪也

安帝內寵始盛

建光元年安帝以耿貴人兄牟平侯寶監羽林左騎車騎將軍宋楊四子皆爲列侯宋氏爲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閻皇后兄弟顯景耀並爲卿校典禁兵於是內寵始盛時王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安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

楊震諫爲阿母修第

延光二年時詔遣使者大爲王聖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楊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詔書爲阿母興起第舍合兩爲一窮極巧伎攻山採石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府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安帝不聽

樊豐等詐作詔書發司農錢穀

三年初樊豐周廣謝惲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

作詔書謝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冢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及帝東巡還京師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絶賓客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而卒

左雄諫封乳母

陽嘉二年初順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帝封娥爲山陽君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爲襄邑侯左雄上封事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順帝不聽

爰延乞遠讒諛之人

延熹二年桓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桓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會客星經帝坐桓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桓帝不能用延稱病免歸

桓帝四侯轉橫

三年新豐侯單超卒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雨墮

宋惠琳號黑衣宰相

元嘉三年文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

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恒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覬嘗詣之遇賓客塡咽暄涼而已覬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

北魏倖臣用事

齊中興元年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脩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趙脩尤親幸旬月閒累遷至光祿卿每遷官帝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百官皆從

北齊倂律金不以貴寵爲喜

陳光大元年齊左丞相倂律金長子光及孫武都並開府儀

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封侯顯貴若北齊門中一皇后二太
子妃三公主事齊三世貴寵無比然奩不以爲喜嘗謂光曰
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女若有寵爲諸
貴所嫉無寵爲天子所憎我家直以勳勞致富貴何必藉女
寵也

時號和士開等爲八貴

太建元年北齊侍中尚書和士開爲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内
無復期度遂得幸於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
委任之威權益盛與婁定遠等八人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
趙郡王叡等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爲外任會胡太后觴朝
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

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陳之太后不聽

唐僧懷義出入宮禁

垂拱元年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爲寺主懷義鄠人本
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千金公主以進得幸於太后太
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爲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
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
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撾其首流血委之而
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髡其髮而去朝貴皆匍
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爲之執轡懷
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
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思勗於途令從者毆
之幾死

蘇良嗣批懷義頰王求禮請閹懷義

二年以蘇良嗣爲左相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
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
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
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營造補闕王求禮上表以爲太宗
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閹爲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
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
出

宋璟不與楊思勗交言

開元四年明皇將幸東都以璟爲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

内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竟不與思
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明皇明皇嗟歎良久益重璟

王毛仲寵過則生姦

十七年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昏毛仲爲明皇
所信任言無不從故北門諸將多附之進退唯其指使吏部
侍郎齊澣乘閒言於明皇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爲昏
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爲之恐成後患明皇悅曰知卿
忠誠朕徐思其宜

高力士與王毛仲爭寵

十八年王毛仲恃寵驕恣日甚明皇每優容之毛仲求兵部
尚書不得怏怏形於辭色明皇由是不悅是時明皇頗寵任

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門施棨戟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思勗屢將兵征討力士常居中侍衛而毛仲視宦官貴近者若無人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産子明皇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明皇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襁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邪明皇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下制述毛仲不忠怨望貶瀼州別駕行至永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爲上所寵信

明皇付有司杖殺黄𧸘

二十一年有供奉侏儒名黄𧸘性警黠明皇常憑之以行謂之肉几寵賜甚厚一日晩入明皇怪之對曰臣歸入宮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晩因下階叩頭有頃京兆奏其狀明皇即叱出付有司杖殺之

楊貴妃恩遇愈隆

天寶五載楊貴妃方有寵毎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歳命嶺南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至是妃以妬悍不遜明皇怒命送歸第是日明皇不懌高力士欲嘗明皇意請悉載院中儲偫送貴妃明皇自分御膳以賜之及夜迎貴妃歸院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高力士善觀時俯仰

七載高力士加驃騎大將軍力士承恩歳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其家富厚不貲於西京作寶壽寺寺鐘成力士作齋以慶之舉朝畢集擊鐘一杵施錢百緡有求媚者至二十杵少者不減十杵然性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横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貴妃寵待益深

九載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郎中吉溫言於明皇曰婦人識慮不遠違忤聖心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豈忍辱之於外舍邪明皇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今當永離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不足爲獻乃剪髮一繚而獻之明皇遽使高力士召還寵待益深

李輔國譖建寧王

至德元載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粗閑書計給事太子宮肅宗委信之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内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與相表裏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於肅宗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肅宗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俶及李泌皆内懼俶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俶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俟平京師則去還山庶免於患俶曰先生去則俶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王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樂工李可及有寵於懿宗

咸通十四年李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為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為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汝它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為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季玄言

伶人門 擊毬附

唐穆宗因擊毬得疾

長慶二年穆宗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穆宗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穆宗起居裴度三上疏且請入見穆宗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

敬宗數遊宴擊毬

四年敬宗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敬宗視朝每晏日絕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左拾遺劉栖楚進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敬宗命中使宣慰令歸

敬宗擊毬張韶作亂

卜者蘇玄明謂染坊張韶曰我為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諸宦者見之驚駭走白上上狼狽幸左軍左神策中尉馬存亮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

韶懼而走康藝全合擊之殺韶玄明及其黨

蘇佐明因夜獵弑敬宗

寶曆二年敬宗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為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時敬宗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敬宗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敬宗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敬宗於室內

僖宗若應擊毬狀當為第一

廣明元年僖宗善騎射劍槊法筭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僖宗笑而已

僖宗令四人擊毬賭三川

崔安潛鎮許昌田令孜為陳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鎮三川僖宗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

後唐莊宗多寵伶人

同光元年莊宗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莊宗或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莊宗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莊宗悅厚賜之莊宗嘗畋於中牟踐民稼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柰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莊宗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柰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莊宗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

周匝乞二州以報恩

同光二年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莊宗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莊宗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莊宗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莊宗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宋孝武帝好狎侮羣臣

大明七年以王僧朗爲大常衞將軍顔師伯爲尚書僕射孝武帝每因宴集好使羣臣自相嘲訐以爲樂吏部郎江智淵素恬雅漸不會旨嘗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子彧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孝武帝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爲老傖僕射劉秀之爲老慳顔師伯爲齴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黄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

皆不能免唯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顔師伯謂議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唐褚遂良勸太宗禮其臣

貞觀十四年張玄素少爲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恥之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户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恥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太宗曰朕亦悔此問卿流深會我心

排抑武臣門

北魏張仲瑀抑武人被禍

梁天監十八年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

東魏高歡不治諸勳貴

大同三年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污言於丞相歡請治之歡曰天下貪污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

唐韋雍詬軍士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

長慶元年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日詣中書求官崔植杜元穎不之省及除張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弘靖至雍容驕貴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出入傳呼甚盛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繩之以法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王柷不受王珙子姪之禮

光化元年王珙引汴兵寇河中王珂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救之敗汴兵於胡壁汴人走前陝州刺史王柷性剛介有時望詔徵之時人以為且入相過陝王珙延奉甚至請叙子姪之禮拜之柷固辭不受珙怒使送者殺之并其家人悉投諸河掠其資裝以覆舟聞朝廷不敢詰

李振深嫉搢紳之士

天祐二年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

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爲刺史貶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爲司户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爲之一空再貶裴樞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

後晉李從曮厚文士薄武人

天福三年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既出郊作亂突門入城剽掠於市從曮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於朝廷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太原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後漢史弘肇惡文士

乾祐元年史弘肇尤惡文士常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爲卒後以弘肇子史德珫領忠州刺史德珫頗讀書常不樂父之所爲有舉人呼譟於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笞而黥之德珫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弘肇大然之即破械遣之

史弘肇謂安國家爲用毛錐

三年朝廷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爲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隱帝卒從弘肇議制以威爲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竇貞固會飲於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爲弟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

通鑑總類卷第六

通鑑總類卷第七

宰相門

李克荅魏文侯置相之問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見翟璜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李克曰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吳起與田文爭論功

安王十五年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秦趙高指鹿為馬

三年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灋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

漢陳平宰社

二年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曹參代蕭何為相

二年酇文終侯蕭何病惠帝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惠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何薨以曹參為相國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使窋歸以其私問參參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惠帝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惠帝曰君似不及也參曰

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
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參爲相國出入三年百
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
淨民以寧壹

陳平以右丞相讓周勃

元年陳平謝病文帝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
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文帝徙平爲左丞相太
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

陳平荅文帝決獄錢穀之問

文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
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

沾背文帝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文帝曰主者謂誰平曰
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文帝曰苟各有
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
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
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文帝乃
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
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
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人或說勃
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久之
即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文帝許之右丞
勃免左丞相平專爲丞相

武帝問田蚡除吏已盡未

建元六年武安侯田蚡爲丞相蚡驕侈薦人或起家至二千
石權移主上武帝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
工地益宅武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公孫賀不肯受丞相印綬

太初二年以太僕公孫賀爲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
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
被譴賀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武帝乃起
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丙魏同心輔政

元康二年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已來國

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相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
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
心輔政宣帝皆重之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
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掖庭宮婢則令民
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
不謹督笞汝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
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宣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
終不言宣帝大賢之

用蕭望之爲左馮翊

宣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

事後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宣帝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黃霸爲相功名損於治郡

五鳳三年黃霸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擧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

王尊劾奏丞相衡

建始元年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離權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者皆廢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顓權擅勢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成帝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爲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成帝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成帝以熒惑守心殺丞相方進

綏和二年熒惑守心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成帝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册責讓以政事不治災害並臻百姓窮困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册贈印綬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

臣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也藉其災可移仁君猶不肯爲況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何武以事親不篤策免

何武後母在蜀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策免武以列侯歸國

平當以病篤不應召

建平三年哀帝使使者召丞相平當欲封之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彊起受侯印爲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哀帝不許

安帝以災異策免三公

永初元年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守境貪殘牧民撓擾怨氣並作陰陽失和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今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杜喬朝野倚望

建和元年太尉胡廣罷光祿勳杜喬爲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謝弼乞徵王暢李膺

建寧二年郎中東郡謝弼上封事曰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

魏高柔言公輔之臣國之棟梁

黃初四年以廷尉鍾繇爲太尉治書執法高柔代爲廷尉是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補起天聽光益大化文帝嘉納焉

吳不用張昭爲相而用顧雍

六年吳丞相北海孫邵卒初吳當置丞相衆議歸張昭吳王曰方今多事職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及邵卒百僚復舉昭吳王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以太常顧雍爲丞相平尚書事雍爲人寡言舉動時當吳王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吳王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及爲相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吳王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自非面見口未嘗言王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

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郎退告王王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

晉王戎為三公與時浮沈

元康七年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戎為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寀輕出游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

謝安比王導

太元四年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宋文帝時宰相無常官

元嘉三年以右衛將軍王華為中護軍侍中如故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上所親任與己相埒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故華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

梁徐勉周捨俱稱賢相

天監二年霄城文侯范雲卒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武帝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汝南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常留省內罕得休下

勉或時還宅羣犬驚吠每有表奏輒焚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諧終日不絕而竟不漏泄機事衆尤服之

唐世稱房杜為賢相

貞觀三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太宗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戴至德劉仁軌更日受牒訴

上元二年以戴至德為右僕射以劉仁軌為左僕射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為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之高宗聞深重之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

時人謂蘇味道為摸稜

聖曆元年以天官侍郎蘇味道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

朱敬則以用人爲先

久視四年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朱敬則以老疾致仕敬則爲相以用人爲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姚崇薦張柬之爲相

以元之爲靈武道安撫大使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僕射兼中書門下之職

神龍元年命右僕射豆盧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爲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爲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爲宰相矣

明皇不荅姚元之序進郎吏之請

開元元年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明皇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揔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省察明皇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明皇識人君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爲明皇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其略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舜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嘉納其言

姚崇爲救時之相盧懷慎爲伴食宰相

三年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産雖貴爲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明皇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鎭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

余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爲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盧懷慎薦宋璟等

四年黃門監盧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並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矜錄明皇深納之薨後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明皇恨不居姚崇于禁中

以尚書左丞源乾曜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姚崇無居第寓

居罔極寺以病痁謁告明皇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或稱旨明皇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旨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常謝實然每有大事明皇常令乾曜就寺問崇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明皇許之崇以四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明皇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

前稱房杜後稱姚宋

以刑部尚書宋璟紫微侍郎蘇頲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明皇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璟與蘇頲相得甚厚頲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頲為之助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然獻可替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明皇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李元紘杜暹議事多異同

初張説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為相用事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常讓事於説等唯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事多異同遂有隙更相奏列明皇不悦貶杜暹荊州長史李元紘曹州刺史罷乾曜兼侍中止為左丞相以宇文融為黃門侍郎裴光庭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遙領河西

明皇用韓休為社稷

二十一年裴光庭薨明皇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言休於明皇以休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明皇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明皇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明皇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韓休蕭嵩數爭論上前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於明皇前面折嵩短明皇頗不悦嵩因乞骸骨明皇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臣首領且不能保安能自遂因泣下明皇為之動容曰卿且歸朕徐思之嵩罷為左丞相休罷為工部尚書張九齡時居母喪起復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

李林甫結武惠妃為宰相

二十二年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明皇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明皇悦之時武惠妃

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諸子莫得爲比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惠妃德之陰爲內助由是擢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李林甫潛知上指勸幸西京

二十四年先是敕以來年二月二日行幸西京會宮中有怪明日明皇召宰相即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曰今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指二相退林甫獨留言於明皇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於農收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百司即日西行明皇悅從之

李林甫中傷張九齡

初明皇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明皇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爲明皇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是時明皇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林甫日夜短九齡於明皇明皇浸疎之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對中書侍郎嚴挺之讀伏臘爲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九齡與挺之善欲引以爲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爲人竟不之詣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爲之營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明皇謂宰相曰挺之爲罪人請屬所由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明皇曰雖離乃復有私於是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爲阿黨以耀卿爲左丞相九齡爲右丞相並罷政事貶挺之爲洺州刺史明皇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爲下邽令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既爲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明皇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陳希烈書名而已

天寶五載以門下侍郎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取媚於明皇李林甫以希烈爲明皇所愛且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陳希烈與李林甫爲敵

十一載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為相政事常隨林甫左
右晚節遂與林甫為敵林甫懼

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為相

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李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
泣辭明皇言必為林甫所害貴妃亦為之請明皇謂國忠曰
卿蹔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
憂懣不知所為巫言一見上可小愈明皇欲就視之左右固
諫明皇乃命林甫出庭中明皇登降聖閣遙望以紅巾招之
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國忠比至蜀明皇遣中使召還至昭
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
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流覆面明皇晚年自恃承平以

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
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
明以成其姦妒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
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
養成天下之亂而明皇不之寤也

顏真卿責元載

廣德元年車駕發陜州左丞顏真卿請代宗先謁陵廟然後
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
之

元載以貨結內侍

以苗晉卿為太保裴遵慶為太子少傅並罷政事[illegible]

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代
宗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代宗以是愈愛
之

真卿論元載專權

大曆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
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
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
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為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
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
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
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

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
所從來者漸矣昔林甫雖擅權群臣有不諮宰相輒奏事者
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
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
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別駕

魚朝恩講易譏宰相

國子監成釋奠魚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
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元載舉裴冕為相

四年以左僕射裴冕同平章事初元載為新平尉冕嘗薦之
故載舉以為相亦利其老病易制受命之際蹈舞仆地載趨

而扶之代爲謝詞十二月戊戌晃薨

楊綰爲相朝野相賀

十二年以太常卿楊綰爲中書侍郎禮部侍郎常袞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代宗悼楊綰之亡

代宗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薨代宗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

時人譏常袞堂封

元載王縉之爲相也代宗日賜以內厨御饌可食十人遂爲故事常袞與朱泚上言餐錢已多乞停賜饌許之袞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臣光曰君子恥食浮於人袞之辭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且貪祿者不猶愈乎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如袞者亦未可以深譏也

德宗貶常袞用崔祐甫

十四年常袞性剛急爲政苛細不合衆心會議群臣喪服袞以爲禮臣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猶三十六日高宗以來皆遵漢制及玄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今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袞不能堪乃上奏祐甫率情變禮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太重貶祐甫爲河南少尹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祐甫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德宗問卿向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德宗初即位以袞爲欺罔大駭百官衰絰序立於月華門有制貶袞爲潮州刺史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聞者震悚祐甫至昭應而還既而羣臣喪服竟用袞議

崔祐甫待王駕鶴李正已

以神策都知兵馬使右領軍大將軍王駕鶴爲東都園苑使以司農卿白琇珪代之更名志貞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詔下德宗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琇珪已視事矣李正已畏德宗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德宗悅從之正已大慚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楊炎喬琳並平章事

楊炎喬琳並同平章事德宗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

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德宗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
琳性粗率喜詼諧無它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德宗
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

盧杞出張鎰得專總朝政

建中三年德宗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
鎰忠直爲德宗所重欲出之於外己得專總朝政乃對曰朱
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鎭撫臣
請自行德宗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
所伏固惟陛下神筭德宗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
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德宗初即
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爲有貞觀之
風及盧杞爲相知德宗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德
宗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盧杞恐更立相分已權遂薦關播

盧杞秉政知德宗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權乃薦吏部侍郎
關播儒厚可以鎭風俗以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政事皆
決於杞播但斂衽無所可否德宗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
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
下端愨少言故相引至此曩者柰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
復敢言

袁高等切諫不宜復起盧杞爲郡

貞元元年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
入未幾德宗果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
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柰何遽遷
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
不下且奏杞極惡窮凶百辟疾之若讎六軍思食其肉何可
復用德宗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
失叙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貊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
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論奏德宗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
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
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德宗大怒
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
死爭之德宗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

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遂以杞爲澧州別駕使謂
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爲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
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
不逮也德宗悅杞竟卒於澧州

崔造奏罷諸使令宰相分判六曹

二年以劉滋崔造齊映並同平章事造少居上元與韓會盧
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德宗以造在
朝廷敢言故不次用之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
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
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令宰相分判
尚書六曹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

戶部工部又以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吉中孚判度支兩稅

貶齊映用柳渾

三年張延賞與齊映有隙映在諸相中頗稱敢言德宗浸不悅延賞因言映非宰相器貶夔州刺史柳渾同平章事韓滉性苛暴方爲德宗所任言無不從它相充位而已百官羣吏救過不贍渾雖爲滉所引薦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褊察爲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奈何榜吏於省中至有死者且作福作威豈人臣所宜滉愧爲之少霽威嚴

李泌與德宗約無害功臣及言宰相不可分職

以陝虢觀察使李泌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德宗謂泌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愼勿報仇有恩者朕

當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德宗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鎭之臣無不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德宗曰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德宗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德宗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李泌論盧杞姦邪

四年泌自陳衰老獨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聽其去乞更除一相德宗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德宗從容與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

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眞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禍不然亂何由弭德宗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它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德宗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麤傲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人怒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

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德宗曰惟卿則異彼三人者
朕言當卿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鄉
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
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無揚炎之陵傲朕問難往
復卿辭理不屈又無好勝之志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
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泌曰陛下所用相尚多今
皆不論何也德宗曰彼皆非所謂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
如玄宗時牛仙客陳希烈可以謂之相乎如肅宗代宗之任
卿雖不授其名乃眞相耳必以官至平章事爲相則王武俊
之徒皆相也

李泌薦竇參董晉

五年李泌屢乞更命相德宗欲用戶部侍郎班宏泌言宏雖
清強而性多凝滯乃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鹽鐵董晉方正
可處門下德宗皆以爲不可泌疾甚復薦二人遂以董晉竇
參並同平章事以班宏爲尚書依前度支轉運副使參爲人
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每奏事諸相出參獨居後以奏度
支事爲辭實專大政多引親黨置要地使爲耳目董晉充位
而已然晉爲人重愼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
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
道也三月甲辰李泌薨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爲世
所輕

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

九年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爲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遂奏請
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
日一易之

陸贄論裴延齡姦邪

十年陸贄以德宗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
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
日短贄於德宗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
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德宗由是
信延齡而不直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德宗怒形
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竟罷爲太子賓客

德宗不任宰相獨信裴延齡等六人

十二年德宗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
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
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
紹謹密無損益實狡險掊克執誼以文章與德宗唱和年二
十餘自右拾遺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恌躁尤爲德宗所親狎
德宗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
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王叔文叱直省

永貞元年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
骨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
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

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殺堂後主書滑渙

元和元年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

專恣請去之憲宗命宰相閤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其姦狀貶渙雷州司戶尋賜死籍没家財凡數千萬

李吉甫問人材於裴垍

二年以武元衡李吉甫並同平章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李吉甫密奏鄭絪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眞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憲宗召令還上黨從史託言就食邢洺不時奉詔久之乃還它日憲宗召李絳對於浴堂語之曰事有極異者朕比不欲言之朕與鄭絪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爲人臣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絪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憲宗曰吉甫密奏絳曰臣竊聞搢紳之論稱絪爲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謂陛下信讒也憲宗良久曰誠然絪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幾誤處分

憲宗推心委宰相

三年以裴垍同平章事憲宗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爲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

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憲宗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

李吉甫善逢迎而李絳鯁直

六年以李絳同平章事李吉甫爲相多修舊怨憲宗頗知之故擢絳爲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憲宗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李吉甫李絳議論不同

七年憲宗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

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憲宗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憲宗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它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憲宗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憲宗曰絳言是也吉甫

至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憲宗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憲宗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憲宗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憲宗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憲宗峻刑又數日憲宗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憲宗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柳宗元作梓人傳

十年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宗元善爲文嘗作梓人傳以爲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群木之材視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則獨名其功受祿三倍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

皇甫鎛程异爲相

淮西既平憲宗浸驕侈皇甫鎛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

之裴度崔群極陳其不可憲宗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爲相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聽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

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今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
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憲宗以度為朋黨不之省鎛
自知不為衆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内外官俸以助國
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時
内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鎛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
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鎛於上
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内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
服度言不可信憲宗以為然由是鎛益無所憚程异亦自知
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
禍

崔羣對憲宗以用人得失為理亂之分

十四年憲宗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對曰
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
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
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
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
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

中外切齒皇甫鎛

時鎛給邊軍賜與多不時得又所給多陳敗不可服用軍士
怨怒流言欲為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於憲宗憲宗
不信京師忷懼崔群具以中外人情上聞鎛密言於憲宗曰
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怨怒如此者由群鼓扇將以賣直歸怨
於上也憲宗以為然遂以群為湖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
於鎛矣

穆宗貶皇甫鎛市井相賀

十五年輟西宮朝臨集群臣於月華門外貶皇甫鎛為崖州
司戶市井皆相賀蕭俛與鎛皆同年進士穆宗欲誅鎛俛及
宦官救之故得免

牛僧孺作相

長慶三年牛僧孺素為穆宗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
公武為其父謀以財結中外及公武卒弘繼薨稚孫紹宗嗣
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
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

錢千萬不納穆宗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繆知人遂以
僧孺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
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已引僧
孺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韋處厚乞用裴度

四年敬宗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
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
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禀朝算管仲曰人離而聽之
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它術順人則理違人則
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
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臣與逢吉素無私

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群議耳敬
宗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
狀敬宗曰何至是耶李程亦勸敬宗加禮於度遂加度同平
章事

柳公權櫜鞬見牛僧孺

寶曆元年牛僧孺以敬宗荒淫嬖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
累表求出遂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
度牛僧孺過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服櫜鞬候於館
舍將佐諫曰襄陽地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
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裴度薦李德裕為相

大和三年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李宗閔有
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

裴度辭度支

路隋言於文宗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
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為不足法也文宗以為然於是裴
度辭度支文宗許之

詔裴度三五日一入中書

四年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遂以度為司徒平章軍國
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牛僧孺謂太平無象

六年文宗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
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
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
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
遂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
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
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大
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閽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藩鎮阻
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
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血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於里閭而
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
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時人謂鄭注朝夕為相

九年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
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遂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
欲使為相事竟寢

鄭覃楊嗣復爭論

開成四年文宗稱判度支杜悰之才楊嗣復李珏因請除悰
戶部尚書陳夷行曰恩旨當由上出自古失其國者未始不
由權在臣下也珏曰陛下嘗語臣云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
宰相又文宗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復言不宜使威權在下
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
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

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文宗遣中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遽爾覃起謝曰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而遽如是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出之始入朝鄭覃罷爲右僕射陳夷行罷爲吏部侍郎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李德裕論邪正

五年初武宗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至京師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德裕入謝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它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愼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兹事大誤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

武宗稱杜悰有宰相才

會昌四年武宗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敕悰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武宗覽表默然左右請并敕節度使同選武宗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不徇監軍意得大臣體眞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監軍勿復選以悰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及悰中謝武宗勞之

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韋澳願周墀無權

宣宗大中二年初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力少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周墀以直言入相

大中三年河東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鎭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爲讓議竟寢

墀又諫上開邊由是忤旨夏四月以墀爲東川節度使以御
史大夫崔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戶部魏扶
同平章事　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
亦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謝加檢校右僕射

馬植以交通宦官罷

大中四年以平章事馬植爲天平節度使宣宗之立也左軍
中尉馬元贄有力焉由是恩遇冠諸宦者植與之叙宗姓宣
宗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植服之以朝宣宗見而識之植
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侔下御史臺鞫之盡得
植與元贄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白敏中謂同列須白檢點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
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

內園使不避宰相

十年內園使李敬寔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宣宗責敬寔對
曰供奉官例不避宣宗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豈得私出而
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

魏謩綽有祖風

十一年以平章事魏謩充西川節度使謩爲相議事於宣宗
前它相或委曲規諷謩獨正言無所避宣宗每歎曰謩綽有
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爲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劉瑑欲循名責實

十二年以瑑同平章事瑑嘗與崔愼由議政於上前愼由曰惟
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
致中原丘墟今盛明之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
遽以品流爲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愼由無以對

王譜上疏願聽白敏中罷去

咸通元年白敏中三表辭位懿宗不許右補闕王譜上疏以
爲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
臥疾今四月矣陛下雖與它相坐語未嘗三刻天下之事陛
下嘗暇時之講論乎願聽敏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遂
貶譜爲陽翟令給事中鄭公輿封還貶譜敕書懿宗命宰相
議之宰相以爲譜侵敏中竟貶之

杜悰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

二年以杜悰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
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三相起避之西軒公慶出
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王監國奏
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良久曰
聖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
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
去悰復與兩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
參國政今主上新踐阼未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
爲先刑殺爲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
中尉樞密權重禁闈豈得不自憂乎悰受恩六朝所望致君

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黙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愳悚而退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爲它慮旣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開懿宗甚悅

路巖韋保衡爭權

十二年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勢傾天下旣而爭權浸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遂以巖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巖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

鄭畋盧攜爭議蠻事

乾符五年鄭畋盧攜議蠻事攜欲與之和親畋固爭以爲不可攜怒拂衣起袂罥硯墮地破之僖宗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海畋攜皆罷爲太子賓客分司以豆盧瑑爲兵部侍郎崔沆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

宰相行小惠

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自隨行施匄者每出襤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盧攜專制朝廷高下在心

廣明元年盧攜病風不能行謁告後入對敕勿拜遣二黃門掖之攜內挾田令孜外倚高駢僖宗寵遇甚厚由是專制朝政高下在心旣病精神不完事之可否決於親吏楊溫李脩貨賂公行豆盧瑑無它才專附會攜崔沆時有啓陳常爲所沮

歇後鄭五作相

乾寧元年以右散騎常侍鄭綮爲平章事綮好詼諧多爲歇後詩譏嘲時事昭宗以爲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爲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旣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

上思奇士用朱朴

三年昭宗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昭宗以爲然遂以朴爲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爲人庸鄙迂僻無它長制出中外大驚

韋貽範以非道取宰相

天復二年昭宗問韋貽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之不對昭宗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旣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若自不可必準故事怒目視之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

宦官薦姚洎爲相

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爲相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爲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

孫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昭宗亦白不許遂以中書舍人蘇檢爲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昭宗既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昭宗自用人協力爲檢遂用之

韓偓不肯入相

蘇檢數爲韓偓經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汚邪

崔胤外倚賊勢

三年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横克用曰胤爲人臣外倚賊勢内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侔則

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

柳璨傾巧輕佻

天祐二年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鎭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幷遠損譛於全忠故三人皆罷

楊涉以作相爲不幸

吏部侍郎楊涉同平章事涉爲人和厚恭謹聞當爲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爲汝累

楊凝式諫父涉爲傳國寶使

開平元年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太祖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冊使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

後唐宰相用霸府元僚

同光元年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大唐是爲莊宗以豆盧革盧程並同平章事豆盧革盧程皆輕淺無它能莊宗特以其衣

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

郭崇韜以勳臣爲宰相

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復加郭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内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議者以郭崇韜勲臣爲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或薦薛廷珪李琪嘗爲太祖冊禮使皆耆宿有文宜爲相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趙光胤廉潔方正自梁未亡北人皆稱其有宰相器豆盧革薦韋說諳練朝章遂以光胤與說並同平章事光胤性輕率喜自矜說謹重守常而已趙光逢自梁朝罷相杜門不交賓客光胤時往見之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任圜以天下爲己任

天成元年明宗以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同平章事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幸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爲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蕭希甫論豆盧革韋說

同平章事豆盧革韋說奏事於明宗前或時禮貌不盡恭百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子獨受實錢百官自五月給而革父子自正月給由是衆論沸騰說以孫爲子奏官受選人王傪賂除近官中旨以庫部郎中蕭希甫爲諫議大夫革說屢奏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說不忠前朝阿諛取容因誣革強奪民田縱田客殺人說奪鄰家井取宿藏物制貶革辰州刺史說溆州刺史賜希甫金帛擢爲散騎常侍

馮道崔協並相

二年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豆盧革韋說既得罪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崔協任圜李琪鄭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前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爲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明宗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者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明宗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循與重誨共事日短琪而譽協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同平章事

任圜安重誨爭論上前

任圜性剛急且恃與明宗有舊勇於敢爲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明宗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爲誰明宗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明宗愈不悅卒從重誨議圜因求罷三司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

范延光等求外補

長興四年秦王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明宗以爲見己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爲齊國公主復爲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勳舊迭爲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復召臣臣即至矣明宗乃許之以延壽爲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明宗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吾畜養汝輩何爲弘昭乃不敢言

置姓名於琉璃瓶以卜相

清泰元年劉昫與馮道昏姻昫性苛察李愚剛褊道既出鎮二人論議多不合由是動成忿爭至相詬罵各欲非時求見事多疑滯潞王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宜為相者皆以姚顗盧文紀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潞王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筯挾之首得文紀次得顗遂以文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南漢楊洞潛歎政亂謝病歸第

南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家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況昵群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

宰相奏嚴密事於便殿

二年潞王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獲對揚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數陳竊見前朝自上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側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於閤門奏牓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以馮道為司空

以馮道為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疑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後晉馮胤孫為相人目為三不開

天福元年三月丙午以馮胤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胤孫性謹懦中書多疑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為三不開謂口印門也

桑維翰勸高祖中國安

二年以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高祖推誠弃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中書知印止委上相

四年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高祖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高祖以為然道嘗稱疾求退高祖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群臣無與為比

南漢以趙光裔為相

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未嘗

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紓可以將
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啇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
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左丞禎為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

南唐宋齊丘求豫政事

七年南唐左丞相宋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
領尚書省乃罷侍中壽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中書門下省
以齊丘知尚書省事其三省事並取齊王璟參決齊丘視事
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
斬昌圖齊丘稱疾請罷省事從之

馮道依違兩可

開運元年太尉侍中馮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
謂齊王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
耳遂以道為匡國節度使兼侍中

契丹主稱馮道非多事者

十二年晉主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為宣徽北院
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
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為首相與景延廣實為此謀臣位
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
將送黃龍府

後漢高祖用蘇逢吉為相貪詐好殺

朝廷草創高祖悉以軍旅之事委楊邠郭威百司庶務委逢
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胸臆不拘舊制雖事無留滯而
用捨黜陟惟其所欲高祖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
公求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為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
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它事杖殺之

隱帝專用楊郭而分二相之權

乾祐元年蘇逢吉等為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國用
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為
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不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
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
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
天子取人言欲弃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
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怒以讓隱帝
曰國家勳舊之臣柰何聽人言而逐之隱帝曰此宰相所言
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為之它人無預罷濤政事勒
歸私第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
以明非隱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遂以
樞密使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
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為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
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隱帝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
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滞三
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
生常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彊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

介意既恨二蘇排己又以其除官太濫爲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楊邠求解樞密

三年楊邠求解樞密使隱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使吴虔裕在旁曰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爲之相公辭之是也隱帝聞之不悅以虔裕爲鄭州防禦使

史弘肇欲殺蘇逢吉

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手勢令史弘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劒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即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隱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虀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外官楊史固止之

郭威復竇貞固蘇禹珪故位猶拜馮道

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爲相值楊史弄權李業等作亂但以凝重處其間自全而已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周太祖用王峻范質李穀爲相

廣順元年以王峻爲左僕射范質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復以范質參知樞密院事初太祖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太祖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太祖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爲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辭氣忼慨善譬諭以開主意

李穀免朝參令視事

李穀足跌傷右臂在告月餘太祖以穀職業繁劇趣令入朝辭以未任趨拜詔免朝參但令視事

李穀以臂痛令刻名印用之

二年李穀以病臂久未愈三表辭位太祖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穀入見于金祥殿面陳悃款太祖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

命趣草王溥制

顯德元年太祖命趣草制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宣制畢左右以聞帝曰吾無恨矣

命李穀不拜

四年李穀扶疾入見世宗命不拜坐於御坐之側穀懇辭祿
位不許

竇儀上疏乞令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堪
爲宰相

竇儀上疏以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
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
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旣得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但思解密勿
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遥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
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
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朞歲之間察其職業若
果能其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
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世宗覽而善之

世宗不以魏仁浦無科第徑擢爲相

六年世宗欲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
爲相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爲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遂
以仁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仁浦雖處權要而能謙謹世
宗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
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爲忝

世宗以李濤輕薄詼諧王著嗜酒無檢不用爲相

世宗嘗問大臣可爲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世
宗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
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彦
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爲不殺必爲國患漢隱帝之
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
眞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世宗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
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詼諧不修邊幅與濟俱以文學著
名雖甚友愛而多諧浪無長幼體世宗以是薄之又以翰林
學士單父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以其嗜酒無檢而罷

三省門

唐以中書門下相檢察

正觀元年太宗謂黄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内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中書門下機要之司

二年太宗始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黄門侍郎駁正之太宗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弘道元年以劉仁軌為左僕射裴炎為中書令以劉景先為侍中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為司空房玄齡為僕射魏徵為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宋璟復正觀之制

開元五年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奏行之昭皇降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樞密使門

後晉劉處讓爲樞密使

天福三年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高祖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悦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高祖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高祖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以處讓爲樞密使

廢樞密以印付中書院

四年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高祖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遂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

給舍門

唐許孟容封還齊總詔

貞元十八年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判官齊總代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之詔擢總爲衢州刺史給事中長安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它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奬深駭羣情若總必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衆疑詔遂留中德宗召孟容慰奬之

李藩批敕

元和四年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相器憲宗擢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憲宗甚重之

段平仲請斬吐突承璀

五年吐突承璀自行營還復爲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閒二日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

嘉崔羣讜直

七年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崔群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憲

宗嘉群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群連署然後進之群
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
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憲宗乃從之

蕭倣封還李燧制書

大中十二年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爲嶺南節度使已命中
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宣宗方奏樂不暇別召中
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

御史門

東漢靈帝用桓典爲御史

光和五年桓典爲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爲之
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石虎用李巨而中外肅然

東晉成帝咸康五年趙主虎患貴戚豪恣乃擢殿中御史李
巨爲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
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東魏崔暹頗挾巧詐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東魏丞相歡入朝于鄴百官迎於紫陌
歡握崔暹手而勞之曰往日朝廷豈無法官莫肯糾劾中尉
盡心徇國不避豪彊遂使遠邇肅清衝鋒陷陳大有其人賜
暹良馬東魏主宴於華林園使歡擇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
降階跪曰唯暹一人可勸并請以臣所射賜物千段賜之然
暹中懷頗挾巧詐初魏高陽王斌有庶妹玉儀不爲其家所
齒高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有殊寵封琅邪公主澄謂崔季
舒曰崔暹必造直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澄不復假以
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澄問何用此爲暹悚然曰未
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
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可殺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陳徐陵奏彈安成王頊

天嘉六年安城王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恃

項勢爲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爲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文帝見陵章服嚴肅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項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項下殿文帝爲之免項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

唐杜淹心服封德彝之對

貞觀元年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太宗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擿疵纇太爲煩碎淹默然太宗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太宗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韋思謙劾奏褚遂良抑買譯語人地

永徽元年監察御史陽武韋思謙劾奏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地大理少卿張叡冊以爲准估無罪思謙奏曰估價之設備國家所須臣下交易豈得准估爲定叡冊舞文附下罔上罪當誅高宗遂左遷遂良爲同州刺史叡冊循州刺史思謙名仁約以字行

王義方對仗叱李義府

顯慶元年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高宗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鞫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高宗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漣水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高宗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高宗釋義府不問而謫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

狄仁傑劾奏韋弘機王本立

調露元年春正月己酉高宗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作宿羽高山上陽等宮制度壯麗上陽宮臨洛水爲長廊亘一里宮成高宗移御之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爲奢泰弘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請付法司高宗特原之仁傑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弃臣於無人之境爲忠貞將來之誡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郭霸嘗魏元忠糞

長壽元年寧陵丞廬江郭霸以諂諛干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

陽嶠不樂搏擊之任乃擢御史

長安四年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袁恕己共薦詹
事司直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
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
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先是李嶠崔玄暐
奏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
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請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
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

崔琬彈宗楚客紀處訥受戎狄貨賂

景龍三年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
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
罪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中宗竟不窮

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楊孚彈糾不避權貴

景雲元年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睿宗曰鷹
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
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

楊瑒廷奏李傑反爲崔日知所構

開元三年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
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
姦人得而恐愒則御史臺可廢矣明皇遽命傑視事如故貶
日知爲歙縣丞

長孫昕毆李傑

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長孫昕以細故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
四年春正月昕與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毆之傑上
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心冠冕被陵誠爲辱國明皇大
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仍以敕書慰傑曰昕等朕之密
戚不能訓導使陵犯衣冠雖寘以極刑未足謝罪卿宜以剛
腸疾惡勿以凶人介意

宇文融使御史彈劾事泄坐貶

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明皇始
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
皆怨苦之爲人疏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
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於明皇融疾

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
明日寅奏果入明皇怒融坐貶汝州刺史凡爲相百日而罷
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受杖于朝堂

二十五年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明
皇怒其命左右撲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
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

李勉彈管崇嗣背闕而坐

至德元載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
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
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

有司肅宗特原之勅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思得不阿附元載者遂用李栖筠爲大夫

大曆六年代宗益厭元載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趙計奏苗不損與縣令同不實皆坐貶

十二年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代宗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代宗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代宗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

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滉

崔遂入北軍巡囚受杖流竄

貞元十九年建中初敕京城諸使及府縣繫囚每季終奏御史巡按有冤濫者以聞近歲北軍移牒而已監察御史崔遂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引以入右神策軍軍使以下駭懼具奏其狀德宗怒杖遂四十流崖州

武元衡竇群不附王叔文之黨

永貞元年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爲御史元衡薄其爲人待之莽鹵元衡爲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爲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侍御史竇群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群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群素有彊直名止之

盧坦奏彈柳晟閻濟美違赦進奉

元和三年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憲宗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憲宗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盧坦揖退裴均歸位

以荊南節度使裴均爲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爲僕射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

李夷簡彈楊憑貪汙以謝晦不負楊憑薦爲御史

四年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爲江西觀察使貪汙僭侈貶憑臨賀尉憲宗命盡籍憑資產李絳諫曰舊制非反逆不籍其家憲宗乃止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爲厚矣無乃爲累乎晦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如明公它日爲讒人所逐晦敢自同

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溫造彈李祐違敕進馬而李祐膽落

長慶四年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爲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十匹敬宗却之侍御史溫造於閤內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南唐江文蔚彈馮延巳等坐貶

後晉天福十二年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曰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巳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群小諫爭者逐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巳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唐主以文蔚所言爲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

史官門

漢蔡邕願繼成漢史

初平三年董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晉孫盛作晉春秋

太和四年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書監太原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斑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桓玄自作起居注

元興三年桓玄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玄遍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玄留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與郭昶之守湓口玄於道自作起居注敘討劉裕事自謂經略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敗衄專思著述不暇與群下議時事起居注既成宣示遠近

北魏崔浩刊國史于石坐誅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主以崔浩監秘書事使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録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爲浩所寵信勸浩刊所譔國史于石以彰直筆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

爲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魏主以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魏主召高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爲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遂赦之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繁浩置檻內送城南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魏主既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宣城公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齊沈約撰宋書多載世祖太宗鄙事

永明十年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譔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武帝武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武帝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北齊魏收撰魏書時人謂之穢史

梁承聖三年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爲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盧潛奏收誣罔一代罪當誅盧斐頓丘李庶皆言魏史不直收啓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將爲刺客所殺齊主怒於是斐庶及王松年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斐庶死於獄

中潜亦坐繫獄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

唐太宗欲觀褚遂良起居注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太宗曰誠然

復令房元齡等撰次實録以聞

十七年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太宗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

史述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太宗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删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詔劉仁軌改修許敬宗所撰國史

咸亨四年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

吳兢不從張說之請

開元九年安州別駕劉子玄卒子玄即知幾也避明皇嫌名以字行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修史見之知兢所爲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乃兢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魏謩諫文宗觀起居注

開成四年文宗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文宗曰朕嘗觀之對曰此曏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文宗乃止

西漢張敞五日京兆

甘露元年楊惲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宣帝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成帝陽朔四年少府王駿爲京兆尹駿吉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唐許孟容肅清輦下

元和四年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憲宗憲宗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柳公綽杖殺神策軍將

十一年以給事中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憲宗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内左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韓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

長慶三年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薛元賞杖殺禁軍將

文宗大和八年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其黨詣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六一溪治鄭光莊吏

大中十年宣宗以京兆久不理以翰林學士韋澳為京兆尹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為閭里患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為京兆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為蠹得寬重辟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卿與痛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奉詔願聽臣且繫之俟徵租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朕為鄭光故撓卿法殊以為愧澳歸府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

郡守門

西漢何並代嚴詡剛柔不同

平帝元始三年潁川太守陵陽嚴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閤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為美俗使者徙隴西太守平陵何並為潁川太守並到郡捕鍾元弟威等皆殺之郡中震栗

潁川願借寇君一年

東漢建武八年光武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

唐馬周言內重外輕

貞觀十一年馬周上疏言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縣令門

東漢卓茂以禮教不以律治

建武元年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灋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

陳寔不禁民訟

威帝建和三年陳寔爲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

賈彪嚴養子之制

延熹九年賈彪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閒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

李君奭有異政

大中九年初宣宗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奬厲衆始知之

通鑑總類卷第七

通鑑總類卷第八

將帥門

吳起去魯歸魏

周威烈二十三年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齊女爲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爲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齊田單聽魯仲連之言遂克狄

赧王三十六年齊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蕢立則杖鍤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趙括讀父書不知合變遂爲秦所敗

五十五年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

二千人絶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絶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
道絶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
趙人乏食請粟于齊齊王弗許趙軍食絶四十六日皆内陰
相殺食急來攻秦壘括自出鋭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
敗

秦反間使趙殺李牧廢司馬尚遂破趙

始皇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内兵共伐趙
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牧及
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顔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趙
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葱
顔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
皆殺之還從太原上郡歸

漢蕭何薦韓信於高祖

元年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
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
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
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
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
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
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
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王曰吾爲公以爲將
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

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
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
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
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
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
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
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項王雖霸天下
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
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
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
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

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
散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
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
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晩遂聽信計

用故秦騎士李必駱甲爲校尉

二年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楚騎
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
駱甲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
左右善騎者傅之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
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
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

問魏王豹諸將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酈生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

韓信請兵擊燕趙齊以距楚

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擧燕趙東擊齊南絶

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漢王踞牀洗足見九江王

三年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

高祖縛韓信以歸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高祖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祖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高祖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高祖曰莫及也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擧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高祖曰爲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祖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高祖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爲或說信曰斬鍾離眛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高祖會諸侯於陳信持眛首謁高祖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祖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

韓信稱高祖不能將兵而善將將

高祖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高祖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高祖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高祖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高祖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鼂錯言安邊在良將

前十一年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馮唐諫文帝赦魏尚

十四年文帝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吾居代時吾尚
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唐對曰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爲將也文帝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
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文帝
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
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
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
之此非虛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
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
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
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

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
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文帝
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
尉

周亞夫眞將軍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衆
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
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
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
將軍次棘門以備胡文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
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
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
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文帝至又不得
入於是文帝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
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
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
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
禮而去旣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
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
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
乃拜周亞夫爲中尉

士卒樂李廣而苦程不識

元光元年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
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廣與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
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
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
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
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
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
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衛青爲大將不敢專殺於境外

元朔六年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
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幷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

餘漢兵且盡建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
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閎長史
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
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
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
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
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
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乃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
所建至武帝不誅贖爲庶人

羌豪聞趙充國爲將相責自悔

神爵元年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

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
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
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
請欲壹鬬而死可得邪

軍中號馮異爲大樹將軍

更始二年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
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
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
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光武不令賈復別將

建武元年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光武
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
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
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驩

光武督鄧禹進討

光武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
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
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

鄧禹威名稍損光武令馮異代之

二年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
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
能定光武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又詔徵鄧禹還曰慎

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
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鄧禹戰敗上司徒梁侯印綬

三年春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飢
卒徼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
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賊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
兵破也禹弘不從大戰移日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
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
上大司徒梁侯印綬詔還梁侯印綬以爲右將軍

光武稱馮異能奮翼澠池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

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埶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光武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荅大勳

吳漢裹創而起

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厀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

耿弇自請收上谷兵

耿弇從容言於光武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光武壯其意許之

光武以耿弇破張步功難於韓信

五年光武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眛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數曰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光武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祭征虜憂國奉公

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光武愍悼之尤甚後朝會光武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光武乃止

吳漢隱若一敵國

二十年廣平忠侯吳漢薨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光武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光武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脩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馬援稱男兒當馬革裹尸還葬

馬援自交阯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

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孟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是矣

馬援據鞍光武歎其矍鑠

二十四年武陵蠻寇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光武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光武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光武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

魏王操稱養呂布如養鷹

建安二年始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絶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

也如養鷹飢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五年振威將軍程昱以七百兵守鄄城曹操欲益昱兵二千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少兵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紹聞昱兵少果不往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矣

蜀張飛據水斷橋

十三年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横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

吳周泰戰如熊虎被創如刻畫

二十二年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大爲酣樂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輙記昔戰鬭處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鳴鼓角作鼓吹而出於是盛等乃服

魏王操戒夏侯淵爲將當有勇怯時

二十四年初夏侯淵戰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

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黄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

蜀主備歎子龍一身都爲膽也

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運米北山下黄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鬭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爲膽也

關羽張飛皆萬人敵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蜀諸葛亮七縱七禽

魏黃初六年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巂入斬雍闓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秖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晉羊祜務修德信以懷吳人

泰始八年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朱伺不言方略

永嘉元年西陽夷寇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

宋檀道濟唱籌量沙白服徐出

元嘉八年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檀公三十六策走爲上策

永泰元年王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爲上策計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濟避魏之語也

魏人服梁韋叡威名

天監五年豫州刺史韋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籬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

北魏路思令論將帥不得其人

梁大通元年梁右民郎陽平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不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爲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衒衣跨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鋭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彊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勵萬鈞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

東魏侯景將兵十萬專制河南

中大同元年東魏司徒河南大將軍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

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筭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勢何所至景嘗言於丞相歡願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己之半體

侯景懼慕容紹宗

太清元年東魏侯景叛大將軍澄使高岳救彭城欲以潘樂爲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遂以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兒何能爲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爲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

陳宣帝用吳明徹裴忌伐齊

太建五年宣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宣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衆議以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遂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

吳明徹破齊壽陽

吳明徹攻壽陽齊行臺右僕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

吾知其不敢戰明矣遂躬擐甲冑四面疾攻一鼓拔之宣帝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命明徹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宣帝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

突厥懼隋將史萬歲而遁

開皇二十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

賀若弼自許爲大將

仁壽二年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鬭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

唐李靖蕭輔之膏肓

高祖武德七年江南皆平以李孝恭爲東南道行臺右僕射李靖爲兵部尚書頃之廢行臺以孝恭爲揚州大都督靖爲府長史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之膏肓也

侯君集破高昌私取珍寶

太宗貞觀十四年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爲盜竊君集不能禁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爲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挂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

太宗論名將

十八年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

道宗擊高麗清道以待乘輿

十九年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爲衆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爲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

薛仁貴三箭定天山

高宗龍朔二年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聞唐兵將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

李勣善爲將

總章二年勣爲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李勣用兵以救人死

勣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爲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之十七八爲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突厥見薛仁貴面相顧失色

永淳元年突厥餘黨元珍等入寇并州都督薛仁貴將兵擊元珍於雲州虜問唐大將爲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

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給我仁貴免冑示之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

薛訥白衣攝軍擊吐蕃

元宗開元二年吐蕃將帥衆十萬寇臨洮命薛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帥兵擊之

王忠嗣鎮方面以安邊爲務

天寶四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有漆弓百五十斤常貯之槖中以示不用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

諜人伺其閒隙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郭子儀斬王甫

代宗廣德元年王甫自稱京兆尹聚衆二千餘人署置官屬暴横長安中郭子儀至滻水西甫按兵不出或謂子儀城不可入子儀不聽引三十騎徐進使人傳呼召甫甫失據出迎拜伏子儀斬之京畿遂安

李光弼與郭子儀齊名

二年李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

郭子儀奏除一屬吏不報

大曆十年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相謂曰以令公勳德奏一屬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子儀聞之謂僚佐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它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李懷光殺史抗等

大曆十四年節度使李懷光既代郭子儀邠府宿將史抗等功名素出懷光右皆怏怏不服懷光發兵防秋屯長武城軍期進退不時應令監軍翟文秀勸懷光奏令宿衛懷光遣之

既離營使人追捕誣以它罪且曰黃萯之敗職爾之由盡殺之

楊惠元戍關東不受宴勞

德宗建中二年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將士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爲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缾罌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

郭子儀身爲天下安危

子儀爲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

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衆

李抱眞馬燧不協

三年初李抱眞為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眞欲殺懷州刺史楊鉥鉥奔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眞怒及同討田悅數以事相恨望二人屢隙遂深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德宗數遣中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眞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餘賊未除宜相與戮力乃分兵自守其地我寧得獨戰邪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眞壘相與釋憾結歡

李晟以忠義感激將帥

德宗興元元年晟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

天生李晟為社稷

李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晟在渭橋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熒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曏非相拒也吾聞五星贏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

陸贄論機失於遙制

貞元九年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如風飆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

杜黃裳請討劉闢

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憲宗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憲宗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戇書生

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闕必可擒憲宗從之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憲宗與杜黄裳論及藩鎭黄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擧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鎭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憲宗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黄裳啓之也

杜黄裳指授高崇文方略

杜黄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澭黄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憲宗目黄裳曰卿之功也

白居易論中使監軍之弊

元和四年王承宗反憲宗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陛下念承璀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何不忍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上不聽諫官御史爭極言其不可上不

[illegible]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

李愬用賊將丁士良

十二年李愬謀襲蔡州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命釋其縛署爲捉生將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一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士良擒光洽以歸

李愬用賊將李祐

十二年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發騎掩之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曏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屛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illegible]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

李愬以往亡日攻吳房

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

李愬擒吳元濟

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

李愬迎裴度

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度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李愬對諸將之問

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眾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眾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眾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段凝監軍將帥憤怨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又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眾議詾詾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耶梁主皆不聽

王晏球以私財饗士

天成四年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

城未嘗戮一卒安球入朝明宗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

楊思恭督戰敗績

後晉齊王開運二年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何敬洙為招討使攻建州白崇安進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唐人不敢逼思恭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祖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

杜威以貴戚為將不習軍事

三年杜威雖以貴戚為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轉運使李穀說威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軍中恟懼

杜威降契丹

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恒州五里守此何為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不許清獨帥麾下陷陳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契丹遂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絶軍中食且盡杜威遂降契丹

後漢史弘肇御衆嚴整

天福十二年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高祖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令奇乃降弘肇為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撾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

趙季札備邊敗績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帝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帝納其言蜀主聞之遣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略自任使還奏稱韓繼勳王萬迪非將帥才不足以禦大敵蜀主問誰可往者季札自請行以季札為雄武監軍

使仍以牙衛精兵千人爲之部曲蜀趙季札至德陽聞周師
入境懼不敢進上書求解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及妓妾西
歸單騎馳入成都衆以爲奔敗莫不震恐蜀主問以機事皆
不能對蜀主怒繫之御史臺

王溥善擇帥

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節度使向訓上命訓與節度
使王景等出兵自散關趣秦州百官入賀帝舉酒屬王溥曰
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

張瓊破骨取矢

三年　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
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死而復蘇
鏃著骨不可出瓊飮酒一大巵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
色自若

諸將非大功無得典兵

四年蜀人多言李廷珪爲將敗覆不應復典兵李太后以典
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
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
昭遠出於廝養伊審徵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素不
習兵徒以舊恩寘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
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
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

晉杜預身不跨馬而善用兵

世祖太康元年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
莫及

陸機與惠帝戰大敗

太安二年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大將軍穎與顒共攻
乂惠帝詔曰顒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帥六軍以誅姦
逆其以乂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穎引兵屯朝歌
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將軍督王粹等衆二十餘萬南向洛
陽機以羇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
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
兩端適所以速禍也遂行太尉乂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機
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爲之不流

孟玖譖陸機

初宦人孟玖有寵於穎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陸雲固執不
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弟超將鐵騎百
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孫拯勸機
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
持兩端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敗沒玖
疑機殺之譖之於穎曰機有貳心於長沙穎大怒使牽秀將兵
收機參軍事王彰諫曰今日之舉强弱異勢庸人猶知必克
況機之明達乎但機吳人殿下用之太過北土舊將皆疾之

耳與小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為所斬頭既
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機弟雲耽及孫
拯皆下獄穎惻然有宥雲之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耽夷
機三族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
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
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
誣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獄吏詐為拯辭穎既殺機意
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姦遂
夷拯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
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
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

唐柳公綽自請討蔡

十年憲宗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
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
行許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
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士卒之妻曰中丞為我治家我何
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
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
何足惜也竟殺之

不意頗牧近在禁廷

大中六年党項復擾邊宣宗欲擇可為邠寧帥者而難其
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諴論邊事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
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為朕行乎諴欣然
奉命

才兼文武門

晋劉淵才兼文武

咸寧五年單于豹子淵幼而儁異博習經史嘗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武帝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憙憙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

傅永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

齊明帝建武四年傅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唯傅脩期耳

唐裴行儉文武兼資

調露元年高宗宴裴行儉謂之曰卿有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乃除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

婁師德有文武材

永淳元年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為比部員外郎河源軍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

主兵者必聖賢材能

文宗大和七年杜牧又注孫子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縱者人也獲兎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者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省官門

東漢光武并省四百餘縣

建武六年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隷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晉傅咸荀勗議省官

武帝咸寧五年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以爲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諸所廩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壹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唐韋玢奏沙汰郎官

元宗開元三年尚書左丞韋玢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它官玢尋出爲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怠及不稱職玢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玢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爲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乃除冀州刺史

德宗大省州縣官員

貞元三年大省州縣官員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

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德宗曰置吏以爲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爲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閤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詔先所減官並宜復故

李吉甫請敕有司詳定廢置

憲宗元和六年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爲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

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

李吉甫請量定俸給

吉甫又言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職田禄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人小刺史皆千緡常袞爲相始立限約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等同詳定

吏部奏併省內外官

吏部奏準敕併省內外官計八百八員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

後漢楊邠奏前資官分居兩京

隱帝乾祐二年楊邠奏諸前資官喜搖動流言宜悉遣詣京師既而四方雲集日遮宰相馬求官邠復奏前資官宜分居兩京以俟有闕而補之漂泊失所者甚衆邠又奏行道往來者皆給過所既而官司塡咽民情大擾乃止

李德裕請省事不如省官

李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奏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

信任門

東漢光武詔馮異毋嫌疑

建武五年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光武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吾與將軍如左右手

八年竇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蜀漢主戒太子敬丞相

魏文帝黃初四年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爲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漢主又爲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吳王有書皆示陸遜

五年吳蜀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輒連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之

晋元帝命王導升牀共坐

建武元年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元帝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孔坦諫成帝委政王導

咸康元年司徒導以羸疾不堪朝會成帝幸其府與群臣宴于內室拜導并拜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表切諫以為帝初加元服動宜顧禮帝從之坦又以帝委政於導從容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導聞而惡之

苻堅斬樊世用王猛

穆帝升平二年秦王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勳舊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肅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群臣見猛皆屏息

君臣莫敢毀王猛

三年秦王堅以王猛為司隸校尉居中宿衛猛上疏辭讓因薦散騎常侍陽平公融光祿散騎任群處士朱彤自代堅不許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群臣莫敢復言

苻堅親王猛踰骨肉

文帝咸安元年秦車騎大將軍王猛以六州任重言於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以悉授殿別請一州自效堅報曰朕之於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為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為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

劉裕委鎮惡以關中又留田子制之

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之克長安也王鎮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留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鬭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鄗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北魏李沖忠勤明斷

永明九年魏主更定律令於東明觀親決疑獄命李沖議之……李沖忠勤明斷加以慎密

而卑恭愛情義無間舊臣貴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

薛聰諫事多聽允

明帝建武二年魏高祖時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彊禦帝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曰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况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帝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委聰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帶直閤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

魏主素知李崇不爲反間

梁天監十二年李崇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

不推破擊敵謂之臥虎武帝屢設反間以疑之又授崇萬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隋文帝不聽御史劾蘇威

陳太建十三年隋侍御史梁毗以蘇威兼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文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何遽迫之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

唐高祖委任裴寂蕭瑀

武德元年上待裴寂特厚羣臣無與爲比賞賜服玩不可勝紀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臥內言無不從稱爲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衆終不自理

太宗不信讒言害忠良

三年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左僕射屈突通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爲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

人主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

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擁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魏徵疏言信小臣疑大臣

十四年魏徵上疏以爲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

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偽成俗矣 上納之

太宗不聽蕭瑀毀房元齡

二十年宋公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甞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太宗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

斬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

永徽元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无忌謀反高宗立命斬之无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高宗亦尊禮一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天后信重狄仁傑

久視元年太后信重內史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仁傑屢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耶

明皇以政事委李林甫

天寶三載明皇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明皇不悅

武宗不許李德裕求去

會昌三年李德裕乞退就閑局武宗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西漢黃霸不欲數易長吏

宣帝元康元年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王嘉言數易之弊

哀帝建平三年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

東漢朱浮言守宰數易

建武六年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至長子孫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三年為小滿

齊武帝永明元年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為斷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詔自今一以小滿為限

唐選臺閣分典大州

則天長安三年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炅不重内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寔由於此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韋嗣立及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制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嗣立爲汴州刺史其後政迹可稱者唯常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鍠而已

京官刺史出入常均

元宗開元二年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恒式

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四年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爲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訪使元宗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爲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楊州采訪使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行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源乾曜請其子外任

七年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沉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人元宗從之因下制稱乾曜之公命文武官効之於是出者百餘人

自選有聲望者爲刺史

十三年元宗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寇泚等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内坊歌妓上自書十韻詩命將軍高力士賜之

楊承令不欲外補

汾州刺史楊承令不欲外補意快快自言吾出守有由元宗聞之怒貶睦州別駕

楊綰奏加京官俸

代宗大暦十二年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及載誅綰常袞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

同官門

唐狄仁傑請代鄭崇質使絕域

儀鳳元年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杜肅告張德屠殺

長壽元年五月禁天下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沈行思擊同列陳環

後梁開平四年吳越王鏐之巡湖州也留沈行思爲巡檢使與盛師友俱歸行思謂同列陳環曰王若以師友爲刺史何以處我時環已得鏐密旨遣行思詣府乃紿之曰何不自詣王所論之行思從之既至數日環送其家亦至行思恨環賣己鏐自衣錦軍歸將吏迎謁行思取鍛鎚擊環殺之因詣鏐與師友論功奪左右槊欲刺師友衆執之鏐斬行思以師友爲婺州刺史

僚屬門

晉郗超王珣能令桓溫喜怒

興寧元年桓溫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爲長史又以郗超爲參軍王珣爲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溫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珣與謝玄皆爲溫掾溫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劉裕命謝晦爲參軍

義熙七年劉裕以劉穆之爲太尉司馬裕問穆之曰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者穆之舉參軍謝晦裕即命爲參軍裕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於車中一覽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辨曾無違謬裕由是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晦美風姿善言笑博贍多通裕深加賞愛

宋謝述惟勸義康退

元嘉十七年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文帝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典籤權重刺史

孝建三年以[illegible]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

直叙所掌之事皆典籤以主之宋世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典籤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刺史不得專其職任及宗愨為豫州臨安吳喜為典籤愨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愨大怒曰宗愨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

齊建武元年初諸王出閤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閑語訪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大為姦利武陵王曄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相誣毀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荅典籤不在不敢與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明帝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郭子儀貶高郢僚佐多求去

大曆十三年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率謂其以武人輕已銜之孔目官吳曜為子儀所任因而構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猗氏丞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之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鄭從讜自擇參佐人謂小朝廷

廣明元年以鄭從讜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康傳圭既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使自擇參佐從讜奏以長安令王調為副使前史館修撰劉崇龜為節度判官趙崇為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為推官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

李克用以使引咨幕府

天復二年克用以使引咨幕府曰不貯軍食何以聚衆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衆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聚斂寧有盗臣苛政如有猛虎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齊庫既焚晏嬰入賀又曰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改作何如仍舊[illegible]數百事朱温王珂變法如麻一

朝除成中山成并不成叛州兵并于河南府則可以取

同年門

唐李絳對憲宗同年之問

元和七年以京兆尹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李絳惡義方為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憲宗曰朕諳李絳不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憲宗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憲宗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

皇甫鎛引令狐楚為相

十四年以河陽節度使令狐楚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為相

通鑑總類卷第八

通鑑總類卷第九

諫諍門

魏任座之言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

秦趙良諫商君之治秦

王三十一年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爲相十年人多怨之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其爲相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其從政也凌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

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漢樊噲說沛公還軍霸上

高帝元年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張良諫漢王立六國之後

三年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良曰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

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
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乎
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
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
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為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
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
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
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
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
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

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賈山言治亂之道

文帝二年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
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
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
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
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

文帝止輦受言

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
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

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擥轡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
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
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文帝乃止文帝所幸慎夫人在禁
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文
帝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
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陛下獨不見人彘乎
於是文帝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文帝詔除誹謗訞言之罪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
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
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魏相乞賞韓義子以旌諫臣

元鳳元年文學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
爭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
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

宣帝出諫官以補郡吏

元康元年宣帝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
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之不究
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
其本者也宣帝廼徵望之入守少府

貢禹勸元帝節儉

初元元年元帝素聞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

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元帝數虛己問以政事禹奏
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它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
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廄馬百餘匹後世爭為奢侈
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
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
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
費數鉅萬廄馬食粟將萬匹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
以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
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
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
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

女外多曠夫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
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辜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
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
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廄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
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以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
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
已也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
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
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
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
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

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
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薛廣德諫元帝御樓船

永光元年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
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
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說先敺光祿大
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
史大夫言可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劉輔諫立趙倢伃

永始元年成帝欲立趙倢伃為皇后諫大夫劉輔上書言昔
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

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雖夙夜自
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
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
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
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天人之
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成帝使
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
慶忌等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
其言必有卑詭切至當聖心者旬月之閒收下祕獄臣等愚
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
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

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陛下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鋭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成帝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

谷永言事有内應

二年谷永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成帝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

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別黽勉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費擬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流散死食餓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成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成帝納用之永自知有内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荅禮至上此對成帝大怒

孔光所言輒削草稿

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成帝有所問據經灋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如是

師丹以奏事漏泄獲罪

建平元年師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哀帝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哀帝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内未見其大過事既以往免爵大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爵邑

使奉朝請唯陛下裁覽見哀臣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

鮑宣上書論七亡七死

四年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

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

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宣語雖刻切哀帝以宣名儒優容之

申屠剛謂忠言至諫希得用

建武五年申屠剛諫隗囂曰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

鍾離意獨敢諫諍

永平三年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明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上疏曰陛下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爲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明帝雖不時能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

陳蕃諫桓帝遊獵

延熹六年桓帝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戹哉田野

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納

劉瑜説桓帝開廣諫道

八年太尉楊秉薨秉爲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當比肩裂土競立胤嗣繼體傳爵又嬖女充積冗食空宮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輙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

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惟陛下開廣諫道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詔特召瑜問災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拜爲議郎

魏辛毗引裾諫徙士卒

黄初元年文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天旱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文帝知其欲諫作色以待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文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也文帝曰吾不與卿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文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文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文帝乃徙其半文帝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文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

吳張紘臨困留牋

太和三年吳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黜陟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省書爲之流涕

陳羣每上封事輙削其草

青龍四年潁陰靖侯陳羣卒羣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輙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晉武帝不罪忠讜之言

泰始八年武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武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武帝曰忠讜之言唯患不聞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漢劉殷不犯顏忤旨

永嘉六年漢大昌文獻公劉殷卒殷爲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爲聰敷暢條理商榷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官至侍中太保錄尚書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

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自終

陳元達諫劉聰起䳍儀殿

建興元年漢主聰立貴嬪劉娥爲皇后爲之起䳍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爲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失德大漢受之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是以光文皇帝身衣大布居無重茵后妃不衣錦綺乘輿馬不食粟愛民故也陛下踐阼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餽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爲民父母之意乎今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劉琨窺窬肘腋石勒曹嶷貢稟漸疎陛下釋此不憂乃更爲中宮作殿豈目前之所急乎昔太宗居治安之世粟帛流衍猶愛百金之費息露臺之役陛下承荒亂之餘所有之地不過太宗之二郡戰守之備非特匈奴南越而已而宮室之侈乃至於此臣所以不敢不冒死而言也聰大怒曰朕爲天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乃敢妄言沮衆不殺此鼠子朕殿不成命左右曳出斬之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要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顗等叩頭出血曰元達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等竊祿偷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今所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臣諫諍而斬列卿其如後世何聰默然劉后聞之密敕

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壹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以塞陛下之過聰覽之變色任顗等叩頭流涕不已聰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劉氏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賜顗等穀帛各有差更命逍遙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愧賢堂聰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陳元達諫劉聰立三后

建興三年漢主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立月光爲上皇后劉貴妃爲左皇后月華爲右皇后左司隷陳元達極諫以爲並立三后非禮也聰不悅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崇實奪其權於是太尉范隆等皆請以位讓元達聰乃復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月光有穢行元達奏之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聰恨元達

河間王易極諫劉聰

四年漢主聰出臨上秋閣命收陳休卜崇及綦毋達公師彧王琰田歆朱諧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

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免幹爲庶人太宰河間王易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爲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爲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賢愚傷懼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爲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爲援得盡諫爭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

前趙游子遠在幽囚不忘諫爭

東晉太興三年趙將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皆伏誅趙主曜囚徐彭等三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不宜多殺爭之叩頭流血曜怒以爲助逆而囚之盡殺徐彭等戶諸市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衆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爲主自稱大秦改元曰平趙四山氐羌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曜手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中山王雅郭汜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爭忠之至也陛下縱不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將皆捨陛下

而去陛下誰與居乎曜意解乃赦之

苻秦王洛諫畋獵

咸安元年秦王堅如鄴獵于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陛下爲生所繫今久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奈太后天下何堅爲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非急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

宋扶令育上表被誅

元嘉十八年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

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爲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爲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爲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

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北魏古弼以奏事不聽擊劉樹

二十一年魏太子始總百揆命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古弼爲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世祖欲奏其事世祖方與給事中劉樹圍碁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掣下牀摶其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容捨碁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世祖皆可其奏弼曰爲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世祖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

高允皆面陳其事

大明二年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

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周朗以言事切直見殺

四年前廬陵內史周朗言事切直孝武帝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

沈懷文數以直忤旨

六年初侍中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孝武帝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相與諫會召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彧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孝武帝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何以恒知人事每孝武帝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孝武帝謂故欲異己謝莊嘗戒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孝武帝乃出懷文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領廣陵太守懷文猶未發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孝武帝聞之大怒收付廷尉賜懷文死

明帝每優容虞愿

泰始七年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明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明帝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明帝好圍棊棊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棊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明帝終不悟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明帝雖怒甚以愿王國舊臣每優容之

北魏高祖導羣臣使諫

齊建武二年魏高祖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

范雲諫梁公納東昏余妃

梁天監元年梁公蕭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爲言梁公未之從雲與侍中領軍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内想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爲累乎王茂起拜曰范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此梁公默然雲

即請以余氏賚王茂梁公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

江子四極言政治得失

大同二年尚書右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宜速詳啓

西魏置紙筆以求得失

五年魏置紙筆於陽武門外以求得失

北齊永安王浚以忠諫被囚

陳永定元年齊顯祖之爲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浚偕見世宗顯祖有時涕出浚責顯祖左右曰何不爲二兄拭鼻顯祖心

衛之及即位浚爲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顯祖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或密以白顯祖顯祖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顯祖裸裎爲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顯祖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顯祖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顯祖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顯祖遣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寘於北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

北周樂運陳宣帝八失

陳太建十一年周宣帝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宣帝八失其一以爲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衆共之其二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爲朴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杜獻替之路其八玄象垂誡不能諮諏善道脩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宣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内史中大夫元巖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

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宣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爲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隋劉行本諫文帝笞郎官

十三年隋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文帝不顧行本於是正當文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文帝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隋煬帝性不喜人諫

大業九年煬帝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

蘇威言盜賊獲罪

十二年煬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煬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煬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煬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煬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煬帝益怒頃之煬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煬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

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煬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煬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煬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爲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煬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幷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煬帝殺諫臣

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右候衛大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煬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煬帝意甚堅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煬帝幸江都命越王侗等摠留後事煬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煬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

唐孫伏伽上表諫高祖

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朞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愼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鶵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閒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愼之高祖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高祖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

二年高祖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臣之敬極歡而罷

蘇世長以直而多詐

四年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高祖顧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爲邪高祖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

與王之所爲故也若陛下爲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之

張蘊古上大寶箴

九年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太宗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裴矩諫太宗殺受賂之吏

太宗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太宗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太宗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太宗命諫官隨三品入閤

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太宗延見京官問政事得失

太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曏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太宗與聞規諫

太宗神采英毅群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

孫伏伽諫太宗騎射

太宗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爲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爲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年爲諸王時所爲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爲陛下不取太宗悅未幾以伏伽爲諫議大夫

太宗霽威納諫

二年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太宗怒甚徵神色不移太宗亦爲之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太宗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太宗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太宗嘗

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鷂竟死懷中

太宗以納諫爲難

太宗嘗閒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太宗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太宗悅即出之還其親族太宗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太宗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太宗怒曰朕置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爲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太宗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不盡言也

太宗責執政亦受人諫

五年太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長孫皇后賞魏徵直諫

六年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太宗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疏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乃悅

魏徵不肯面從而復諫

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魏徵請借辭色以來諫

七年太宗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太宗由是接群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魏徵諫治皇甫德參謗訕之罪

八年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太宗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

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太宗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絹二十匹佗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太宗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太宗聽諫不逮貞觀之初

十二年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太宗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太宗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太宗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太宗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太宗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魏徵勸太宗虛心采納

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太宗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爲此也

太宗令魏徵封狀以進

十六年特進魏徵有疾太宗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

褚遂良謂忠臣愛君諫其漸

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太宗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

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太宗欲自聞其失

十八年太宗幸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无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

敭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荅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高宗謂蕭鈞真諫議

永徽二年左武候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物高宗以引駕職在糾繩乃自爲盜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灋不至死高宗乃免文操死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高宗求諫竟無諫者

麟德二年高宗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群臣無得而諫

李善感進諫天下謂鳳鳴朝陽

永淳元年高宗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已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爲憂高宗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無敢逆

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陳子昂勸天后順天意省刑

永昌元年右衛胄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爲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僚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

李景伯眞諫官

景龍三年中宗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爲樂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麞左金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惲獨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中宗許之山惲乃歌鹿鳴蟋蟀明日中宗賜山惲敕嘉美其意賜時服一襲中宗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辭衆皆爲諂語或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蕭至忠曰此眞諫官也

李林甫指立仗馬以杜諫言

開元二十四年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爲下邽令自是諫爭路絕矣

肅宗開諫諍之塗

至德元載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陸贄疏勸德宗接下從諫

建中四年德宗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曏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

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閒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又曰昔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詶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

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訐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德宗頗采用其言

陸贄數直諫忤上意

興元元年陸贄在翰林爲德宗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德宗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内相德宗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德宗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德宗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

直諫迕上意盧杞雖貶官德宗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德宗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陽城辨陸贄裴延齡忠佞

貞元十一年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李充張滂李銛黨於贄貶贄爲忠州別駕充等爲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德宗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宗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德宗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嘗疏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德宗以爲妄不之省

元稹上疏論諫職

元和元年以元稹爲右拾遺稹上疏論諫職以爲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爲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賓於其位而屏棄疎賤之哉頃之復上疏以爲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主苟受而

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
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尚拒而
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
矣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政
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
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
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已周歲未
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
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
官尚爾況疏遠之臣乎此蓋群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次
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憲宗頗嘉納其言

時召見之

李絳諫憲宗欲罪諫官

二年憲宗又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
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
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
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
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
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憲宗善其言而止

憲宗戒宰相當十論

憲宗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
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憲宗厚李絳必諫且罷獵

五年憲宗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
不如且止

憲宗謂李絳真忠臣

翰林學士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憲宗作色曰
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
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
憲宗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
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

武儒衡言皇甫鎛

十四年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陰擠之詔度

河東節度使皇甫鎛專以掊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
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憲宗憲宗曰卿以儒衡上疏
將報怨邪鎛乃不敢言

柳公權以筆諫

十五年穆宗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公權為
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穆宗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
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穆宗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穆宗許諫官入閤論事

羣臣入閤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
多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
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

而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爲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閑中論事者穆宗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穆宗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

韋處厚諫敬宗遊宴

長慶四年翰林學士韋處厚諫敬宗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敬宗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獨孤朗等論王播姦邪

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復領利權諫議大夫獨孤朗

張仲方起居郎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請開延英論其奸邪敬宗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即日除劉栖楚諫議大夫

張權輿諫敬宗幸驪山

寶曆元年敬宗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敬宗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遂幸温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魏謩以盡言不忝厥祖

開成元年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文宗取之入宮右拾遺魏謩上疏以爲陛下不邇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文宗即出孝本女擢謩爲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宗枝髫亂孤露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辭以賞之謩徵之五世孫也

柳公權有諍臣風采

二年文宗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文宗舉衫袖示之

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文宗之儉德公權獨無言文宗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文宗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以公權爲諫議大夫

柳公權諫納郭旼二女

三年文宗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外間頗以爲疑文宗曰旼尚父之姪太后叔父在官無過自金吾作小鎭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爲節度使世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文宗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聞不知皆云旼納女後宮故得方鎭文宗俛首良久

曰然則柰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道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
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遂歸家

高少逸等諫武宗校獵

會昌二年武宗幸涇陽校獵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於閤中
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武
宗改容謝之

宣宗謂諫官要在舉職

大中八年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員請更增補宣宗曰諫
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
聞所不聞足矣久之叢自司勳員外郎出爲睦州刺史入謝
宣宗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宣宗遽
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
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爲榮

宣宗樂聞規諫

十一年宣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宣宗爲之止宣宗
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駮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
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懿宗不從諫言改敕命

咸通四年敕以閤門使吳德應等爲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
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懿宗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
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封之太
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自古明君所尚者

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
何爲不可弗聽

侯昌業以上疏極諫被誅

廣明元年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僖宗不親政事
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
上疏極諫僖宗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張道古上疏得貶

乾寧四年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
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爲
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
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
姦臣所弄終爲賊臣所有也昭宗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
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後唐趙遠諫秦王從榮

長興四年初秦王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諫曰
大王地居上嗣當勤修令德柰何所爲如是勿謂父子至親
爲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爲涇州判官及
從榮敗遠以是知名

閩葉翹因諫女寵被黜責

清泰二年閩主昶以永泰葉翹爲內宣徽使參政事翹博學
質直閩惠宗擢爲福王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
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

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故令不善公當極言柰何弃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鶯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柰何以新愛而弃之昶不悅由是疎之未幾復上書言事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

後晉薛融諫修洛陽宮

天福三年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

於漢文之露臺況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高祖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閩黃諷不肯以直諫被杖

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為民

陳光逸以死諫閩主

八年初閩主曦侍康宗宴會新羅獻寶劍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群臣復有獻劒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陳[illegible]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縣[illegible]久之乃絕

南唐蕭儼以諫諍得罪

開運元年唐主欲傳位於齊燕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求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疎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群臣謝絕臣老矣不復得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眾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

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唐主怒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它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慙懼遽罷之

後周世宗詔羣臣極言得失

顯德二年詔羣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蜀主貶章九齡毀斥大臣

五年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奸佞在朝蜀主問奸佞為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以九齡為毀斥

大臣聚維州錄事參軍

李起不能愼默

六年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鎭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以厚祿優之耳起性婞直李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愼默當爲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耳

諂諛門

衛子思言君闇臣諂

周安王二十五年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漢轅固戒公孫弘以曲學阿世

元光五年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菑川人公孫弘對策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

孔光等稱王莽功德比周公

元始二年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

咸稱王恭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

東晉桓景諂事王導

咸康元年丹陽尹桓景爲人諂巧王導親愛之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謂領軍將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而與桓景造膝使熒惑何以退舍導深愧之

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

太元十四年瑯邪王道子勢傾內外遠近奔湊孝武帝漸不平

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扇動朝衆諷八坐啓道子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加殊禮護軍將軍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乃稱疾不署疏奏孝武帝大怒而嘉胤有守

王國寶等共爲邪諂

二十一年初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驕縱不法屢爲御史中丞褚粲所糾國寶起齋侔清暑殿孝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孝武帝而疏道子孝武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及孝武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爲邪諂道子更惑之倚爲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並爲時之所疾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緒說國寶因恭入朝勸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內外乃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憚之不敢發王珣謂恭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

南燕鞠仲媚備德爲少康光武之儔

隆安五年南燕上備德宴羣臣於延賢堂酒酣謂羣臣曰朕

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備德顧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所賜多辭之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卿所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賞卿耳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

宋顏師伯以諂佞被親任

大明四年是歲孝武帝徵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爲侍中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帝嘗與之樗蒱孝武帝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孝武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是日師伯一輸百萬

劉德願哭貴妃以獲賞

七年以秦郡太守劉德願為豫州刺史孝武帝既葬殷貴妃數與羣臣至其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孝武帝甚悅故用為豫州刺史以賞之

齊江祏勸宣城王出誌以示人

建武元年宣城王鸞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驃騎諮議參軍江祏勸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

北齊和士開以姦諂有寵

陳天嘉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世祖

齊世祖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姦諂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嘗謂世祖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世祖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騎兵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世祖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

朝士不恥為和士開假子

太建二年和士開為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威權日盛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為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嘗有一人士參士開疾值醫云王傷寒極重他藥無効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須疑請為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為之強服遂得愈

隋虞世基抑損表狀

大業十二年內史侍郎虞世基以煬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煬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煬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煬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虞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煬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封德彝諂順帝意

義寧元年李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煬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煬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

合意特爲煬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爲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鞫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爲也

唐高祖責封德彝諂巧不忠

武德二年高祖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高祖高祖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太宗不肯陽怒試佞臣

貞觀元年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太宗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太宗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太宗疑宇文士及爲佞人

十六年殿中監宇文士及卒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楊再思專以諂媚取容

長安三年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爲內史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翦紙帖巾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景雲元年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中宗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宋璟止立碑以革諂諛之風

開元六年廣州吏民爲宋璟立遺愛碑璟上言臣在州無它

異迹今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下禁止明皇從之於是它州皆不敢立

李齊運以柔佞得幸

貞元十二年以閑廐宮苑使李齊運爲禮部尚書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於德宗每宰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其議或病臥家德宗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問之

吐突承璀奏立聖德碑

元和四年左軍中尉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碑先構碑樓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欲酬之憲宗命李絳爲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不

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所以益聖德憲宗覽奏承璀適在旁憲宗命曳倒碑樓承璀言碑樓甚大不可曳請徐毀撤冀得延引異閒再論憲宗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蘇循望府廨即拜

後梁龍德元年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南唐主不從諂邪之人以事更改

後晉天福三年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陽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孫晟自謂諂詐不如馮延巳

八年駕部郎中馮延巳為齊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宣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巳上者延巳稍以計逐之延巳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為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詼諧不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為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如公之能適足為國家之禍耳

馮延巳等極傾諂之態

後漢天福十二年唐主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為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達屢呵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延巳以二弟立非己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為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

馮延巳與其黨更相唱和

顯德五年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

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仍告于太廟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巳常笑烈祖戢兵為齷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巳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衆默然

品藻門

吳陸喜謂薛瑩在四五之間

晉太康三年是歲散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爲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爲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脩慎不爲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爲第一乎

東晉桓彝謂褚裒有皮裏春秋

咸和九年庾亮鎮武昌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與豫章太守褚裒丹楊丞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唐王珪品藻房元齡等

貞觀四年諸宰相侍宴太宗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房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太宗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

太宗面舉羣臣得失

十八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太宗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太宗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

永淳元年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爲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勮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爲託是時勮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川

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勵味道旨典選如行儉言行儉爲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爲名將

論時政門

東漢荀悅作申鑒五篇

建安十年荀悅作申鑒五篇奏之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曰爲政之術先屛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擧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敎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敎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旣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仲長統著昌言論

十一年仲長統著論曰昌言其言治亂略曰豪傑之當天命

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執不足復挍乃始覊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絶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犇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謟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適足以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晉熊遠上疏言三失

建武元年詔群公卿士各陳得失熊遠上疏以為胡賊猾夏梓宫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群官不以讎賊未報為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者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沉於下時之所善者翱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

應詹上疏言崇獎儒官

太興二年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宜崇獎儒官以新俗化

宋周朗上疏言備胡奢侈之弊

元嘉三十年七月朔日有食之詔求直言周朗上疏以為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不足戍守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絶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

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著衣也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閫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故也書奏忤旨自解去職

齊劉善明等各言得失

建元元年太祖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又以為

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

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競作威福營私納賂公私勞擾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上表極陳其弊以爲臺有求須但明下詔敕爲之期會則人思自竭若有稽違自依糾坐之科宜悉停臺使　員外散騎郎劉思效上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彫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民嗷嗷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陛下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太祖皆加褒賞或以表付外使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

李彪上封事

永明六年魏主訪羣臣以安民之術李彪上封事以爲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爲之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家嗣之善惡家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皇帝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矣魏主皆從之

魏韓顯宗上書陳事

齊建武元年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爲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況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爲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其三以爲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闈闥之內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爲陛下

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魏主頗納之　顯宗又上言以爲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皁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撻之

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令内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酷爲無私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帝覽奏甚善之

梁賀琛啓陳四事

大同十一年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一以爲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惟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駑困邑宰則拱

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爲今天下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爲吏牧民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足正彫流之弊矣其三以爲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

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寔由於此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以爲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興造有非急者役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如此則難可以語富強而圖遠大矣啓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琛

周樂遜上言四事

永定二年周以霖雨詔羣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祿大夫猗氏樂遜上言四事其一以爲比來守令代期既促責其成効專務威猛令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以爲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競爲侈靡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其三以爲選曹補擬宜與衆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爲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

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爲興動

唐魏元忠言禦吐蕃之策

儀鳳三年高宗以吐蕃爲憂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爲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効也故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彊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彊爲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高宗善其言

天后問陳子昂爲政之要

永昌元年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爲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爲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幾三千言

劉知幾表陳四事

天冊萬歲元年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爲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爲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爲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蚩何者爲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爲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

宋務光上疏言水災

神龍元年河南北十七州大水求直言右衛騎曹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以爲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禳之至使里巷謂

坊門爲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陰陽也疏奏不省

楊相如上䟽言時政

開元元年晉陵尉楊相如上䟽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彊不憂時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而弃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明皇覽而善之

晉州男子獻三十字

大曆八年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

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弃於野京兆以聞代宗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陸贄上奏帝不能用

建中四年初德宗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隷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

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德宗不能用

李翺言六者政之根本

元和十四年史館修撰李翺上言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

楊虞卿上疏諫穆宗

十五年穆宗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内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爲陛下宜延對群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

後唐史在德上書歷詆文武之士

清泰元年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内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楊昭儉等皆請加罪潞王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爲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殷潘承祐上書陳十事

後晉天福八年殷吏部尚書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爲兵羇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虚相襲六也括高貲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爲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宫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知典故門

晉元帝取決刁協賀循

建武元年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齊王儉諳憶故事

永明三年王儉領國子祭酒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儉應接辨析傍無留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武帝深委仗之

欲知古問高君

唐開元四年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缺政矣

通鑑總類卷九